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攷觀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005735
子部儒家類
全書一函八冊

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
而亦不知為聖學之淵原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
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
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
寧皇之初入侍
經帷又嘗以此書進
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
學之本洞然於胷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
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皐謨伊
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
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
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為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
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
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
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謬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為學之本）
上下數千載開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
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
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
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姦雄竊國之術曰憸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

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脩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戒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沉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二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蚤。曰諭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昔者入侍邇英。臣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夕繫繹。所得惟此。秘之巾笥。以俟時而獻。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臣德秀謹序。

進大學衍義表

臣德秀言伏准九月十五日
尚書省劄子爲臣具
奏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奉
聖旨令疾速投
進者伏以汗竹雖塵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承
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
遭逢之幸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
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
之本推之以齊家治國見脩已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逮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
晳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詢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
言而綱目粲然進南面臨民之要道最切侍從論思之列
適當啓沃蒙敝之時念將開廣於
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
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其幾雜進於
堯朝豈魑魅能逃於
禹鼎不量菲薄欲効編摩遍惟三至之譏徒結
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摛意以研精畎畝不忘
君每惓惓於報

上藩墻皆置筆硯硁硁以窮年首刻聖賢性命道德之言
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
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
海岳之崇深期効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乾旋坤轉
日就月將
於緝熙單厥心
基命適隆於成后
念終始典于學
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

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通粹成編冒
瀆
清燕。止其所止。顧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
之化。臣干冒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并目録共成二十二帙。用黄羅夾複封全。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中書門下省時政房申狀
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真德秀照對九月十
三日蒙
恩内引奏事乞將所撰大學衍義一書投進面奉
玉音賜允。繼準
省劄備奉
聖旨疾速投進。遂於十月初二日具表於通進司進入。次
日後殿聚講。恭被
聖諭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
朕朝夕觀覽。德秀下殿拜謝而退。又於今月十四日輪當

進讀大學章句既畢。忽蒙
聖訓。卿所進衍義之書。便合就今日進讀。德秀私謂前所
進本已納
禁中。必須令講筵所別寫。然後可以進讀。遂以未辦爲對。
聖訓云已在此矣。即見內侍棒元進第一第二帙在前。德
秀奏云臣所纂輯之書。出於愚陋之見。豈足以上裨
聖學。兼臣初志正欲備
燕閒之暇。今乃誤蒙
睿恩。令其進讀。臣不勝感懼之至。再拜祗謝訖。因將衍義
序文進讀畢。
奏云臣之此序成於紹定二年。所謂俟時而獻者。蓋待
陛下親政而後獻也。若權臣尚在。
陛下未親大政。臣雖欲進獻。何由徹
乙夜之覽。乃今何幸。獲被進讀。蒙
天顏欣然嘉納。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申
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
中書門下後省
樞密院掌

聖語時政記房伏乞
照會。謹狀。
端平元年十月　日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真德秀狀

寶慶元年六月臣以禮部侍郎兼侍讀是時權臣方以蒙
蔽之術欺
陛下。其徒相為表裏至有肆蔽言於
經幄者臣竊憤焉因欲為是書以
獻未幾御史擊臣以去退屏田園一意纂輯粤九載其書
粗成適
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
召臣臣竊自幸曰。衍義之書可以
獻矣迺九月己酉
賜對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緝熙殿臣請以是書
進。
王音俞之臣退而讎訂。逾旬有半迺畢。仰惟
陛下稽古好學。賁書百王之表。臣之此書雖未足上裨
聰明萬一。然聖賢理義之訓。古今成敗之迹。大略具是。惟
萬機之暇特賜
覽觀。推而見之於行事之實。其於
聖治或庶幾少補云。臣德秀頓首拜手謹言

尚書省劄子

中奉大夫新除權戶部尚書真德秀劄子奏。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語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書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
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

有成王之緝熙光明。
即位以來無一日不
親近儒生無一日不
講劘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
初獲陪講讀之末嘗欲因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
爲書以備
清燕之覽匆匆去
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
君憂
國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忘心居閑無事則取前所爲而未

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心身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取然

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

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爲帙二十有

二輙因召

對冒昧以

聞伏望

聖慈察臣一念愛

君之篤

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

睿旨許臣投

進而

陛下於機政之暇

講讀之餘

賜以

覽觀其於

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

進止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疾速投進

右劄送

新除權戶部眞尚書

端平元年九月十五日

大學衍義目録

第一卷

帝王爲治之序

第二卷

帝王爲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第三卷

帝王爲學之本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漢高文武宣之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四卷
帝王爲學之本
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第五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心之善
第六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第七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第八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九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第十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第十一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
第十二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
第十三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異端學術之差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十四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王道霸術之異
第十五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第十六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審治體
義利重輕之別
第二十七卷
格物致知之要四
察民情
生靈向背之由
田里休戚之實
第二十八卷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脩己之敬　事夫之敬
第二十九卷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遇災之敬　臨民之敬
治事之敬　操存省察之功
第三十卷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規警箴戒之功
第三十一卷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總論逸欲之戒
第三十二卷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一
沉湎之戒
第三十三卷
誠意正心之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戒逸欲
荒淫之戒
第三十四卷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盤遊之戒　奢侈之戒
第三十五卷
脩身之要一
謹言行　正威儀
第三十六卷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謹選立之道
第三十七卷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賴規警之益　明嫡媵之辨
懲廢奪之失
第三十八卷
齊家之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嚴内治
宫闈内外之分宫闈預政之戒
第三十九卷
齊家之要二
嚴内治
内臣忠謹之福内臣預政之禍
第四十卷
齊家之要二
嚴内治
内臣預政之禍
第四十一卷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諭教之法宜豫
第四十二卷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嫡庶之分宜辨廢奪之失宜鑑
第四十三卷
齊家之要四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外家驕溢之禍

大學衍義目錄

大學衍義卷第一

帝王爲治之序

堯典虞書篇名典者常也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發語辭曰字與粵越通用稽考也言考古之帝堯其事云云也曰放勳放至也亦廣大之意與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欽明文思安安欽敬也思太賢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被及也四表四外也格至也上天下地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明明之也俊大也以用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睦和睦也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之民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也於美也變變化也時是也雍和也

臣按此章紀堯之功德與其爲治之次序也自鴻荒以來羲農黃帝數聖人作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

敎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外家驕溢之禍

大學衍義目錄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衍義卷第一

帝王爲治之序

堯典虞書篇名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發語辭曰字與粵越通用稽考也言考古之帝堯其事云云也曰放勳放至也亦廣大之意與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欽明文思安安欽敬也思去聲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被及也四表四外也格至也上天下地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明明之也俊大也以用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睦和也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之民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也於美也變化也時是也雍和也

臣按此章紀堯之功德與其爲治之次序也自鴻荒以來羲農黃帝數聖人作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

爲尤大故曰放勳亦猶孔子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欽明文思堯之德也欽謂無不敬明謂無不照文謂英華之發見思謂意慮之深遠安安無所勉強之意言其德性之美出乎自然不待用力所謂性之者也允恭克讓堯之行也恭非飾貌故曰允恭讓非強爲故曰克讓所謂安而行之者也積諸中者深厚則發乎外者光明故能覆冒四表而昭格兩間此所謂帝者之德也克明俊德言能明其大德也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大德則其總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明曰昭明明之至也和曰協和和之極也曰於變則無民之不化無俗之不美雍雍乎如歲之春此所謂帝者之治也先言克明俊德謂堯能自明其德次言百姓昭明謂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德者人之所同得本無智愚之間凡民局於氣稟蔽於私欲故其德不能自明必賴神聖之君明德爲天下倡然後各有以復其初民德之明由君德之先明也夫五帝之治莫盛於堯而其本則自克明俊德始故大學以明明德爲新民之

端然則堯典者其大學之宗祖歟

臯陶謨亦虞書篇名臯陶舜之聖臣謨其所陳之謀也曰慎厥身脩思永慎謹也厥其也永長也惇敘九族惇厚也敘次也庶明勵翼庶明謂衆賢也勵勉也翼輔也邇可遠在茲邇近也可遠謂可推而及遠也茲此也

臣按臯陶爲帝陳謨未及他事而首以慎脩其身爲言蓋人君一身實天下國家之本而謹之一言又脩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爲人君者孰不知身之當脩然此心一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也常思所以致其慎者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以至無往而不如是然後謂之永不然則朝勤而夕怠乍作而遽息果何益哉後世人主有初而鮮終者由不知思永之義故也謹則常敬而無忽思則常存而不放脩身之道備於此矣然後以親親賢賢二者繼之九族吾之屏翰也必有以篤敘之使均被其恩衆賢吾之羽翼也必有以勸勵之使樂爲吾助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焉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歟

伊尹作伊訓商書篇名伊尹湯之聖相湯孫太甲立又相之曰今王嗣厥德嗣繼也今王指太甲謂繼成湯之德也罔不在初初謂即位之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

于家邦終于四海

臣按此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成湯盖躬行之故伊尹舉之以訓太甲也欲繼成湯之德當在嗣位之初初焉不謹未有能終者也德者何愛親敬長是也人君之於天下當無所不愛而立愛則自親始當無所不敬而立敬則自長始二者愛敬之本也本既立則自家而國以及于天下無不在吾愛敬中者苟無其本而遽施焉則其愛為悖德其敬為悖禮豈先王出治之道哉

詩思齊之二章思齊大雅篇名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者儀刑之刑寡妻嫡妻也御治也

臣按此詩之序曰文王所以聖也說者謂文王世有賢妃之助故能成其聖德然后妃之所以賢則又本於文王之躬化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言文王之德儀于閨門也閨門正矣次及于兄弟以治于家國無不正焉其本特[illegible]之[illegible]始盖孟子舉此詩以告齊王而斷之曰[illegible]彼而已文王非人人化之也修吾身[illegible]形於彼故當是時內而后妃有躬儉[illegible]之德無險詖私謁之心公子皆信厚王姬亦肅雝[illegible]於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

德必猶婦人勉夫以正則化行於國乎藉堯典之言
若出一揆此帝王所以同道歟
易（周易也）家人（卦名）彖曰（孔子辭）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君尊長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象曰（亦孔子辭）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卦體離下巽上離火也巽風也）上九威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臣按家人一卦皆言治家之道二以陰爻居内卦之
中女正位乎内之象也五以陽爻居外卦之中男正
位乎外之象也古者爲宮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凡閫
外之事屬焉女居内凡閫内之事屬焉各有攸主
不相侵紊自士人以上皆然而人君之家所繫爲
尤重故禮有之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聽外
治后聽内職古於男女内外之辨其嚴如此豈私
意爲之哉天陽健主生覆於上地陰爲順主形載
於下此天地之理也男以剛健爲德而所職者斷
制女以柔順爲德而所職者奉承男女各得其正則
合乎天地之理矣一失其正則悖乎天地之理矣治
家以嚴肅爲本父母者一家之君嚴則家政舉不嚴
則家政壞然所謂嚴者非猛暴之謂也父盡父之道

子盡子之道推之兄弟夫婦莫不盡其道上下肅然
無或少紊如此則家道正人君之家正推之於天下
無不正者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卦體內離外巽故
言風自火出君子觀此卦之象知天下之事莫不由
內而出以家與國言則國之治亂自家而出以身與
家言則家之正否自身而出故治國在於正家而正
家又在於反身吾身之言行一有不謹則無以律其家
矣故言必有物物謂有其實也行必有常常謂有常
度也言行必謹吾身脩矣推之家國無不可者上九
一爻復言治家之道威嚴則吉聖人慮後世[illegible]
宜或以猛暴爲威故治身常務以威加人未有能
服之者故以反身言之欲人君自反其身一言一動
凜然不苟是則所謂威如也合彖象而觀則家爲天
下之本身又爲家之本蓋斷斷乎有不可易者

大學（禮記篇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親當作新）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
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治平聲）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

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臣按堯與諸聖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脩其身，則自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祕。學者以從入之塗，厥功大矣。

中庸（亦禮記篇名。孔子之孫子思所作也。子思名伋，曾子之門人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經者，經綸之經。）曰脩身也，尊賢也（尊，崇也。），親親也（上親字謂親睦之也，下親字宗族內外之稱。），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體謂體卹之如其身也。），子庶民也（庶，衆也。言以子視其民也。），來百工也（來謂招來之。），柔遠人也（柔謂撫柔之。），懷諸侯也（懷猶念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諸父謂伯父、叔父也。昆，兄也。），敬大臣則不眩（眩，惑也。），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既讀曰餼。），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

懐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先儒呂大臨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懐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朱熹曰。脩身道立以下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懐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賢者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

輕理固然也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
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
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大
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
任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
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
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
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餼廩稱事以償
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
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

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
而願出於塗矣無後者續之（如周武王立夏商之後）已滅者封之
（如齊桓公封衛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
聘有時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
侯皆竭其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
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而已敬大
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
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
而親親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
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

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進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

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
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
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
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
者矣。嗚呼危哉。

熹又曰。一者誠也。一不誠。則九者皆為虛文矣。

臣按九經之說。朱熹盡之矣。或謂大學先言誠意正
心而後修身。中庸九經之序。乃自修身始。何邪。曰齊
明盛服。非禮不動。此所謂敬也。敬則意誠心正。在其
中矣。熹之以一為誠。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則純。二則
雜。純則誠。雜則妄。修身。一。善惡雜矣。尊賢不一。邪
正雜矣。不二不雜。非誠而何。故舜曰惟一。伊尹曰克
一。中庸曰行之者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

臣按孟子謂天下國家。世人常常稱道之言。而不
知國乃天下之本。家乃國之本。身又家之本。其言蓋
有序也。本猶木之根本。根固而後枝葉盛。為治本末
亦猶是也。然大學言心。而此不言心者。蓋誠意正心
皆修身之事。言身則心在其中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邇近也）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臣按戰國之時學道者不求之近而求之遠不知堯舜之道不離於徐行後長之際而仁義之實止在乎尊親敬長之間圖事者不求之易而求之難不知闢土地朝秦楚有甚於緣木求魚而老吾老幼吾幼則天下可運之掌故孟子切切以告時君欲其反求之吾身而不責效於天下盖人君能親其親則人亦莫不親其親能長其長則人亦莫不長其長舉天下之人而各親親各長長則和順輯睦之風行而乖爭陵犯之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乎是亦由一家以達天下之意

荀子（名況）請問為國曰聞脩身矣未聞脩國也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臣按荀況之意謂君身正則臣民亦正故多為之喻如此亦有指哉

董仲舒（漢武帝時人達元初以賢良對策）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犯也）是以

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臣按仲舒之論自孟子之後未有及之者蓋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淸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舉而措之耳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氣應之此善祥之所由集也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此災異之所由臻也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嗚呼可不謹歟

揚子（名雄字子雲漢成哀間大儒著法言）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臣按道卽理也天下雖大同此一理人君所爲循理則治悖理則亂故曰治之在道四海雖遠同此一心人君心正則治心不正則亂故曰治之在心一理可以貫萬事治大不在小乎一心可以宰萬物治遠不在邇乎

周惇頤（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本朝熙寧元豐間以郎官爲監司著太極圖說通書得孔孟之微指）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則猶準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端正也誠實也親謂

父子兄弟夫婦之屬和。猶睽也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家人離必
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家人。皆
易之卦名也。睽卦兑下離上。兑。少女也。離。中女也。二女同居而異志。故爲睽乖之象 堯所以釐降二
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玆試矣。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 是治
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
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復。爻也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
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深哉。无妄。復。亦二卦也。

臣按惇頤之言。與前聖實相符契。蓋心不誠則私意
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
情意隔絶。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
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
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
鮮克以正自撿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滅
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孫隋攘群
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踈則公道易行。親則私
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
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恠其治天下不及三
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
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

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眞妄者人爲之僞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惇頤之言淵乎旨哉

大學衍義卷第一

大學衍義卷第二

帝王爲學之本

大禹謨（虞書篇名紀大禹所陳之謀謨）帝曰來禹（此舜命禹之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熹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欲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

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眞。妄者人爲之僞。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惇頤之言。淵乎旨哉

大學衍義卷第一

大學衍義卷第二

帝王爲學之本

大禹謨。虞書篇名。紀大禹所陳之謀謨。帝曰來禹。此舜命禹之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熹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欲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

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則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亦學此而已矣先儒訓釋雖衆獨朱熹之說最爲精確夫所謂形氣之私者指聲色臭味之欲而言也性命之正者指仁義禮智之理而言也聲色臭味之欲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心也今即人主一身言之宮室之欲其安膳服之欲其美與夫妃嬪侍御之奉觀逸游田之樂此人心之發也是心爲主而無以裁制則物欲日滋其去桀紂不遠矣知富貴

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
以恭儉知旨酒厚味爲迷心之鴆毒思所以卻之知
淫聲美色爲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遠之此道心之發
也是心爲主而無以汨喪則理義日充其去堯舜不
遠矣人心之發如銛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
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
曰微惟平居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爲聲
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爲仁義
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
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

主於中則曰道心形諸用則曰中道本非二事也歟
學堯舜者其惟用力於此乎

益稷（亦虞書篇名）禹曰都（歎美辭）帝慎乃在位帝曰俞（俞然也）禹曰
安汝止惟幾惟康（幾微也康安也）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丕大也徯待也）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申重也休美也）

臣按禹既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又爲
三言以敷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止也人之
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爲
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
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

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然欲其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愉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喜怒哀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盤樂怠慠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者。聖人養心之要法也。心得其養。則能慎乃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莫非正直。則內外交養。無時而不安。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矣。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若異。而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玩之可也。

仲虺之誥商書篇名。仲虺湯之左相。作此以告成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懷謂心歸之也。志自滿。九族乃離。志者心之所存也。滿驕盈也。離攜貳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建立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以義制事。制裁制也。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臣按此仲虺勉湯之辭。欲其於身心用其功也。德脩於身者。日新而不已。則萬邦惟懷。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心之所存者。驕盈自足。則九族乃離。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日新則日進。一日堯舜兢業之事也。自滿則日怠。一日後世人主不克終之事也。治亂之分。在此而已。懋昭大德。卽所謂日新其德也。

懋者欲其常勉昭者欲其常明此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而不明懋之一言乃其機括也大學所引湯之盤銘即其事也懋昭大德者脩身之事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以身率人之事大學所謂新民也中者民性之本然惟因物有遷故失其正聖人以一身為民之極使望而趨之皆歸於中此所謂建中于民也然其道豈有他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已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適當無一事之不中矣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內莊於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焉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不中矣此建中乃民之所由中也夫己者所以為法後世者義與禮而已道備於身而無闕則法垂於後而有餘然必不恃己之善以資夫人之善乃可以興反是則危亡之道也虛心好問則天下之善皆歸於我豈不裕乎矜能自任則一己之善其與幾何豈不小乎成湯聖人也而仲虺勉之以學丁寧切至有如此者後之人主可不深味其言

伊尹作咸有一德亦商書篇名作此以告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躬身也暨及也咸皆也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

常上協于克一（協合也）

臣按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又曰湯武身之也則成湯之聖蓋由學入而其所以有一德者伊尹輔佐之力也伊尹至此又舉以告太甲焉一者何純而不雜常而不息之謂也言凶者善惡之應人之秉德也純善而能常則動無非吉矣不純乎善而人欲參之不常乎善而人欲間之則二三其德而動無非凶矣易以日新爲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勤而終怠始敬而終肆以一出一入之心爲或作或輟之事德何自而新乎終始之間常一不變則德日以新矣然德無定名有凶有吉將何所擇而師之要當主其善者以爲師善者斯德而不善者非德也善無定體將何所擇而主之要當以協于一者爲主一者斯善而不一者非善也天下之理凡出於一者無有不善如乍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興焉此時未有他念之雜一而善也纔有納交要譽之心則不一而非善矣故考德者以善爲主而擇善者又以一爲主太甲悔過遷善之後伊尹猶慮其擇善未精執德不定而轉移於他日故特作一德之書以告之而精

要莫切於此數語。嗚呼。惟精惟一。舜將遜位而後以告禹。咸有一德。伊尹將告歸而後以告太甲。付授丁寧之意如此。爲人君者。可不味斯言乎。

周公作立政（周書篇名。公作此以戒成王。）文王惟克厥宅心。（宅心。謂安定其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臣按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謂安汝止也。堯舜以來累聖相傳。一本乎此。成王即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法。而未知文王之心法也。故作此書。以立政爲名。所陳皆命官用人之事。而必以宅心爲先。蓋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也。夫國家之治亂由用人之得失。爲人君者。孰不知之。而用舍之間。鮮不易位者。心無定主。而是非邪正得以眩之故也。文王惟能安定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賢而有德者。心猶水然。撓而濁之。不見山嶽。淵澄弗動。毛髮燭焉。惟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惟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文王之用人所以皆適其當者。由其能宅心之故也。文王生知之聖。若無所事乎學。而其所謂克宅心者。是乃文王之學也。然不曰克宅厥心。而曰克厥宅心者。亦猶皐謨不曰慎修厥身。而曰謹厥身修也。讀者其可以辭害

意哉。

洪範 周書篇名。洪，大也。範，法也。言治天下之大法。惟十有三祀 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商曰祀，周曰年。箕子義不臣周，故仍稱祀。王訪于箕子 箕子，殷父師也。武王勝殷殺紂，立紂子武庚，以箕子歸而訪問之。箕，國也。子，爵也。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歎辭。惟天陰騭下民 陰，默也。騭，升也。相協厥居 相，助也。協，合也。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敘，次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鯀，禹之父也。陻，塞也。汨，亂也。陳，列也。帝乃震怒 帝，即天也。主宰之謂。震，動也。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畀，與也。疇，類也。斁，敗也。鯀則殛死 鯀治水九載，功用弗成。舜殛之于羽山而死。禹乃嗣興 禹，鯀之子也。舜舉之以代鯀。嗣，繼也。興，起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錫，亦與也。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以其氣行於天地之間，故曰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次三曰農用八政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師，兵也。農，厚也。次四曰協用五紀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協，合也。以人占天，欲其協合也。次五曰建用皇極 建，立也。皇，君也。極，至也。立極於上，使人望而從之，故曰建用。次六曰乂用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治人之道，用此三者，故曰乂用。次七曰明用稽疑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所以稽決疑惑，故曰明用。次八曰念用庶徵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徵，驗也。念謂念念在此。次九曰嚮用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攸好德者，所好者善也。考終命者，得正而終也。嚮，慕也。威用六極 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短折，則壽與考終之反也。疾與憂，則康寧之反。惡與弱，則攸好德之反。六極之極，謂窮極也，與皇極之義不同。威，猶畏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初，未皇他事，首以彝倫之敘訪于

亡國之臣。訪云者不敢召而就問之也。彝倫者治天
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之理。非人之所爲。乃
天之所設也。天之於民。既默騭之於善。又助合其厥
居。然君師治教之責。則於我乎屬。我乃未知常理之
次叙焉。此所以問于箕子也。堯憂洪水。使鯀治之。鯀
不能因性順導。顧乃隄而塞之。以激其勢。水既失性。
火木金土從而汩亂。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者
皆亂矣。五行。天之道。鯀汩而亂之。則逆乎天矣。故天
動威怒而不與以大法九疇。鯀以死。禹繼而興。隨山
濬川。行所無事。而水患以平。天乃以大法九疇與之。

神龜負文出於洛水。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
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爲九類。即今九疇
是也。初一至次九。即所謂彝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
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乎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
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之。莫大於
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乎人者也。
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性之本然
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
貌必至於嫚。言必至於悖。以視聽則昏且窒。以思慮
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身治心之要。以

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身心既治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生民之本衣食既足不可忘本故有祀焉司空居民既得其安矣又有司徒之教焉教之而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焉接遠人以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曰農用八政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繼以歲月日時星辰曆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紀皇者君之稱極者至之義標準之名位乎中而四方所取則也故居八者之位者以一身而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爲民之極建[illegible]於此而形之

於彼之謂故曰建用皇極至於正直剛柔之施又必視時之治否因俗之強弱君當攬權無使威福之移於下臣當循法無使顓恣而僭乎上爲治之道無越乎此故曰乂用三德國有大事必先詳慮於己而後謀之於人人不能決則又詢之卜筮以決之於天天人相參事無過舉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曰明用稽疑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然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以其時則建極之驗也五者常而無節則不極之驗也天人相應若影響然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故曰念用庶徵皇極建

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夭者此人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爾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言所以為萬世蓍龜也

禮踐阼篇大戴禮篇名武王踐阼三日阼者君之階故人君即位謂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即太公望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劍弓矛為銘焉

臣按武王之始克商也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阼也又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二者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

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息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歟。

以上。叙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或謂堯舜而下。皆生知之聖。今以學言何哉。蓋生而可知者義理之源爾。若夫治己治人之法。固不能無待於學也。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師。考之論語。則信而好古者孔子之所自許也。學之不講者。孔子之所嘗憂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則雖生知之聖。未有不從事於學者。然自商以前。未有學之名。觀書所載數聖人之心傳面命。與君臣之間。胥訓胥告者。無非學也。顧治之主。誠即其全書而熟復之。則千載聖學之源流。將瞭然於胸中。彊勉力行。二帝三王之盛。可以企及也。今特撮其大要著之於篇。以見學者有本云。

大學衍義卷第二

大學衍義卷第三

帝王爲學之本

書說命。商書篇名。說，傅說也。築于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立之爲相。作說命三篇。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台，我也。小子，高宗謙稱也。甘盤，商賢臣。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遯，隱也。徂，往也。河、亳皆地名。暨，及也。罔，無也。顯，明也。爾惟訓于朕志。訓，教也。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邁，行也。乃，汝也。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建，立也。學于古訓乃有獲。獲，得也。事不師古。師，法也。以克永世。克，能也。永，長也。匪說攸聞。匪，非也。惟學遜志務時敏。遜，謙抑也。務，專也。敏，速也。厥脩乃來。允懷于茲。允，信也。懷，念也。茲，此也。道積于

大學衍義卷第二

大學衍義卷第三

帝王爲學之本

書說命。商書篇名。說傅說也。築于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立之爲相。作說命三篇。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台予也。小子高宗謙稱也。甘盤商賢臣。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遯隱也。徂往也。河亳皆地名。暨及也。罔無也。顯明也。爾惟訓于朕志。訓教也。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邁行也。乃汝也。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建立也。學于古訓。乃有獲。獲得也。事不師古。師法也。以克永世。克能也。永長也。匪說攸聞。匪非也。惟學遜志。務時敏。遜謙抑也。務專也。敏速也。厥脩乃來。允懷于茲。允信也。懷念也。茲此也。道積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厥躬。積，聚也。躬，身也。厥，其也。惟斅學半。斅，教也。念終始典于學。典，常也。厥德脩罔覺。罔，無也。覺，猶知也。監于先王成憲。監，視也。先王，謂成湯。憲，法也。其永無愆。永，長也。愆，過也。惟說式克欽承。式，用也。克，能也。欽，敬也。承，奉也。旁招俊乂。旁，廣也。俊，賢也。乂，謂有治人之才也。列于庶位。庶，衆也。位，職也。

臣按高宗之爲太子也，學于甘盤。學未大成，而甘盤遯歸荒野，自河而亳，不知所終。高宗自失甘盤，茫然無所於學。既得傅說，遂命之以續甘盤之業。爾惟訓于朕志，若望說以格心之事也。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非賢者脩輔，無以進其德。汝交修我，而無棄我，我能行汝之教。高宗之望於說者如彼，其切。說其可忘言乎。王人所以求多聞者，是惟立事而已。學必施於事，然後爲有用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爲哉。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若書之典謨是也。學必求之古訓，然後有得。若讀非聖之書，其何益乎。獲者，得之於己也。學必自得，然後爲功。不然，則道自道，我自我，猶未嘗學也。人君行事，當以古人爲師。若自任己意，不師古昔，而能長治久安者，無是理也。於是又言爲學之要，惟在遜志時敏。遜志者，卑遜其心。雖有如未嘗有也。時敏者，進修及時，日新而又新也。凡人之害于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

怠則志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所修之道。自將源源而來。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夫人孰不知此。然體之不誠。則雖得易失。惟信之深。念之篤。然後道積于厥躬。積猶積善之積。今日造一理。明日又造一理。今日進一善。明日又進一善。持久不替。則道積于身。身即道。道即身。渾然無間矣。於是又言斅之與學。各居其半。我之所教。僅能半之。高宗於此。尤當自力必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然後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曰終始。不曰始終者。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者。以理言之。是謂道以所得言之。是謂德。非有二也。說論爲學之方至矣。猶慮高宗未知所法。則又勉之以成湯爲法。成湯既感矣德。猶恐其有愆過。必改而不吝。儻能視其成法安得有愆。君德既修。然後大臣可舉其職。招賢能以列庶位。說其敢不敬承乎。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其功亦大矣哉。

敬之。羣臣進戒成王之詩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就成也將進也 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續也熙廣也 佛時仔肩。佛音弼輔也時是也仔任也肩負也 示我顯德行。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羣臣進戒。首以敬之敬之爲言。成王則謂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方期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其道何由。惟學而已。蓋學則有緝熙光明之功。凡人之性。本自光明。大學所謂明德是也。惟其學力弗繼。是以本然之光明。日以闇晦。今當從事於學。猶婦功之績。接續而不已。以廣吾本性之光明。然輔弼吾使能當此負任。則羣臣之責也。顧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使曉然知用力之方。此成王慮學之難進。故望於羣臣者如此。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發。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豈後世務外者比哉。

以上敘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臣按。二君初非聖人之資。惟其知學之本。故能克己蹈道。卒爲商周令王。後世未有及之者。學之有功於人如此哉。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乃公帝自稱也。）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

祖述存亡之證。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先儒胡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之得天下。非專馬上之力也。盖陛下本以寛大長者受懐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王。庶幾三代得天下之仁。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取天下之義。不醒悟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庶幾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庶幾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下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萬世。使陸賈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寵。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恢。之皆不得其死哉。又安有審食其亂宮闈之醜。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

法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及皐陶伊傅周召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蕭相國不繫獄黥布陳豨盧綰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難於傾拔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儗公侯而貧民窮苦失職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臣按胡宏之論深中當時之失蓋賈雖有修仁義法先聖之言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閒事安能舉其君於帝王之隆哉此宏之所以深惜也

漢文帝時賈誼爲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徵召也）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釐福也宣室殿名）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故坐久相親則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臣按文帝之問賈誼及於鬼神之本鬼神者何陰陽造化之謂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爲之前席其必深有感於心矣惜史氏之不載也然鬼神之事至難言也在孔門惟季路問事鬼宰我問鬼神其他門人高弟大抵問仁問孝問政而已蓋幽明二致而其理一原知仁義則知陰陽能盡性則能至命誼之對亦嘗及此否邪厥後新垣平以詭詐進帝爲之惑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媿於古吁可惜哉

[illegible]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illegible]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臣按彊勉學問者致知之事也彊勉行道者力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皆求以知之篤行則所以行之也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者彊勉之謂也仲舒之學蓋有見于此而帝不能用也惜哉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

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高明以智識言光大以事業言古之聖王有所聞則必尊不徒聞而已也有所知則必行不徒知而已也故充其智識則高明見諸事業則光大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使帝能用其言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不徒爲聞道之名要必有履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也哉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故盡小者大謹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夷狄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關庭流血之變哉故劉三葉之言尤切者著于

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而實不知所以學爲可惜
也
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
寬語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
武帝初以爲樸學弗好既失之矣及聞寬說可觀又
止從問一篇則是其弗好如故也然聖經之蘊無窮
隨其所入皆必有獲百篇之書無所不備使帝於其
一篇眾旨深究而服膺焉修己治人亦有餘用而帝
之好[illegible]者[illegible]而已[illegible]

武帝詔求能爲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
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武帝悅蔡義說詩既引以自近又使授其子意
亦美矣然不知義之講說其果能有得詩人之指邪
夫詩三百以關雎爲首重風化之源也而武帝之衛
后以謳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本如此他可知矣故
窮奢極欲則非鴛鴦之義重賦横斂則昧碩鼠之戒
以天旱爲乾封妄有雲漢之懼用讒言殺太子不
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詩三百不達於政雖多亦

寔以爲武帝近之矣。

宣帝高材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鬱于大道（鬱。不明也。大道。謂先王之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二人（宣。通也。究。窮也。）

孝元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刑。謂刑法。名。謂名家者流。考核名實者也。繩。束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按。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由其不明六藝。闇於大道。蓋人君不明經。不知道。則無以正心而修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奸陰陽之和。故洪範以雨暘燠寒風之時爲肅乂哲謀聖之應。五者之不時爲狂僭豫急蒙之應。人主之一心。與天地相爲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於影響。蓋如此。後世人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矣。然其所舉吏民之厥身修正通文學明先王之術者。乃寂無聞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誠世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

求之。豈無一二近似者。出爲帝用。夷攷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而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爲迂闊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而不汲汲於功利。其與帝枘鑿。將有甚焉者。然則正身明道之士。竊見此指。其肯輕爲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爲道。若白黑之異色。清濁之異流。不可雜也。雜。則黑與濁者終勝矣。帝乃以霸王道雜爲漢家之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子爲政。焉用殺。則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任德教也。又嘗立書春秋于學官矣。孔子定書紀文武成康之政。爲後世法。而春秋。尊王道黜霸術。是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用周政也。帝乃曰。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秋不必立也。俗儒是古非今。固不足用。獨不當求真儒而用之乎。以俗儒不達時宜。而并儒之通世務者棄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以高材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厲精爲政。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基後來之禍。惜哉。

以上。敘漢高文武宣之學。

大學衍義卷第三

大學衍義卷第四

帝王爲學之本

光武受尚書通大義（東觀記云受尚書於廬江許子威大義略舉因學世事）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太子顯宗也）

臣按光武早爲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其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衍義卷第三

大學衍義卷第四

帝王爲學之本

光武受尚書通大義東觀記云受尚書於廬江許子威大義略舉因學世事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輙令榮數奏經義帝稱善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太子顯宗也

臣按光武早爲儒生及即位猶孜孜經術又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其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儒臣作輔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媿刑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其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焉聖學不明雖有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人主之於務學其可苟也哉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旣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卽位尊以師禮甚見親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之後三雍成（三雍謂明堂靈臺辟雍）拜榮爲五更（更謂耆老而更事者）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也）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臣按先儒胡寅以爲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斯言當矣抑臣竊謂學者所以治性情者也故先漢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

所不足故爾明達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若顯宗者可謂所當戒者也傳稱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至見提曳帝宗受書於師矣書之稱堯曰允恭稱舜曰溫恭稱文王曰徽柔懿恭是皆以恭爲貴也曰御衆以寬又曰寬綽厥心是又以寬爲貴也帝於二者兩皆失之既無容人之度又失遇下之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爾有官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則爲不善讀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肅宗孝章帝少寬容好儒術其爲太子也受學於張酺元和二年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臣按章帝尊經事師之意不媿前人又能戒顯宗之苛切事從寬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養元元除去苛法後之議者以長者稱雖其天資之美亦其學之力也惜其時師臣如張酺者雖質直守義數有諫正然其所學不過章句之業況又以嚴見憚不得

久在左右故所以輔成德美者如是而止考之本紀在位僅十有三年而年止三十有三豈無逸之戒亦或有所忽邪惜哉

唐太宗身屬櫜鞬風櫛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息

臣按後世人主之[illegible]學者莫[illegible] 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illegible]學士以講摩之此三代以下所無[illegible]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此又三代以下之所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我朝
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
經幄 邇英 崇政延訪從容夜直 禁中不時
召對所以緝熙 聖學開廣 睿聰其與貞觀實同一揆夫晝訪足矣又必加以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呂

言正論輻湊于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奇技淫巧皆足蕩心。故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於晝訪與。

聖明在上。儻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摹與

我

祖宗之家法。不可以不復。

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臣按。太宗深鑒蕭梁之失。不取老釋二氏。而惟堯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能無媿者。以其於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傳授之微指。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姦諛小人亦厠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為希慕古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慨也夫。

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按秦漢以後號爲賢主脩身寡過則或有之其知從事於此心懼姦佞之乘其隙則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爲易入而嗜欲又其最焉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朋淫于家益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嚴姦佞之防而未能脫嗜欲之牽閨門之內既多慙德而武才人狐媚惑主卒基異時殲宗支之禍焉蓋由天資之高有以知夫衆[illegible]之[illegible]邃[illegible]之深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故習[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世遺譏生者篤心

箴者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箴雖常言然深切於正心之學故錄焉

玄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

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當時得一眞儒在輔導弼諧之地日以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陳之于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於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其心則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太眞之蠱媚王珙宇文融之聚歛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庭宮寢之政各盡其道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禄山穢亂宮闈之醜哉奈何張說之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儒帝雖有志於學而所以輔明啓沃者僅如此是以文物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根本日蠹欲其亡禍亂得乎故人君之學苟不知

以聖王爲師以存心爲主未見其有益也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
讀貞觀開元實録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玄宗撰開元
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
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權倖曰戒微行
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慎征伐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
節儉曰奬忠直曰脩德政曰諫畋獵曰録勲賢分爲上下
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座右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爲龜鑑用意美矣然
平蔡之後驕侈遽形裴度以忠直見疏李逢吉以讒
諂用皇甫鎛程异以羨餘進是邪正未嘗辨賢臣未
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勲賢未嘗録也土木興則反於
節儉聚歛行則乖於德政凡所謂十有四條無一不
悖戾者其故何哉蓋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古先聖
王必於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萬事莫不正憲宗知
監前代成敗之迹而不知古人大學之源藩鎭未平
猶能勉強策勵一旦奏功侈然自肆屏幛雖在志慮
已移視之爲虛器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羣臣
獨一裴垍能進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
及焉徒舉其綱而不告以用力之地是猶教人以克

已復禮而不語以視聽言動之目其能有益乎故為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以上叙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音忖）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按人君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元帝於此二者未嘗致意而所好者筆札音律之事縱使極其精妙不過胥吏之小能工瞽之末伎是豈人君之大道哉昔顏淵問為邦夫子以放鄭聲語之今帝之所好者吹洞簫自度曲正所謂鄭聲也先儒謂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流連怠惰驕淫皆從此出元帝之資本非剛明者又重之以此好則其志氣頹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興起之理宜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卒基漢室之禍也

魏文帝（魏武曹操之子）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備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史臣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

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臣按文帝之為太子也與一時文士若王粲阮瑀諸人游號建安七子帝及粲等所為文章至今具在其藻麗華美則誠有之揆諸風雅典誥則罪人也夫曠大之度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此皆人君所當勉者而帝也為嗣則喜見顏色居喪則燕樂不衰薄同氣之恩殺無寵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僇諫官是於所當勉者不知勉矣書論詩賦文士之末技爾非人君所當務也而乃侈然自衒謂莫己若識度如此其為史氏所譏宜哉

後魏 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按大學之道以致知為首正欲開聰明而發智識也魏珪夷狄之君初未嘗學而有益人神智之問可謂切問矣李先莫如書籍之對亦可謂善對矣然則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則失之甚也夫古今之書籍雖多其切於君德治道者六經而已爾論孟而已爾六經之大義人君皆所當閱然一

日萬機無徧讀博通之理苟顓精其一二而兼致力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間命儒臣敷陳歷代之得失則其開聰明而發智謀者亦豈少哉惜乎李先凡陋之儒智不及此徒使魏王以聚書爲美而無得於書求神仙濫刑戮溺聲色卒以無道殞其身是雖圖書山積果何益於萬一哉。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

臣按文宗可謂好學之君矣而卒無救於禍敗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而知此義則玩乾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明既剛且明則於威福之權必能別白何至柔懦不立聽用非人使閹寺之勢益張甘心以赧獻自比其於書史了無毫分之得正坐以之自娛故耳夫好書而以之資空談銷永日鮮有不爲文宗者。

後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置其間憙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

臣按詩賦小技揚雄比之雕蟲篆刻壯夫且耻爲之。

況人主乎賦猶無用況書篆末藝乎靈帝名爲好學而所取乃爾夫人主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形羣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雖文賦書篆亦爲小人媒進之階況乎惟游心經術恬澹寡欲則姦邪無得而窺

靈帝昏亂之君無足論者特以爲來世之鑑云

陳後主叔寶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揔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荅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羣臣酣歌自夕達旦日以爲常其後隋伐陳獲叔寶以歸從隋文帝飲賦詩及出帝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乎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能更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冑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

臣按陳隋二君號爲工於詞藝者一則因是而君臣相狎一則因是而君臣爭勝卒底亂亡然則帝王之於詞章皆非所當作乎曰虞帝勑天之歌大禹朽索之訓成湯官刑之制雖非有意於爲文而炳炳琅琅

垂耀千古。此人君所當鑒也。若大風之安不忘危。猶可見英主之遠慮。金鏡之任賢去不肖。亦足以昭示子孫。援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況於淫褻很陋如陳隋之君乎。臣故著此。以為人主溺心詞藝者之戒。

一 以上。敘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大學衍義卷第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大學衍義卷第五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湯誥。（商書篇名。成湯作此以告萬方。）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也。上帝。即天也。降。下也。）若有恒性。（若。順也。恒。常也。）克綏厥猷惟后。（克。能也。綏。安也。厥。其也。猷。道也。后。君也。）

臣按。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蓋天能與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漢儒以衷為善。臣謂衷即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智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

垂耀千古此人君所當鑒也若大風之安不忘危猶可見英主之遠慮金鏡之任賢去不肖亦足以昭示子孫㨿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況於淫褻很陋如陳隋之君乎臣故著此以為人主溺心詞藝者之戒

一以上叙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大學衍義卷第四

大學衍義卷第五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湯誥商書篇名成湯作此以告萬方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也上帝即天也降下也若有恒性若順也恒常也克綏厥猷惟后克能也綏安也猷道也后君也

臣按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蓋天能與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漢儒以衷為善臣謂衷即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智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

言則謂之性。非有二也。然天之降於人者。初無智愚之間。而人之受於天者。淸濁純駁。隨其所稟有不同焉。必賴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性。而開迪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事也。性本至善。因而教焉。是之謂順。若其本惡而强教以善。則是逆之而非順之也。觀若之一言。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猷者道也。道即性也。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謂安。父安於慈。子安於孝。知其自然而不可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已。然後爲安。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臣故曰可謂知君師之職也。厥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關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成湯始。嗚呼。聖哉。

詩。烝民。(尹吉甫作此美周宣王。)曰。天生烝民。(烝衆也。)有物有則。(則法也。)民之秉彝。(秉執也。彝常也。)好是懿德。(懿美也。)

臣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嘗離乎物之中。知此則知有物有則之說矣。蓋盈乎天地之間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視。耳之聽。物也。視

之明聽之聽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物也。而君
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乃
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謂規矩
準繩衡爲五則者。以其方圓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
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爲之。人但循
其則爾。如視本明。視而不明。是失其則也。聽本聰。聽
而不聰。是失其則也。君當仁。君而不仁。是失其則也。
臣當敬。臣而不敬。是失其則也。然此一事之則爾。若
爲人而不能全乎爲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爲人之則
而非人矣。彝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

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天德無不知好者。仁
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
不忠不孝所謂惡德也。人無賢愚。莫不惡之。觀乎此。
則知性之善矣。當更合後章孟子之言觀之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臣按劉子之所謂中。即成湯之所謂衷。蓋天地自然
之理。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謂天命之性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臣按程頤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朱熹亦曰。
陰陽迭運者氣也。而其理則所謂道。蓋陰陽二氣流

行於天地之間來往循環終古不息是孰使之然哉理也理之與氣未嘗相離繼繼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則曰性焉理無不善性豈有不善哉性善之理然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實出乎此

乾文言（孔子所作）曰元者善之長也（元大也始也）亨者嘉之會也（亨通也嘉美也）利者義之和也（利宜也）貞者事之幹也（貞正固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乎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秋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在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而立也凡此天德之自然也又曰以仁爲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貞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凡此人事之當然也又曰乾四德元最重貞次之非元無以生非貞無以終非終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

如此循環無窮。所謂大明終始也。又曰非君子之至健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四德之說。朱熹盡之。世之昧於理者。皆言天與人二。今以此條觀之。則人之與天。未嘗不一也。蓋在天則爲元亨利貞。而在人則爲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生長收藏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有是性則有是情。天人之道。脗合如此。又曷嘗有二邪。然天無心。而人有欲。天惟其無心也。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元亨是發出故曰通。利貞是收斂故曰復。）於穆之命。終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惻隱之發而殘忍奪之。辭遜之發而貪冒雜之。羞惡之發而苟且間之。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德。屏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通體皆仁。隨觸而應。無非惻怛。即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物欣悅也。吾之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三千三百。燦然明備。即天之夏。生意暢達。而物物嘉美也。吾之所以利物者。皆合於義。即天之秋。生意凝實。而萬寶得遂其性也。吾之所以貞固有守者。足以根本萬事。即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化所由以出也。（貞固所以

爲智者惟知之明故守之固智所以配冬者義發於外而智藏於中也人之與天其果二乎哉而况人君有天之德又居天之位則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利也心既溥物還復寂然者貞也雖一日之頃一念之微四者無乎不在然德雖固有非剛健則不能行夫惟自強不息與天同運人欲不得以間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功矣義理之源莫大於此惟聖明玩心焉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朱熹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臣按人之五常本於天之五行五行運於天而人得

之以爲性。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各有攸本。故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熹乃益之以健順。何邪。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則爲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則爲義智。而土則二氣之沖和。信亦兼乎健順。故周敦頤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亦豈在五常之外乎。

或問中庸首章之義。朱熹曰。天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莫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又曰。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親。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遜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又曰。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

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踈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敎得矣。爲之開道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爲教明矣。然亦未始外乎人之得乎天者强爲之也。

臣按子思言天命之性。即湯之所謂降衷。其言率性之道。循道之教。即湯之所謂克綏厥猷。惟后前聖後賢。更相發明。如出一口。而朱熹之論性曰仁義禮智。其論道與教。亦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之學以空寂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之徒以刑名功利爲教者。孰真孰妄。孰是孰非。可不辨而明矣。

滕文公爲世子。滕國名。文公者。定公之世子也。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道。言也。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反。還也。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成覸。齊人。景公。齊君。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顔淵孔子弟子名回）公明儀（曾子弟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說命之辭瞑眩猶昏憒也以毒藥攻疾故昏憒而後愈瘳愈也）

程頤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朱熹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毎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又曰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他說也又曰孟子旣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成覸等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不當復求異說也又曰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爾孟子言性始見於此

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意。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臣按性善之說，程朱盡之。其曰性即理也，乃自昔聖賢之所未言，萬世言性之標準也。熹謂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也。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內，結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要，求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聲，名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熹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五者之中所謂信者真實無妄之理也仁義禮智皆眞實無妄故信不必言仁義禮智四者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是溫和慈愛之理義是斷制裁割之理禮則恭敬撙節之理智則分別是非之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理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

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所謂情也曰端云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所以有是端於外必知其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仁義禮智既見得界限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對立門庭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春夏皆陽之屬秋冬

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則生生之意實貫通周流乎四者之中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天地之理固然也

臣按朱熹四端之說蓋先儒所未發至論不忍人之心則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至哉言矣蓋天地造化無他作爲惟以生物爲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流行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之生既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爲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仁而有餘矣蓋予恐人未能自信也故指發見之眞切者以覺悟之夫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乍見之者無間賢愚

皆有惻怛傷痛之心方其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
納交非欲以此干譽又非以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
間無安排無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眞心也賦形
爲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然所謂無者豈
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眞耳孟子始言惻隱
之心至此乃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爲衆善
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則三者亦何
有哉夫四肢人所必有四端亦然而昧者不察自謂
不能是賊其身又謂吾君不能是賊其君賊猶賊仁
賊義之賊言爲禍害之深也然仁義禮智其分量甚

大而端緒甚微苟不推廣其端則何以充滿其量必
也因其發見之微隨加展拓使人欲無所障礙而天
理得以流行猶始然之火引之而煌煌始達之泉疏
之而浩浩仁義禮智庶幾充滿其本然之量而不可
勝用矣苟惟不然天理方萌人欲旋窒是乍然者遽
息而方達者隨湮欲愈蔽而端愈微雖有不忍人之
心必無不忍人之政矣夫四端在人一也充之則足
以保四海不充則不足以事父母是以帝王之治光
宅天下丕冒海隅而後之人主或以天下之大而不
能以悅其親之心或以邇聲色信讒邪而至於黜其

配殺其子。同此四端也。充與不充而已耳。此章之要。在於識本心之正。加推廣之功。至於保四海。則自然之効驗也。四端之論。雖首唱於孟子。而條貫統紀。則至朱熹而大明。惟

聖明優柔玩索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告子曰。告子名不害。孟子弟子也。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杞柳二木名。桮棬飲器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戕伐也。賊害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率猶驅也。

臣按。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爲。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吁。何其昧於理之甚耶。夫仁義卽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爲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爲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卽所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卽所謂義。何勉強矯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爲。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容不辯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顙額也)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臣按告子杞柳之喻既為孟子所闢則又小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蓋前說專指人性為惡至是又謂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之過顙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熹以為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斯言盡之矣

公都子(告子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文武謂周之文王武王)幽厲興則民好暴(幽厲謂周之幽王厲王)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

堯爲君而有象（象舜之弟堯之臣也）以瞽瞍爲父而有舜（瞽瞍舜之父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微子比干皆紂叔父又爲之臣）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倍一倍也蓰五倍也筭數也）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夷與彝通用）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

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又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又曰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明矣

臣按公都子學於告子者也故以性善爲非而設三

者之說以闢孟子。孟子不與之辯獨以性之發見者言之蓋所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然未發之前無兆眹之可見惟感物而動爲惻隱爲羞惡爲恭敬爲是非然後性之本可識。蓋四者情也而其本則性也由其性之善故發而爲情亦善因情之善而性之善可知矣。夫善者性也而能爲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今乃至於爲不善者是豈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夫四者之心所以人人皆有者由其具仁義禮智之性故也。鑠者以火銷金之名。火之銷金由外以至內也。性則我所固有

非自外來。獨患夫人之弗思弗求爾。夫盖有求而不得者在外故也。性則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爲者今乃善惡相去之遠由不能盡其才也。曰思曰求而又曰盡此孟子教人用功之至要。烝民之詩其說已見前章。合而觀之可也。

曹交問曰曹交曹君之弟。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之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勝堪也。匹鴨也。鴨之雛也。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

人矣。一百二十斤爲鈞。百鈞。一萬二千斤。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烏獲。古有力人。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鄒。國名。孟子。鄒人也。曹交是時亦在鄒。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爾。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臣按。人皆可以爲堯舜。或古語。或孟子所嘗言。曹交疑而問之。孟子曰然者所以明其必然也。交乃以形體之長而剌能之短自慊。夫聖人之所以聖者豈形體之謂哉。人皆有是性。故皆可以爲堯舜。獨患其不爲耳。且以負重譬之。能勝烏獲之任。是亦烏獲也。苟能爲堯舜之事。豈非堯舜乎。力之強弱有限。故有不勝之患。若性之善。則未嘗有限。豈以不勝爲患乎。又以行之徐疾明之。夫長幼之序。天實爲之。徐行後長者。循乎禮之當然。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則悖乎理而非弟矣。夫徐行至易也。豈人所不能。以其不爲故陷於不弟之罪。以是而思。則凡理之當爲者。無不可爲。其善不善之分。獨在於爲不爲耳。世之言堯舜者。

往往失之過高。故孟子直以一言斷之。曰孝弟而已矣。謂其止於是也。夫幼而愛親。長而敬兄。人性所同。爲堯舜者。能盡此性而已。孟子又恐曹交終疑其難也。則又告之以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是堯而已矣。言其爲之無不至也。交以受業爲請。又告以道若大所共由。猶九軌之塗。坦然易見。所患者人不求之耳。歸而求之。於事親敬長之間。本性之眞。隨處發露。師在是矣。其示人深切如此。而世之人猶以性爲不善而安於暴棄者。豈不重可歎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臣按。良謂本然之善也。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觀人之幼而愛親。長而敬兄。則可知矣。親親之心。達之天下。即所謂仁。敬長之心。達之天下。即所謂義。然則仁義豈出於孝弟之外哉。斯理也。孟子蓋屢言之。其爲天下後世慮者切矣。

以上論天性人心之善。

或謂以此爲人君致知之首。何也。曰人君之於道。所

當知者非一而性善尤其最焉蓋不知已性之善則無以知已之可爲堯舜不知人性之善則無以知人之可爲堯舜故孟子於滕世子之見曹交之問皆以是告焉庶幾其道得行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也不幸邪說紛紛正理衰熄當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者未幾而荀卿氏出則爲性惡之說於是李斯本之以相秦（斯荀卿弟子）刻滅先王之禮教一以嚴法峻刑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爲惡故也片言之誤流禍至此豈不哀哉或謂性固善也然求之天下其能爲善者無幾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非性之罪也先儒張載嘗言之矣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天之所以與人者莫非純粹至善之理此所謂天地之性也人之受之則所值之氣不同或清而純或濁而雜故其性亦隨而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則無不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焉然苟有以反之則雖不善者可復而善然則反之之道奈何曰由治已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闢邪存誠克已復禮此治已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已之善可復矣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此治人之教也教之功至則人之善可復矣若夫以已之性爲不善

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身。是自暴者也。以人之性爲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民是暴天下者也。故繫其說如此。惟

聖明詳玩之。

大學衍義卷第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141863 v.2

大學衍義卷第六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大學禮記篇名。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臣按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爲人君。爲人臣。以至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爲。而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爲人君者。內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乎禮。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有以廣民物之愛。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也。人君爲天下民物之主。痒痾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爲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爲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爲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爲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善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爲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爲敬。以從令爲孝。以長惡爲慈。以小諒爲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臣之所敢知也。

晏子曰。晏子名嬰字平仲齊景公大夫也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物猶事也

臣按君令臣共以下。皆禮之當然也。然君以出令爲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必行。否則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未見其能令也。臣之事君。以恭爲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可貴。否則外有事君之禮。內有嫚上之心。未見其能恭也。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

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矣又必有
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責不然則義揜於恩其失爲
徒愛弟能敬兄矣必又有和順之美使情意相親而
無間不然則禮勝則離其失爲徒敬夫之於婦貴乎
和協苟不知義則溺愛而失其剛非夫道也婦之於
夫貴乎柔巽苟不由正則狃說而流於淫非妻道也
君臣而下皆以二德相濟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
婦之於姑一於聽而婉蓋婦姑相與專主於和柔而
無取於剛勁故與前四者不得不異也禮之善物謂
八者之禮於事亦皆善也不然則得其偏而無相濟之

美其得爲善乎最子之言上下均所當知故録焉
孟子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
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聖人謂舜契臣名司徒掌教之官）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臣按舜典帝之咨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謂五者之大倫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春秋傳亦曰舜舉八
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
所稱即其事也當舜之時既命后稷教民稼穡五穀
既熟有以養民之生矣養而不教則民不知義又何
以別於禽獸哉人之有道謂其各有秉彝之性也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
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亦因其有而導之耳。非
強之以所無也。經傳所論人倫之道非一。然各以一言
而盡其要。未有如孟子者。嗚呼旨哉。

漢白虎通義（章帝時。論五經同異於白虎殿。作此書）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
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
朋友也。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何謂綱紀。綱者
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
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
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臣按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
蓋天下之事衆矣。聖人所以治之者。厥有要焉。惟先
正其本而已。本者何。人倫是也。故三綱正。則六紀正。
六紀正。則萬事皆正。猶舉網者提其綱。紀而衆目畢
張也。若綱紀不正。雖事事而理之。猶整亂絲。其能治
乎。即三綱而言之。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為
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為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
故為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為人父者。必正身以
律其子。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
矣。繇古洎今。未有三綱正於上。而天下不安者。亦未

有三綱紊於上而天下不危者善計天下者亦察乎此而已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一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天子之孝。

臣按孝之爲孝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矣愛敬盡於事親非求以律人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形於下天下之人無不皆愛其親矣其事豈不約乎其施豈不博乎故曰此天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言天子之孝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此言諸侯之孝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此言大夫之孝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災害謂水旱饑饉之屬禍亂不作禍亂謂甲兵寇戎之屬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臣按此章亦推愛親之心以愛人之意能愛人則人

亦愛之故天子則得萬國之懽心諸侯大夫亦各得其人民之懽心人心懽悅則親心亦爲之懽悅以奉養則親安以祭祀則鬼享幽明無二致也其效至於天下和平而無災禍之興蓋人和則天地之和亦應其始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其終享愛人之福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也如此後世人君蓋有暴虐其民結怨稔禍至於危其親以及宗廟者然後知聖人之言眞百世之蓍龜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察著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illegible]故雖天子必

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父母者子之天地天地者人之父母其實一也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之理察明察云者謂昭然顯著洞悟於心也夫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此所謂子之天地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所謂人之父母也事父母之道無它全其所以與我者而已故樂正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

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先可謂全矣故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人子之孝未有大於此者然則事天地之道亦豈有異是乎夫人有此身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性此天地之所與我者也五常萬善本來全具一毫有虧是孃其所與矣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成湯所以顧諟天之明命者正恐瞬息之不存非所以事天也文王所以陟降在帝左右者正恐跬步之或違非所以事天也即是而觀事父母事天地豈有二道乎天地之道其妙而不可測者謂之神顯而不可欺者謂之明

吾之事天明事地察則天地之神明所以鑒臨在上者昭著而不可掩即下文通乎神明之義也長幼指兄弟而言孔子既言孝又兼言弟故謂雖天子之貴所尊者父而所先者兄然自宗廟致敬以下則惟言孝而已未始及於弟也蓋孝弟一心孝既至則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亦光乎四海矣此蓋指言孝弟之極功爲人君者所當深體也

易蠱(卦名)初六(初爻)幹父之蠱(蠱事也其字從蟲從皿蟲之食皿敗壞之象故以治事爲治蠱也)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

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臣謂易雖通言人子之道其在王者承祖考之業則幹蠱之尤大者也苟或忘敬畏之心而萌嫚易之志其終凶可知矣若唐之玄宗憲宗始初清明中興帝業祖考有光焉其後志驕以怠浸弗克終則反吉而爲凶矣吉凶之分由敬嫚之異其可忽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臣謂人君之事母后尤不可不知此義

孟懿子問孝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子曰無違樊遲御樊遲孔子弟子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臣按朱熹之說以爲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臣嘗推衍其說以爲昏定而晨省冬

温而夏凊出告而反面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
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飲食
則問所欲而敬進之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謹
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
敢唾洟此生事之禮也及死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
誠必信此死葬之禮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防其邪
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
苟動必依於禮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
齊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此祭之禮也自天
子而至於庶人其禮之大體不可不然禮之所得為者

則不忍令一毫之不盡也故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
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
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五者之名不同而
禮所當為則一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為人子者
少違所言其可立於天地間乎故合而著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臣按先儒之說謂武伯之為人必多可憂之事者故
夫子以此告之欲其體父母之心知所以自愛也臣
謂此雖為父母俱存者言然不幸而不終養者其可
忘此蓋父母之生我其望於我者何如也顧不能謹

身自愛而致疾焉。無乃嫚父母之遺體而孫父母所
以望我之意乎。自士庶人以上皆所當知。至人主之
身宗廟社稷之所託。其責尤重。而所以撓亂其血氣
戕伐其壽命者尤非一端。故漢文帝嘗騎馳下峻坂。
袁盎諫曰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此言足以深
儆之矣。為人主者儻能體孔子之言。凡可以致疾者
必敬必戒。庶其免於不孝之責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臣按父母至重也。犬馬至輕也。孔子以至輕喻至重。
所以深警世人之以養為孝者。子游聖門高弟。宜不
至是。然一念之微少以能養為足。則已墮不敬之域
矣。非必輕忽簡慢而後謂之不敬也。故記禮亦曰養
可能也。敬為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謂父兄先已而生也）
曾是以為孝乎。
臣按此言以承順父母之顏色為難。至於服勞能養。特
其末耳。盖父母之顏色有慘有舒。為人子者所當潛
觀默察。其色愉則其心樂。固可以自慰。若其色少有
異焉。其可不兢兢焉。惕惕焉。自省且自責乎。慶雲甘

雨天之未告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地。察之可不謹乎。知此而後知色難之義。

禮記。為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臣按此。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也。蓋孝子之心惟恐纖介之差須臾之失故其潛觀嘿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其能若是乎。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臣按愛之根於中者深。然後發於氣動於色見於容者如此。非可以偽為也。嚴威儼恪。居上臨親則厲矣。故曰非所以事親。

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臣按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略同。先儒張載作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非至善而我恃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必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為善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

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illegible]
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為仁人盍孝之[illegible]
仁矣張載之論極其精微臣姑舉其槩如此必
窮其指自當即全書而熟復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
謂孝也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而已安能為孝
乎

臣謂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illegible]父母之
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illegible]父母之心

為心者不能喻者開說曉譬之謂[illegible]子者乎[illegible]
以理開曉其親置之於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illegible]
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
故曾子猶難之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illegible]
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孰諫孰即熟字父母怒[illegible]
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臣按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熟之謂不
是陷其親於不義而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illegible]
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illegible]

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
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
敬孝之外。豈容有它念哉。豈容一息忘哉。是
人已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
違勞而不怨。善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臣按春秋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曰。許悼
世子止之藥而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
胡安國以爲夫子之所愼者三。疾居其一。季
藥而未達。則不敢嘗。敬謹其身如此而於

孝。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
有忽君父之心而不謹矣。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
春秋之所謹也。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此春秋除惡
於微之意也。然則侍親之疾者。其可不以許止爲戒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不爲容儀。言不
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三日而
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
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
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

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也。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旣葬乃疏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此文公謂也。）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冢宰。六官之長。君薨。子不聽政。以冢宰攝國事。）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

孝子之事親終矣。

臣按經傳之言喪親惟此爲略備。居喪者當深體焉。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期。周年之服也。王公絶期。故曰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滕定公薨。（定公。滕君。）世子謂然友曰。（世子。定公之子。是爲文公。然友。其傅也。）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尚與上通偃伏也）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臣按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作中庸亦謂自期而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已爾方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兄百官譁然非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為知禮何邪蓋以為不可行者亦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為知禮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雖終身之喪未足以紓無窮之悲其所以三年而止者特聖人立為中制使不可過焉耳而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帝意變古始為易月之制然詳其遺詔蓋為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肯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其後晉武欲復古制而屈於羣臣之邪說獨後魏孝文斷以不疑孝文夷狄之主也猶能行此

可以中國而弗若乎。臣故備列聖賢之言使後世有
考云。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
臣按先儒之說。以爲父在能觀其志而奉承之。父沒能觀其行而繼述之。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爲孝。夫父之道善者當守之終身。不善者當亟改之。何三年之有。意其所謂三年無改者。必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故不忍於遽改耳。若不顧事理之輕重於莽衰徇恤之中。而改其所可未改者。無復謹重之心。則於爭未必有益。而於孝則大有虧矣。孔子之言。蓋必有爲而發。爲人子者處此。隨其所遇而以義制之。可也。以人君言之。武王繼文王之志。則終身無改者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者也。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孔子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二十七月之期。迅若奔電。人子於此。惟盡追慕之誠。姑泯改爲之迹。不亦善乎。臣故推而明之。以廣先聖言外之指。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臣按先儒以爲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

上之所爲既厚而民亦從而歸厚故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其機如此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臣按孝子無一念不在其親故因霜露之降而感焉因雨露之濡而感焉若將見之此誠之極孝之至也

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僾者微見貌）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臣按此章於人子之思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誠孝之篤安能至此而程頤乃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凛然祇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者蓋愛慕之極僾乎其若存誠慤之極昭乎其有見

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弗存其親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

臣按忌日之名始見於此父母之喪雖久至於忌日則必以居喪之禮處焉終吾身而後已古之聖王能盡其道者其惟文王乎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臣按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凡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不之敬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勖紞之讒不思太后丁寧之言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若二君者皆禮經之罪人也

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

親。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臣按論語曾子之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此意也。

禮記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盈滿也。洞洞屬屬然。洞洞空無乍合也。屬屬者相續連也。如弗勝。如將失之。

臣按子之身出於父母。本一體而分焉。猶枝之出於幹也。傷其枝則傷其幹矣。持身之不敬。寧不傷其親乎。故曾子戰戰兢兢以終其身。蓋欲奉遺體不敢以少慢也。凡爲人子者皆所當然。而人主之身爲尤重祖宗之基業於我乎託也。廟祏之神靈於我是依也。然則一言動。一舉措。其可忽乎。曾子臨淵履冰之言。記禮執玉奉盈之喻。宜深體之。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有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木不妄伐。獸不妄殺。此仁也。亦孝也。若斷之殺之不以其時。則

是無復仁心矣安有不仁而能孝者邪武王數紂之罪曰暴殄天物人君享天下之奉茍徇其侈欲之心用物無節是則所謂暴殄也是則所謂不孝也物猶如此況於骨肉之親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若邪秦二世蹂忌同姓七公子托死於社漢武以一馬興師暴骨萬里之外其爲一木一獸不既多乎此又不孝之尤者也臣故推衍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意

以上敘天理人倫之正一 通言人子之孝

大學衍義卷第六

大學衍義卷第七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鰥無妻之名在下謂卑賤也虞氏舜名 父頑 父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 母嚚 母嚚瞍後妻舜繼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象傲 象舜後母弟名傲慢不友也 克諧以孝 諧和也 烝烝乂不格姦 烝進也乂治也姦惡也 史記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臣按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以孝俾其善日進惡日泯非至誠之積薰烝浸灌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烝之浮浮爲譬其意以謂餴之

是無復仁心矣安有不仁而能孝者邪武王數紂之罪曰暴殄天物人君享天下之奉苟徇其侈欲之心用物無節是則所謂暴殄也是則所謂不孝也物猶如此況於骨肉之親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若邪秦二世蹤忌同姓七公子托死於社漢武以一馬興師暴骨萬里之外其爲一木一獸不既多乎此又不孝之尤者也臣故推衍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意

以上敘天理人倫之正一（通言人子之孝）

大學衍義卷第六

大學衍義卷第七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在下謂微賤也虞氏舜名）父頑（父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嚚（母謂瞍後妻舜繼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象傲（象舜後母弟名傲慢不友也）克諧以孝（諧和也）烝烝乂不格姦（烝進也乂治也姦惡也史記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臣按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以孝俾其善日進惡日泯非至誠之積薰蒸浸灌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烝之浮浮爲譬其意以謂甑之

炊也。火然於下。其氣相續。故能通徹於上。舜之積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帝初于歷山。（山名。舜微時所耕）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旻。閔也）于父母。負罪引慝。（慝。惡也）祗載見瞽瞍。（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齋慄。（齋。莊敬也。慄。戰栗也。夔夔。莊敬戰慄之貌）瞽亦允若。（允。信也。若。順也）

臣按舜以不獲於父母之故。號泣于天。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其誠於孝如此。宜其卒能感動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厎。致也。豫。悅也）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臣按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能使之厎豫。況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為孝。此所謂天下化也。昔豫章羅從彥論此曰。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諫議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君。子弒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

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恝無愁之心）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少艾美好也）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熱中躁急心熱也）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臣按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孟子窮天下之可欲皆外物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來不以介意惟不順於父母則以爲已之大罪而不敢自恕人知舜怨之爲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爲慕慕之爲言愛

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焉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揚雄亦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此其所以爲終身之慕

禮記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歷三代爲諸侯）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質也篤厚也）故栽者培之（栽植也培養也）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憲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臣按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於宗廟而下延於子孫此所以爲大孝也然舜所知者孝而已若祿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於得之也孔子以天之眷舜如此因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得以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霜得以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咸其自取焉爾又引詩以明之以見大德者必受命知舜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爲大孝則夏商後王不敬厥德而至於覆宗絕祀者其爲不孝可知

子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纘繼也太王王季文王之父）壹戎衣
而有天下（戎衣甲冑之屬言一著戎衣以伐紂即有天下也）尊爲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末謂老武王有天下時已老矣）周
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
后稷公劉之屬）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天下之人通言其孝也）夫孝
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祖宗之廟）陳
其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赤刀天球之屬）設其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
薦其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
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臣按此章稱武王周公亦猶前章之稱舜也大抵爲

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爲孝周自太王實始翦商至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遂成之躬衣戎服誅
獨夫受而有天下此武王之繼志述事也周公追王
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制禮作樂使世世
子孫奉承宗廟之祀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此周公之
繼志述事也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
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後世人主有志於
孝治者當合大舜文武周公之事而考之蓋大舜以
瞽瞍爲父處人倫之變者也文王以王季爲父處人
倫之常者也舜文所遇不同而其心則一使舜遇文

王之時必能盡處常之道使文王遇舜之時亦必能
盡處變之方所謂易地則皆然也至於繼志述事則
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述
也凡此皆人主所當知臣故推衍其說以廣中庸言
外之指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
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吏直日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
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
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
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猶勿也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
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
王不說冠帶而養說與脫同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
飯旬有二日乃間間猶瘳也

臣按文武二聖人事親之孝如此真萬世帝王之法
也故傳禮者述其事以爲世子之記漢文帝之爲代
王太后嘗病不解衣交睫者三年藥非口嘗不進蓋
其天質之美故能庶幾盛王之孝文帝亦賢矣哉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母故父有天下傳歸於
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

華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以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太公高帝父也）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為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仲高帝兄力勤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唐太宗貞觀三年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煙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

臣按漢高帝歸尊於父唐太宗雪父之恥可謂孝矣惜也高帝未央之宴哆然以功業自矜有夸其父之意而太宗之初起借助於虜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恥僅足以贖前過而已況其父子昆弟之間慙德為多功烈雖盛瑜終不能以揜瑕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

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按范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浸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爲諂媚以逢迎之其得罪名臣乎臣謂太宗之思親發於真誠至今讀者猶爲之感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諂大陳燕享創立節名後世沿循遂成故典臣[illegible]以此爲[illegible]國已末矣人[illegible]亦從而忘其[illegible]可乎哉近代以來士大夫又以其尊君者而尊[illegible]之臣餽遺之珎歌頌之侈視人主之生日殆遠過焉又何義也法太宗之誠監開元之失而杜人臣交私黷貨之源其必自

聖君始

肅宗上元元年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興慶宮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內侍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多輕輔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

玄禮(比皇侍衛大將)高力士(內侍寧上皇)謀不利於陛下。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遂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遂如西內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尫老數十人。陳玄禮等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見上請罪。上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共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

下。然畏張后。尚[illegible]明年改元寶應。建巳月。上皇

崩

臣按肅宗之平長安也。上皇自蜀還都。曰朕爲五十年太平天子。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此元結之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重歡者也。豈不盛哉。徒以內侍握兵。妄恣讒間。而追遷之謀出焉。其所以然者。肅宗柔懦無斷。故張后輔國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貴而不能庇其父。又使抑鬱無聊。遂以致疾。肅宗之罪於是乎通天矣。方其少在東宮。本以孝名。倘能勵乾純之德。絕婦寺之萌。當輔國進[illegible]之時。奮發威斷。明將所以離間父子之罪。執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懽然。和氣充塞。彼爪牙之士。不過爲輔國所迫耳。人誰無父子之情。若告戒明切。必將幡然悔悟。孰肯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內侍哉。帝乃泯然無所開曉。但有垂涕而已。將士見帝不言。未必不謂實已心許而不欲形之於口。此輔國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姦賊之臣。離人骨肉。率以利害惑其主。使疑情動於中。徊徨顧慮。欲爲自保之計。然後墮其機穽。肅宗之不能力却脅遷之請者。亦以輔國所陳。有以動其疑情故也。疑情萌則懼心作。保身之念勝則愛

親之志哀肅宗之罪正坐於此吁可戒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一帝王事親之孝

大學衍義卷第七

大學衍義卷第八

格物致知之要一明道術

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完治也捐階謂去其梯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揜蓋也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以此歸之父母也干戈朕朕我也古者君臣通稱琴朕弤朕弤雕弓也二嫂使治朕棲二嫂堯二女也棲床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鬱陶猶鬱結也忸怩慚色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臣庶謂其百官也舜喜其來見故云不識舜不知

親之志哀肅宗之罪正坐於此吁可戒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一帝王事親之孝

大學衍義卷第八

格物致知之要一明道術

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完治也捐階謂去其梯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揜蓋也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以此歸之父母也干戈朕朕我也古者君臣通稱琴朕弤朕弤雕弓也二嫂使治朕棲二嫂堯二女也棲床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鬱陶猶菀結也忸怩忸怩慙色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臣庶謂其百官也舜喜其來見故云不識舜不知

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孟子言)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此萬章言)曰否。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
而喜之。奚僞焉。(此孟子言)

臣按象欲殺舜之迹明甚。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蔕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猜防萬端。唯恐發之不蚤。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以帝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殺舜之理。故以孟子爲疑。不知孟子特論大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眞有是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猶今言安置)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國名)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以下孟子言)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藏謂藏其怒)不宿怨焉。(宿謂宿其怨)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此萬章曰)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

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此孟子言）

臣按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之不得有為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詩皇矣之三章（大雅篇名）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兄謂泰伯。以國讓王季者也）則篤其慶（篤厚也）載錫之光（錫予也）受祿無喪（喪亡也）奄有四方。（奄大也。泰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臣按王季之友太伯也。蓋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讓己而後友之也。兄弟至情出於天性。豈有所為而為之乎。使太伯未嘗有讓國之事。王季之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夫王季之友。不過盡其事兄之道耳。豈有心於求福哉。閨門之內。敬順休洽。固產祥膺祉之基也。故厚其慶而錫之光。受天之祿而有天下。天之報施。其亦明矣。後世如漢顯宗以東海王彊遜己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己而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則異。蓋王季之心。無所為而然者也。顯宗明皇之心。有所為而然者也。此天理人欲之分。而漢唐之治所以不若周之盛歟

常棣燕兄弟也（小雅篇名）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管叔蔡叔。皆文

王子。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武王封武庚為殷後。使管叔蔡叔監之。武王崩。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公相成王誅之
其一章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今郁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人喻兄弟韡韡光明貌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喻兄弟相救於急難。其相應如是也
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鬩。很也。禦。禁也。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
臣按周公使二叔監殷。二叔以殷畔。公旣奉行天討
矣。使他人處此。必且疾視同姓。惟恐踈棄之不亟。而
公作此詩以燕兄弟。方綢繆反復。謂如常棣華鄂之
相依。脊令首尾之相應。雖忿鬩於門墻之內。至有外

侮則同力以禦之。愴然閔惻之至情。溫然篤敘之深
恩。溢於言外。其後有周世賴宗強之助。王室之勢安
於磐石。雖歷變故。而根本不搖。襄王怒鄭。欲以狄師
伐之。其臣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
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襄王不從。果召狄
難。嗚呼。後世君有欲知兄弟相須之切。其於是詩可
不深味之乎。音閑
行葦忠厚也。大雅篇名 其一章曰。敦彼行葦。敦。聚貌。行。道也。葦。蘆類 牛羊
勿踐履。方苞方體。苞。稃也。體。成形也 維葉泥泥。葉初生柔澤貌 戚戚兄弟。
戚戚。內相親也 莫遠具爾。莫。無也。具。俱也

臣按先儒呂祖謙曰彼行葦之方苞方體其葉泥泥然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疏遠而不親近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毛氏以戚戚爲内相親唯體之深者爲能識之臣謂祖謙之說善矣使人主能深體此章之指則雖一草一木且不敢輕於摧折也况骨肉之戚而縱尋斧乎此詩二章以下皆言燕樂兄弟之事然必有此心爲之本然後燕樂不爲虛文不然非所知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小雅篇名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騂騂角弓騂騂調和也翩其反矣翩反貌兄弟婚姻無胥遠矣遠疏遠也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胥皆也傚效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令善也綽寬也裕饒也不令兄弟交相爲瘉不令不善瘉病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臣按先儒之說以爲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内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骨肉之親親之則附疏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也然則兄弟婚姻其可使相疏遠乎夫人君風化之本爾遠其親則民亦皆然矣爾之教如此則民亦皆傚之矣爾指幽王而言也人之性固有篤於善而不爲風化所移者然不移者

寡而移之者多。故必令善兄弟而後能寬裕而不變。若不善之兄弟，本自薄惡，上又教之，則交相為病，當愈甚矣。於是民之失其良心者，雖細微之故，亦相怨憾一方，猶一事也。專利欲得，其受爵者無復推遜之意。至爭奪以取亡，皆由上之化故也。後世人主誠懲角弓之刺，則於兄弟之親，可不厚其恩意乎

葛藟（詩王風篇名）王族刺平王也。（平王，周東遷之君）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緜緜，延長貌。葛藟，二物，生山谷間，今在河滸，非其性也）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

杕杜（詩唐國篇名）刺時也。（昭公……）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沃，曲沃，大國也）其一章曰：有杕之杜，（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其葉湑湑。（湑湑，潤澤也）獨行踽踽。（踽踽，無所親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比，親也）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佽，助也）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其後昭公果為晉人所弒，而曲沃武公滅晉而為諸侯）

臣按：角弓、葛藟、杕杜三詩，常棣、行葦之反也。周幽王不親九族，民亦亢而効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詩人刺之曰：爾若是，則民將爭奪而致亂亡矣。平王疏遠其兄弟，而以他人為父兄，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故詩人曉之曰：爾疏其所親

親其所疎。人亦將莫我顧矣。晉昭公獨居而無兄弟。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故詩人諷之曰。人無兄弟。何不與行道之人相親附乎。何不求他人相佽助乎。以此三詩與常棣行葦參玩。則成周之所以興。幽平之所以壞。晉昭之所以滅亡。皆灼然可見矣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鄭國名。武謚也）娶于申。（國名）曰武姜。（武謚。姜姓）生莊公及共叔段。（共邑。叔字。段名）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寤寐中生。因以爲名）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姜爲之請）公曰。制。巖邑也。（制邑名。巖險也）虢叔死焉。（虢叔。舊虢君。制乃虢之邑。虢叔恃險而亡）他邑惟命。請京。（京亦邑名）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鄭大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古者諸侯封子弟之邑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不合法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斃。猶頓也）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謂兩屬）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言國邑不可以兩屬也）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言叔久不除。則國人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邑。今皆取以爲己邑）至于廩延。

邑名。言侵地益多也子封曰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字。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
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傾。暱，親也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
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襲，掩其不備也夫人將啓之啓，開也。言開導
其來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京邑人叛之也段入于鄢鄢亦邑名公伐諸
鄢大叔出奔共共亦邑名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謂孔子書於春秋也段不
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
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
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
慮成於殺也 宜甚反

先儒胡安國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
稱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
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夫君親
無將段將以弟簒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
不勝其母焉爾曷爲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
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没姜
以國君嫡母主乎内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悦
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
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
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絶不可復居父母之

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其後公歿未幾而嫡奪庶立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

漢文帝初即位淮南王長高帝少子孝文之弟自以爲最親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廼使使召至長安丞相張蒼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廼遣長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廼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用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還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廼

解曰將柰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
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
雍置守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爲侯民有作歌歌淮南
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
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鯀及共工皆堯同姓）周公殺管蔡天下稱
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迺追謚爲厲
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
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

臣按淮南王長之死非文帝意也方丞相御史條奏
其罪請論如法復下列侯二千石議又請論如法於

是始不獲已廢勿王且遷之蜀欲其思過自改而已
豈有意於殺之哉及其既死哀矜憫悼既爲誅不發
封之吏又以禮葬之置守冢家封其諸子其後聞
布粟之謠雖自知無媿於天下然猶賜謚置園如諸
侯儀帝於是可謂得親親之誼矣雖然帝於待淮南
則不得爲無過矣易曰童牛之牿元吉言牛之童者
角未能觸而制之則爲力也易方長之擅殺列侯也（三年入朝殺辟陽侯審食其）
固已桀驁難制矣帝於此時當使吏
治其國而留之長安選名儒通經術有行誼者朝夕
陪輔道之以先王之訓典而威之以漢家之明刑幸

而有悛則復使之國否則或徙之小邦或降之通侯長必悔艾思有以自復帝既赦而弗誅又不聞有所訓勑即使之歸國於是益驕且橫是陷長於惡也其後不從賈生之諫而輒王其諸子則又失之蓋長非無罪而死者也帝誠憐之而侯其子亦足以奉祀矣（漢之列侯食其租稅而已其力不能爲亂）而乃瓜分淮南之壤悉王其三子（王則地大民衆其權可以爲亂）正賈誼所謂擅仇人以危漢之資卒啓後來淮南衡山之禍是於失之中又重失焉其視舜之於象仁義兩至者爲何如耶臣故謂後世不幸有處親戚之變者唯當以大舜爲法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也）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

臣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昆弟至情雖不幸怵於利害或有時而忘之然天理之真終有不可揜者使能因此心之發而知夫天理之不可昧則見之於事必有充其實者矣惜太宗之不能也孟子謂有四端者知皆擴而充之太宗睠睠於諸王之別所謂惻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充之斯其可憾者與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

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
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
成器允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
間之言無自而入（宋王成器。本明皇之兄。先已立爲太子。明皇爲臨淄王。定内難。成器遂力辭儲位。睿宗許之。立臨淄爲太子。）
范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于兄弟。睦于大姒。故慈
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推此
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
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爲
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
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益成
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
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
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開元末。明皇以武惠妃之譖。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爲庶人。尋賜死。）爲人夫。則以嬖黜其妻（明皇嬖武惠妃。廢[illegible]皇后。）爲人君。則
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明皇殺御史周子諒）是則不能充其類也。苟
不能充其類。則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三（長幼之序）

大學衍義卷第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衍義卷第九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禮記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國君昏禮）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弗愛不親弗敬不正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

大學衍義卷第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衍義卷第九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禮記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國君昏禮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是遺親弗愛不親弗敬不正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

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

春秋之元（謂書元年 元者始也）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

臣按禮傳數條皆言昏姻之禮凡人皆所當知況人君處至尊之位其擇配也將以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可不味孔子之言以致謹重之意乎

易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臣按陽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故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陽主歲功而陰佐陽以成歲在人道則夫主一家之事而妻佐之天子主天下之事諸侯主一國之事而后夫人佐之君臣亦然妻之與臣雖有善美含而晦之從其事而不敢尸其功亦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歸之天也詳玩此指則爲人之妻者其可以擅家之柄爲人之臣者其可以擅國之柄乎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稱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家凶于國其指一也嗚呼可不戒哉

小畜。卦名。畜。止也。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臣按程頤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爲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而不可行也。陰受制於陽者也。而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家室。故致反目也。臣觀自昔柔闇之主。若唐高宗受制於武氏。不足怪也。隋文創業之君。而亦受制於獨孤何哉。由自處之不正故耳。自處不正。然後妻得制之。頤之言。可以爲永鑒也已

歸妹。卦名。妹。少女之稱。歸。嫁也。此卦震上兌下。震長男。兌少女也。故曰歸妹。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臣按歸妹卦體。長男在上。少女在下。若得其正者。然震。動也。兌。說也。故程頤謂以說而動。未有不失正者。又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苟不由常正之理。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

是也所以凶無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遇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臣謂乘者陵踰之謂柔乘剛婦乘夫此逆理亂常之事故聖人深以爲戒云

記郊特牲婦人從夫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猶丈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知與智同）

家語（孔子之書）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

臣按婦者坤道也故以柔順爲貴而無專制之義夫者乾道也故以剛健爲貴而有帥人之智帥人者謂其剛明果斷可以統御乎人也士大夫則統制一家諸侯則統御一國天子則統御天下無二道也爲婦而剛彊則婦不婦矣爲夫而柔弱則丈不夫矣夫也者夫也謂其當盡丈夫之道也孟子謂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至於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富貴貧賤威武所不能移奪者然後謂之大丈夫於此可見夫與婦之分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夫婦之別）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后君也艱難也）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

敏德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其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違逆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按大禹言君臣之道敎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啓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者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者謂未可若是必期其効也然知爲君之難則邦必興唯予言而莫敢違則邦必喪是又必然而可期者也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議其非此所謂唯予言而莫予違也苟如是未有不亡者嗚呼可不戒與

益稷(虞書篇名)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勑戒也幾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股肱謂臣元首謂君熙廣也)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颺言大言而疾曰颺)曰念哉率作興

事率總率也慎乃憲憲法度也欽哉欽敬也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
賡續也載成也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
脞哉叢脞煩碎也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墮壞也

臣按此章繫於命夔典樂之後蓋當是時治定功成
禮樂大備和氣浹於天壤之間鳳儀獸舞有不召自
至者帝猶以爲則曰天命當可戒而不可恃也直情所
發見於歌詠惟時者無時而不戒也惟幾者謂無
微而不戒也天道難諶理亂安危相爲倚伏斯須敬
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
亂之所由生帝將作歌先言所以歌之意也帝之意
責成於臣故謂股肱喜樂後元首起而百官之事熙
焉喜謂樂於有爲起謂有所作興也皐陶之意則歸
重於君謂事雖作於百官而總率作興者君也法度
之已定者不可不謹守之事功之已成者不可不數
省之守之不謹則定者壞省之不數則成者虧敬哉
敬哉不可忽也此亦先言欲歌之意也於是續成其
歌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又歌曰元首煩碎
則股肱惰而萬事隳范祖禹嘗論之曰君以知人爲
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
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

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斯言得之然帝之歌本爲勑天命而作君臣唱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勑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

自克艱以下皆言君臣之道

洪範（周書篇名箕子作也）惟辟作福（惟獨也辟君也福謂慶賞之類）惟辟作威（威謂刑罰之類）惟辟玉食（玉食謂珍貴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而汝也）人用側頗辟（人謂有位之人側頗辟皆不平不正之意）民用僭忒（僭謂僭上忒差也）

臣按此箕子爲武王陳萬世君臣之大法也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夫君臣上下之分如天冠地屨之不可易臣而福威則盜上柄矣臣而玉食則擬上之奉矣大夫爲此則害于家諸侯爲此則凶于國臣民尤而効之亦將傾邪而妄作僭忒而踰分矣孟子所謂不奪不饜者理固然也或謂吳楚僭天子魯之三家嘗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何邪曰惠迪吉從逆凶順乎道即吉逆乎道則凶也臣而僭上即所謂害即所謂凶也況吳楚之簒殺相尋而季孟之家臣繼叛又非凶害而何吁洪

乾九疇箕子受之大禹大禹受之於天片言隻辭莫
非天理而可違乎以此坊民猶有竊弄威福如齊田
氏選物上第盡歸私室如漢董賢者
蘀兮[illegible]刺忽也[illegible]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蘀兮蘀
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
叔兮伯兮倡予要女[illegible]
[illegible]

權必有所歸此臣之所以強也君倡臣和天下之常
理君既弱不能司出令之權而其臣自相倡和而不
稟於君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諸大夫處強臣之中猶
蘀之遇風危墜而不能自保也於是叔伯相語自為
倡和自結黨與以爲避禍之計蓋知上之不足賴也
國勢至此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爲人君者其可
不以乾健自勵也哉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彼狡童兮不
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
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臣按擇兮之刺曰臣強而已至此則一國之權盡歸祭仲生殺予奪仲得顓之其強又益甚矣夫天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之時亦必有不肯阿附者人君能即而圖之其勢猶有可回之理若齊之權在田氏而有晏嬰使景公能與晏嬰圖之田氏未必能遂其簒國之志魯之權在季氏而有子家羈使昭公能與羈圖之季氏未必能成其逐君之謀二國之權不可以復收由二臣之言不見於用也此詩蓋當時賢者所作賢者不見遇於君而無自絕之意故雖不與言不與食而幽憂懷切至於不能餐不能息焉此心之忠厚何如哉使昭公能與斯人圖之必將有以處此而昭公莫之能也未幾祭仲得以竊廢立之權逐忽如棄梗置突如易棋（突厲公也）其漸非一日矣先儒以目君狡童爲非禮臣以爲此發憤怒罵之辭辭雖不遜而其心則至惓惓也讀者毋以辭害意云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希少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陪臣大夫之家臣）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臣按是時季氏以大夫而專魯國之政陽虎以家臣

而專季氏之政孔子之言蓋傷之也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專之故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能干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況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況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主夏盟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世變至是蓋可傷矣末幾而諸國大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舛逆日甚其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必以非道而失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

竊天子之柄少有十世而不失者自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理言之大槩如此曷若三代盛時天子之下以至家臣各安其分歷數百年而無禍哉既又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是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决非可久之道也自秦罷侯置守諸侯不得以擅天子之事宜若海內之勢歸於一尊而內重之勢成當國用事之臣又得以竊其柄如漢之莽操魏之師昭至於簒國莽之禍及其

身擅始三傳而司馬氏竊取之司馬氏再傳而諸王
五胡兵難相尋去亡無幾皆諸先聖之言殆若符契
吁可戒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
桓之子孫微矣（三桓者季氏叔孫氏孟氏皆桓公之子故曰三桓）

臣按此章專爲魯而言也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
赤立宣公（赤嫡也宣公庶也）而君失其政至此歷五公矣自
季孫宿專國政歷四世至桓子而爲陽虎所執夫祿
去公室而政歸大夫大夫之勢宜益強也而三家之
子孫乃反微弱而不振何邪蓋以臣僭君者逆理亂
常之事其能久乎善乎先儒蘇軾之說曰強生於安
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
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嗚呼其亦可爲後世
人臣覬國者之戒歟

以上言君臣之名分雖嚴而上下之交不可無禮
故以君使臣之禮繼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

臣按君以敬待其臣是之謂禮臣以誠事其君是謂
之忠二者皆職分所當然非相爲僞也然君使臣以

禮則臣事君以忠亦理之必然也意者定公之於使
臣容有未能盡禮者故孔子以是告之而語意渾然
又若非有爲而發者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與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視猶待也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反還也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也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謂拘繫之不容去也又極之於其所往極窮也如晉錮欒盈與諸侯盟勿納之使其窮無所歸也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臣按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懷利苟從無復事君之忠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也昔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之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穆公者也然其辭益峻切矣揆諸前

章孔子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爲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晝齊邑名）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寤而追已也曷嘗以亟餽視其君哉故曰孟子爲齊王言則然云所以自處則不然也

以上總言君臣交際之禮

鹿鳴（詩小雅之篇名周文武時詩）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其一章曰

呦呦鹿鳴（呦呦和聲也）食野之苹（苹今藾蒿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鼓笙燕樂也）吹笙鼓簧（簧笙中之簧吹笙之時鼓）承筐是將（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承以禮）（之篚賄之）以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行大道也）

臣按詩之所謂嘉賓猶羣臣之與燕者也於朝則曰君臣於燕則曰賓主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如此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夫君之資於臣主之資於賓果爲何事哉欲聞道義而已故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夫賢者豈以幣帛飲食爲悅哉婚姻不備則正女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故必如是然後示我以道焉此詩凡三章皆敘燕樂嘉賓之意今姑摘首章以見先王之待其臣如此

士之死職宜矣中庸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詎不信夫

禮記曰君子式黃髮（君子謂人君也人君乘車有所敬則馮其軾故式王式商容之閭黃髮老人）下卿位（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也）

臣按式黃髮所以敬老下卿位所以尊賢古者人君不卑其臣也如此漢世待宰相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或其遺意與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上卿也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兩媵也）

臣按國君之貴猶於卿老世婦皆其臣妾而不名之所以示敬也漢世待公臣之有勳德者贊拜不名意本如此

五官之長曰伯（謂爲三公者）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擯相之辭）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臣按古者天子待公侯之禮親之尊之至於如此其眡後世有間矣

禮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言屢往無數也）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比及也卒哭葬後之祭殯斂也）

儀禮坐撫當心要節而踴。（此君臨臣喪之儀。撫謂撫其尸也）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臣按古者君視臣如手足故其疾也憂之至焉其死也卹之至焉禮記而下三條可見其略而鄉黨亦有君視臣疾之文曰東首加朝服拖紳則疾而見君之禮也衞有太史柳莊社稷之臣也獻公聞之死釋祭而弔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則屠蒯以為譏世降春秋閒愛且敬猶若此三代之盛從可知矣古道既淪斯禮掃地然唐太宗之於房杜魏三臣其疾也憂惻之其亡也感悼之極君臣終始之遇（杜如晦疾篤上自臨視既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賜其家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後夢如晦若平生勑所御饌往祭房玄齡疾篤上令肩輿上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中小愈則喜形於色加極則憂悴病篤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後數日上夢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薨）而於張公謹之歿雖辰日不為之輟哭視古蓋庶幾焉太宗亦賢矣哉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則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

小吏延及庶民。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
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
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
君之乘車則下。入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有過。刑戮之辠不
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
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
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
同黥劓髡刖笞傌(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廉恥不行。
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又曰。主上
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頑頓(音鈍)無恥。奊詬
無節。(奊詬。謂無志分也)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
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扇乎)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
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
將何便於此。又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
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
不脩。坐罷(音疲)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
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
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

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 僎音鍘正作僎　擬奪平取也　譁音呼　憙音喜去聲

臣按皐陶賡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公獻卜而成王拜之古者聖帝明王以禮遇其臣者蓋若此自秦而後尊君卑臣之禮日以益甚於是君之於臣直謂名位足以牢籠之祿利足以鼓舞之臣不能無求於我而我可以無藉於臣君亢然自尊於上如天地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自卑於下如僕隷趨走之唯恐後上下之情以乖隔而亂亡之禍至易之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者也故因孔子使臣以禮之言上引周詩下及賈誼之論以見君之待臣不可不以禮云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 君使臣之禮

大學衍義卷第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衍義卷第十

格物致知之要一（明道術）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將猶承也）匡救其惡（匡正也）故上下能相親

臣按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已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銷其惡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無此氣象也後世人臣有盡其忠愛而君反以爲仇者吁可歎哉

大學衍義卷第九

大學衍義卷第十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 將猶承也 匡救其惡 匡正也 故上下能相親

臣按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銷其惡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無此氣象也後世人臣有盡其忠愛而君反以為仇者吁可歎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者。犯顏之謂。非陵犯之犯也）

臣按僞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勿欺而犯之。以全其事君之直。戒其欺君之僞也。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略同。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臣按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不苟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毋乃非愛君之意乎。曰此所以爲愛君也。君臣之交。蓋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而弗去。則有苟祿徇利之志。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籠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爲去就。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臣故謂不合而去。乃所以爲愛君也。

孟子將朝王。（王。齊宣王也）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東郭氏。魯大夫。其家有喪。故孟子弔之）公孫丑（孟子弟子）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孟子之從兄弟）

學於孟子者也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言者有疾自稱曰不能采薪謙辭也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丑氏齊大夫景子即景丑氏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孟子言惡歎辭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

臣按孟子是時在賓師之位故其君有就見之禮宣王託疾而要其朝敬賢之心不篤故孟子亦託疾而不往也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爲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乃敬之大者也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齊人之敬君以貌孟子之敬君以心故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祖禹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

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者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適音謫義亦同 政不足間也。間猶非也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格至也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臣按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有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而故侍講張栻亦曰。格之為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臣謂頤栻之言。深得孟子本指。故略著于此云

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臣按孟子此言。蓋謂事君者不在用兵廣地。而在於善其君之身心。當道謂其動合於理也。志仁謂心在

於仁也。君之所行皆合乎理。而其心常在於仁。則雖土地之狹。不害於與湯文所以由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也。君之所行不合乎理。而其心不在於仁。則雖土地之廣。不能保其有。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也。然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孟子告齊梁諸君。一曰仁二曰仁。正欲其志於此也。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事君者其可不知此

春秋傳。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晏子。名嬰。字平仲。齊之賢大夫）子猶馳至造焉。（子猶。梁丘據也。齊嬖臣。字子猶）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illegible]）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烹與烹同。言用六物煮魚肉以爲食也）燀之以薪。（燀音[illegible]然也）宰夫和之。（和去聲調也）以洩其過。（言洩去其味之過者）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鬷假無言。（鬷總也。假大也）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本言祭事。晏子引之。以爲如和羹之既戒備。既均平。則總大政。不待於言而時人自無爭者）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曰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言只用水而不以醯醢鹽梅和之。則不可食也）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琴瑟皆樂也。然有五音十二律。然後聲和。而可聽。若專用一音一律。則不

可騃矣同之不可也如是

臣按古者盛詩明良會聚不惟都俞而有吁咈焉曰都曰俞者相可之謂也曰吁曰咈者相否之謂也惟其可否相濟所以為唐虞之治衛侯言事自以為是而羣臣和之若出一口所以致亂亡也後之人主有所欲為率惡人之己異曰此沮吾之事也不知以否濟可乃所以成吾事而何沮之云惟斟酌劑量於可否之間如和羹然調於適口而已則其異也乃所以為同而其忤也適以為順吁人主於晏子之言可不深味也哉

漢汲黯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其諫犯主之顏色上方招文學儒者(上謂漢武帝也)上曰吾欲云云(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効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戇謂愚直也)羣臣或數黯(數責也謂責其太直)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病嚴助為請告(嚴助亦時近官)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瘉與愈同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孟賁夏育古勇士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

臣按人臣之義以忠直爲本故上取孔孟之言下迄汲黯之事欲人君知盡言極論者乃所以爲尊君爲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乃所以爲欺君爲嫚上不惟察之而又當遠之也汲黯之直武帝以爲近於古社稷臣而卒不能用公孫弘輩乃寵任始終焉蓋帝之心以佞邪爲適已而不知其益已之疾也以忠直爲拂已而不知其成已之德也臣故著此以爲來者之戒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 臣事君之忠

伐木 亦小雅篇名周文武時詩燕朋友故舊則作之 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須待也 親親以睦 此一語指上篇常棣而言 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其一章曰伐木丁丁 伐木相應之聲 鳥鳴嚶嚶 鳥鳴和之聲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喬高也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 相視也 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臣按鹿鳴之詩曰燕羣臣嘉賓是以臣爲賓也伐木之詩曰燕朋友故舊是以臣爲友也以臣爲賓敬已至矣以臣爲友敬益至焉故序者謂雖天子必須友以成得其指矣伐木非獨力而成故曰丁丁以其聲之相應也鳥非獨鳴而和故曰嚶嚶以其聲之相求

也伐木微事且猶相應人其可無友乎鳴鳥微類且猶相求人其可無友乎友之相須其重如此故質之神明欲其有和平而無乖戾也玩其詩止見爲人之求友而不見爲君之求臣盖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故也詩凡三章皆言燕樂之義二章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諸父者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三章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兄弟者朋友之同儕者也夫以天子之貴而尊其友曰父曰舅親其友曰弟曰兄此其爲尊德樂道之至也夫此其所以爲有周之盛也夫

萬章問曰（萬章孟子弟子）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挾謂持也長謂年長）不挾貴（貴謂名位之尊）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孟獻子魯賢大夫仲孫蔑也百乘之家謂大夫食邑可出車百乘）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二賢人名）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費小國也惠謚）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孔伋之字）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顏般王順長息皆賢人名）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

亥唐也。平公晉君，亥唐賢臣。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此言平公造之。
唐言入，公乃入。餘倣此。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唐設食，而公飽
之也。然終於此而已矣。終於此，謂其止如是。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
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
尚見帝，尚，上也。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館，舍也。禮，妻父曰外
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
賢，其義一也。

臣按：孟子謂自天子至大夫皆有友賢之義，然知友
賢而未知用賢，則猶未也。蓋位者天位，所以處賢者
也；職者天職，所以命賢者也；祿者天祿，所以養賢者
也。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
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於職，
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必如堯之於舜，
然後爲盡友賢之道矣。夫貴貴尊賢，其理本一，然戰
國之世，人但知貴貴而不復知尊賢，故孟子歷敘友
賢之事，而終欲以堯爲法焉。以堯之聖，猶賴友以自
輔，而尊之如此，則伐木求友之義，信雖天子不可忘
也。

萬章問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

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礼。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繆公魯君。亟數也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臣按孟子此章。又明賢者以道自重。諸侯不得而友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桓公齊君。管仲齊相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就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醜類也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所教謂聽從於己者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所受教己之所從受學者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管仲伯者之佐。猶不可召。孟子學王道者也。其可召乎學記。礼記篇名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

尸祭主也。說已見前。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詔告也北面臣禮爲師弗臣故無北面

臣按此二條又明王者有師臣之義不特友之而已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成王之於周公皆師之者也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而傳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別焉後世之君其能友臣者已不多得惟漢高帝之於子房光武之於嚴子陵昭烈之於孔明庶幾近之若漢明章雖以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之所謂師也至於僕隸之臣諾諾唯唯則無世不有君日以驕臣日以諂

大學衍義卷第十

大學衍義卷第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湯建中于民

孟子曰湯執中

臣按堯舜禹湯數聖相傳惟一中道中者何其命出於天地民受之以生者也其理散於事事物物之間莫不有當然一定之則不可過不可不及是所謂中也聖人迭興以此爲制治之準的曰執者操之以揆事也曰建者立之以範民也其體則極天理之正是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衍義卷第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湯建中于民。

孟子曰。湯執中

臣按堯舜禹湯數聖相傳。惟一中道。中者何。其命出於天地。民受之以生者也。其理散於事事物物之間。莫不有當然一定之則。不可過。不可不及。是所謂中也。聖人迭興。以此爲制治之準的。曰執者。操之以揆事也。曰建者。立之以範民也。其體則極天理之正。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名大中。其用則酌時措之宜。是名時中。聖賢傳授道統此其首見於經者。然必於危微精一用其功。然後有以爲執中之本。惟聖明參玩焉。見前第五卷 此章書言中

洪範。周書篇名 五皇極。洪範九疇。皇五。皇君也。極至也。 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 用敷錫厥庶民。敷布也。錫與也。庶衆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淫邪也。朋朋黨也 人無有比德。比謂私相比附 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謀慮者 有爲。有施設者 有守。有操守者 汝則念之。不協于極。協合也 不罹于咎。罹遭也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illegible]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羞進也 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穀善也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辜罪也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咎過也 無偏無陂。偏不中也。陂不平也 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黨不公也 王道蕩蕩。蕩蕩廣遠也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平平易也 無反無側。反反常也。側不平也 王道正直。正直不偏邪也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合而來也。歸來而至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敷衍也 于帝其訓。帝天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朱熹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自漢孔氏訓皇極爲大中諸儒皆祖其說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旣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中錫之

爲何等語乎今以熹說推之則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旣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

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
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
本於五行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
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謂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
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
謂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
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謂民視君以爲至極之
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
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皇作極云者則言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
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
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言君
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
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
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
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
則謂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
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
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

聰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謂君
之於民一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
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
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
用咎云者則謂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
責之於善若不能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
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姑欲教之於脩身勸
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
善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
齊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

物于下者寬[illegible]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
先後或有不同而其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
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至于歸其有極云者則謂
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
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
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
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
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
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言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
則其所以爲常爲敎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

敘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謂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謂人君能立至極之標凖所以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作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容寛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寛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顚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

臣按洪範之書自漢儒以皇極爲大中後人因之不

敢輒議而箕子之本指於是湮晦者數千載矣朱熹
以其深造自得之學始以人君立至極之標準爲言
使有天下者知其身在民上凡脩身立政必極其至
然後有以稱其至尊至極之位雖箕子復生不易斯
言矣以其聞於聖學之正傳君道之大體故備其文
而不敢殺庶以備
觀覽云　此章言皇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 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
其目 目條目也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程頤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
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
仁故曰天下歸仁
謝良佐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朱熹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己謂身之私欲禮者天理之
節文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
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
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又曰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

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欲也
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
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
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
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
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
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
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
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
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
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
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
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
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
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此章問答乃是傳授心法切要之
言非至明無以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故惟顏子
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

切學者尤宜深玩

或問顔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illegible]何也朱熹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爲本心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爲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無所不至矣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顔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天理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

又曰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所得與音預哉

又曰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並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然熟味聖言以求顔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

任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其可不謹其所擇哉
又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以蔽其妙。曰仁而
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以舉其要曰克己
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
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
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
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
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
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
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而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窮人

欲者將無所不至。先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
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
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
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有以
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
欲盡而理純則其胷中之所有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
之心而藹乎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
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
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
臣按朱熹之於此章發明剖析無復餘蘊。今具其文

如右夫所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古之於香臭通名之曰臭非如今人專以穢爲臭也）四肢之於安佚是也四者有之欲未克則欲勝而理滅安得有仁此所以貴乎克也克者戰勝攻取之謂私欲害人甚於寇賊故必勇往力行克而去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伐怨欲四者皆私意也（原憲之所謂克謂伐之以勝人而非克己之謂）原憲但欲制之而不行便以爲仁夫子所以不許之者克已則奮然決去之辭而非抑遏不行之謂如去惡木不但剪其枝條而必發掘其本根非

顏子之大勇聖人肯輕許之哉仁之一字見於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伊尹繼之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前乎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所謂仁而未有仁之名至商書而名始著然其所言大抵皆仁之用顏子之問孔子之答乃仁之體也二帝三王雖無己之可克然舜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禮制心其用功初無異於顏子也蓋必有顏子之仁而後有二帝三王之仁此成己成物之相爲終始也有天下者苟無好仁之心而爲仁之難反

甚於學者以物欲之爲害者衆也詞人作賦乃以是許漢光武焉曰克己復禮允恭乎莽文自今觀之光武則誠賢矣然廢正后易太子非私欲之爲也其得以是稱乎若唐太宗之濟世安民不可謂無仁之用者原其所本亦以其從諫改過粗知所以自克者故其效亦不可掩惟其自克之功少而自縱之失多故僅能爲太宗之仁而不能爲二帝三王之仁惟聖明之君立志務學以帝王爲的而不以漢唐自安則於孔門克復之功正當從焉以用其力必至於天理全而人欲泯則天下歸仁有日矣臣不勝惓惓此章言仁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竭盡無餘之謂

朱熹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乎此而難言之姑借學

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
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
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則一以貫之
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
程顥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
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
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
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
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
中庸所謂違道不遠是也斯乃下學上達之義又曰忠
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又就下教
人

朱熹又曰忠是根本恕是枝葉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
也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又曰天地則無心之忠恕聖人
是無爲之忠恕學者則有爲之忠恕或問聖人之忠即
是誠否曰然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然在學者言之則
忠近誠恕近仁又曰忠一本恕萬殊一本是統會處萬
殊是流行處又曰忠恕一貫之注脚也

臣按一貫之指朱熹盡之矣是豈惟學者所當知哉夫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洪纖小大各正性命焉人君以一身應天下之務苟不知道之大原而欲隨事隨物以應之各當其理難矣故忠恕者人君應萬務之本也聖明在上誠能即先儒之說深窮其指而力行之則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貫萬事而聖門之功用在我矣

中庸 孔子之孫子思作

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庸平常也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過不及爲說二說固不同矣子乃合而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固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

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熹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而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又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愼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同一體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非有所待於外也

或問中和之義朱熹曰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而推致之以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

天地之心亦正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然則中和果二事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亦初非有二也

臣按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此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也可謂難矣然求其所以用功者不過曰敬而已蓋不睹不聞之時而戒懼者敬也已所獨知人所未知之時而致慎者亦敬也靜時無不敬即所以致中動時無不敬即所以致和為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致中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箕子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皆是此理惟聖王深體力行之毋憚其難而不為則天下之幸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有反字朱熹從之）

朱熹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又曰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盖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程頤曰欲知中庸無如權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禹也）閉戶不出（顏淵）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

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廳之中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若喪祭則不如此矣

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知一尺之物約五寸之中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盖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

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而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爲權也

臣按程頤之論時中至矣楊時因其說而推明亦有補焉易之道以時義爲主如乾之六爻當潛而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矣當飛而飛中也當飛而潛則非中矣他卦亦然洪範三德當剛而剛中也當剛而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此人君操世應物之大權然必先致知爲要

聖明深體焉

以上論吾道源流之正

大學衍義卷第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衍義卷第十二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朱熹曰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

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以下則勇之事也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之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至於愚而明則擇善之功柔而強則固執之效也

呂大臨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欲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或問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

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二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
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得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
之理言之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
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
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
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
念之實亦誠也一事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
則大小雖曰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
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
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

爲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
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
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未嘗有一息之謬
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
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
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
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
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
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
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

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歸於小人之歸則以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矣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以戒慎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

又曰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由也自明誠謂之教明則誠矣誠則明矣

朱熹曰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

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
育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
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朱熹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
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
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
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

以至于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
其事亦不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
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
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
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
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
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
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
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
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

尾若孟知此也

臣按此章之義上下皆所當知自人君言之必有循

德之實心然後有循德之實事有愛民之實心然後

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是心之實而能有其事之實

者也以是推之餘莫不然是故君子實之[illegible]貫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

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臣按君臣父子以至朋友之交此五者天下共由

路故曰達道知仁勇三者人所同得也故曰達德

雖人之所共由然其知足以及之則君之當仁臣之

當敬子之當孝父之當慈也必不昧其所以然知雖

及之而仁不能守仁雖能守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

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而敗人

紀者多矣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三德雖人所同得然

或勉強焉或矯飾焉則知出於數術仁流於姑息勇

過於彊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

也三者皆眞實而無妄是之謂誠德至於誠則以之

爲君必盡君道以之爲臣必盡臣道處夫婦昆弟朋

友之間無不盡其道者漢高帝溺嬖寵而兆人彘之

禍以私欲蔽其知也晉武帝違親命而虧介弟之恩以讒賊害其仁也唐太宗於廢承乾立子治之際不能決以愛牽其勇也然則人君之於三德其可使有一之闕哉其可有一之不出於誠哉（以上皆言誠）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臣按前章既言三達德此又教人以入德之路也夫智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爲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矣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矣以不若人爲恥則亦近乎勇矣盖好學所以明理也力行所以進道也知恥所以立志也能於是三者用其功則所謂三達德者庶乎可漸致矣知斯三者則脩身治人之道不外乎此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特推之而已爾（此章言智仁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臣按孟子七篇以仁義爲首此造端託始之深意也程頤有曰孔子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有功於聖門

矣梁惠王一章臣已著之義利篇故不悉錄

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臣按仁者心之德心存於仁則安反是則危義者心之制身由於義則正反是則邪二者皆吾所自有而甘心於自棄焉是虛至安之宅而託曠蕩之野背至正之路而趨荊棘之塗此聖賢之所深哀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臣按人之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爲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是即禽獸也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耳若大舜之聖則明乎物之所以爲物察乎人之所以爲人不待於存而自存蓋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所謂生知安行從容中道者是也由仁義行則身與理一行仁義則身與理二然未至於舜則所以行仁義者正所當勉也行而久久而熟熟而安則與由而行者亦豈異哉此湯武反之之事有志於學聖人者不可以不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臣按王子墊者必當時國君之子天子諸侯之子其未命者皆曰士觀其所問與孟子所告則其人必有志者也殺一無罪則非仁非其有取之則非義方是時天下之戰國七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戮及無罪者衆矣此不仁之甚也侵人土疆奪人寶貨非其有而取之者衆矣此不義之甚也然當時之君習於爲此未必知其爲不仁不義也故孟

而五十步則不以爲恥是若併五十步而無之乎擴一難則知恥之嚴擴其一則不以爲恥是若併此擴而不爲乎知此而後知孟子充之之說以上兼論仁義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臣按此孟子指言仁義知禮樂之實使人知所以用力之地也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眞於焉發見欲

爲仁義者惟致力乎此而已否則悠悠然汎汎然非可據之實地矣眞知斯二者守之而不去則智之實節文斯二者適隆殺之宜則禮之實於斯二者行之而樂有從容安適之意無勉強矯拂之爲則樂之實蓋天下之善有出於事親從兄之外者苟至於樂則方寸之閒油然自有生意敷暢條達自不可已足之所蹈手之所舞亦將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然非深玩而實體之其能識此妙乎此章兼言仁義智禮樂

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朱熹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也故曰安宅

臣按仁者我所自有苟欲爲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不智斯不仁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臣按天下之理一而分則殊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

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若以親親之道施於民則親疎無以異矣是乃薄其親以仁民之道施於物則貴賤無以異矣是乃薄其民故於親則親之於民則仁之而於物則愛之合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異於楊墨也此章言仁之施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張栻曰仁者非有意於榮仁者固榮也在身則心和而氣平德性尊而邪慢遠在家則父子親兄弟睦夫婦義長幼序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無往而不榮也若夫不仁之人咈理而徇欲一身且不自保況其他乎夫人之情孰不惟辱之惡而自處於不仁則以私欲蔽之而昧夫榮辱之幾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臣按孟子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佩服以自警也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其禍至於如此可不畏哉

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麗數也億十萬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言為周之諸侯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膚美也敏速也祼將祭事也）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臣按此大雅文王之詩也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殷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商之孫子其數以十萬計可謂衆矣而不能存商者以周之仁雖衆無所用也孟子舉此以明國君好仁則天下無能敵者歎當時之不然也前後三章而三取喻曰惡濕而居下也惡醉而強酒也執熱而不以濯也其警世主也深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臣按自昔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李斯嘗諫二世矣而三君不之聽

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爲安。以菑爲利取亡之道。爲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武帝垂老而能聽田千秋。故漢不至於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至於亡。信乎不仁而可與言。猶可以存其國也。雖然。亦僅免於亡而已。若仁人在上。雖居治安之世。而樂聞危亂之言。是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吁。此豈武帝德宗所及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壙。曠野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獺。食魚之獸。）爲叢敺雀者。鸇也。（鸇。鷹類。摯鳥雀。）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臣按此章之要。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二言。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父母於子。心誠求之。所欲者無不與。所惡者無不去。君之於民何獨不然。當戰國時。貪獸其民往往施之以所惡。故孟子激切而言之。夫仁者豈有心於天

下之歸已哉。水就下。獸走壙。理之自然。非有爲而爲之也。故張栻有言。循天理而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者。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爲漢敺者也。隋爲唐敺者也。爲人上者。其可不鑒于玆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謂使太子申與齊戰爲齊所虜也

臣按。人之情。孰不愛其所親。而梁惠王乃倒置若是者。以貪得之心勝。故天理熄滅。人欲橫流。而至於斯極也。朱熹謂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自疏及親。斯言盡之矣。嗚呼。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驅子弟以殉之。故孟子譏其不仁。後世之君有以信讒殺子。如漢武帝唐明皇者。其事雖異。其心則同。蓋梁惠王貪得故驅之以戰而不卹。二君惑失故因讒殺之而不復辨。皆由私欲之蔽。而喪其本心故也。孟子之言。於君道爲尤切。故備著于篇云。以上專言仁

以上論吾道源流之正

大學衍義卷第十二

大學衍義卷第十三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專治也如攻金攻木之攻）

臣按異端之名始見於此謂其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君子當盡心焉若舍此而專治乎異端豈不有害邪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此言必有為而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聖王不

大學衍義卷第十二

大學衍義卷第十三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專治也如攻金攻木之攻）

臣按異端之名始見於此謂其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君子當盡心焉若舍此而專治乎異端豈不有害邪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此言必有為而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聖王不

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閑者防衛之意）距楊墨（距猶禁也）放淫辭（放驅而遠之也）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臣按孔子既沒異端遂作至孟子時盛矣以司馬遷所記自鄒衍淳于髡田駢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者不可勝數若申不害商鞅輩其害尤甚焉而孟子所深距者惟楊墨二氏何哉程顥嘗論之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陋而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夫爲我之疑於義何也義者任理而無情

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䘏故其迹似乎義兼愛之
疑於仁何也仁者尚恩而主愛墨翟於親疎之間無
乎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
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
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爲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
愛矣楊朱專於爲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
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
夫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
故無君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
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

而已大抵正道異端相爲消長楊墨之道不息則孔
子之道不明則姦言邪說得以誣罔民聽塞絕正理。
正理絕滅不惟禽獸食人人亦將相食此孟子之所
以懼而不容不辯也閑者防閑之義距楊墨放淫辭
闢邪說者即所以閑先聖之道也天下之治亂其源
實出於人心邪說一溺於其心則發於心而害於事。
發於事而害於政蓋必然之勢也事者政之目政者
事之綱一念差則一事壞一目隳則大綱亦從而隳。
此邪說所以不可不闢人心所以不可不正也禹抑
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同。而

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孟子之心亦三聖之心也言既終復謂能言距楊墨者即聖人之徒盖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此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下也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春秋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仲舒盖借此而言以明天下道術當統于一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此武帝即位之初也是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為刑名之學而秦與儀則為縱橫之學者也鞅之相秦廢井田而開阡陌以術欺隣國而襲破其師刀鋸斧鉞之刑橫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為之赤其慘酷少恩可知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而儀秦以辯舌捭闔時君而傾亂人國此五人者皆生民之蠹而正道之賊也以其所挾往往徼一時富貴故後來之士企而慕之漢初

游說之士若蒯通朱建輩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晁錯亦皆明申韓先王之道闇[illegible]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汩溺於異學當是時也不有仲舒昌言排之道術何自而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下詎不信然哉武帝雖略行其言終不能寘諸丞弼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橫進張湯杜周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江充實爲之其人蓋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吁有天下者可不深鑒乎此

司馬遷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

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

臣按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撫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虛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氏因之。莊周也以荒唐繆悠之辭譁于世。而清談者效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祖。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皆晉人清談之禍。至王衍何晏而極。鄧颺魏人晏[illegible]以致亂世。至于[illegible]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illegible]由堯舜

周孔之道爲無弊。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矣。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敎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斁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臣不得以不辯

漢郊祀志。自齊威宣威王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

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秦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不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到沙丘崩

漢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嘗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善為巧發奇中言上祠竈皆可致物（物謂鬼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迺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而事化丹砂諸藥為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使人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言神事矣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迺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謂所書字迹）於是誅文成隱之其後又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

欒大者故與文成同師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

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多方略敢爲大言言之
師曰黃金可成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廼拜爲五利將
軍居月餘得四印以衛長公主妻之大見寵數月貴震天
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擥（搤與扼同擥與腕同）自言有禁方能
神僊矣齊人公孫卿又言黃帝鑄鼎荊山成有龍垂胡髯
下迎黃帝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
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五利不敢入海而之泰山
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
讎（讎驗也）上廼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
迹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縣名）卿得無效文成五利

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
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廼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
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後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
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廼益發船令言海中神
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還至奉高（太山邑名）封泰山無風雨
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
復東至海上望焉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公孫卿
言仙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館如緱氏
城（依其制度）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
安作飛廉桂館（二館名）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

而候神人。廼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後
五年一祠泰山。十二歲徧於五嶽四瀆。方士之候神入海
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爲解。天子羈縻
不絕。幾遇其眞。幾與冀同大始四年。上耕于鉅鹿。還幸泰山脩
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勞
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
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
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
羣臣自歎。鄉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
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臣按神仙之說。自戰國[illegible]之君嘗求之不驗矣。
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
求之以耄。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
中。遂爲方士所愚惑。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
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
爲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爲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
七十矣。海內已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
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說上
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臣按谷永此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武帝時有爲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日晝不能常日晝。而有昏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楊雄之說也。或問人言仙者有諸。曰。吾聞宓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地名文王所葬孔子魯城之北。孔子葬處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爲虛誕也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漢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議郎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圖書謂讖緯符命之類），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帝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嘿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乃解。

臣按：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赤伏符來上者（赤伏符者，圖讖之名），帝於是篤信之，始以之命三公，又以之定郊祀，終以之斷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爲起於哀平之間，蓋得之矣。新莽之居攝也，假稱符命以惑衆聽，因以行其篡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剗滅其書以絕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夫異端小數，豈無效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譔妄爲甚，後之爲正義者復祖焉，故

先朝名臣歐陽脩乞詔儒臣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

聖明之君有志於扶持正道者誠取脩言施行之則所益多矣

初明帝（顯宗也）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臣按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寖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苻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于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魏正始中尚書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

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遂成風流。不可復制。（正始。魏主曹芳年號。是時司馬懿專國。晏爲曹爽之黨。）景元中。（常道鄉公年號）中散大夫嵇康好言老莊。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居喪飲酒無異平日。當時士大夫爭慕效之。謂之放達。（未幾魏禪于晉）

晉武帝太康中。王戎爲司徒。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澄及阮咸。謝鯤。畢卓等。皆以任放爲達。醉狂裸體不以爲非。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衍等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未幾惠帝崩。晉室大亂。劉聰石勒遂據中原）

元帝渡江初。王導爲政。陳頵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覆者。正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今宜改張。然後中興可冀。導不能從。

庾亮鎮武昌。辟殷浩爲記室。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

孝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淪仁義。遊辭浮

詖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梁簡文帝爲太子時講老子於華林園庭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清虛彼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爲戎乎（其後侯景作亂武帝餓殂簡文弒殞）

臣按清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illegible]何晏王弼之徒設爲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壞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脩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累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非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指邪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邪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爲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

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爲主脩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王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衍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促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其以名寵權利爲有邪爲無邪夫既酷嗜而深求之是必以爲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眞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首果何如耶此所謂欲

爲老莊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溫以爲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夷甫衍字而陶弘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平叔晏字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而何敬容亦有江南爲戎之歎蓋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爲師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眞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

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讖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崔浩魏大臣也）上書證明其事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宣布天下

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魏主不從（崔浩以事坐誅魏主燾亦爲其臣所弒）

臣按魏燾夷狄之君其爲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爲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惑於一道士之言以讒妄爲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象然非有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粲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皃象焉其能書邪至於信謙之之說作宮以上接天神尤爲愚誕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

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謂造化之迹盈虛消息而不可測也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者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臣謂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謂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懔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睹觀儀觀受符契而游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靜大捨群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乃還內

上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多造塔公私費損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丙戌解講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明年侯景舉河南來歸又明年景反陷臺城上以餓殂

臣按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至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爲佛之廝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竭國府藏朘民膏血以資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茹麪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宮文錦有爲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不造殺而不誅劉盜賊行亦弗忍禁之以罪當佛戒也焉嘗論之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而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戎夷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邪漢武貪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敝屣棄而去之庶乎爲真學佛者。釋迦者迦維國王之嫡嗣舍王位而入山學佛而帝也既以篡弑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

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忽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其能捨著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圖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纖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爲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鱉之曾不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命父而叛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祊（武帝未生太子統時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爲子及統生正德還本封而[illegible]快快遂奔魏[illegible]而[illegible]歸復其封[illegible]潛[illegible]進正德[illegible]）

（景[illegible]反正德者以內應導之以犯闕又與景約若克城之日廢帝立爲帝[illegible]太子綱也）若綸若繹或總雄師或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邵陵王綸督諸軍制援[illegible]不力戰湘東王繹鎮江陵不時赴援[illegible]援兵[illegible]臨都城）湘東方其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武陵王紀與繹相攻繹殺紀又攻河東王譽於湘州攻岳陽王詧於襄陽詧[illegible]皆湘東之姪也其後詧引魏兵殺繹於江陵）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爲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之間風俗論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爲師而不雜於方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代宗始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上嘗
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
業[illegible]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灾終不能爲害所以
[illegible]皆有子禍懐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
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
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
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政刑日紊矣
按代宗以報應爲問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以
[illegible]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人主懷然發
[illegible]而自強於脩德載等曾微一語及[illegible]

乃以宿植福業爲言而謂國祚靈長皆佛之力毋乃
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
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天下也不純
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慙德焉繼世之君克己勵
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之
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
而在佛也爲治之道不在脩德而在於奉佛也代宗
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真
蠱於內楊李賊於外醖釀而成之也而所以能平之
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也其所以

皆有子偶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弑父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說諭反間之力推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固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為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郤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爪牙之功歸兇邪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直幸而已爾

其揆

我朝舉兵南伐羣生李煜亦祖是轍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吁豈不足為千載之戒哉

唐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時元和五六年間

元和十三年以山人柳泌為台州刺史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皇甫鎛薦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藥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命泌諫官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

生臣子亦何憂焉由是羣臣莫敢言泌至台州鞭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等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餌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潾為江陵令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十五年正月暴崩人謂內侍陳弘志弒逆

臣按李藩之對裴潾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不一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為藥所誤者多矣臣獨舉憲宗者英主也敬宗昏童無足識者武宣皆英主亦復為之覆轍相尋而不知懲毋乃惑之甚蔽之甚乎

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如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禍本上大怒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陽刺史

臣按後世人主之崇奉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說所謂以利心而為之者也故愈諫憲宗陳前代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後之人主奉佛而夭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仙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朞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邪臣故併著之以為人主溺意仙佛者之戒

愈又嘗著原道篇略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又曰古之為民者四（士農工賈）今之為民者六（四民之外又有釋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又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擧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敎之上幾何其不胥爲夷也又曰夫所謂先王之敎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爲敎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

察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不詳

韓愈之書深排釋老可謂有功於衛道者故剟著于篇然愈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至于孟而不得其傳者亦言其槩而所以相傳者則未

可也然則所以相傳者果何道邪曰堯舜禹湯之
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誠孟子
一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知吾聖賢相傳之正則
彼異端之失可不辯而明矣然此數者之中曰中曰
仁曰誠皆道之全體是三者果一乎果二乎臣嘗論
之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所偏倚也仁也者以
其天理之公而不蔽於私欲也誠也者以其天理之
實而不雜以僞妄也雖所從言者不同而其道則一
而已爾虞書言中而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及誠夫
豈偏於一哉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彼髙而溺
於虛寂卑而陷於功利者焉有所謂中修飾剽竊者
有所謂仁欺詭譎誕者焉有所謂誠以此揆彼所
萬夏之分霄壤之隔也人主於二者之辯其可不
也哉

以上論異端學術之差

衍義卷第十三

大學衍義卷第十四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齊宣王（齊國名。宣謚也。諸侯僭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春秋時霸者。）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王謂行王者之道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禦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牛恐懼之貌。）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衍義卷第十四

格物致知之要（明道術）

齊宣王（齊國名。宣謚也。諸侯僭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春秋時霸者。）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王。謂行王者之道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禦。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牛恐懼之貌。）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愛財也。臣固知王
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實有知百姓所譏者齊國雖褊小吾
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新鍾成殺牲以血塗其卻曰釁若無罪而就死
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
易大。羊小牛大。彼惡知之。惡音烏言民豈知王意。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
地。隱痛也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
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
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說喜也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小雅之篇也。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

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心動
貌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
以舉百鈞。三十斤為一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毫至秋而銳而不見輿薪。以車載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
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
恩焉。故王之不王。音旺不為也。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老我之父兄。吾幼我之子弟。天下可運於掌。詩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

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疾惡也）皆欲赴愬於王（愬與訴同）其若是孰能禦之

臣按五覇桓文爲盛（五覇者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守春秋列國之君而覇於諸侯者也）故宣王欲聞其事也孟子直謂仲尼之徒無道之者所以深沮宣王羨慕覇功之志而欲其進於王道也世以王道爲甚高而難行孟子斷之以一言曰保民而王保云者愛護育養之意書所謂若保赤子是也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即宣王見牛不忍殺之心知其可以保民無難也或者見宣王以羊易牛謂其出於貪吝而孟子獨曰是心足以王矣所以警覺宣王使知只此一心便足以王天下其所指示亦精切矣而宣王猶不悟本心之所以然也於是孟子復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是又警覺宣王使知前日以羊易牛是乃行仁之術術謂法之巧者蓋處事不可無法然有此心而無法以處之則亦徒善而已朱熹謂人與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此心而廣爲仁之術也宣王聞此乃始

悅孟子之知其心而亦未知王道之不外乎是也孟子復爲一羽輿薪之譬以明愛物之難而仁民之易宣王旣能爲其所難乃不能爲其所易何哉善乎張栻之説曰方其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斯言也足以中宣王之病矣老老幼幼而下則告宣王以行仁之序也聖人之視天下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敬吾父兄慈吾子弟所謂親親也推之以及人之父兄子弟所謂仁民也由是達之於天下雖昆蟲草木無不被其澤者不過舉此之心加諸彼而已推恩足以保四海此心流行雖遠必暨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心壅遏雖近不周也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發政施仁而下則告宣王以保民之實也其目不過於仕賢使士樂仕於朝薄其賦斂使農樂耕乎野寬其征稅使商賈樂藏於市行旅樂出於塗所謂王道者蓋如此豈有甚高難行者哉惜宣王終不悟也

公孫丑（孟子弟子。）問曰夫子當路於齊（夫子謂孟子也當路謂爲卿相行國政也）管

仲（齊桓公相）晏子（名嬰齊景公相）之功可復許乎孟子對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曾參之子）曰吾子與子路孰賢（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曾西蹵然（不安貌）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曾參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曾則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音旺）猶反手也

臣按齊宣王既慕桓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為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孟子引曾西之言以折之蓋子路雖不及有為而其所學固聖賢之大學也若管仲之已試則桓公專任之四十餘年其所成就不過國富兵彊而已此孔氏之門所羞稱者故雖曾西不屑為之況孟子以承三聖自任其肯與之匹乎先儒楊時有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爾斯言盡之使孟子當路於齊則必

行王者之道其以齊王猶反掌之易也或謂晏子於齊國無功烈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學於孔子者也何其言之異邪曰孔子之稱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之譏不知禮之譏固未嘗略況世變日下使孟子而不復議其舍王用霸之罪則人將靡然趨於霸矣波流滔滔孰從而返之邪以此坊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以詐力彊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按先儒謂自古之論王霸者多矣未有如此章之深切著明也蓋王霸之辨曰德與力而已力者國富兵彊之謂初無心於爲仁而借其名以集事也德者躬行心得之謂其仁素具於中而推之以及物也霸者以力故必大國乃能爲之王者以德不以力何待於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

之分而王霸之所以異也夫孔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是孰使之然哉所謂心悅而誠服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以春秋攷之齊桓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十八年齊侯伐衛戰敗衛師取賂而還其省難於魯若䘏鄰也而心則在於覘國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仲孫曰不可先儒譏其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就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閔元年齊人救邢僖二年城楚丘首止葵丘之盟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世子之位九年諸侯會盟于葵丘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己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

國則滅譚莊十年滅遂十三年降鄣三十年鄣紀附庸也遷陽閔二年陽國名齊人偪而遷之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殲其師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齊師殲于遂傳言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則人不心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於楚也雖仗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於召陵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稱其責楚之詞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曾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黃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十一年楚人伐黃十二年楚滅黃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救徐楚人敗徐於婁林其於晉也未嘗能

使之一與會盟，嘗取虢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僖五年 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五年 葵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僖九年 蓋其力之所至則以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僖十三年諸侯城緣陵。傳曰：散也。桓德衰矣。城鄫而不果。僖十六年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狄侵衛，又侵鄭。僖十三年侵衛十四年侵鄭 而不能遏，鄫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僖十七年魯滅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至自會。又其甚也，身沒未幾而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僖十七年十二月齊侯小白卒。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若晉文之譎，其視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不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曰示云者，表而揚之以夸眾也。故一朝王之頃而遽請隧焉。僖十四年王子帶作難，天王蒙塵于外。二十五年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遂殺大叔，定襄王，請隧，弗許 是名為勤王，而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王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

實則以力取也五霸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而西怨文王之作也大長而小懷爲何如哉臣故略叙其事以信孟子之説

荀子曰粹而王（粹謂純全也）駮而霸（駮雜也）

臣按荀卿以粹駮二字而爲王霸之分亦可謂知言者也蓋粹然出於仁義者王也仁而雜以不仁義而雜以不義者霸也王者純乎道德而霸者雜以功利此其所以異也荀卿之論王霸非一獨此爲當於理他如隆禮尊賢重法愛民之别敬日敬時之分皆非

是故弗取焉

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伯讀曰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臣按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爲然蓋仁人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義謂天下人宜之理道謂天下通行之路其實一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恤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至本朝程顥又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

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於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顯　之言與孟子仲尼實相表裏故錄云

以上論王道霸術之異

大學衍義卷第十四

大學衍義卷第十五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也咨訪問也若順也時是也庸用也）放齊曰（放齊臣名）胤子朱啓明（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帝曰吁（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訟可乎（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可乎言不可用也）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驩兜曰都（驩兜臣名四凶之一也都美也）共工方鳩僝功（共工官名是官者亦四凶之一鳩聚也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帝曰吁靜言庸違（靜謂無事之時庸謂有事之際無事則能言用之則違背也）象恭滔天（象似也言貌恭而心不然也滔漫也言其中心之惡浩漫而無極也）帝曰咨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割害也）蕩蕩懷山襄陵（蕩蕩廣貌懷包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

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

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於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顥之言與孟子仲舒實相表裏故錄云

以上論王道霸術之異

大學衍義卷第十四

大學衍義卷第十五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也。咨訪問也。若順也。時是也。庸用也。放齊曰放齊臣名胤子朱啓明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帝曰吁嚚訟可乎吁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可乎言不可用也。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驩兜曰都驩兜臣名。四凶之一也。都美也。共工方鳩僝功共工官名。亦四凶之一也。鳩聚也。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帝曰吁靜言庸違靜謂無事之時。庸謂有事之際。無事則能言。用之則違背也。象恭滔天象似也。言貌恭而心不然也。滔漫也。言其中心之惡。浩瀚而無極也。帝曰咨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割害也。蕩蕩懷山襄陵蕩蕩廣貌也。懷包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

陵。浩浩滔天。浩浩，大貌。滔天，言其勢大若漫天也。下民其咨。咨，怨嗟也。有能俾乂。俾，使也。言有能使治此水者。僉曰。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曰。於鯀哉。於，美也。鯀，崇伯名。亦四凶之一。帝曰。吁。咈哉。吁咈，甚不然之辭。方命圮族。方命，若逆上之命也。圮，敗也。族，類也。言鯀之為人悖戾自用，不從上令，與衆不和，傷敗族類也。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异，舉也。言舉而試之，可以治水乃已，勿求其它也。帝曰。往欽哉。帝從衆言，令往治水，敬其事也。九載績用弗成。唐虞之時，三載一考，九載三考也。績，功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以十七即天子位，時年八十六矣。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遜也。岳曰。否德忝帝位。否，德不稱也。忝，辱也。曰。明明揚側陋。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錫帝曰。師，衆也。錫，與也。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帝曰。俞。俞，然也。予聞如何。言我亦聞此人也，如何，若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瞽子。言舜乃瞽者之子。父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嚚。母，舜後母也。嚚義見上。象傲。象，舜異母弟。傲，驕傲也。克諧以孝。諧，和也。烝烝乂不格姦。烝乂格姦義見前。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女，以女與人也。觀厥刑于二女。謂觀其所以刑于家者。釐降二女于嬀汭。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之內也。舜所居之地。嬪于虞。嬪，婦也。使為婦于虞氏之家也。帝曰。欽哉。此戒二女之辭。使敬其為婦道也。

臣按帝堯始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胤子朱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可以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虐，與共鯀之凶，此不當舉而舉之者也。後問可以巽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之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

歎之於朱知其嚚訟於共工知其静言庸違於鯀知其方命圮族而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既問其爲人又妻以二女方放齊驩兠之舉何異後世庸闇之朝姦邪小人自相汲引者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以遁者此其所以爲聖歟然於朱於共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盖前二者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狠愎自用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之者故卒從衆言而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於廟堂之上而岳言一發堯即然之曰吾固聞之矣然必問其德之詳而以二女試之又可見聖人之明雖足以知之然猶考諸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爲天下得人之功雖然人主欲以堯爲法將何所用力哉曰明其德而已盖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窒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有天下者可不勉諸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咸音

也若如也時是也言皆如所言雖堯帝亦以爲難故先歎而後言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哲智者
安民則惠惠愛也黎民懷之懷歸所心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四凶之一何遷乎有苗遷徙也三苗之君昏迷不恭者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巧好也令善也孔甚也壬者包藏姦慝之意者謂諂共工而言四凶不言鯀者爲禹親者諱皐陶曰
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禹
曰何問如何謂之九德也皐陶曰寬而栗寬洪而莊栗柔而立柔順而有植立愿
而恭愿愨而溫和亂而敬有治亂之才而能敬擾而毅擾順也順而果毅直而溫
正直而溫和簡而廉簡約而有廉隅剛而塞塞實也剛健而篤實彊而義彊而能合義
彰厥有常吉哉彰顯也文而不變曰常吉善也曰宣三德宣達也夙夜浚
明有家浚治也家謂大夫曰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亮明也采事也有邦謂諸侯
侯翕受敷施翕合也九德咸事咸皆也俊乂在官俊賢也乂有治才之人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僚以人言工以事言師師謂更相師法惟時言百工之事各
得其時撫于五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土分旺於四時土寄旺於四季庶績其凝庶衆
也績功也凝者成而堅定之意
臣按皐陶陳謨于舜以知人安民爲要禹謂二者雖
帝堯且猶難之蓋知人者智之事也安民者仁之事
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合智與仁二
者兼盡則雖有姦邪小人不足畏矣凡姦邪之所以
害事者以人君不知其爲姦邪也苟誠知之如驩兜
未放有苗未竄共工未流彼安能肆其惡哉故深歎

其難而不敢易也臯陶則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爲君子無德則爲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蓋德者事之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爲虚言矣此又知人之要也自寛而栗而下其目凡九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爲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判矣此又知人之要也先儒謂自寛至彊皆所稟之性自栗至義乃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久而不變若勉於暫而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故孔子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顯用有常之士則爲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以常與不常觀之其有常者爲君子不能常者爲小人是又知人之要也然人之於九德不能皆全或有其三或有其六惟上所用爾有三德者日宣達之無使沈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可任大夫之職矣有六德者日嚴而祗敬之無或慢忽則其人精明通達可任諸侯之職矣天下未嘗無才上之人有以淬勵興起之則下亦淬礪精神以應其求不然則頹靡昏惰安得有浚明亮采之氣象邪然三德之爲大夫

六德之為諸侯亦言其大法爾非必以數拘也天子者一世人才之宗主也九德之中苟有其一皆當兼收並蓄分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矣天五辰在天而此以撫言者天人一本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凝者凝定堅久之謂成功非難而堅久為難惟衆賢畢用百職具脩則其功可以堅久矣九德之名自皐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蓋古之論人者必貴於有德後世之主或以材能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不敗事者幾希皐陶之言真萬世知人之法也

子曰視其所以（所以所為也）觀其所由（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安所存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隱也）

臣按此聖門觀人之法也凡人所為皆有偶合於善者必觀其所從來其為義耶為利耶若其本心實主於義則其善出於誠可以為善矣若其本心實主於利則其善也非出於誠又安得為善乎然有所從雖善而非其心之所安者苟未能安焉則富貴可以淫貧賤可以移威武可以屈不能保其常不變也然則若之何為安曰猶水之寒猶火之熱自然而不可易

猶飢之食猶渴之飲必然而不可已矣夫然後謂之安夫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以視爲未足而復觀之以觀爲未足而復察之然後人之情僞不得而隱況聖未如孔子者可以知人爲易乎雖然視也觀也察也出於我者也苟我之心未能至公而無私至明而不惑其於人之情僞焉能有見乎以人君言之一身而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雜然吾前豈易辨哉必也清其天君如鑑之明如水之止以爲臨下燭物之本然後於人之所由所安庶乎其得之矣此又人君所當知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黨類也觀過斯知仁矣過謂失也仁謂本心之德也

臣按此亦聖門觀人之法先儒以爲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以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若夫爲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掩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此皆觀人之一端以

類求之莫不然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臣按此因宰予晝寢而言蓋孔子之爲人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謂始也聽人之言即信其行今也聽人之言必觀其行蓋因予而改此失也家語亦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以孔子之於門人高弟朝夕與處其正邪賢否安能逃聖鑒哉猶必觀其行而後識僞可見况人君之尊其與臣下接固有時矣而欲以一應對之頃察知其心術不亦難哉故敷奏必以言而明試必以功此自堯舜以來不易之法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悦嗇夫之對拜爲上林令而張釋之爭之以爲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此嗇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其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文帝乃止當是時將相大臣皆少文多質議論務在忠厚恥言人之過失也成醇厚之俗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於鄭注皆以應對敏捷悦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至亡國臣故因宰予之事及之以見聽言觀

行之訓爲不可易也

子游爲武城宰（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武城，魯邑名）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澹臺姓，滅明名）行不由徑（徑，路之小而捷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臣按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己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臣按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莫不然夫人之善否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人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干譽者之所爲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臣按好惡善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譽求全之毁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爾非不孝也仲子之廉亦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以其避兄離母之罪曰此烏能廉哉是是非非之大致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則常人之所易惑也不有聖賢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烏能適其當乎自人君言之必如齊威王之烹阿封即墨然後為能察是非之實不然則未有不以毀譽而

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為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鉤黨裴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勳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為人君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謬矣

亂亡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也。令善也。鮮少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者堅強也。毅者果毅也。木者質樸也。訥者遲鈍也。

臣按巧言令色之人。以虛僞勝。故鮮仁。剛毅木訥之人。以質實勝。故近仁。仁者本心之全德。必致知力行然後能造乎其地。豈剛果樸鈍所能遽得哉。然誠而不偽。質而不華。則其本心未失。於仁爲不遠矣。故曰近仁。若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求以悅人。則其僞而不誠。華而不實。去本心也遠矣。其能爲仁者幾希。兩章之言實相表裏。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乃椎鈍木強之周勃。而令色諛言如董賢者卒以禍漢室焉。勃未得爲仁人也。而忠誠徇國。惟一無二。其質近乎仁矣。惜其不學。故止於是焉。若賢。則不仁之尤者也。然樸忠之臣難合。而巧佞之士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於世。治亂存亡。常必由此。嗚呼。人主其亦謹所擇哉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之大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詘。此固言觀人之法也。爲人君者尤當知之

蓋人之將爲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慙見理不明中心疑惑故其辭枝枝謂支離而多端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苟發故簡而寡往妄躁急之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羞愧故其辭游揚而不確操守不堅奪於利害故其辭困屈而易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揜也故不知言則無以知人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敷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反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其甚不同然後爲眞知言者矣大傳之言與此章同出於孔子故併論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

臣按君子之心與物爲公故周而不比小人之心惟已是私故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懷德（懷思念也）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臣按君子所好者善故懷德小人所志者利故懷土君子所畏者法故懷刑小人所徇者利故懷惠懷者常存於心之謂

子曰君子坦蕩蕩（坦平也蕩蕩寬廣貌）小人長戚戚

臣按君子安於義理故常坦然有自得之意小人役
於物欲故常戚然懷不足之憂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臣按君子之心好善故惟恐人之不爲善惡則沮而
敗之成人之善則不成人之惡矣成人之惡則不成
人之善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臣按君子之於人以可否相濟故和而不同小人之
於人以朋比相親故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
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
人也求備焉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惟其
平恕故使人各取其所長小人之心刻劾故難事其
情偏私故易說惟其刻劾故用人必責其全備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臣按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矜肆
而不安舒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臣按君子以窮理爲事故日進乎高明小人以徇欲

爲事敬日究於汙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臣按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己小人責人而不自責故求諸人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臣按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當大事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

臣按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君子之心惟知有義故於義見得分明小人之心惟知有利故於利無不通曉自比周而下凡十有一章皆言君子小人所爲之相反而其大端不越於公私義利而已孔子本指欲學者知君子小人之分而審其取舍之幾臣今於此欲人主知君子小人之辨而致謹於用舍之際聖人之言蓋無適而不宜也嗚呼自昔姦邪小人之所以爲天下禍者雖非一端然未有不以私與利爲之者利即私也私即利也苟利其身雖君父之安危弗顧也苟利其家雖社稷之存亡弗恤也然則人

主於平時用舍之際其可不察諸此乎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爲舉主之主

臣按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爲人可知觀其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爲人可知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目之瞳子也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臣按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

臣按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爲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當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爲非義之事雖貧匱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是時有魏成者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

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進之文侯皆以為師李克之言雖非專為成發然非成莫能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之論相者其尚有考焉

以上論聖賢觀人之法臣按朱熹有言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臣謂熹之言深有得於大易微旨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故附著焉

大學衍義卷第十六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漢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多少之少戇謂愚而直也）（言陵之為人稍愚直也）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惠帝二年蕭何薨曹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大學衍義卷第十五

大學衍義卷第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衍義卷第十六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漢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多少之少戇謂愚而直也言陵之為人稍愚直也）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惠帝二年蕭何薨曹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臣按此以參代何之驗

五年曹參薨明年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太尉此盡用高帝没之言也七年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議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平勃平勃對曰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王呂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漢初承戰國餘習臣下相謂亦曰君臣陵無以應之太后以陵爲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

臣按陵之爭王諸呂戇也平不爭而許之智也

七年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見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臣按平非勃不能獨濟大事此難獨任也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爲亂當是時趙王呂禄梁王呂產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子寄與呂禄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刼酈商令其子寄紿說呂禄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

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遂誅諸呂立文帝

臣按此安劉必勃之驗也高帝論蕭曹平勃諸人考其始終無一或差者蓋帝之性既明達而又更事履變之久其於羣臣之材行皆嘗斟酌而剸量之故所以爲後人計者幾無遺策後之論者以知人善任使稱之信矣若繼世之君不若帝之明達又不若帝更嘗之多苟能躬覽萬機以究事情之利害日接羣臣以察人材之長短若漢宣帝聽政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夫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之勤淵默寡言於人未嘗有叩擊之素含功能之實信毀譽之偏而欲用舍之間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人之事不然非所聞也

孝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劉禮爲將軍次霸上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乃使使持節

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成禮而去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漢兵罷乃拜亞夫爲中尉

孝景帝二年吳楚等七國皆反初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及七國反上乃拜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凡三月吳楚破滅

三年以亞夫爲丞相其後上廢栗太子亞夫爭之不能得上由此疏之

竇太后言皇后兄信可侯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何以責人臣不能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免

後元年帝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著亞夫心不平顧謂尚食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

俄以事下吏獄吏以反誣之亞夫不食死

臣按人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方亞夫之軍細柳也持軍之嚴雖人主無所屈文帝乃以是知之曰緩急眞可將也其後作相因事數諫積忤上心景帝以是疑之曰鞅鞅非少主臣也細柳之事倘在孝景時則亞夫必以傲上誅尚何兵之可將使其得相文帝盡忠論諫則必以社稷臣目之二帝之度量相去不同如此其所以然者文帝不以拂己爲忤景帝專以適己爲悅故也故人君欲眞知臣下之賢否其必自去私意始

漢武帝末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爲昭帝又以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其後桀父子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其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桀等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肄試也郎羽林者宿衛之士都肄猶言大閱也）道上稱蹕（道道路也天子出稱警入稱蹕此言光僭）又擅調益幕府校尉（調謂增置也校尉幕府之屬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司與伺通用出沐謂休沐也）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

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廣明地名都郎即前都試郎羽林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言燕去京師遠十日內事燕王何由便知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言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為非不須增置校尉方可舉事也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亡謂逃亡也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謂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燕蓋叛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慚德矣成王聞管蔡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臣按武帝託孤於霍光善矣而又參之以上官桀桑弘羊是知人之明有媿於高帝也桀等皆姦邪嗜利之徒外交藩王而內結貴主非昭帝天性夙成能知光為忠臣而保持之使桀等得志其禍可勝言哉是昭帝知人之明反過於孝武也然孝武不立燕廣陵燕王旦廣陵王胥而立昭帝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輩而屬霍光是明於知臣而乃失之桀等者桀以讒進弘

羊以利合故也傳曰播糠眯目天地為之易位故人
君必先正其心不為諂惑不為利動然後可以辨羣
臣之邪正矣

唐明皇之在蜀也(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皇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辯
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為將帝
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
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
無與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帝默不應

臣按明皇之為人也異哉以為闇邪則其評房琯評
姚崇評李林甫何其言之當也以為明邪則其評宋
璟抑何言之戾也璟之忠誠當為開元輔相第一
帝乃以賣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屢拂上意
故一斥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焉若林甫之妬賢疾
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璟不茍合林甫
茍合故也然則人主一有好同惡異之心則私意行
而賢否亂雖有英明之資卒蹈闇繆之失如明皇者
豈可不戒也哉

唐德宗時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軍
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
邪擢秘書郎(藩後事憲宗為元和賢相)

臣按德宗知人之明最為所短故於盧杞則不覺其
姦邪於姜公輔則疑其賣直李晟之勳陸贄之忠則
踈斥之擯廢之裴延齡之欺罔韋渠牟之躁劣則親
信之寄任之以佞為忠以直為狂未有甚焉者也顧
能於舉目之頃而識李藩蓋當是時未有私見之汩
故也若盧杞姜公輔諸人則有愛惡之私焉故識鑒
之昏明若是其異也傳曰公生明偏生闇使德宗持
心之平無所適莫常如見李藩之時則於諸臣之邪
正必不至易位矣後之人主可不戒諸

憲宗元和中裴度平蔡還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利
幸嘗論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植黨者度曰君子小
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
外似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是朕
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上以為易辨則難
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為异鎛所構出為河中節度使

臣按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羣議以建中興
之烈是豈不知人者蔡功既成侈心遂熾於是正邪
始易位矣由异鎛輩善於治財有以供其侈用故也
傳曰利令智昏信哉不然則以裴度之堂堂忠節視
异鎛輩之瑣瑣姦諛雖不辨白黑者亦能知其為正

邪之分也天資如憲宗猶以利欲掩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學

武宗即位以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

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為宰相而德裕卒為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邪正也及相武宗深陳二者之辨而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盡其忠謀成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故也德裕松柏藤蘿之辨此善喻也蓋正人以直道自將雖於人主猶無所容悅況肯它有依憑以進乎邪人以枉道求合故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志則附近習妃嬪有寵則附妃嬪卑鄙猥賤無所不至德裕此言足以判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臣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為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求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

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臣謂人主欲知羣臣之邪正惟以德裕之言參而考之則亦何難辨之有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爲朋黨殊不思君子其無同類矣寧或以朋黨譏我矣必知非不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則爲得之此德裕之所以不[illegible]庭也

以上論帝王知人之事

大學衍義卷第十六

大學衍義卷第十七

格物致知之要三 辨人材

春秋傳晉魏絳曰 晉國名魏絳晉大夫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后羿夏諸侯鉏及窮石皆地名 因夏民以代夏政 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 恃其射也 羿善射 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 淫放原野 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 四子皆羿之賢臣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夷氏 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 內宮人 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樂之以遊田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 信浞詐 羿猶不悛 悛改也 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 家衆寒浞

大學衍義卷第十七

格物致知之要三 辨人材

春秋傳晉魏絳曰晉國名魏絳晉大夫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后羿夏諸侯鉏及窮石皆地名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恃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困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家衆寒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私黨也[illegible]殺羿而烹食之也浞因羿室就其妃妾

臣按自古姦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爲故寒浞之相羿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得以愚弄上下而恣其所欲爲使羿無從禽之荒則兹心未惛猶有時而覺也故又娛羿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汩亂其精神顚倒其志慮於是詐慝之謀得立而取羿之國哉羿之身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風俗淳質已有巧於篡盜如寒浞者況後世哉是以[illegible]臣[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猶有[illegible]

于酒色而舉國授人如漢成帝者

史記(漢司馬遷所作)齊世家(齊世家紀齊國之事也)田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稟與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晏子數諫公弗聽景公有寵姬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立荼是爲晏孺子田乞不說遂立景公他子陽生而殺晏孺子專齊政乞卒(謚釐子)子常立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弒其君簡公而弒之立簡公弟是爲平公田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

政皆歸田常。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鮑。晏。監。三氏皆齊大家）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安平琅琊皆邑名）。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常卒（盤成子）子盤立。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盤之孫田和。乃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和立為齊侯。

臣按。左氏傳載晏子對景公略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田氏本出於陳。故又曰陳氏）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在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非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公不聽者此也。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在公則厚斂焉。田氏則厚施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景公既沒。於是田乞因主少國疑之際。得以擅廢立之權。而國之大柄在其掌握矣。及田乞死。而常代立。既專惠施以作福。又專刑罰以作威。於是弒君而人莫敢討。世臣公族以次翦滅。而

人莫敢問越再世卒有齊國亦云晩矣易曰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
辨之不早辨也田氏之禍在景公世猶可爲也及其
旣久則不可爲矣蓋其漸之不圖而早之不辨至於
篡勢之已成孰得而遏之哉漢人有言權臣易世則
危蓋言顓國之久則其權不可收其勢不可制必至
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常遂以代齊季宿之後有
意如亦以擅魯季武子名宿其子季平子名意如逐昭公至於鳳莽操丕
之於漢王鳳專政歷五侯至從子莽篡位曹操專政至子丕篡位是爲魏文帝懿師昭
炎之於魏司馬懿輔魏專政其子師昭繼之師弟昭遂篡魏不臣昭子炎篡位是爲武帝守以

其漸取之推原本末由其不早辨故爾然則人主其
可一日失其操柄也哉
秦昭王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其愛姬
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子楚爲秦質子於趙趙不甚禮
子楚子楚居處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賈邯鄲見之
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請以千金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
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
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復以五百金
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其物
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

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請立子楚以爲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而請呂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怒念已破家爲子楚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昭王薨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秦王立三日薨謚孝文王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立三年薨太子政爲王尊不韋爲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竊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

臣按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已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已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不韋怒既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它姬而飲子楚而以娠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怒也僞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

其偶然邪抑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趙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呂氏有矣蓋自子楚之嗣至此不二十年而呂氏得國故先儒以謂始皇既立伯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録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袵席閨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其後楚相黃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娠而獻之君生子爲太子遂以黃代羋其竊國之術與

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何必盛哉臣今列此於篡臣之篇者欲人君知姦臣之可畏謹毋以色而傾其國也

漢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羣兄弟皆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折節爲恭儉成帝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衛謹勅爵位益尊節操益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恧慚也）後大司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

鳳商立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聘諸賢良以
為掾史賞賜邑錢盡以享士哀帝即位以爭傅太后稱尊
號事遣就國

臣按此莽飾僞釣名之始也然當是時豈必遽有簒
志哉履霜之不戒則其漸必至於堅冰是以聖人畏
諸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召莽拜為大司馬迎中山王為後
是為平帝時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
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
甄邯為侍中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
傅致其罪傅讀曰附附致謂引致之令入於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
謹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附順者拔擢忤
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
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外示威厲之色而假為方正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
首涕泣固推遜焉上以惑太后下以示眾庶

臣按此莽得權用事之始也故其情狀浸與昔異其
推尊孔光以其有重名而易制也名重則可以欺天
下易制則不妨己之權而可以行己之志前則霍光
之於蔡義後則伍文之於杜佑其術略同自色厲言

方以下史氏所以狀莽之情態也孔子以色厲內荏為穿窬之盜蓋外為剛勁之色而中實陰柔所以欺世盜名也莽之竊國蓋用此術欲有所為微示風指及其得請則涕泣固辭姦偽至此雖明君未能遽察況易欺之母后與易惑之衆庶乎其潛移漢鼎宜矣

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莽白太后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號安漢公莽上書讓不聽又固辭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太后下詔益封莽二萬八千戶為太傅賜安漢公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又讓還益封爵邑

臣按此莽居攝之漸也安漢之稱用周公故事也既如周公之稱公亦可如周公之居攝矣

莽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自今封爵乃以聞它事安漢公四輔平決權與人主侔矣

臣按此莽奪國之漸也凡姦臣之欲奪國必先顓國顓則惟吾之所欲為雖奪人之國莫與爭者矣

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金幣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其故萬端

旁側長御謂太后宮中諸妾御也

臣按莽於元后為近親自足以得其意矣而猶必事旁側長御者此寔涎行媚于內之故智也姦賊之心所以彌縫上下者其密如此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長秋宮未建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適讀曰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及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如此今當立后柰何廢公女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女遂立為后後又采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為宰衡位上公

臣按莽既顛國柄又求為后父則其尊莫與匹矣然委蛇曲折備極姦偽之態若不得已而後受焉自是身為宰衡女配宸極朝廷宮省之權一出於己於奪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將纂漢亦殺伏后而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天下大抵類此

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

臣按莽將篡漢故爲此以要譽於天下之士非眞有意育材致賢爲國家計也

羣臣奏言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遂加九命之錫（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

臣按九錫者天子之禮也齊桓晉文有功於周室所錫者二三而已今莽備之是乃居攝卽眞之漸也其後人臣將篡者必先加此蓋皆用莽故事云

莽先所白遣風俗使者八人還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泉陵侯劉慶言周成王幼小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平帝崩（莽酖之也）莽選宣帝玄孫中最幼子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莽使羣公以白太后曰莽非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塡服天下耳太后許之乃令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明年改元居攝立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後又稱符命卽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其居位

輔政成哀之間勤勞國家動見稱述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絶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簒竊之禍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爲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矣然嘗論之莽之姦僞固足以欺天下人然使成帝不任外戚以政而元后不私外家以權則莽雖挾材任數方陳力[illegible]之不暇何惡之能爲故莽之至此者成帝元后之罪也雖然豈獨莽哉前而田常後而操懿姦則姦矣使人主能謹履霜之戒而不失馭臣之柄則皆當時之能臣也嗚呼有天下者其可不防其漸

以上論姦雄竊國之術臣按古今簒臣多矣而獨載此四人者以其姦謀詭計最巧且密故也若曹操之簒漢則因討賊而顓兵柄司馬懿之簒魏則因受遺而盜國柄其後劉裕之簒晉也似操楊堅之簒周也似懿是數人者皆以虎豹之暴劫取神器其情狀爲易知而此四人者其狡如兎其媚如

狐。其陰中人如鬼蜮。其居膏肓之間如二豎子。能使人主陰授以國而不知。其情狀為難察。臣故略其易知者。而著其難察者。欲有天下者。開卷瞭然如見九鼎而識魑魅罔兩之形。圖之於未然。杜之於未兆。庶乎竊國之姦不得而逞矣。嗚呼艱哉

大學衍義卷第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衍義卷第十八

格物致知之要 辨人材

秦二世立以趙高爲郎中令高宦者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召高謂曰人之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皆怏怏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舊臣

更置陛下所親信者如此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
意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
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財
物入縣官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
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爲侯
王叛秦

臣按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昏淫樂蠱其
君之心術然後己之志得行趙高之於二世欲有以
蠱之久矣一開恣耳目窮心志之間即深贊之曰此
明主之所能行而[illegible]無游

無逸者堯舜之行也荒淫[illegible]于酒者桀紂之
行也高言悖道反易昏明太甚縱恣蓋高之心欲二
世盡除先朝舊人而專政於己故因其間而極言勸
誘之夫深刑峻法誅戮大臣宗室高之所自便也安
枕肆意於淫樂此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
以伸己之所便故高言一進如石投水卒之刑戮蕃
而怨畔起二世之身且岌岌然猶燕巢幕安枕之樂
果何在哉二世既以此敗亡後世之人遂以高言爲鉤
吻烏喙必殺人之物然佞邪之臣以此蠱其君昏亂
之主以此覆其國者相踵也必明知其爲鉤吻烏喙

必殺人之物而甘心嗜之不厭也嗚呼悲夫

李斯數欲請諫二世不許而責問斯曰彼賢人之有天下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吾欲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略地過去莫能禁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裁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睢縱也睢仰目貌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人間於側間去聲隔也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虞與娛同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故身尊而勢重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良吏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

臣按二世之問李斯即前之所以閒趙高者也而斯所進說更甚於高排覺高而進申商於是督責之法行而人無容足之地矣舉天下之人無所容足而為人君者欲偃然自肆於上有是理哉臣謂斯高之言皆斵喪秦室之斧斤後世人主不可以不察

趙高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奏事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事皆決於高

臣按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攬萬機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已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自昔姦臣欲其君之愚且闇者必勸之以深居宮省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隱伏政令之得失一無所覩然後己得以肆其姦慝而擠天下於亡忠臣姦臣之分亦觀於是而已矣

高聞丞相斯以為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

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上不坐朝。居深宮。欲見無間。間音閑。無事暇時也。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是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少我謂以我年少而相輕也。趙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欲望裂地而王矣。且丞相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子。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觳音角。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有邪泆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二世信高。恐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以斯屬郎中令高案治斯與子由謀反狀。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而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二年。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

丞相事無大小輙決於高

臣按此趙高誘斯而臨之也斯之姦詐豈下於高者且墮高術中而不悟況二世之庸闇何恠其玩弄於股掌間如嬰兒乎高之所忌者斯也斯死則高之爲田常也不難矣高乃后而言之吁可畏哉斯死而高代之且創爲中丞相之名內而宮禁外而軍國無不在其掌握中者二世之不爲齊簡公直須時耳

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後羣臣皆畏高

臣按此高將爲簒弑事故以此嘗試羣臣[illegible]從己與否也鹿馬易辨之物而羣下不敢言則其爲亂也孰禦事勢至此雖二世覺之亦無能爲矣聖人有言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故有國者必防其漸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章邯等數却（邯亦秦將）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已屠武關（漢高帝時沛公起兵）以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使其壻咸陽令閻樂等引兵入望夷宮高入告曰山東羣盜

兵大至。因劫二世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乃召子嬰立之。子嬰即位。以計殺高。夷三族。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嬰降項羽。至羽殺之。秦亡

臣按趙高之工為諛。說二世以以為愛己也。孰知其睥睨璽紱。欲取而代已哉。斯高之事具著遷史。臣今剟取其略。欲人主知姦邪情狀之若此。而二世信之其禍敗若彼。庶為永鑑乎。高本閹人。臣今不列于內臣之篇。而敘於姦臣之首者。以其姦凶桀黠。不可以閹臣視之故也。恭顯之屬放此

漢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二人皆宦者。中書令僕射在漢皆宦官之職）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樞謂戶之轉者。機謂弩之牙。皆機之要處。故以喻政事之機要處）明習文法。元帝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詭辯不正之辯）忤恨睚眦。（忤恨違忤而怨恨。睚眦目相視貌。怨之小者也）輒被以危法。（被加也）

臣按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觀密測。得其指意。則無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

請立以爲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侯昭侯謁之
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也則使同列一人先陳其
計微視昭侯所悅而言之昭侯大悅姦臣事君多合
少忤常以其能覘上意所在故也石顯之見信於漢
元蓋用此術
時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宣帝
遺詔輔政望之堪以師傅舊恩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
之白選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爲給事中漢制給事中爲加官謂臣如此則入朝內漢官儀曰給事中非今兩省官比也與侍中金敞並拾遺
左右拾遺謂人君言行或有遺失則拾取之正救其過也後世以爲諫官之名四人同心謀議
勸導上以古誼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言但備位無所建明由此與望之有隙石顯亦與高相表裏常獨持
故事不從望之等
臣按小人欲擠君子必固結有力者以爲黨援然後
君子不得以自容史高外屬尊重而與望之有隙故
石顯與高相表裏以排之望之之見絀也宜矣
望之疾恭顯擅權建白宜罷中書宦官由是大與恭顯忤
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
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
尉爲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

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驗謂考驗旣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

臣按先朝名臣歐陽脩有言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觀恭顯去望之等一則曰朋黨二則曰擅權以其實考之望之等同心謀國古誼正君安有朋黨擅權之事而恭顯史高交相朋比專執政機是乃所謂朋黨擅權者恭顯等有其實而誣望之等以此名姦邪小人貿亂黑白大抵如此史稱顯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謂此類也而元帝懵然曾不之察其請召致廷尉則許之旣知其無罪而出之矣及請免爲庶人又許之由君德不明故小人得以售其計吁可歎哉

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堪更生

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以爲中郎器重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許氏史氏皆外戚也）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爲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封詔以付謁者令召望之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執金吾掌兵官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太官方上晝食（太官主御膳）上卻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臣按姦邪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之不正故不以爲善而以爲惡不以爲忠而以爲欺以恭顯觀之彼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辱者也故致之於獄是欲激之使自殺也而望之果自殺彼知元

帝之易於欺罔也故始以召致廷尉為辭而實則繫獄後以少屈牢獄為辭而實則迫其自殺使顯所事纔中主亦未必敢爾惟其料元帝之闇懦必不能我治也是以為之而帝果不能治揣度之工計慮之巧無一不然者使用此心於為忠為善其益可勝既邪故曰小人挾材以為惡惡亦無不至司馬光之言信矣夫擅殺師傅罪之大者也免冠推謝禮之微者也以微禮而塞大罪帝亦不能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於是時雖外為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故為人君者無乾健離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不為奸臣之所玩者幾希

東都京房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房時石顯專權（是時弘恭已死顯代為中書令）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日益亂盜賊滿山何不

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愈猶勝也）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人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及五鹿充宗（五鹿姓名充宗顯之黨也）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以房為郡守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去月餘坐事徵下獄棄市

臣按京房之言於元帝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上曰已諭則是知顯之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權倖之臣始則媚君以徼寵終則劫君以固位方其始也人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無所不至苟幸入明夷之左腹則鍵閉之謀日工依憑之黨日盛中外大權既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不可熏也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又如在肓（音荒）之疾藥之不能達傅（音附）咽之癭近而不可

割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幾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決裂亦亡。大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能去者，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所以不能去何也？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戮矣。以外屬則史高為之黨，以中謁者則牢梁為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為之黨。權勢隆而黨援衆，是其所以不能去也。故聖人賛易於姤之初六曰：勿用娶女。蓋於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言奉使往諸官司徵召而取發也），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後，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

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
遺貲一萬萬

臣按顯之姦夫人而知之獨元帝未之知爾恐一朝敗露而無所自容也於是設為此謀以固上意而塞人言其亦巧也已矣昔有仕于州郡而爭寬舉者甲有過乙輙白之居一日甲累其臂若嘗文身者乙喜遽以白長吏長吏呼而驗之無有也於是甲訴曰凡乙之見誣類若此皆是乙之言不復入而甲被薦矣此閭巷相擠之小數而顯用之以誑其君元帝莫之察也可歎哉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擢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

臣按顯之此舉又以文已過而揜衆言後王鳳既殺王章杜欽亦教之以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忠使天下知不以言罪下姦邪之臣巧於緣飾大抵如此賊莽宗之遂以竊國然則顯之用志豈淺淺哉

吳主孫休即位休權之子左將軍張布與丞相濮陽興皆貴寵

用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主嘗讀書欲與祭酒韋昭博士盛沖講論布以昭沖切直恐其入侍陰言己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如此之事孤已自備知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恐妨政事吳主曰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廢講業不復使昭等入

臣按賈誼有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則德智長而治道得董仲舒亦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夫使人主德日長而智日明此天下國家之福而臣子之大願也故忠臣之心惟欲其君之務學傅說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張布之沮吳主是也或見仇士良教其徒毋使人主親近儒生則以爲此術自士良始（士良事見後）而不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布者矣憸邪用心不謀而合大抵若此然後之姦臣又有反其機而用之者經帷雖設而所引多巧佞之徒儒臣雖接而所陳多蔽蒙之說與布異術而心則同人主皆不可以不察也

晉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文帝魏相司馬昭也封晉王後追謚爲帝賈充爲昭謀弑魏帝髦以成晉業）武帝爲太子充頗有力

（武帝司馬昭之子襲魏爲天子）故益有寵於帝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荀顗侍中荀勗中書監馮紞相爲黨友朝野惡之泰始中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爾宜引天下賢人共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任愷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爲太[illegible]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填撫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遂以充都督秦涼二州軍事充將之任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是行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

不辭而留矣勗請言之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去吾輩失勢矣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瓘晉三公）爲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荀顗等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臣按賈充自司馬昭相魏時（昭魏三公充爲昭之黨）輒成篡弒之事在晉室則爲元功其實天下之大賊也用事日久姦邪小人如荀勗輩朋而翼之惟恐充一出外而失其所恃故秦涼之行且赴鎮矣而荀勗爲畫結婚之謀且力稱充女之才德於是充遂留而婚以成帝

嘗謂其五不可[illegible]則楊后[illegible]遇之賂
以主之然[illegible]助之雖帝初心
之明至此亦眩惑不能自決[illegible]姦臣用事未有不
內結宮闈外交權小而後能遂其所欲者妃立而晉
室之亂萌先儒邵雍以爲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
在石勒長嘯一東門之時豈不然哉
賈充與任愷皆爲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乃薦愷
爲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充因與荀勗等承間共譖之愷
因是得罪廢於家
臣按小人之害君子[illegible]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驅
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
賈充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未得爲賢君然非庸闇
者比又愷亦爲帝寵任而充欲傾之則亦難矣故前
稱其忠正宜在東宮是欲奪其侍中之職使不得在
左右也計既不行又薦之爲吏部尚書天官之任重
矣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也其計既行遂以
事擠之而斥廢焉其亦可謂巧也已昔趙堯欲奪周
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高帝爲趙王如意擇貴彊相
而因薦昌公孫洪嫉董仲舒欲黜之于外則言於武
帝使爲膠西相蓋高帝孝武明君也而周昌仲舒

之賢亦見知於二帝使二人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其陽借薦譽之名而陰施排擯之術故雖二帝之明有弗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梁武帝時中領軍朱异文華敏給曲營世譽得幸於上异善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暇車馬塡門

臣按此梁史臣形容朱异之詔也文華敏給則人主說之矣曲營世譽則衆論悅之矣又能伺候上意而爲阿諛此恩寵之所以益固也惟明主之觀人也不以文華而以德行不以虛譽而以功實不以承迎己意爲善而以規諫己過爲忠如此則雖百朱异不能惑矣夫入則雎盱於前而伏如鼠出則橫恣於外貪噬如虎此姦臣之常態也故朱异既以阿諛得幸於上則以威福取賂於下矣人主不察但見柔而可喜又豈知其情態之眞也哉

太子侍讀徐摛見上應對明敏寵遇日隆朱异不悅乘間白上摛年老愛泉石意在郡自養上謂摛眞欲之遂出爲新安太守

臣按婦欲顯其夫故入宮者必見妬臣欲顯其君故入朝者必見嫉使婦之用心如樛木如螽斯則不肯專其夫矣臣之用心如秦誓之一介臣其心休休焉如有容則不肯專其君矣方是時异以姦諛得幸於帝惟恐才能之出己右者得進而分其寵故雖區區一徐擒且不見容而必以計去之然其言曰擒年老愛泉石欲求一郡自養使帝以异言而質之擒則其姦固立見矣然异敢於爲此者蓋揣帝之意惟己是信必不加質問故也後之姦臣顓國擅政不欲人主它有親任者大率以術去之如异者蓋其一也

東魏侯景與高澄有隙（澄高歡之子世專魏政）內不自安據河南叛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羣臣廷議皆謂非宜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景使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極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東魏高澄數遣書求復通好許正陽侯淵明還（淵明宗室子以戰敗陷魏）淵明亦遣人奉

啓上得啓流涕與朝官議之朱异又言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正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以金三百兩餉异异受金不爲通啓景於是始爲反計鄱陽王範密以啓聞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爲必無此理自是範啓异不復爲通景反於壽陽以誅异及少府朱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异等皆以姦佞蔽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及景濟江圍臺城朝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特贈尚書右僕射

時太清三年正月也三月城陷五月武帝殂簡文立爲景所篡

臣按朱异以善伺上意爲阿諛取寵倖至誤國大事不論是非可否亦惟上意是覘侯景之降納之非策也异察帝意在於得中原之土故勸而成之正月乙卯之夢帝嘗以語异异既爲諂語以媚帝矣及景使之來果云來降之謀決於乙卯蓋异教之使言以符合上意也帝不察而神之豈天奪其鑒使憒焉若是邪夫景之叛魏由其與高澄有隙也既納景之降則不當通澄之使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而异復揣帝意在於得正陽之還故又勸而成之通澄之和是趣

景之反也。异本儒生，蠢蠢然無識者，其爲此也特欲保富貴耳。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田園第館，姬妾玩好，甲於一時，惴惴焉唯恐其失，故一切惟主意是奉，而不暇爲國忠謀。梁武甘其佞，樂其詐，侯景之禍，朝野皆歸罪异，而帝獨不知之，方且哀憐於既死之餘，而寵贈以非常之典。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殆謂此耶。夫人君欲觀其臣之邪正，大略有二道焉：謀議徇國不徇君，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處身徇義不徇利，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异爲大臣，而道諛黷貨兼有二罪，梁武一弟之寵，其致禍亂也宜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姦臣

大學衍義卷第十八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初高齊之末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者悉放遣之煬帝以啓民可汗將來朝啓民可汗突厥之君也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指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樂者皆直太常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其後悉配太常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初高齊之末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者悉放遣之煬帝以啓民可汗將來朝（啓民可汗突厥之君也）欲以富樂誇之大常少卿裴蘊希指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樂者皆直太常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其後悉配太常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

及燕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且言諸國並因商人密送誠款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渾厥可滅（吐谷渾突厥二大國也）戎夏可壹帝大悅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靡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倡導也

御史大夫裴蘊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煆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蘊甚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初内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煬帝即位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覽之不悅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魚藻大雅篇名刺幽王思武王）將置之罪會議新令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熲者文帝賢相煬帝殺之）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材恃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天下冤之

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

之成筭未發之頃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
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
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
便辟侍衛者皆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
高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爲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
不能什一納言蘇威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
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在汜水且往日租賦
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多不以
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

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後又問伐高麗事威欲帝知
天下多盜對曰今玆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
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
威出御史大夫裴蘊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
曰老革多姦（老革猶言老兵）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
帝意遣人誣奏威罪令案驗獄成除名爲民
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
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
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
由是盜賊徧海内陷沒州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

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以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煬帝既幸江都以其子越王侗爲東都留守（東都洛陽也）李密帥衆逼東都（李密叛臣也）隋兵拒之敗走密移檄數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群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爲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爲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群臣表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德彝所爲也（後宇文化及等反弒煬帝虞世基裴蘊亦被殺）

臣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蘊矩世基諸臣則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眩惑其君者初亡他

技一惟迎上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之心蕩於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宴無有紀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覲而渾厥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為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自趨於亡矣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曰原其情意實為悖逆帝果怒之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以其能去己所惡也知帝之怠於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心與

我同以其能順己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多許賊曰鼠竊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惑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善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為此者欲以保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祿之可保邪即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姦之首佞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適己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適己者祇以

禍已興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盖忠言至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咈意而當從姦言邪說往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姦不得售而窺伺之計無所施矣

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爲后（昭儀婦官名也武氏事見后德篇）大臣切諫禮部尚書許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王后高宗元妃）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代王武氏所生故敬宗請立爲太子）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闥俄拜侍中中書令（侍中中書皆宰相官）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位以久己權乃陰連后誅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即太子忠也廢爲梁王又殺之）長孫無忌上官儀（瑗濟遂良無忌皆當時賢相諫高宗立武后者也儀亦近臣得罪於武后）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

臣按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顧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絕高宗悅之命以爲相其後武氏得志改唐爲周太宗子孫屠翦幾盡禍亂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以色爲悅而敬宗逢

迎之也。田舍之語。鄙陋甚矣。而高宗乃以是定議者。由其合意焉也。意有所偏。則姦邪得乘之而入。可不戒哉

高宗之為太子。李義府為太子舍人。嘗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又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

臣按。姦邪巧人。其品非一。有言行俱邪者。有以正言飾邪行者。言行俱邪者。其惡易見。以正言飾邪行者。其惡難知。義府以諂事太子。而獻箴之言乃近於正。此姦邪之尤者。若徒以言取之。豈不誤哉。故聽

行者聖人垂世之大法也

高宗立。義府遷中書舍人。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是轉禍為福也。義府即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斛。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意。攘取威柄。天子斂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著直略反。謂其姦隱蔽著于心也。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未幾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宰相名也)後又主選事無品鑒才
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臣按義府以姦言易一身之富貴而賣唐家之社稷
吁可畏矣史氏形容其情態至今猶可想見夫柔媚
之人天資陰險未有不害物者也故孔子欲見剛者
而遠佞人蓋剛則果於爲善而佞則忍於爲惡惟人
主以孔門之法爲取人之方庶乎免於佞柔之惑矣

玄宗時李林甫爲吏部侍郎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
愛尤盛(壽王瑁惠妃所生)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
妃德之會韓休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爲助即拜黃門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臣按女子小人其類同者也故外廷姦臣多倚宮掖
以自固而宮掖亦或結交於外廷以自助此林甫所
以願自效於惠妃而惠妃之所以薦林甫也

皇太子瑛鄂王琚光王瑤(三人皆玄宗子)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
切諫(九齡賢相)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
人何與耶

臣按天子以四海爲家凡中外孰非家事者而大臣
天子之家老凡中外事亦無不當與者焉自李勣以
此言贊高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效之又以

此言贊明皇廢三子而自結於惠妃（事見後齊家篇）姦臣用心欲逢其君之惡而杜絶諫者之言故進斯語自是事關宮掖人臣有議及之者人主必咈然曰此吾家事爾外朝臣何與焉於是宦官宮妾始得以擅其斷制之權而外廷無敢爭者其開端自勣與林甫始蓋萬世之罪人歟

開元中玄宗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耀卿時亦宰相）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帝後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行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

臣按天子之行千乘萬騎其所經歷豈無所妨裴耀卿等請俟農隙是也而林甫覘知帝意亟欲還都對同列而言又懼爲其所折於是陽蹇在後而獨進迎合之說其所以爲是者欲諂玄宗而排耀卿爾玄宗果爲之大悅耀卿亦以是罷去姦人情態著在史冊至今猶在人耳目吁可鄙哉

始張九齡由文學進（九齡當時賢相）守正持重而林甫爲人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豈可遽議（最謂功伐也）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

而林甫抑黜。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
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爲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
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
臣按。汲黯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而弘背之
黯斥其懷詐面諛。林甫之背九齡。亦猶弘之背黯也
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弘與林甫皆得志而柄任焉
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亦猶曰所謂天子家事外
人何與。凡皆導人主以自恣而勿卹人言也。夫用人
得失。治亂所關。不幸而失。大臣所當正救。而謂惟其
所用。即無不可。則前古帝王。不每事自用。而乃置
諫爭輔弼之臣。以自繩約邪。自昔小人順承其主。則
曰天子所爲。何所不可。激怒其主。則曰貴爲天子。不
得自由。凡若是者。皆伐國之戈矛。而迷主之酖毒也。
故林甫之言入。而九齡罷。而治亂分。其效蓋可覩矣
張九齡罷。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即皇太子瑛等也
天下寃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烏雀不敢
棲。今刑部斷死刑。歲纔五十八。而烏鵲巢獄戶。幾至刑措。
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
臣按。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皇
一日殺三子。此何景也。而羣臣乃以幾致刑措賀。在

昔成康之世曷嘗有此邪。是直以帝爲盲聾罔之以非其道也。明皇誠反而思之。吾有子不能自保。使臣下得譖而殺之。彼烏鵲乃安其巢。是以天子之子欲爲烏鵲不可得也。則必赫然震怒。罪羣臣之欺罔者矣。然林甫之輩敢於爲此者。度帝之聰明已衰。方愛悅諛佞。必不能察其欺罔故也。明皇果喜而賞之。林甫於是時。必自喜其謀之中。而竊笑帝之易欺。姦諛蒙蔽。愈無所忌矣。臣前論石顯之料元帝無一不中。林甫之於明皇亦然。故爲人君者必有以保養其聰明。使佞邪小人不敢有所侮而動。不然未有不爲其

所玩者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忠王名璵即肅宗也)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又因柳勣上杜良娣父有鄰變事。欲以及太子。皆不果。未幾。使濟陽別駕魏林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林甫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甚(甚閒也)故飛語不得入

時楊國忠爲監察御史。林甫與韋堅等獄。欲危太子。以國

忠怙寵擠陷可用倚之使按獄國忠考修文峭誣建寧連
年誣蔑致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諂之
皆中所欲

臣按林甫之所以相者賴惠妃之助也故前殺三子
後傾忠王凡皆為壽王地也幸明皇之意堅定不移
然猶三興大獄必欲動搖而後已蓋肅宗之立出於
上意已不得擠以為功壽王立則已與惠妃中外相
倚富貴可以長保林甫之賊心如此幸肅宗無過可
指而東宮之位不搖異時中興帝室卒有賴焉殆天
意相唐使林甫之計獨缺於此也不爾殆哉

林甫善刺上意刺猶探也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
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深居燕
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
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
得之

臣按林甫善刺上意即石顯之能探人主微指也善
養君欲即趙高之勸二世肆意淫樂也餉遺左右即
寒浞之行媚于內王莽之事旁側長御也昔者嬖臣
各工其一而林甫獨兼焉是合石顯趙高寒浞王莽
為一人也唐室由是幾瀕于亡推原其始由明皇之

心先蕩故林甫得以入之也人主誠能虛懷無我虛
靜少欲嚴内外之防杜私謁之禁雖有姦臣豈能售
其姦哉禮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夫惟一正可以
御衆邪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時詔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
斥已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
委尚書省長官試問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
因賀上以爲野無遺才

臣按明君在上必廣至正之路以招賢能闢四達之
塗以俟忠讜則上無壅蔽之患而下無遺逸之嗟此
國家之利而非姦邪之便也若賢材進則已無所容
言路開則罪無所隱故林甫於此曲爲之沮梗焉既
以尚書長官試問之又以中丞監總之雖有忠賢何
由獲進宜其無一中程者而林甫方以野無遺才賀
其敢於欺罔豈不甚哉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二十餘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
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

臣按姦臣之顓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任
擊搏之權而去其異己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忌憚
林甫時所用以爲御史者必皆其黨與也故趙奉璋

欲言其罪則林甫亟諷御史劾而殺之姦臣之構主
於能僇言者則無所不可者矣故明君在上既擇天
下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爲
耳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黨朋比之私則綱
紀張治道立矣

林甫爲相凡才望出己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
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
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
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按轡過樓下絢風標清粹
上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
之乃召絢子弟語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
以尊君爲之可乎若憚遠行則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
洛亦優賢之選也絢懼遂乞賓詹上又嘗問嚴挺之安在
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
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爲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
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
之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咤久之以爲詹事

臣按書稱四凶之罪曰象恭滔天而已曰巧言令色
孔壬而已堯能知之而舜能去之所以爲聖也林甫
於數者之惡蓋悉兼之而明皇不能察者欲汩之也

詩曰盜言孔甘惟言之甘故人蒙其害而不知此所
以爲盜也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劍所以爲國之大賊
乎脩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使明皇能知苦言之爲
藥甘言之爲疾九齡不去林甫不相則雖百祿山能
爲難乎故內有衣冠之盜然後外有干戈之盜然則
衣冠之盜將何以察之曰眡其言之甘苦而已矣蓋
未有正人而甘其言亦未有邪人而能苦其言者也
林甫既以此誤其君又以此誤其同列盧絢之賓詹
嚴挺之之養疾皆以甘言誤之而實加擠陷焉亦猶
以賞賜誤明皇陷之於播遷之禍也可不畏哉

竊相位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
正言者補闕杜璡用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邽令因以
誓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
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
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臣按姦臣顓國必先壅塞言路使人主惸然孤立於
上而盲然無覩於外然後得以恣其所欲爲大而篡
國小而顓政無不可者故正先死而趙高肆王章僇
而王鳳熾杜璡斥而林甫横爲人主者可不監哉
唐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

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
開元中（玄宗年號）若薛訥郭元振張說等自節度使入
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
其權。即說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
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
長行陳。天然性也。若陛下感而用之。必先死。夷狄不足
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
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
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
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臣按一言喪邦者。昔聞之矣。一言而遺禍數百載者
有之乎。曰有之。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蓋自祿山
反。唐幾亡。肅宗雖崎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爲降虜
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藩鎮跋扈。動輒舉
兵內嚮。唐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
至于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于一。自天寶末
迄建隆初。凡二百有七年。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
代儒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際
以久己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茲始。自昔姦
臣之禍天下。未有若是其酷者也

晩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
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
寵杜絶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
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
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

按此唐舊史論林甫之語也林甫心迹盡於此矣
者太眞妃之從祖兄也其妹虢國夫人居中用事
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爲能
女子小人表裏交關者危國亡家之本前蓋屢

言之矣若國忠者身旣用事於外其妹又用事于中
宜其能深探動息阿意迎合而帝以爲能也
國忠爲宰相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知帝雅意
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恢成其
手

臣按明皇前任林甫後任國忠二人之操術略同大
抵徇帝之欲而已知帝有意於邊事也則身調兵食
任惡吏以掌文簿苟取集事他不遑䘏也雖然使明
皇無縱欲之念雖姦臣其能窺所欲而徇之乎故曰
人君之心正則朝廷百官無敢不正者

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國忠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

劍南節度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

臣按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明皇末年委政國忠雲南喪師至二十萬而國忠反以捷聞明皇至是塊然尸位猶土木偶人矣姦臣敢於蒙蔽如此爲人主者其可不以天下爲視聽哉

上憂雨傷禾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傷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

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災異魏相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是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蓋人主知畏天災必求已過必罷弊政必去小人此忠臣之所樂而姦臣之所不便也故其操術不同如此近世王安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語呼莫大於天莫神於天而猶不足畏則尊居人上復何所憚邪慢天欺君其罪不在

國忠下可勝誅哉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畜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待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發所部兵十五萬衆以討國忠爲名上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

臣按祿山之所以反者由林甫養成之而國忠激發之也國忠身爲大臣而激賊使反者果何爲哉欲人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元載在肅宗朝因李輔國薦擢平章事（李輔國宦官之用事者事見後）後肅宗潛誅輔國載預其謀代宗即位載權益盛又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意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臣按元載之承意探微即李林甫之善刺帝意也先結輔國後結董秀即李林甫之賂上左右也蔽慝相師不謀而合蓋如此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

國忠下可勝誅哉
安祿山畀制三道陰畜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待
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
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
由是決意遂反發所部兵十五萬衆以討國忠爲名上召
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
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
色

臣按祿山之所以反者由林甫養成之而國忠激發
之也國忠身爲大臣而激賊使反果何爲哉欲人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元載在肅宗朝因李輔國薦擢平章事（李輔國官官之用事者事見後）後
肅宗潛誅輔國載預其謀代宗即位載權益盛又以貨結
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
之承意探微意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臣按元載之承意探微即李林甫之善刺帝意也先
結輔國後結董秀即李林甫之賂上左右也姦慝相
師不謀而合蓋如此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

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來諸司奏事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眞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曰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瘖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盡言况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有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悟漸成孤立載聞而恨之奏眞卿誹謗貶峽州司馬

臣按元載之杜塞人言亦林甫故智也顏眞卿之論可謂盡其情狀矣後之專政諱言者往往習爲蒙蔽雖言官論事必令以奏草先白者有去焉有取焉是又

祖元載之故智也惟其姦慝之相師是以危亂之相
尋嗚呼悲夫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戒之不悛會有告
載圖為不軌者上命收載賜自盡有司籍其家胡椒八百
石它物稱是
臣按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
故諸葛亮盡忠於蜀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為
姦於唐而胡椒至八百石人主以是觀之可以識忠
臣姦臣之分矣
順宗為太子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
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遂大愛幸
與王伾相依附帝即位有疾常深居施簾帷獨宦官李忠
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以伾為左
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大抵計事叔文依伾伾依
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
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執誼以黨伾等得宰相）外黨
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
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謂天下
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
之道路以目

臣按任文石中用事內則有宦官宮妾爲之表裏外則有士大夫之好進者爲之謀議此其所以能專制朝權也然推其本則由順宗深居簾帷不與羣臣接故此輩得以售其姦故爲人君者必體明出地上之象赫然臨下則魑魅罔兩影滅跡絕矣

盧杞開元宰相懷慎孫也（懷慎清儉稱賢相）貌醜色如藍有口辯德宗悅之擢爲御史大夫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屛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家無類矣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貌陋無文學楊炎與同在相位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殿學士親任之未幾諸炎罷政事

臣按姦邪之臣將盜有國柄必先引同己者爲之黨而去異己者使不得沮吾事則威權悉出吾手矣盧杞之引延齡罷楊炎蓋以此也

初楊炎爲相惡京兆嚴郢左遷大理卿盧杞欲陷炎引郢爲御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有宅在東都憑河南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爲官廨郢按之以爲有羨利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爲律監臨官市買有羨利以乞取論

當奪官杞怒貶晉衡州司馬更召中史議法以爲盜主自
盜罪當殺 炎廟正直蕭嵩廟地杞因譖炎曰茲地有王氣
玄宗令蕭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廟炎貶崖州司馬
遣中使護送未至縊殺之惠伯貶多田尉亦殺之

臣按姦臣將盜國柄必以殺僇立威杞惡楊炎既譖
殺之趙惠伯何罪亦殺之蓋不如是無以張己之權
而使士大夫懾服之也是時德宗在位未久而杞已
得以私意殺大臣異時失國奔播之禍於此可占矣

上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爲
有貞觀之風及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
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按姦臣欲盜國柄必賊人君意嚮而迎合之杞知
德宗性多忌克故惑之以疑似而導之以嚴刻德宗
喜其能合己意於是信之篤任之專而群臣莫能間
矣

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朱泚鎮之杞忌張鎰忠
直（鎰同爲相者）爲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己得專總朝政乃對曰
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
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
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中

外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鎰
至鳳翔未幾爲泚將李楚琳所殺

臣按姦臣專國必先以術去同列之異意者故杞先逐楊炎繼黜張鎰炎不足道也鎰暴忠王室赳然有宰相器杞以其爲上所親愛恩所以間之會隴右用兵即自請行德宗不可然後薦鎰夫所以先自請行者欲以嘗帝意也使德宗即從其請則其術窮矣然杞揣帝以其貌寢不足以威服諸將必不使之往也當是時惟鎰與己並相既不遣杞則遣鎰無疑矣此杞之狡謀德宗墮其中而不知者也吁姦邪情狀每每如此人主其深察之

盧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乘間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愨少言故相引至此鄉者柰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臣按姦臣專國必求士大夫柔懦緘默易制者爲己之貳然後權一出於己而莫與爭霍光之用楊敞李林甫之用陳希烈是也彼其人品素下何敢以廊廟

自期。一旦爲權臣引拔至此。方銜恩思報之不暇。其敢有所同異乎。杞之用關播。意盖在此。近世蔡京秦檜韓侂胄之徒。亦傚此術。故能久專國柄。人主不可以不察

李希烈反。上問計於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顔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决。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卒真卿至許州。爲希烈所留。真卿叱責之。竟爲所殺

禮部尚書李揆有才望。杞惡之。奏爲入蕃會盟使。揆言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命。上爲之惻然。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卒於路

臣按。真卿忠鯁老臣。著節累朝。揆之名望。亦爲當時所重。杞皆以術排之。遣真卿使希烈。卒爲所殺。遣揆使吐蕃。亦死于行。盖皆用陽舉陰擠之謀。而德宗不能察也。然惟德宗目無愛惜忠賢之心。是以盧杞得行其排陷忠良之計。豈獨杞之罪哉

涇師亂。（涇原兵亂犯闕擁朱泚爲主泚遂稱帝）帝出奉天。（奉天城名）杞從。李懷光

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翃趙贊二人皆杞黨翃爲京兆尹贊判度支曰聞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誅度支賦斂重而京兆刻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請帝曰懷光勳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裒聚散亡殘餘爲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乘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爲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諠沸皆指目杞帝始悟貶爲新州司馬

臣按蘇軾嘗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恐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臣謂懷光千里勤王克戡大難乃不得一見天子盡事理之必不可者而德宗惑於杞言不使入朝蓋以乘勝滅賊之說中帝之欲故也於是懷光變忠爲逆與泚交通與復有蜀道之幸矣姦邪誤國一至於此由德宗不明之罪也

貞元中帝從容與李泌時爲相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

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又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臣按盧杞之姦邪蘊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於事者亦可知矣忠賢如張鎰顏真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而德宗獨不知之善乎李泌之對也夫爲姦邪而人主覺之則其術亦淺矣惟天下之人皆知而人主獨墮其術中而不知則其微蒙蔽惑必有甚工且密者然求其所以然則亦言無不從而已夫言無不從者姦臣釣其君之餌也人主樂其餌之甘而忘其鉤之害則亦必亡而已矣

穆宗時李逢吉爲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守澄宦官之用事者）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宜在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悟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兵部侍郎敬宗立逢吉又誣紳將不利於上

貶端州司馬

臣按逢吉之薦李紳亦猶賈充之薦任愷也蓋學士在唐最爲親近有内相之名中丞雖風憲之長而非密近之地去内廷而任外司則逐之也易矣又紳與韓愈皆有剛直名以一事中二人逢吉之術盖甚巧也而穆宗之昏庸乃能察之延問本末而二人復留問之爲益盖如此近世言官事之忤宰相者多以美職遷之若中丞之於六曹尚書諫議侍御之於侍郎司諫正言之於起居郎舍人殿中監察之於列寺卿少其位則遷而其權則貶名曰優之而實抑之一去言職或黜或逐無不可者故爲言職者往往自結於宰相以取要官人主不可不察也

李訓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鄭注佐昭義府訓往見相得甚歡注介之謁王守澄中人用事者守澄善遇之并薦訓注于帝文宗也訓持詭辯激昂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帝見其言縱横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進翰林學士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己鋭意去惡敢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比務恩復讎不踰月同平章事每進見他宰相避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慴憚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皆憑以爲資訓時時進

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
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多藝詭譎陰狡憸探人廋隱李愬薦之王守澄守澄薦注召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遷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天資貪沓既藉權寵歆官射利皆積鉅萬不知止險人躁夫有所干請日走其門李訓既附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矣俄擢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惑之秉是進退士大夫撓敗朝法衆策其必亂未幾訓等僞稱甘露降金吾左仗樹令中尉仇士良往視因欲誅之事敗皆族誅 史臣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文宗與宰相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李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隷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嗚呼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廈之顛天下爲寒心竪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閹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臣按漢高帝稱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訓注以陰狡之資濟之以瀾翻之辯文宗不察自爲奇材倚之以就大事其與高帝之任周勃異矣宜其敗也是以沾沾自喜之士喋喋多言之輩明主遠諸

武宗立。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士良內臣自憲宗世用事至是五朝。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范祖禹曰。小人莫不欲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爲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耳目。是以蕩君心哉。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隨其君之所好。皆以竊權寵也

臣按。祖禹之論盡矣。士良所謂可以得志者。則未然也。夫人主脩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皆得其所。況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者乎。人主德不脩。學不講。則天下亂。昆蟲草木亦皆失所。況左右之臣。其有得所者乎。故秦室危而斯高誅。漢業壞而張趙誅。張讓趙忠士良小人。但知以竊權固寵爲榮。而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無自保之理。故士良用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禍卒貽於身後。若馬存亮輩。不貪權不溺寵。焉能保其身哉。然士良之言。自古姦臣之所未道。爲人主者宜寫此一通。置之坐側。必近儒生。必親經史。則奢靡之不能惑。姦佞之不能蔽也必矣。否

則未有不爲士良輩所愚者

崔胤喜陰計附離權强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諂可畏。昭宗用爲平章事。素厚朱全忠（全忠即朱温本黄巢之將後降以爲節度使）委心結之陰爲全忠地。俾擅兵四討。數爲全忠畫醜計。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頗强諸侯相持未敢移國。及胤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强大。終亡天下。胤亦身屠家滅。時有崔昭緯者亦相昭宗。密結中人。外連强諸侯。制天子以固其權。後誅死。又有柳璨者爲相。挾全忠爲重。會彗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璨乃手疏所仇媢者若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爲寃。後全忠急於九錫疑璨沮己殺之。唐史姦臣傳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嗣凶。牝奪晨（三宰謂李勣許敬宗李義府。皆勸高宗立武后也）林甫將蕃。黄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謂盧杞也）崔柳倒持。李宗覆（謂崔胤柳璨也）嗚呼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臣按姦賊之臣大抵有所挾然後得肆其惡若許敬宗李義府則挾賊后以制其君。而武氏因之以移國。崔胤柳璨則挾賊臣以脅其君。而朱温因之以篡位。嗚呼可畏也哉。近世有歸自北庭而主和戎之議者。則於誓書明言毋得擅易宰相此又挾讎怨以要其

君也屬時清明能尊政而不能竊國然其情狀實

皇朝之姦賊故併著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一（姦臣）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一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材）

詩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辜亦罪也）讒口囂囂（囂囂衆多貌）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孽災害也）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噂聚也沓重複也背多言之競職主也競爭也噂音撙）

臣按是時十月之朔日有食之陰盛陽微譴見于天又有震電之異川溢山崩之變詩人推原其故以讒人之衆多也士大夫竭力以從王事不敢告勞而無罪無辜橫遭讒口是非顛倒邪正混淆此天之所以見異也然則災害之降[illegible]自爲之豈天也哉讒邪小

君也屬時清明能尊政而不能竊國然其情狀實

皇朝之姦賊故併著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一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材次

詩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辜亦罪也）讒口囂囂（囂囂衆多貌）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孽災害也）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噂聚也沓重複也皆多言之貌職主也競爭也噂音撙[illegible]）

臣按是時十月之朔日有食之陰盛陽微譴見于天又有震電之異川湧山崩之變詩人推原其故以讒人之衆多也士大夫竭力以從王事不敢告勞而無罪無辜橫遭讒口是非顛倒邪正混淆此天之所以見異也然則災害之降[illegible]自爲之豈天也哉讒邪小

人面則多言以相悅背則憎疾以相毁職此紛競者豈非人乎其人爲誰曰前章所謂皇父也家伯也仲允也番也聚也蹶也楀也此七子者皆王朝之卿大夫士而競爲讒口而又有豔妻處中以爲之主女子小人表裏交煽此讒口之所以得行君子之所以受屈也噂沓背憎四字耳而於讒人之情態摹寫略盡人主其可以不三復哉。棸音鄒 楀音舉

小弁哭夫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太子幽王之太子宜臼也 其七章曰君子信讒如或酬之 酬酢之酬 君子不惠不舒究之 舒緩也究察也

弁音盤

臣按傳稱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臼將殺之故太子之傅爲此詩以刺王也父子天性之恩太子天下之本幽王一聽褒姒之讒如受獻酬之爵得則飮之曾不少拒夫讒者之言驟而聽之則不能無感徐而察之則可得其情幽王惟無愛子之心故一聞讒言不復舒緩以究其實而遽加放逐焉此太子所以不能自明也雖然褒姒亦豈能自爲讒哉國語謂褒姒有寵於是乎與虢石父比而逐宜臼虢石父者讒諂面從之人也幽王立之以爲卿士聘后棄而内妾立庶孽寵而嫡

長危皆石父實爲之也卒使申侯衛怨以召戎幽王死褒姒虜宜臼雖立而周東遷矣讒人之害至於如此可不監哉。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其二章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側蔭切涵容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速也沮止也)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祉猶喜也已亦止也)

臣按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矣僭始之僭與譖同譖者讒之初讒者譖之極方譖之始猶容之而不辨則亂生及讒之進又信之而不辨則亂成必也闢讒而怒聞善而喜好惡明白斷決不疑則亂爲之止矣故人君杜絶讒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斷又按此詩凡六章皆斥讒人之害而三章有曰盜言孔甘(孔甚也)亂是用餤(餤進也)五章有曰巧言如簧顔之厚矣蓋讒夫小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惟其言之甘故聽者嗜之而不厭此亂之所由以進也愉巧之言悅可人意如笙簧然使其知媿則不爲矣惟其顔之厚是以爲之而不耻也人君之於聽言知其爲盜則謹防之知其爲巧則深遠之夫然後讒夫不得而售君子得以自立此詩人垂戒

之指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蘇皆畿內國名 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其卒章曰爲鬼爲蜮。蜮短狐也所謂含沙射影者 則不可得。有靦面目。靦面目之貌 視人罔極。

臣按此深嫉讒者之辭也。鬼蜮害人而不可見。讒者藏形匿迹使人受禍而不知。猶鬼蜮然。我雖不汝見。汝有面目與人相視。無有窮極。獨能安之而不媿乎。夫小人之爲讒。豈復有媿於面目。而詩人猶以此望之厚之至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寺人內臣巷伯寺人之長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侈皆大貌南箕箕宿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 愼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 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好好樂也 勞人草草。草草憂也 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矜憫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此二句疑衍文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投棄畀與也豺虎惡獸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北方也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孟子寺人字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臣按幽王之時讒說盛行。自太子之親大臣之重下

至於閹寺之微無不被讒者故小弁以下諸詩皆爲此作夫爲讒者巷伯也而寺人乃以刺王蓋君德不明而後讒者獲售受此責者非王而誰首章以貝錦爲比蓋讒者織組人罪如錦工之爲錦也錦成而文采可玩猶讒成而文理可聽也彼譖人者無乃太甚乎二章以南箕爲比箕星在南其形如箕踵狹舌廣蓋讒者之張其口如南箕之廣其舌彼誰與謀而爲是乎三章四章則皆形容讒者情態緝緝捷捷者口舌急疾之貌翩翩幡幡者往來經營之狀詩人雖疾之而猶戒之曰汝不謹其言人亦將不汝信矣汝譖

人而人受之人亦將詒汝而還自反矣五章則以驕人譖行而自喜勞人遇譖而深憂呼天而愬曰其察彼驕人乎其憫此勞人乎情之哀辭之切至今誦之猶使人涕泗也六章欲取譖人者而棄之豺虎焉豺虎不食則欲畀之北方陰寒之地焉北方不受則又欲委之於天而制其罪焉蓋讒人爲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人之情亦若是也末章又言楊園下地而其道可至于高丘以喻寺人卑者而譖言先及焉且將馴至于高位

也小弁以下諸詩皆為讒而作而疾惡之甚莫如此
篇故悉載其全以為來者之鑒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營營往來貌樊藩也）豈弟君
子無信讒言（豈弟樂易也）營營青蠅止于棘（棘木之有刺者也多從藩植之）讒
人罔極交亂四國（極已也）營營青蠅止于榛（榛所以為藩也）讒人罔
極構我二人（構猶合也合構交亂也）
臣按青蠅之為物出於汙穢之中而貪嗜食飲常譁
然杯案間以敗人之酒醪羹胾世之小人行汙而逶
利以傷人害物實似之營營者既侔其狀又象其聲
也蠅之飛或往或來若有所營而聲又營營不已以
喻讒邪之人朝夕經營欲陷害人而言出於口亦營
營然不息也詩人妙體物情故形容如此止于樊止
于棘止于榛者欲其棲泊於外毋入人堂室以汙物
亦猶讒邪之人宜屏之於外毋在朝廷以傷善良也
自昔不惟狂暴之君信讒害政雖慈祥樂易之君一
惟讒言是信亦能變移心志如成王疑周公是也成
王豈非樂易之資哉始為管蔡流言所入幾至猜阻
賴天動威而後悔故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也讒人
之情志在傷善無有窮也故家有讒則家亂國有讒
則國亂管蔡流言而四國不靖乃其驗也故曰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末章又指實事而言二人者當時被讒之人也讒人之爲讒皆架虛造端如匠者湊合材木以成室二人本無罪而讒者巧成其罪故曰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痛其爲害之無已也巷伯青蠅二詩摹寫讒人之情狀殆無餘蘊爲人君者其三復之

晉獻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梁姓也五名也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晉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蒲屈皆邑名）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

東山（東山皋落氏也）申生敗翟而反讒言益起驪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曰吾固告君得衆衆不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豫之吾吾（吾讀如魚魚者游泳自得之意）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菀（菀音鬱木茂貌）己獨集於枯（此譏里克不能擇所依不如烏烏能擇茂木而棲之吾吾自得也）里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菀乎（此謂驪姬母子）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

此指申生也里克曰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
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秉君以殺太子吾
不忍秉者執持之意言扶君以殺太子也通復故交吾不敢謂與太子交也中立
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絕句
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即里克也克既許以中立即是成其殺太子之謀
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祠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
公胙祭之肉公田田獵也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
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墳起也裂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
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illegible]

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是由吾使然也曰子其行矣行出奔
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
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臣按驪姬之譖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
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諸
隙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外
此離之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闢地啓土正
其所欲故二五因以啗之且爲之辭發諸歌詠以動
盪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
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

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言精
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點汙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
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惟其精潔也故一辱以弑
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而後已臣前論石顯之陷蕭
望之其情亦然夫必頑鈍無耻沉鷙有謀之人則雖
辱之而不動淮陰少年嘗辱韓信矣信寧甘俛出跨
下之耻不死也諸葛亮嘗辱司馬懿矣懿寧得畏蜀
如虎之誚不戰也若申生則輕死重名不能如信懿
之忍可以術激之而使死故優施欲先陷以悪恐獻
公未忍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

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誅之則又勸授
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滅霍魏虢虞諸
國以一其封雖齊桓久主夏盟未嘗一爲之屈而肯
爲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矣然猶患無隙
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
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
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又
使優施往飲里克而諷其附麗之計烏烏之歌亦猶
二五晉都之歌也詩歌於人最爲易動故二姦之言
無不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之謀

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譖故歸胙之詐最爲易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辨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讒而三姦助之也褒姒有一虢石父猶能合謀以逐宜臼況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三（臣謹）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一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二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材）

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内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太子名痤。宋平公子。）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享楚客也。）公使往（使太子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女。言汝）對曰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臣請往也至則欿用牲加書徵（詐作盟處爲太子反證驗）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平公夫人。左師向戌。皆惡太子）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

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譖故歸胙之詐最爲易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辨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弒之卓子立又弒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讒而三姦助之也褒姒有一虢石父猶能合謀以逐宜臼況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二 臣謹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一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二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材）

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太子宋平公子痤）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享楚客也）公使往（使太子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女言汝）對曰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臣請往也至則欿用牲加書徵（詐作盟處爲太子反證驗）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平公夫人左師向戌皆惡太子）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

乃烹伊戾。

臣按甚矣，宋平公之闇也。初伊戾之請從太子以享客也，公固知太子之惡之矣。及設詐以陷太子，乃信之而不疑。夫歃牲加書，雖不能為平公闇之，逆折其姦而戮之，上也；徐究其妄而罪之，次也。乃遽用其言以囚太子，使不得自直而死。太子，君之貳也，而輕之若是，可乎？後雖能亨讒者，亦無益矣。詩所謂「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殆是之類歟。

宋寺人柳有寵[illegible]，太子佐惡之[illegible]。華合比曰：「我殺之。」[illegible]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illegible]，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臣按坎牲埋書，伊戾以之陷太子痤矣，寺人柳又用之以誣華合比焉。使三尺童子嘗試聽於前，猶必若悟於後，而平公又信之以逐合比。區區小數，隨用隨驗，非為讒者之工，乃聽者之不聰也。我朝仁宗時，元昊撓邊，邊臣有欲間其驍將[illegible]者，乃陳牲酒於野，若明其將之死而祭之者，祝辭具述交通之由，而悼其不遂。元昊邏者至，則奪而去之。是亦坎牲加書之類，其術至淺也。元昊黠甚，且惛吾邊臣之計，疑其將而殺

之。況平公乎。臣故併著之，以明讒臣之諸敵國之間
用智略，凡人主皆不可以弗察也。

楚子之在蔡也，（楚子，平王也。為太子時往聘蔡。）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逆，迎也。勸平王自娶秦女。）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歸夫人。）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城父，楚邑名。）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明年，無極又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謂納秦女。）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太子建奔宋。

臣按：費無極以無寵之故而譖太子。其始則勸平王為納室焉，既娶秦女矣，又勸王自納焉。父子之疑隙既開，又勸王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焉。此即驪姬二五出申生居曲沃之故智也。父子之勢隔而情不通，且其居近北方，可以交通齊魯，於是以叛譖之，而併及伍奢焉。其計之有漸，其發之有機。平王之心，往往以為忠於己，而不知奪子之室，禽獸之不如；無罪殺子，又虎狼之弗若，皆無極實陷之也。伍奢既死，子胥奔吳，卒啓異時入郢之禍，昭王出走，楚國

幾亡。又無極實甚之也。嗚呼。讒人之患。一至此哉。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二人相比附。而忌疾郤宛也。）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字。）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也。）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言欲害令尹也。）甲在門矣。子必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自殺。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沈尹戌。楚大夫。）夫左尹（郤宛）與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未止。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人莫不知。喪太子建。殺連尹奢。（連尹。官名。伍奢也。）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屏。蔽也。）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楚成王。莊王。）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親近之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

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瓦子常名）敢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臣按費無極之陷郤宛也豈不冤哉郤宛未嘗欲飲子常子常未嘗欲就郤氏以飲也鑿空造端締怨構禍既勸以甲兵獻子常又從而讒之惟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安得而不信諸三族無罪而誅由無極一言以陷之也嗚呼酷哉爲子沈尹戌之言也曰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夫人君之耳目本自聰明讒人蔽之於是耳不得聞天下之利害目不得覩天下之是非塊然孤立若聾瞽然斯語也豈獨爲無極哉古今讒人之害此一語足以蔽之矣。

吳王闔閭以伍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越人後闔閭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蘇闔閭死子夫差立習戰射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吳王將許之伍子胥曰越王爲人能辛苦（能音耐）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吳王夫差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吳之有越腹心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大敗齊師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

吳王又將伐齊越王勾踐乃率衆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嚭既數受越賂日夜為言而吳王信嚭之計伍子胥諫願釋齊而先越吳王不聽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告其舍人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也乃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於鴟夷革囊也浮之江吳人憐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臣按子胥先王之謀臣與國同體故其諫夫差也欲專意於越而後齊金石之忠蓍龜之智未有加焉者也宰嚭身為大臣受越重賂而反讒之子胥之死曾未十年而越滅吳矣觀嚭讒子胥之辭一曰怨望二曰怨望夫為人臣而怨其君此必誅之罪也故嚭以此中之後之讒人欲陷大臣之忠直者率祖此術然則人臣有怨於其君果可誅乎曰怨者一而情不同夫子之事親雖勞不怨臣之事君亦然而大舜之有怨慕小雅之有怨誹何邪蓋不怨其常也至於懷誠抱義而君親不之察則或呼天以自愬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至離騷之作

亦自怨生而存國安君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斯怨也。秪所以爲忠且孝歟。若子胥之怨有無固未可知。縱使有之。亦必爲憂國愛君而發。夫差以嚭之讒而遽誅之。宜其亡國也。後之讒臣有以怨望誣君子者。其深察之。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儀。)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臣按大臣重任也。卜夢賤工也。以大臣之重而爲賤工者私求弗獲。假卜夢以傾之。足以知衛侯之不明也。其後漢(孝武)時等明之屬。以卜筮射蠱。因公行誅。恣意所爲。以破滅聞者不可勝數。近世亦有鄒天信之流。受賂薦人。至于卿相。蓋其託卜筮也。若出於無心而不知其實有心也。嗚呼戒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公曰諾。(從倉之說)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

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與（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臣按小人之讒毀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説以
眩惑之魯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覘
知其意乃以孟子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母薄父
於禮義為有愆也平公果惑其言不復往見蓋真以
臧倉之毀為然也小人之能轉移人主之意類如此
殊不知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非於父母有所薄厚
由其貧富不同爾夫喪禮稱家之有無孟子前貧後
富故治喪之厚薄視其力焉正所謂義也烏得謂之
踰哉樂正子之辯甚明而終不能回平公之惑者以
臧倉之言先入故也小人誣善之辭豈不可畏也哉
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公孫閈（齊人）謂鄒忌曰公何
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illegible]戰不勝田忌不進（[illegible]功不進用也）
戰而不死曲橈而誅（[illegible]）鄒忌以為然乃
說王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
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
欲為大事亦吉否（大事謂反叛也）卜者[illegible]因令人[illegible]者驗其辭於
王前田忌遂走
臣按公孫閈此謀可謂[illegible]其[illegible]卜於

市者哉威王明主也僕出居出而與辯其事必直而
鄒忌屈矣何足之邪大讒巧多端惟以理察之則
其誣可以坐照不然未有不惰其欺者。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數破走秦軍王翦
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
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蔥與顏聚
代將斬牧廢尚後五月秦兵擊破趙虜王遷
臣按郭開受秦金而譖李牧卒以亡趙蓋由有讒邪
嗜利之臣然後敵間得行兵法之所謂內間也人主
不安辭不惰其機者。

屈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記明於治亂嫺
於辭令。嫺音閑習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
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
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稾未定上官大
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
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
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
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臣按楚懷王之於屈平知其賢而任之矣一聞上官
大夫之讒遂怒而疏之何耶人君之患莫大於與臣

下爭能方王之使平草憲令也意必假手於平而後其成以爲己出上官大夫窺見此指故譖之於王謂平以此矜衆而伐功是正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大抵姦人之欲激怒其君者必覘上意之所忌屈平之見疏由上官大夫以王之所忌而激之也夫惟聖明之君聰度如天媢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者其庶免於讒賊之害乎

漢武帝時顏異以廉直至九卿上與御史大夫張湯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非謂非毁時政也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比則例也言自是遂爲例也而公卿大夫多謟諛取容矣

臣按胡寅曰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觀其言明試以考其功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今乃探其心腹之隱而罪之夫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悖父指忠臣曰爾欲背君指廉士曰爾欲穿

竊指義士曰爾欲爲姦賊爾雖未言未爲吾知爾之
心也然則凡所惡者悉不可殺邪夫管蔡將叛周公
不知而張湯乃能隔出肉骨血見人順逆之情吁亦
異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其於宰予曰吾聽其
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不立逆探臆
度之法後之人臣不幸有遭嫉誹之讒者明主其尚
察之

漢武帝天漢末天漢年號也趙人江充爲趙敬肅王客得罪於
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
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
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爲忠直所言皆
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
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
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衛太子甚愛之衛后所生及長仁恕溫謹
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並皆生子皇后太
子寵寖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每行幸以後事付太子有
所平決還白其最最凡目也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
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反音翻得百姓心而用
法大臣皆不悅羣臣寬厚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

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卜與諸子疏皇后
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
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
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失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常
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
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之微問知其情乃誅融是時方
士及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女巫往來宮中教美
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更相告訐上怒所
殺宮人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
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
充自以與太子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
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
使人入宮掘地求蠱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
書不道當奏聞少傅石德懼并誅因謂太子曰巫與使者
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
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與家
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
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
罪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之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
德計收捕充等自臨斬之使舍人持節入宮白皇后出武

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亡歸甘泉
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
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
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
得出太子引兵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太子兵敗
出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主人家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
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並遇害後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
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
上急變訟太子冤上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
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教我立拜千秋

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
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冤之

臣按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
充之讒者其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
迨其後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
寵寖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
也江充興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之為讒必先
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
背之惟帝之於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
而靡其失一也蘇文之譖也帝嘗考覈其實有則

太子讒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泯焉不
問遂增太子宮人以爲之是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
行矣自今小人爲讒者誰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
它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
自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方常融之譖猶能微
察其情爲之誅融蓋父子之情未盡隔也其後
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問而帝不之報父子
之間隔至此欲無讒間之入得乎此失三也江充
以告趙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之素又嘗以太
子家使車馬屬吏而白奏焉是其執讎有素帝治巫

蠱之獄不屬之它人而屬之充以傾險之人挾仇讎
之意則其致螫於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察是假以
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事爾
而本原實出於一心帝惟其多欲也故寵嬖盛而庶
孽萌愛憎之意既形儲副之位安得而定惟其多惑
也故溺於方士巫覡之說稍神意慮久已昏亂及年
老氣憊百邪乘之於是妖言煽於外妖夢感於內巫
蠱之事由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盤
杅朝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其情無足
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以啓來者云

漢哀帝時中山王箕子（中山國名。箕子王名。）有眚病（妖病也）祖母馮太后（馮太后中山王母。漢制諸侯王母祖母亦稱太后。）自養視數為禱祠解（解猶人言賽謝也）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謁者官名）由素有狂易病（所謂病風喪心者）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尚書官名。責其何故擅去令其書於簿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治之受傅太后指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王乃飲藥自殺宜鄉侯參等死者十七人（參馮太后弟中山王舅。）張由以先告封侯史臣班固曰詩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臣按張由祝詛之譖特欲以自解其將命擅去之罪耳使哀帝能遣外朝臣之知大體者訊之則其誣立見矣而傅太后乃以宿怨諭意指以成其獄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誣告者乃有封侯之賞是時漢祚垂亡君德不競而母后以私意殺諸侯王之祖母與外戚之賢者未幾傅氏一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斯之謂矣班固之言至今讀之猶使人隕涕也。

漢安帝時楊震爲太尉時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又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各起園宅廬觀役費無數震數上疏切諫帝不平之而豐等皆側目憤怨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復上書救之帝不省竟誅騰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帝遣使者收震印綬豐等復譖之詔遣還本郡震行至城西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卒。

NATIONAL CENTRAL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三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晉武帝時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紞侍帝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大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聞善馭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7413866 v.5

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臣按伐吳之役[illegible]

沮其議者也平吳之後統等不知自媿方反加誣痛焉觀其言於武帝者援據古今從容近理人主聽之安得不爲之動其實則誣善之巧辭蔽賢之邪說也詩人之所謂貝錦者殆此類邪人主於此尤不可以不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詔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

王琿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等七人表稱王不宜出外事過博士祭酒曹志志乃奏當如博士議帝覽之大怒免志官其旉等皆付廷尉科罪攸辭疾歐血薨初帝愛攸甚篤爲荀勗馮紞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臣按武帝之於齊王攸蓋嘗受太后遺命俾友愛之以介弟之親太母之命而搖於荀勗馮紞之一言何也蓋其爲說曰百僚内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斯言一入武帝友愛之心於是轉爲猜忌臣下雖百喙其能解乎又其說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而詔命既出舉朝果爭是乃益帝之疑而實二人之說也讒邪之徒巧爲鉗鍵以困主意豫設機穽以待人言大抵如此原晉之亡由惠帝以昏庸主器賈后以凶險作配故也而二人實主之親賢莫如齊王攸忠勤莫如張華而二人實傾之故史臣譏其接米均以貳極觸袞

闇而偶震勗之力也懿佽安賈（謂賈充也）交勗讐張心滔楚費（無極也）過踰晉伍（三五也）紞之罪焉可謂略盡二人之情實矣故併著云

晉惠帝愍懷太子遹（愍懷謚也）非賈后所生（母曰謝玖）后母郭氏常勸后慈愛太子后不從更與賈午等謀害之又侍中賈謐驕貴（午謐皆后戚也）太子性剛不能假借之謐譖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后也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太子長子病太子為之禱祀求福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illegible]）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不能（飲）逼之（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陳福以紙筆及草（稱詔）使書之（其詞皆凶逆今不錄）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偏示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眾人既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尋殺之

臣按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
之罪。故爲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
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爲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
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邪。抑它
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既莫之辨。大臣惟裴頠所請。粗
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遂使儲君被誣。莫能
自白。卒寃以死。豈不哀哉。大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
亦有不可盡據者。如類是也。
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
之切骨。則使婢習介書。既久則僞作介與富弼書。
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三臣者非遇
仁祖之聖。其得免乎。
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者。曰。
仁宗選
上爲皇嗣。襄嘗沮之也。
上頗怒襄。大臣歐陽脩爲言。
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
先朝。有僞爲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右。
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眞僞。況傳聞乎。
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僞爲諫書以陷鄒

浩世降俗末情僞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易所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爲之況讒人之工於讒者乎故因懲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懲懷者

北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之見必遥駡珽聞而怨之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常求牧田於帝光又爭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營舍未定終不入幕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推自崩（高齊姓也）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遂召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跡終不滅周主聞光死爲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之與齊寔爲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律光
皆名將也然是時周主方明（武帝也）賢能效職齊君昏
暴（高緯）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於內祖珽以險
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之子也表裏交煽肆
爲姦利斛律光以忠勞自奮實深嫉之於是珽與提
婆皆切齒之矣韋孝寬之謠所以傾光也傾光所以
傾齊也敵國相傾末世常態而珽等又從而傾之是
自傾其國也光死而周爲之大赦蓋曰莫予毒也已
讒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而庸君昏主一不之察
可勝歎哉光之死纔六年而周滅齊非周能滅之高

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爲書石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
集有宰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
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
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臣按太宗之於魏徵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其薨也
所薦之人適抵罪誅帝遂以阿黨疑之積情一生讒
者遂乘之而入謂其錄諫藁以示史官者實已直彰
君過之意雖帝之明不能不爲之惑於是停婚仆碑
而眷寵衰矣原讒言之所以得入者由帝心先疑故
也使帝聞讒者之言召遂良而質之使誠有邪遂良

固不敢隱若其無邪遂良亦豈肯厚誣者之虚實於是乎不可揜矣帝乃蓄疑於中泯默不問視昔者命溫彦博披驗之時何其甚異也使無它日征遼之悔其尚得為明主乎帝末年征遼不能成功甚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勞賜其妻子

唐玄宗開元中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二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未幾罷璟相

臣按讒人之害君亦多端矣璟開元賢相也持綱紀抑僥倖蓋近習小人之所不便故因天旱而使優伶輩作魃戲以傾之恢諧笑謔似出無心而玄宗信之遽罷璟相然則其使之者誰與曰是不可知也以其時考之揚思勗以內侍貴幸而璟不與交言姜皎以舊勳寵昵而璟斥其太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墳過制而璟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過制而璟又爭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為之帝雖始初清明已溺意教坊之樂（開元二年置教坊以教俗樂）倡優雜伎得在左右至是遂能以術傾賢相矣

近習小人。亡於覘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人也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矣魏弘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唐穆宗時弘簡內臣之得幸者稹以此取相位是不薦之薦也若優人之戲是又不毀之毀也機穽之深計數之巧孰此爲甚然此不獨近倖爲然我朝宣和中王黼蔡攸以大臣入侍禁中每因諢浪中人無不售者讒之長千古一律人主其可以無心聽之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贄時爲相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晉卿代宗時宰相粲其子也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降外官贄奏曰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

臣按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蓋其爲言大抵非實若人主顯行辨白則是非曲直有不可揜者故但陰肆中傷使人主自加譴怒則爲讒者無罪而被讒者不得免自古忠良喑嗚受禍者此其由也晉卿在肅代朝它無可紀然亦循謹恭順見稱于時雖因山陵暫

擁冢宰軍國威權初非已出安敢輒出不臣之言諸子命名與帝王同殆亦偶然非必有意趙堯李舜禾闔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而讖者以此誣之可謂冤矣使無陸贄之辯唐得免乎然桀等雖幸獲全而德宗之疑終不盡釋此其所以為闇主也

我朝仁皇時宋郊以名儒進用有譏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易名曰庠然仁皇未嘗以之而不命之相也此其所以為聖君與後之欲興讒說者共戒以

仁皇為法

唐敬宗初（敬宗穆宗子也）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緋衣裴字也俗以腹為肚）天上有口被驅逐（俗以口天為吳字）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諫官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未幾以度為司空平章事

臣按緋衣之謠必時人美其平吳元濟之功以俚語歌之亦猶薛仁貴之定天山而有三箭之謠也逢吉等乃用以為誣謗蓋度自憲宗時已與逢吉相為水火

憲宗始初清明銳意討叛則相度而黜逢吉及蔡功既成志漸驕忌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之不並立也久矣既歷三朝度之勳德愈茂而群邪媢疾甚於仇讎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語而張權輿者又從而詆之逢吉權輿交發相濟所謂八關十六子也而因謠言以傾大臣即祖珽之中斛律光者也高緯不察殺光而齊以亡敬宗察之相度而唐以未亂吁來者其尚監茲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三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四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齊桓公管仲病公問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宮刑也）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公用三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諸大夫也）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臣按姦邪小人欲求寵於君必先有以順適其心使

憲宗始初清明銳意討叛則相度而黜逢吉及裴功既成志漸驕忌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之不並立也久矣既歷三朝度之勳德愈茂而羣邪媢疾甚於仇讎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謗而張權輿者又從而誣之逢吉權輿相濟所謂八關十六子也而因謠言以傾大臣即廷之中斛律光者也高緯不察殺光而齊以亡敬宗不察之相度而唐以未亂吁來者其尚監茲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 一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三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四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齊桓公管仲病公問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宮割也）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公用三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諸大夫也）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臣按姦邪小人欲求寵於君必先有以順適其心使

悅而親之然後可肆其惡易牙殺子以適君而桓公悅之蓋曰是不私其子必能忠於我也開方背親以適君而桓公悅之蓋曰是不私其親必能忠於我也豎刁自宮以適君而桓公悅之蓋曰是不愛其身必能忠於我也而不知人之情能愛其所愛而後能推之以及其所不愛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有子而殺之有親而背之有身而自殘之是於所愛者不之愛焉能愛其君於所厚者薄焉能厚其君其為此也特以順適君心而求濟所大欲爾豈其情也哉昔人有因放麑而知其可以託國者夫於一麑且不忍其仁可知是以可託之國也桓公不察三子之情適欲以爲相管仲言之而不聽遂授以柄卒之殺諸大夫而立公所不欲立之子者易牙豎刁也殺孝公之子而立其不當立之弟者開方也齊國大亂垂三十年前日之適君者乃所以爲賊君之地與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雍與癰同桑中有蠹則外碨瑰如人之生癰）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客言）所謂桑雍者便辟（音璧）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優謂倡優愛謂王之所愛孺子宦侍之屬）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枉法於外矣（枉猶陷也）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古謂蟾蜍

食月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臣按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辟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桑中有蠹則蠹魄之形見於外猶人[illegible]於中而癰發於外也便辟倿幸之徒蓄於[illegible]君心蠹於內則言之疵政事[illegible]夫君德清明則私謁[illegible]荒則小人乘之以求[illegible]法以從之於外矣蓋大[illegible]與近習相表裏故也司月之明[illegible]之明而近照小人能蝕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憎爲之防於其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禍往往自所忽始昔桓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非楚也秦皇能陷彊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非胡也蝦蟇食月古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者特借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若蝦蟇託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爲言也懇至其諭也深切爲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漢哀帝時郎董賢爲人美麗自喜帝召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

朝廷。賢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
留中視醫藥詔將作為起大第木土之功窮極技巧下
僮僕亦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
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又封賢為高安侯後又以為
大司馬衛將軍時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
百官因賢奏事哀帝崩太后冊免賢即日自殺家屬徙合
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

臣按漢世佞倖之臣雖衆然其寵能極貴未有如
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
而已是時山崩地動日食三朝[illegible]
之應白虹奸日連陰不雨司隸鮑宣[illegible]以為董賢之
應夫人君親一嬖幸之臣而天為之示戒如此可不
懼哉嘉之言曰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宣
亦曰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
如此父子可以終其性命二臣之言惓惓懇懇非徒
欲忠人主亦欲保全幸臣而帝溺於寵愛之私排
言而不聽方且擢賢以至三公棟撓鼎覆莫之
恤帝之意豈非謂其柔和巧媚非能為惡而不知
忍之資操權擅事未有不為害者漢業既由此大
而賢亦不免於誅盡親便嬖而遠仁賢其禍必至

也人主其亦懋戒之哉

漢靈帝時將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宜思夏禹卑宮之意以恤下民之勞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與民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臣按楊賜直臣也引夏禹以諍其君則靈帝未任芝樂松佞臣也引文王以諛其君則信之甚難入而甘言易售故也夫文王之囿百里初不而於傳則有之孟子方欲導齊王以與民同樂為說曰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民以為小不[illegible]時君側曰鰥寡孤獨[illegible]窮民發政施仁必先[illegible]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也[illegible]文王之愛民如此故囿雖大而民以為小使靈帝所聞者忠賢必將曰文王之仁政陛下能盡行之未耶如其未也願姑以愛民為急而緩其所以自奉者若是則有益於帝矣而芝松二臣乃妄引古義以悅其君所謂逢君之惡者也以帝之昏而濟之以二臣之佞其卒致禍敗也宜哉

北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湛每諂百端寵愛日隆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前

後賞賜不可勝紀嘗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以官爵財用等分委大臣三四日一視朝須臾復入唯戲褻色朝政日紊

臣按和士開之佞齊主即趙高李斯蠱二世之術也斯高以亡秦而士開亦以此亡齊古人以燕安爲鴆毒飲鴆毒者必死而溺安者必亡可不戒哉

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從旁美歎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史臣曰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臣按范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

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
非道故雖有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
義不從也而况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
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
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
之諛悅順從者也臣謂佞臣之害祖禹盡之抑士及
之言有深爲人君之鴆毒者夫盛明之世忠讜盈朝
言動必差箴儆隨至貴爲天子宜若無聊矣而每措
身於至安至榮之地昏亂之世諂諛塞耳窮侈縱欲
下無敢言貴爲天子宜若適意矣而每措身於至危

至弊之中然則人主將何擇焉如士及者亡隋之餘
孽何足多責所可惜者太宗知其佞而不知去之爾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三 佞幸之臣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後爲
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
與爭利物故騰踊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
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
遠方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
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
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如此富商

無所牟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歲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臣按弘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公上為天子斂怨於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又

本朝熙寧間王安石又祖弘羊故智立市易法亦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光闢之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是察之

唐玄宗開元中戶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奏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寖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愁苦之召融既敗而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

天寶初韋堅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堅引滻
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
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上幸
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陳郡中珍貨
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而裼之紅袹首
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
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
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
運

戶部郎中王鉷爲戶口色役使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
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指歲貢額外
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
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割剝以
求媚中外嗟怨

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
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恩幸日
隆八載春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
倉庫粟帛動以千計楊釗奏請所在出滯積變輕貨及徵
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
上帥羣臣觀之賜釗金紫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

士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釗後更名國忠事見前）
臣按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終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掊克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鬼蜮而民之蟊賊也明皇以其奉已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也夫千艘雲集萬貨山積可謂一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丘墓悲嗟慘感之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嗟歎之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戶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餘羨之以供上之費乎若臣敢於欺罔而帝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遇後宮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縑皆百姓之脂膏血肉也何忍以糞土視之乎異時邊將駢兵府庫之藏悉歸賊有而王鉷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甚於盜臣也吁可戒哉

唐德宗貞元八年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明年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

齡從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
之於實無所增虛費吏人簿書而已又明年奏左藏庫物
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
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
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奏
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每奏
對恣為詭譎皆眾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
上亦頗知其誕妄徒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
宰臣陸贄上書極陳其姦詐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
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

迹其姦蠹日長月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
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
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
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書奏上不悅
待延齡益厚未幾罷贄相又貶為忠州別駕其後延齡卒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臣按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創間架陌錢之法以
此致亂幾於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佞而
用之迹其欺罔之言初不難察以不可索之錢為可
索以見在之錢為羨餘使皆下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

聚之則欺罔立敗矣左藏庫嘗要得有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之雜貨委棄於其中至是始出于使帝亦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數之則欺罔又敗矣況是時以職守相關而證其妄者有人以牢相而効其姦者有人嘗皆不之省也蓋其媚人之術有以蠱蕩其心而塗其耳目如此亦可哀已矣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于歿身不復收召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四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四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格物致知之要二 審治體

舜典象以典刑（象如周禮治象之象。典，常也。刑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也。）流宥五刑（宥，寬也。）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榎楚也。不勤則撻之。）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也。災，害也。肆，緩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敬也。恤，憂也。）流共工于幽州（北裔）放驩兜于崇山（南裔）竄三苗于三危（西裔）殛鯀于羽山（東裔）四罪而天下咸服

臣按此帝舜攝位時事也。象以典刑，謂揭常刑之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俾勿避而難犯也。五刑，刑之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格物致知之要二審治體

舜典。象以典刑。象，如周禮治象之象。典，常也。刑，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也。流宥五刑。宥，寬也。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也。災，害也。肆，縱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敬也。恤，憂也。流共工于幽州，北裔。放驩兜于崇山，南裔。竄三苗于三危，西裔。殛鯀于羽山，東裔。四罪而天下咸服。

臣按此帝舜攝位時事[illegible]也。象以典刑，謂揭常刑之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illegible]易避而難犯也。五刑，刑之重

者也罪雖重而情可矜則宥之以流放竄殛皆流也鞭扑刑之輕者也過本輕而情又可原則許之以贖贖去赦無幾矣不即赦而猶贖者過雖輕猶欲其知悔也遽赦之則悔無從生矣過誤致災為民之不幸者也故赦之此所謂聖人之仁何恃怙姦民之無恥者也故刑之此所謂聖人之義春生秋殺一出無心而欽哉欽哉不當不惟刑之恤也曰欽曰恤之二言皆聖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一事爾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所罪者四人而天下無不服者

舜刑之天下實刑之也流放竄殛舊說以為誅殺非也僇果誅之則於市於朝而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今之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今之羈管編隸

故我

太祖皇帝因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竄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嗚呼此真所謂異世同心者歟

帝曰棄臣名黎民阻飢阻厄也汝后稷農官名播時百穀播布也帝曰契臣名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也遜順也汝作司徒掌教官名敬敷五教在寬敬者敬其事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寬謂從容不迫也帝曰皋陶蠻夷猾夏猾亂也夏華夏寇賊姦宄

細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汝作士士理官五刑有服服謂服其罪五服三就孔安國謂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此其累耳若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有就屏處者不皆朝市也五流有宅宅居也五宅三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克能也允信也用刑之道必致其明察然後能使人信服

臣按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蓋有以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乃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前章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干犯正政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弼輔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協合也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罔無也愆過也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臣按帝舜以民協于中為皋陶之功皋陶以民之不犯為帝舜之德君臣之間善相稱美哉舜之制刑也特以輔教化之所不及而其用刑也本期至於無刑皋陶為士師之官能體舜此心明其刑以示人使為臣庶者無犯于上之政而民亦遷善遠罪以協于

中。刑之設至是真無所用矣。此舜所以美之也。皐陶則謂此皆帝之德而非臣之功。蓋其臨下則簡而不煩。御衆則寬而不迫。父罪不及其子。惡惡之短也。賞其身又延于世。善善之長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前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也。罪之疑則從輕。功之疑則從重。忠厚之至也。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濫及無辜。寧姑省之而有虧常典。聖人之心惟恐或一不辜以傷吾天地之仁。此所謂好生之德也。惟帝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故其民亦自愛其生。無復犯有司之法者。特未洽之一辭。則其沉涵漸漬入人之深豈一朝一夕之力哉。舜之德雖盛。蔑無以加。而皐陶但以罔愆之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爾然則德未至於舜。其可自滿乎。皐陶歸美於帝之德。帝復稱皐陶之美。蓋其褒贊之中。未嘗無勉勵之意。此所以為舜之君臣也

子曰。道之以政。道即導也。齊之以刑。齊一也。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至也。

臣按。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於罪而無所愧恥。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媿恥而且至於善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欲猶好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按民性本善爲政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者何以殺爲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君子之德如風之動物小人之德如草之從風未有風行而草不偃者未有上好善而民不善者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

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臣按商之刑制不見於經獨觀伊尹之稱湯曰代虐以寬民其允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督姦慘肌膚以懲惡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而已若周之刑制則具見於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祗以爲教也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曰刑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焉平者其常而重者其不獲已也小司

冠以八辟麗邦法親有議故有議賢能功勤若貴若賓莫不有議未嘗例施之法也司剌掌三宥三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者宥遺忘者亦宥幼弱者赦老耄者赦惷愚者亦赦未嘗槩加之罪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配有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於仁義者也秦自孝公用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有刑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始皇既并滅六國自以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和義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又用李斯之言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專任獄吏得親幸用事凡誦法孔子者皆重法繩之至二世用趙高謀行誅大臣及諸宗室以罪過連逮近官宿衛無得免者而六公子戮死於社又用李斯謀行督責之術凡殺人多者爲良吏此所謂置天下於刑法者也而周之享國八百餘年秦之亡也纔及二世誼之所謂明效大驗者豈虛言哉漢文本寬仁之君而又施行賈誼之策專務以德化民斷獄四百幾致刑錯其後王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年之久亞於商周後世未有能及者誼之言又益信矣後世人主可不監歟

武帝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曰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按仲舒以春秋之學推明王者任德不任刑之意可謂善矣然陽以生萬物陰以成萬物其功一也陰雖伏於大冬乃所以爲造化之本蓋非正無以爲元不閟無以爲闢伏藏於冬而後能發育於春然則以陰居大冬爲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殆未然也然方武帝即位之初英武明斷仲舒所逆慮其有任刑之失蓋舉

天道明王道以啟其好生惡殺之心則仲舒之言眞
武帝之箴砭也其後張湯趙禹之徒進而見知故縱
之法行卒以任刑流毒迺仲舒其知言哉
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

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上深愍焉。廼下詔曰閒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宣室殿名。在前殿之側。齋則居之。）獄刑號爲平矣

臣按溫舒之論雖專爲獄吏發。其實則諷當時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貴之也。次言上下相毆以刻爲明則下之爲此者上實毆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於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邪。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爲吏期於不對此十餘言者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獄犴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爲獄猶不可入。況真獄乎。刻木爲吏猶不可對。況真吏乎。溫舒之言至深悲痛。於是宣帝爲之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　聽忠言者。然其爲治終以霸王之道雜。故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爲世所譏。而史臣

書之曰獄刑號為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諸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再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

臣按隋文制刑以戢盜非不嚴也而盜卒不能戢法終不可行至唐太宗輕徭薄賦開斯民衣食之門數年之間外戶不閉道不拾遺其失其得可以鑑矣

帝嘗乘怒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雖云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臣按隋文謂六月必有雷霆不知雷霆雖感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於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擊之也隋文徒欲以辯口折人而文其暴怒之私不知昧於天道亦已甚矣及唐貞觀改定律令自春及秋禁行死刑然後得古者刑以秋冬之意惟其有仁暴之異所以為治亂

之分歟

唐太宗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鍼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隋煬之用刑或先截其舌太宗之用刑至不忍笞其背此煬之惡所以浮於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於湯武與

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爲好德病狂瞀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更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爲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臣按唐繼隋者也隋文任法之峻如彼而太宗用刑

之寬如此。隋甫再傳而失天下。唐之享國幾三百年。天於仁暴之私亦甚明矣。賈誼以周秦並言。臣今亦以隋唐併論。足爲方來之鑑乎。

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輕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暴亂之世。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憲宗能從李絳之言。亦由太宗能納魏徵之說也。是以元和之治庶幾貞觀。姦邪小人用意刻薄。每每以嚴刑峻法導人主。斯高之於二世是也。憲宗察于頔之姦。其欲使以失人心。其可謂明也矣

以上論德刑先後之分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六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臣按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為問蓋自春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六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臣按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為問蓋自春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于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
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
仁義而已矣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當然之正理爲
國者當躬行仁義於上而不可以利爲心若王欲自
利其國則大夫亦欲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
下爭相求利國安得不危盖以仁義爲本是尊民於
理也以利爲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
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
之所有不已也於是簒弑之事與其害有不勝計者
吁可畏哉夫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非強之使然也仁
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莫先於尊君舉
世之人皆由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
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爲國者舍是其將焉求
故重言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
章論天下之平曰國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推言
求利之弊至於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前
聖後賢所以回利欲之瀾而杜爭奪之隙者如出一
口爲國者其審圖之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
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

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臣按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荀子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

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冢長也。大夫不爲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

臣按荀卿之論美矣。然謂義之與利人所兩有。則是未知人之本性也。蓋人之所有惟義而已。自其物我角立。然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桀紂不能去民之欲義。夫桀紂不能去民之義心者。以其秉彝之善。雖暴君不能奪也。若曰堯舜不能去民之利心。則所謂黎民於變者。果何事耶。聖人之化。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正以使民遷善遠罪而不知也。若民有利心而不能去。則非所謂遷善而不知矣。夫利者人心之蟊賊。不可有也。聖賢之教學者。必使盡去此心而後可與爲善。其化民必使盡革此心而後可與爲治。曾謂堯舜之民而猶有利心邪。卿以人性爲惡。故其論若此。臣不得以不辯。

漢昭帝始元中。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

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乘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豐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

孔爲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秦日以危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庖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餧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

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之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丞相車千秋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

臣按漢武之世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鹽鐵均輸酒榷之法行言利者析秋豪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爲政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而對者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爲言而沮於弘羊抳於千秋正論竟不獲伸僅能罷酒榷一事而已然賢良文學之徒分別義利其有可爲後世法者故錄其略著于篇云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臣按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體之

德宗在奉天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

盈庫陸贄上疏諫（贄為翰林學士）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
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
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
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
家也是以務鳩斂而厚穡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惠
而収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
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今之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
耆舊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盍各
區分賦稅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歸之天子以奉私求
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

餌寇記曰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今天衢尚
梗師旅方殷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竊揣軍情或生觖望
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
者人必咈而叛之為人上者當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
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宜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
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
可得也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
費非宜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
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
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

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臣按德宗專利自私非王者至公之體故陸贄爭焉今剟其略以爲戒。

以上論義利重輕之別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七

格物致知之要二 察民情

泰誓（周武王伐紂作此以誓衆古）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后。君也）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臣按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也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康誥（成王封康叔於衛作此書告戒之）曰天畏棐忱（棐。輔也。忱誠也）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毋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懋。勉也）

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比。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臣按德宗專利以私。非王者至公之體。故陸贄爭焉。今剟其略。以爲戒。

以上論義利重輕之別。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六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七

格物致知之要四 察民情

泰誓 周武王伐紂作此以誓衆古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后君也 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臣按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也。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康誥 成王封康叔於衛作此書告戒之 曰。天畏棐忱。棐輔也。忱誠也。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毋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懋勉也

臣按此成王勉康叔之辭康叔就封有君人之責故
告之曰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
大略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然則小民曷為難保邪
曰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悅或以
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其所以難保也然康叔往治其
國豈有它哉盡汝之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
乂民也昔之人或以小失而致怨者故不在大亦或
以大過而致怨者故不在小怨之來也非一端其弭
怨也無它術惟順所不盈勉所不必勉於人情所
怨者一不敢忽焉庶幾其無怨乎始以天與民並言

而終獨歸之民者民心即天心也能保小民則能保
天命矣

春秋傳穀梁氏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臣按此亦言民之常情故聖賢之君輕賦斂而不盡
其財省徭役而不盡其力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
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
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
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

愚按爲民上者知有宮室之樂爲民者亦欲有居處之安因己之樂而圖民之憂是之謂與民同樂因民之憂而不敢恣己之樂是之謂與民同憂君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憂樂者鮮矣故爲人君者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如此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大王妃也)聿來胥宇(胥相也宇居也)當是

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臣按此亦前章之意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孟子以為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故文王先焉以臣致之不靈無告不廢困窮自堯舜已然矣文王治岐之心即堯舜治天下之心也宣王知善孟子之言而自謂不能行者以有好貨好色之累而孟子則以公劉大王之事為言以為人君豈能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家可也夫公劉非好貨也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爾而當特之民居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飢餓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大王非好色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而當時宮中無怨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太王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主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宿昔之糧侈六宮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館籞而民多鰥孤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惟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飽於藜藿對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

其庶矣乎。

漢文帝時鼂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

臣按漢初去古未遠先秦舊聞猶有存者斯言者非錯之言先民之遺言也夫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拂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錯之論大抵本此而其敷陳尤詳且盡焉然總其要歸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全其生也不急征不横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為苛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也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之所謂本人情者如是而已考觀漢文之治雖未盡合古而寛仁安靜蓋庶幾焉豈錯之對有以發之邪武帝一切反之幾至危亂臣故於錯有取云

唐德宗在奉天（朱泚反。上幸奉天。）陸贄上疏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又曰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真僞雜糅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羣臣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論禍亂之由明示紛㧞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匹夫片言採錄不遺乃是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上無施行贄又言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聖人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臣按德宗專己欲而咈天下之情。是以致建中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日衰。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以上論生靈嚮背之由

詩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天子紂也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其首章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作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靡室靡家。靡無也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其次章曰。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柔始生而弱也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三章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也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其末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臣按此商之末造。紂爲無道。夷狄交侵。文王時爲西伯。以天子之命遣戍役以衛中國。非可已而弗已也。而遣行之詩。丁寧惻怛。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之期也。薇之生。戍者始行。薇之柔。戍者在行。薇之剛。戍者將歸。歷時久而歸期緩也。曰靡室靡家。念戍者之離其配耦也。曰不遑啓居。念戍者之不得安其起居也。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念戍者以歸期尚遠爲憂

而又重之以飢渴也。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念戍者之行役未定，無與歸問其家之安否也。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念戍者之勤勞王事不得安其居處也。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念戍者之決於死敵，憂心雖甚病，而此行無歸期也。末章又言昔我之往，楊柳依依，春之中也；今我之來，雨雪霏霏，冬之末也。征行之久，飢渴之害，心傷悲而人莫我知。凡此皆戍者之情鬱結于中不能以自愬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苦之，如其身之疾痛焉。故范祖禹謂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豈不然哉。

車勞還、杕杜勤歸，大抵放此，不悉錄云。

東山，周公東征也。征三監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我徂東山，徂，往也。慆慆不歸。慆慆，言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雨貌。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戰時所銜。蜎蜎者蠋，蠋，桑蟲。烝在桑野。烝，發語辭。敦彼獨宿，敦，獨處也。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果臝，栝樓也。亦施于宇。施，延也。伊威在室，伊威，小蟲。蠨蛸在戶。蠨蛸

（小蜘蛛也）町畽鹿場（町畽，[illegible]也，爲麋鹿之場）熠燿宵行（熠燿，螢火也）不可畏也，
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
于垤（鸛，水鳥，將雨則鳴。垤，蟻冢也）婦歎于室。洒埽穹窒（穹窒，塞鼠穴也）我征聿
至。有敦瓜苦（敦，徒端切，圓貌。瓜苦，猶言苦瓜也）烝在栗薪（謂瓜延于栗木之上）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熠燿，鮮明也）之子于歸（歸，嫁也）皇駁其馬（馬之黃白曰皇，騮白曰駁）
親結其縭（縭，帨也）九十其儀（言多儀）其新孔嘉（新，新婚）
其舊如之何。

臣按此詩凡四章，章首必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者，序其久戍思歸之情，閔其歸塗陰雨之苦也。我之在東，未嘗不曰歸，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今既歸矣，裳衣之敝，制而新之，願今以往，勿復從事於行陳之間可也。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而敦然獨宿者，亦在車下。此因道塗所見而興士之獨處也。次章言果蠃之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蓋未歸之時，遐想其室空無人，荒涼岑寂，而蔓生之實延焉，小蟲緣焉，野鹿游焉，固非可畏之物，不能不動其懷歸之情也。三章言天之欲雨也，鸛則鳴于垤，婦則歎于室，蓋以夫之在行遇雨，念之而歎，愛之至也。洒埽熏鼠，以我之征人

行且遂至潔除以待望之切也顧見苦瓜繫于薪上
因感其夫勉繫於外我之不見今三年矣觸物興懷
無一念之不在也四章言倉庚于飛鮮明其羽此家
娶之時也之子于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母為結縭
送其行也九十其儀儀之多也新婚之喜固可嘉矣
舊有家室者相見而喜又何如耶蓋男女居室人之
至情故一章言其獨宿三章敘其久别而四章又以
婚之新舊終焉序詩若曰君子之於人敘其情而閔
其勞所以說也可謂得詩之本指矣詩之言我皆周
公述歸士之辭士之蘊於其心而不能言者周公盡

發之於言遐想其時上下之交歡欣感激有不能自
已者後世征戍頻繁民病于役則有為詩以刺者曰
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
無寐曰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曰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此以父子不相保而怨也曰角枕粲兮
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曰終朝采藍不能一
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此以夫婦不相保而怨也曰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曰匪兕匪
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此將率戍役以勞
苦而怨也與采薇東山之辭大抵略同然采薇東山

上序戍者之情也陟岵諸詩戍者或其家人自序其情也得失之相去顧不遠哉今之世兵農雖分而並邊之民往往或從征役或任轉輸饑渴疲勞之殃感嗟愁苦之態往往有甚於古者自將帥守牧未聞有過而問之者况得上徹於

九重之邃乎臣今列之是編者欲

仁聖之君軫文王周公之念

處宮庭之奧如親際邊鄙之間恤民之憂如己之憂則民亦將以

上之憂爲憂矣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庶幾乎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七月流火流下也火大火心星六月之昏則入於地之南夕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九月授衣當流火之時爲授衣之備也一之日觱發一之日十一月也觱發者風寒二之日栗烈二之日十二月也栗烈者氣寒無衣無褐褐毛布也何以卒歲卒終也三之日于耜三之日正月也耜田器也四之日舉趾四之日二月也趾足也舉趾者舉足而耕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饁饋也田畯至喜田畯田大夫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載則也陽溫也有鳴倉庚倉庚黃鸝也女執懿筐懿筐深筐也遵彼微行遵循也微行牆下小徑爰求柔桑爰於也柔桑穉桑春日遲遲遲遲舒緩也采蘩祁祁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女悲春發如貴公子之早嫁也七月流火八月萑葦預蓄以爲曲薄

蠶月條桑條桑以枝落其葉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斧斨所以伐遠枝之揚起
者於此亦預備之。猗彼女桑。小而長條曰女桑。七月鳴鵙。伯勞也。八月載績。
絹麻之名。載玄載黃。以為祭服也。玄黃實。我朱孔陽。朱色光明。為公子裳。以供公上。
四月秀葽。葽草也。五月鳴蜩。蜩蟬也。八月其穫。禾之早穫者。十月隕蘀。蘀謂木
葉隕落。一之日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同上。二之日
其同。同會。載纘武功。纘繼也。功事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田獵所取也。小
豕曰豵。大豕曰豜。獻公之小於私。五月斯螽動股。斯螽蝗類。六月莎雞振羽。
莎雞如蟬。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屋簷也。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
牀下。自七月以下皆蟋蟀自野而入。穹窒熏鼠。穹窮也。窒塞也。熏去其鼠。塞向墐
戶。向北出牖。墐以泥塗之。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處。六月食鬱及薁。鬱棣屬。薁蘡薁也。七月亨葵及菽。亨煮也。葵菜名。菽豆也。八
月剝棗。剝音卜。反擊也。十月穫稻。稻謂稅者。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食
壽以下皆言養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壺瓠也。九月叔苴。叔拾也。苴麻子。采荼
薪樗。荼苦菜。樗惡木。食我農夫。以上皆農夫之食。九月築場圃。築圃為場。在今猶然。
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
稼既同。既同已聚也。上入執宮功。言入公宮之役。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晝取茅。夜作索。亟其乘屋。亟急也。乘升也。其始播百穀。以播穀在近。早修室廬。二之
日。十二月。鑿冰沖沖。沖沖鑿冰之意。三之日。正月。納于凌陰。冰室也。四之
日其蚤。獻羔祭韭。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也。韭以出故薦之。九月肅霜。十月
滌場。滌掃也。朋酒斯饗。兩樽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公堂人君之堂。稱

彼兕觥。（兕角之觥。）萬壽無疆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瞽矇歌之宮中。（此朱熹說）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毋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維夫與婦。維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為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食貨乃莫。亨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穫稻為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奬勸厲之。故斯人亦以為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歎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

相與獻酬忘其爲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爲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勸厲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藁無所從給豫指收斂之入以爲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忍飢扶犁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傴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傴僂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栗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舂揄揚簸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懽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質貸之人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秋種蠶績織紝紡之苦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當室知之者寡矣況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況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知

之者寡矣況六宮嬪御乎近世張栻入侍
經進因講葛覃之詩言於
孝祖以為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於書
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
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
驕肆使為國者每念乎農畝之勞則心不存焉者寡
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
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己飢寒之也是
心常存則驕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與栻
之論最為懇至臣愚不佞願

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勤之狀作為歌詩退
朝之暇使人日誦于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
戚里庶幾
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亦
知衣食所自來勉為勤儉之趨而不狃汰侈之習戒
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傜役以奪其時毋橫加賦
歛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贍之有司大夏隆
冬賦常平義廩之粟稍振贍之歲凶賑卹先良農而
後游手以示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
足而孝悌興矣惟

仁聖垂意焉。

君牙。周書篇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此以誥。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按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於斯時為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厥惟艱哉。非深知民間真切利疚者不能言也。為有司者當思其艱而為圖其易者。民乃安矣。穆王為周六葉天子。生深宮之中而能恫念細民疾苦。此孔子所以取於書也。然方是時井地之法未壞。有廬可居。有田可食。民之艱已若是。而況今乎。窮閻敗壁。窮山曠埜。暑雨淋滲。茅茨不足以自覆。風雪凝沍。楮絮不足以自溫。平居終歲勤動。曾不得穀其腹。隆寒皸瘃。罔所營求。則坐須窮餓而已。歲雖大穰。猶不免此。一遭艱儉。則老弱轉乎溝壑。強者起為攻剽。勢所必然。民生之艱莫甚今日。惟

聖明其深軫之。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曰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殖。而

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按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者詔令之下勤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爲空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爲誠於潤農也

唐德宗貞元二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曰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人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愁怨於下而君不知至於離畔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橫增賦斂盜匿公財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奇之

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
戶戶復其徭賦乎
臣按德光奇之言雖唐世之弊政求之今日殆有甚
焉常賦之誅求粟則展轉增入有輸一石而其費至
三石帛則阻却換易有輸一縑而其費逾三縑若
和糴之强取有僅償其半直者有不給一錢者其他
横歛苛征色目如蝟又不與焉是以民雖遭值豐穰
曾無仰眉之樂況歉餒乎貪官縣胥交爲蟊蠹監司
牧守不獲盡聞況
朝廷乎民日以瘠吏日以肥而國家元氣日以朘削
長此不已將有瓦解土傾之憂惟
仁聖深念焉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
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
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
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
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以不知也上說命左右錄
其詩常諷誦焉
臣按聶夷中之詩即臣前所謂豫指收歛之入以爲
稱貸之資是也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二月新穀

之登以八月而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
往往貸於半歲之前矣千錢之物僅得數百或不及
其半焉　官豪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婦低首仰給否
則亡以為耕桑之本迨繭絡於湯禾登於場而責逋
者狎至　解絡裹穀亟以授之回顧其家索無所有矣
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為本而本生息昔之千錢俄而
兼倍昔之數百俄而千錢於是一歲所貸至累歲不
能償己之所貸子孫不能償鬻訟一投追吏奄至伐
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所望者一
稔而歲稔則償逋尤峻竭其儲之入不容錙銖龠合

留故昔人謂豐年不如年其言似於過激然實無以
家之真利病也嗚呼民生之艱一至於此上之人奈
何眂為當然而弗之恤哉　唐明宗五季之君而儉約
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詩惻
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
爾故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政也
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寘於殿庭
臣按世宗於五季為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木為

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沈溺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是以有取焉。

以上論田里戚休之實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八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

堯典曰欽明文思（欽敬也）又曰允恭克讓（允信也恭敬也克能也讓遜也）

舜典曰温恭允塞（温恭者和粹而恭敬也塞實也）

禹貢曰祗台德先（祗敬也台我也言敬德為天下先）不距朕行（距違也）

詩商頌曰湯降不遲（謂應期而生不後也）聖敬日躋（躋進也）

大雅曰穆穆文王（穆穆深遠之意）於緝熙敬止（於美也緝續也熙廣也止助辭）

臣按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之叙其德必以敬為首稱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原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聖人之

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是以有取焉。

以上論田里戚休之實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七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八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堯典曰。欽明文思。欽敬也。又曰允恭克讓。允信也。恭敬也。克能也。讓遜也。

舜典曰。溫恭允塞。溫恭者和粹而恭敬也。塞實也。

禹貢曰。祗台德先。祗敬也。台我也。言敬德為天下先。不距朕行。距違也。

詩商頌曰。湯降不遲。謂應期而生不後也。聖敬日躋。躋躋進也。升也。

大雅曰。穆穆文王。穆穆深遠之意。於緝熙敬止。於美也。緝續也。熙廣也。止助辭。

臣按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之敘其德必以敬為首稱。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原。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聖人之

敬純亦不已。即天也。君子之敬自強不息。由人而天也。聖人之敬安而行之。然成湯之曰躋。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若未嘗不用其力者。蓋日躋者進進不已之意。緝熙者續續無窮之功。此湯文之所以聖益聖也。人主而欲師帝王。其可不用力於此乎。

曲禮(禮記篇名) 曰毋不敬。(毋者禁止之辭)儼若思。(儼端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辭言也)安民哉。

呂大臨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則無所往而不正。天下雖大。取之脩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

臣按曲禮一[illegible]爲記禮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爲曲禮之首。蓋敬者[illegible]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illegible]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其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脩身治國之道畧備。其必聖賢之遺言與。

表記(禮記篇名) 君子莊[illegible]日彊。安肆日偷。

臣按程頤之[illegible]以爲常人之情。纔檢束則日就規矩。纔放肆則日就曠蕩。學者猶爾。況於人君處宮閫之邃。極貴富之奉。儻非以莊敬自持。凛然肅然如對神

明如臨師保其不流於放蕩者幾希彊與偷主心志
而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彊安肆則志惰而日偷彊則
毅然以進德脩業自任視天下之善無不可爲者雖
天行之健亦思企及一或偷焉則視隆苟安惟知燕
嬉虞樂而已趙武晉卿爾一有偷心事功遂以不競
況人君乎臣因推衍其說以爲溺心安肆者之戒
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
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
猶病諸
臣按孔子答子路之問其言雖甚約其理則極至而

無餘蓋自堯舜以來世相傳授惟此一敬臣既列之
於前矣至若禹之征苗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啓之
伐有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武王之數紂曰狎侮
五常荒怠弗敬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夫堯舜禹
湯文武天下之八聖也苗扈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
其所以爲大聖大惡之分者敬與弗敬而已君子之
爲君子其能外乎子路未知而復問故孔子再以
安人安百姓者言之蓋脩己非求於安百姓而百姓
自安理之必然無可疑者然此修身極至之驗也故
雖堯舜猶病其難曾謂子路而易之乎與時子思作

中庸亦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程頤推明之曰上下
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
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惟
聖明之主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以上論修己之
敬。臣按自漢以來世之諸儒未有深知敬之爲義者
惟程頤有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
嚴肅則心一。而朱熹又爲之箴曰正其衣冠尊
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
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
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

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此言持無
適之義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此釋主
一之義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此二言一
篇之綱領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
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灋亦斁九灋謂洪
範九疇也斁敗也烏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
臺敬之爲義 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
復之。
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珠也七政日月五星也
臣按璣衡正天文之器今渾天儀是也舜方歷試之

時納于大麓。納，入也。大麓，大山林麓也。而烈風雷雨弗迷矣。不迷，不錯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矣。逮盍即位，猶懼己之未當天心焉。察璿璣以授日月五星之運，其循軌邪，是天之與我也。其失度邪，是天之警我也。正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顏色，惟恐一毫少咈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

皐陶謨：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叙，次也。勑，正也。惇，厚也。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秩，品秩也。庸，常也。同寅協恭和衷哉。寅，敬也。協，合也。衷，心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懋，勉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上，謂天。下，謂民。敬哉有[illegible]。

臣按：帝王居天之位，[illegible]其所職，無非天之事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illegible]，與其別有五，天之所叙也。待我而厚。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禮，其別亦有五，天之所秩也。自我而不[illegible]，其常其可不敬乎。寅與恭皆敬也。君臣一心，恪[illegible]職，是謂之和衷。有德者，天之所命也。五服之章[illegible]我有罪者，天之所討也。五刑之用則在我。其可[illegible]乎。大而命討之政，小而命討之事，勉之又勉，懋[illegible]也。天之聰明在民，天之明威在民。民心所在[illegible]心也。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有民

社者其可不敬乎皐陶之告舜者如此隆古君臣之間講論政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主於敬真後王所當法

伊尹作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先王謂湯也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祇敬也肅亦敬也）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惠順也阿衡伊尹之號）故伊尹作書以湯之所以敬天者告之夫天之明命至可畏也常人視之邈乎幽顯之隔聖人視之瞭然心目之間故常睠顧而不敢斯須間斷惟恐已之所爲少拂

天降災祥在德

臣按此伊尹將告歸之時也太甲處仁遷義伊尹之責塞矣猶慮其德之未一故以斯言儆之曰天難諶者謂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曰命靡常者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而之人無定在也吉與祥爲類德之吉則祥應之凶與災爲類德之凶則災從之天雖難信然常厥德者必保厥位乃所以爲可信也命雖靡常然有吉德者必降祥乃所以爲有常也

召誥（成王命召公相宅因作誥）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玆大國殷之

命（紂殷王長子。元長也。）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休美也。）亦無疆惟恤。（恤憂也。）
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又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王其疾敬德（疾速也）又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處也所居）我不
可不監于有夏（監視也。）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
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
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嗚呼若生子罔
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哲智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
永命。（祈求也永長也）又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

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替廢）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臣按召公一誥丁寧反復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也
始則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大邦殷之命。蓋紂元子
也。殷大邦也。其命若未易改而天遽改之。豈不可畏
也哉。次言今王受命雖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
蓋以天命之靡常而去留之難必。此其爲可憂也。既
又舉夏商言之。謂其既服受天命矣其歷年之永不
永。我皆不敢知。所可知者惟不敬厥德遂早墜厥命。
此則灼然不誣者也。既又以生子喻之。凡人之生子。
其明智其壽考。皆定於初。講學則明。愛身則壽。今王

受命之始亦猶子之初生況肇卜新大邑而居之是又一初也天之命以哲命以吉凶命以歷年皆自今日始其可不謹乎既又曰王惟德之用祈天永命夫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今曰祈天永命何哉蓋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然天命至重必君臣同德然後可保故曰上下勤恤恤即所謂無疆之恤也上下一心勤而憂之則夏商之歷年庶乎其可與矣末則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命在天於小民乎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為心者也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嗚呼曷其奈何不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

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摯之切臣故曰此老臣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饗百年之壽而周家卜世過於夏商然後知召公之言真有補於周室

文王大雅篇名文王受命作周也其一章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不顯顯也帝命不時不時時也文王陟降陟升也降下也在帝左右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假大也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麗數也十萬為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又曰無念爾祖無念念也聿脩厥德聿述也永言配命配合也自求多福又曰殷之未喪師師衆也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駿大也又曰命之

不易。無遏爾躬。遏，止也。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虞，度也。上天之載，載，事也。無聲無臭。儀刑文王，儀，法也。刑，亦法也。萬邦作孚。孚，信也。

臣按此詩周公所作，舉文王之事以戒成王也。首章言文王在上，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與之爲一。周之有邦，自后稷公劉以來，綿歷千載，可謂舊矣。惟文王與天同德，故天錫以維新之命焉。有周不顯，盖言其甚顯也。帝命不時，盖言其甚時也。詩人之辭類如此。德既顯矣，命既時矣，然文王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而未嘗少間。此所謂之德之純也。四章言穆穆哉文王，緝熙其敬，純亦不已，故大命集焉。夫以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天命既歸于周，商之孫子亦皆侯服于周。周固嘗臣商矣，今乃反臣於周，可見天命之靡常也。故五章之首申言之，又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藎臣者，忠誠爲至之臣，周公言之以其中戒于王也。六章又言欲念文王，惟在述脩其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其間哉。方有商未失衆之時，蓋嘗克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至於是，宜以爲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末章又謂命之難保

毋使僅及爾躬而止周至成王再世爾周公已憂其命之不延而欲成王而昭著聞而度商之所以失天命者盡博詢衆言然後知商之所以亡知商之所以亡則知周之所以興矣謂毋遏爾躬之一語至今猶使人凛然寒懼況周公親言之而成王親聽之乎亦猶堯之告舜曰天祿永終也以後世言之必且謂此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斯其所以不危亡也篇將終乃斷之曰凡欲配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illegible]惟法文王則合乎天而萬邦所以信服也文王之[illegible]七章盡周公親筆後之王者欲保天命所宜列之屛幛書之簡牘晝讀而夜思之則將若上帝之實臨其上雖欲斯須之自放有不可得惟

聖明其深念之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去聲）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忱，信也）不易惟王天位殷適（紂，殷之正適）使不挾四方（挾，謂挾而有之）其二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翼翼，恭順貌）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懷，來也）厥德不回（回，違也）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臣按明明在下指君德而言赫赫在上指天命而言

君有明明之德則天有赫赫之命矣觀赫赫在上之言則其威明可畏曾不違咫尺之間此天之所以為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以商紂言之所居之尊則天位所傳之正則殷適一旦失道雖欲挾四方而有之有所不能此與召誥皇天改厥元子之命同意皆所以深警成王也既言商紂之失又言文王之得謂其小心恭順以昭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由其德不違於天故天使之受四方之國此又所以深勉成王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言武王以諸侯伐紂衆寡不侔所恃者上帝之臨而已汝者武王自謂也商紂無道天命討之其可以強弱貳其心乎此二言也雖為伐商而發然玩其辭則若上帝實臨其上人主而能時時誦味則非心邪念自當潜消於冥冥之中矣豈小補哉

敬之（周頌篇名）羣臣進戒嗣王也（嗣王成王）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思語辭）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士與事同）日監在茲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羣臣進戒首以敬天為言蓋帝王所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故重言以求其聽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難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

降於事為之間天之監觀未嘗一日不在此也豈可忽哉當時羣臣之學必格心為主故其言純粹如此人主宜深味之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臣按此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此頌作於成康之時古人謂受福曰嘏夫既受福於文王而享吾之祭矣然豈敢自滿哉必也夙興夜寐亹亹怵惕畏天之威然是以保其天命爾後世人主一行郊祀明堂之禮輒侈然有矜大之心如漢武諸詔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愧多矣

板（大雅篇名）凡伯刺厲王也（厲王周無道之君凡伯其臣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變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王往也出入往來也）昊天曰旦（旦亦明也）及爾游衍（衍猶逸也）

臣按迅雷烈風之屬天之怒也日食星變之類天之渝也人君為天所子其事天如事親然親之容色少有不懌人子當痛自咎責敢有輕忽傲慢之意邪天之變異有少失常人君當深自戒懼敢為戲豫馳驅之失邪易之洊雷震曰君子以恐懼脩省孔子於迅雷風烈必變而記禮者亦曰若有疾雷迅風甚雨必

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古之人主於日食星變之類必減膳徹樂或責己求言凡皆所以示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頃優游暇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失常然後當知警也吁此文王在帝左右之事而凡伯迺以刺厲王古之忠臣不敢謂君不能類如此惜厲王之終不悟也。

以上論事天之敬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40867 .6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九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降亦作洚洪水也。

臣按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其災雖起堯時。至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自謂此天之所以儆我也。聖帝明王之畏天省已類如此其後成湯憂旱。亦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人疾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宮室崇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夫以成湯之聖安得有此而反躬自責若是其至。湯之心即舜之心也。至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武帝時公孫弘對策乃曰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夫舜以水自徹而弘歸之於堯湯以旱自責而弘歸之於桀姦諛之情所以惑誤其君使傲忽天戒者凡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伊陟相太戊（太戊商中宗也伊陟伊尹之子）亳有祥（亳國都也祥異也）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臣按咸乂四篇今亡而史記叙之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太戊遇災而聽忠言脩闕政亟以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謂其能盡敬畏之誠而以天命律己也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雊鳴也）祖己（賢臣）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降下民典厥義（典主也義理也）降年有永有不永（永長也）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孚信也）乃曰其如台（台我也）嗚呼王司敬民（司主也）罔非天胤（罔無也胤嗣也）典祀無豐于昵（豐厚也昵親也）

先儒蘇軾曰高宗肜祭之日野雉鳴于鼎耳此爲神告

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己謂當先格王心之非盖武丁不專脩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己先格而正之夫天之監人有常理而降年有永有不永者非天夭人人或中道自絕於天也人有不順德不服罪者天未即誅絕而以孽祥爲符信以正其德人乃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今王專主於敬民而已數祭無益夫先王莫非天嗣者常祀而豐于昵其可乎或者謂天災不可以象類求夫書曰越有鳴雉足矣又記其鳴於耳非以耳爲祥乎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曰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爲國之害莫大於此

臣按軾所謂以象類求者謂洪範五行之說也鳴不於它而於鼎耳鼎者祭祀之器耳主聽聽不聰則災孽生焉漢儒之論災異大抵若此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丁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

階登堂歷三公之官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
宿留告曉人具備□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
音曰聞捕得雉毛□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
音復對曰陛下安□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
之計誣亂聖聽如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
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
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宣諫
於賢哲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異尚
可銷也漢去三代未遠一雉之異而君臣相儆如此
故附著焉。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叔大夫）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
之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倬明大也。雲漢天河也。昭光也。回轉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
薦臻（薦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卒盡也。）寧莫我
聽其二章曰旱既太甚蘊隆蟲蟲（蘊積也。隆盛也。蟲蟲熱氣也。）不殄禋
祀（殄絕也。）自郊徂宮（郊祀天也。宮祀宗廟也。）上下奠瘞（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
靡神不宗（宗謂尊事之）后稷不克（克能也。）上帝不臨（臨視也。）耗斁下
土（斁敗也。）寧丁我躬三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推（不可推去。）兢兢
業業（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孑然遺失也。）四章
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illegible]）

民死生之命靡瞻靡顧言無顧視之者羣公先正則不我助謂百辟卿士之徒雩祀者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五章曰旱既大甚滌滌山川山枯川竭如洗滌也旱魃爲虐魃旱神如惔如焚惔燎之也我心憚暑憚畏也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臣按此詩蓋宣王憂旱責躬之詞其首曰雲漢爛然雨未有兆今之民何罪而數罹饑饉之厄乎神之能爲雨者無不禱矣犧牲不敢愛圭璧不敢惜而神不我聽何也二章則言旱已大甚暑威爍然自郊至廟所以祭享者無不至矣莫親於后稷而不能救莫尊於上帝而不見臨與其耗斁下土民受其[illegible]躬當之。三章又言致旱之由不可推知兢畏危懼殆如雷霆之在上周自厲王板蕩之餘民之僅存者無幾今又重之以旱將無復有孑遺者矣四章則言旱甚而不可止我將無所自容民之大命死亡無日莫有顧視之者羣公先正之與祀者曾不我助而父母以及先祖亦何忍使予至此乎五章言旱之已甚雖山川亦爲槁竭使我心如焚灼羣公先正不我聽聞天既見譴寧使我遯而去以謝罪於天不可使民被其毒五章而下大畧申復前意詳味其辭敬天憂民之心側身脩行之實至今猶可想見此其所以爲中

興之治與。

正月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其首章曰正月繁霜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我心憂傷民之訛言訛僞也。亦孔之將將大也。念我獨兮憂心京京京京大也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癙憂幽憂痒病也。

臣按正月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天地長養之時而多霜焉其異大矣而民言爭爲訛僞其異又大於繁霜也曰訛言者何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忠爲佞以佞爲忠此所謂訛言也訛言興則君子小人易位而邪正混淆所以致繁霜之災也在位之君子爲之憂爲之病而王莫知焉其致禍敗也宜哉。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一章曰十月之交十月夏之建亥之月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醜惡也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二章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臧善也三章曰爗爗震電爗爗電光貌震雷也不寧不令寧安也令善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冢頂也崒崔嵬之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曾也皇父卿士皇父字也番爲司徒番氏也家伯爲宰伯字也仲允膳夫仲字也聚子內史聚氏也蹶維趣馬蹶氏也楀維師氏楀氏也卿士以下皆官名豔妻煽方處豔妻謂褒姒也煽熾也處居也六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嚻嚻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臣按四月繁霜幽王不知戒也於是十月之朔日有
食之考諸先儒之論以為日月之食雖有常度然王
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
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食焉若國無政
不用善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
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
為非常之變矣正陽之月日有食之古之深忌也十
月純陰而食詩人亦刺之者蓋純陽而食陽弱之甚
純陰而食陰壯之甚故均以為異焉亦孔之醜言其
甚可醜也月有虧微理之正也日有虧微豈不甚可
哀乎原日月之告凶不用其行者以四國無政不用
其良故也月食陽勝陰也日食陰勝陽也陽尊陰卑
陰亢陽而不勝乃其常也陰勝陽而揜之可以為常
乎曰于何不臧言何由而有此不善之證也雷發聲
于春收聲于秋今既十月矣而雷電交作山傾川涌
陵谷改易高深易位此為何景而幽王曾莫之懲刺
王而曰今之人者不欲斥言也前云不用其良謂善
人失職也善人失職由小人之用事也小人用事于
外者由婦人主之於中也故至此歷叙其人焉卿士

司徒而下皆王朝貴近之官而皇父之屬分據其位所以然者有褒姒為之地也女子小人內外交締此災異所以併至也善人君子遭值此時黽勉從事未嘗敢以勞苦自言而無罪無辜橫罹讒毀以此知山摧川沸之變非天為之實噂沓背憎之人為之也蓋上天仁愛非有意於降災乃人自取之耳可不戒哉

齊有彗星（彗星除舊布新之象）齊侯使禳之（齊景公也）晏子（晏嬰也）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彗之狀如帚故曰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臣按晏子於是知天道矣古之應天者惟有敬德而已禱禳非所恃也後世神怪之說興以為災異可以禳而去於是人主不復有畏天之心此為害之大者也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熒惑大星也心東方宿也）心宋之分野也子韋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臣按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景公三言之善

而法星爲徙三度天相應其捷如此可不畏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
仲舒又言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
元帝時日食地震匡衡上疏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哀帝元壽元年日有蝕之孔光對曰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降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較然甚明無可疑惑
是年息夫躬建言災異數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

軍行過兵數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為上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嘉對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解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

臣按漢儒之言天者衆矣惟仲舒最為精粹其曰人之所為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者尤古今之格言也臣僭以下其言亦足以警世主故劉其略著于篇云

以上論遇災之敬

五子之歌（夏書篇名詳見後）其一曰皇祖有訓（皇祖大禹也）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臣按君之與民以分言之則若霄壤之不侔以情言之則若心體之相資故可親而近之不可卑而遠之也國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根摇則木拔民離則國危匹夫匹婦若無所知然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故大禹自謂天下之愚夫愚婦有能勝我者蓋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不能加焉敢以已之聖為可恃

而民之愚爲可忽乎三失謂失之衆也一失猶不可況至於三凡民情之怨忿其端甚微其極至於不可禦圖於未形則易捄於已著則難六馬者駕車之馬而六轡所以馭之車賴馬馬賴轡猶君之賴民也朽索馭馬必危非道臨民必離故大禹之心常懔乎其不自保也然則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後世之君以一人而肆於民上者視大禹之訓宜知戒矣

召誥召公作以告成王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丕大也諴和也休美也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碞險也

臣按成王幼冲在位召公元老恐其未知民之可畏也則歎息而言王之年雖小而任則重若能大和于小民則善矣蓋小民雖甚微而至爲可畏王其毋或敢後用顧畏于民之碞險可也夫若民何其險邪曰朽索馭馬前聖言之水能載舟後賢喻之天下之險孰逾乎此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康誥亦曰迪畏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周召之啓告其君者如出一口人主其可不深念哉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臣按君者神人之主君爲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

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時，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慢其民乎。

以上論臨民之敬

堯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元氣廣大謂之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人時，謂四時農功之時。）

臣按：奉天時以興農功，事之至重，故命羲和敬以授民。敬之見於經者始此。其分命曰寅賓出日，曰寅餞納日，蓋於日之出入，必敬候之也。至於咨鯀以治水，曰往欽哉。釐降二女，亦曰欽哉。此堯之敬見於事者也。其於卹刑，於典禮，於夔與稷，於咨牧，不曰欽則曰寅，不曰寅則曰敬。此舜之敬見於事者也。天下萬事莫不本之一心。敬則立，慢則隳。雖至細微，亦不可忽。故堯舜之敬，不獨脩身為然，至於應事亦莫不然。後世人主既鮮知以敬治身，而臨事尤多輕忽，此禍敗所由基也。臣故摭二典所記，以為後王之法云。

以上論治事之敬

詩思齊之三章：（文王詩。）雝雝在宮，（雝與雍同，和也。）肅肅在廟。（肅，敬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射，厭也。保，守也。）

臣按：此詩言文王之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在宗廟

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然持守之功未嘗斯
須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常若天地神明之
在其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其前也。雖未嘗有厭倦之
心。而嚴於自保。常恐燕安怠惰之私萌於中。邪僻嫚
易之氣。設於體也。斯其所以為純亦不已與。
抑之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輯和也不遐有愆。遐遠也
相在爾室。相視也尚不愧于屋漏。屋漏者室之西北隅也無曰不顯。莫
予云覯。覯見也云語辭神之格思。格至也思語辭不可度思。度測也矧可射
思。射音亦厭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人之常情。祇敬於羣居
者易兢畏於獨處。凡人君之尊臨朝涖之上
對士大夫儼如朋友。則和柔顏色。防遠過失。雖屬君
猶或知勉。至於宮庭屋漏之中。蠨蛸蠛蠓之地。無法
家拂士之在側。有近習褻御之旁環。而能凜然自持
不愧屋漏者。雖明主猶或難之。故武公自謂毋曰此
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
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度者。況可有厭斁之意乎。子
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
武公其聖賢之徒與。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臣按朱熹之說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不敢忽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臣觀自昔諸儒之釋此章者皆以戒謹恐懼與慎獨云者通為一事至熹乃析而二之蓋以為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二又以見平常之時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人欲泯是乃所謂致中和之功也

聖明之主熟玩而深體之則天地位萬物育其源實自此出可不勉哉

詩曰(小雅正月之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孔甚也昭明也)故君子內省不

疚（疚，病也。）無惡於志。（惡，愧也。言無愧於心。）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抑篇）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臣按此亦前章慎獨之意，故引詩以明雖潛深隱伏之地，而其昭著章灼有不可揜者，故君子內省不疚而無愧於心。盖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歉，必有不能慊（慊音愜）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己無所疚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引詩謂處室之時當無愧於屋漏，故君子靜而常敬，默而常信，不待動作語言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乎。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平易。直，正直。子，慈愛。諒，誠信也。油然，新生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臣按古之君子以禮樂爲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

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自不能已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懌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為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莊敬莊敬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然以禮治身至於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能至乎天且神何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查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為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慢易入之善惡之相為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慢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為之主莊敬不立則易慢入而為之主夫既為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汙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

水矣此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淫樂如鄭衛淫哇之聲慝禮如褻恭狹俗之禮）
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
知（音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臣按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它內外交致其功而已。
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
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
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內出
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
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
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斯誼也夫人之所當知而
於人主爲尤切惟
聖明留意焉則顏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
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息生長也）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
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濯濯蕩然之貌）人見
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
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
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
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

之矣梏械也梏之反覆反覆展轉也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
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
材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惟心之謂與

朱熹曰牛山齊之東南山其木固嘗美矣以伐之者衆
故失其美然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日夜之間必有所生
長非無萌蘗也而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至於濯濯也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
未與物接之時淸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
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
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淸明之際良心必猶
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
而梏亡之如山木旣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
之所爲旣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
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
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淸而好
惡遂與人遠矣又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
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
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

者當無時而不用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又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臣按孟子之言以旦晝爲主而朱熹推衍其義謂當無時而不用力則旦也晝也夜也皆兢業自持之時其功益精密矣臣不佞又嘗推衍朱熹之說爲夜氣之箴有曰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自冬至以後爲闢自夏至以後爲闔）貞者元之本（元於時爲春貞於時爲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艮東北之卦）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之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物俱闃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

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竆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臣謂物欲之害夜爲最甚故其說以夜爲本若異於孟子朱熹者然亦未嘗不互相發也愚者一得惟聖明擇焉

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臣按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爲人心者蓋有說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汩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知求能求

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故曰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自天子以至庶人其道皆然而人君以一心而受衆攻尤易以放然則其可以不知求乎求之匪它以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求之則存猶反覆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理即所謂由義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萌謂萌蘖）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弈圍碁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秋弈者名）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繳以繩繫矢而射也）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臣按孟子之告齊王也可謂至矣蓋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正人賢士進見之時常少理義漑灌之益其能幾何退而以邪說進者至矣猶煖之日寡而寒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摧折其如之何哉又以弈比之弈雖小技非專心致志則不能精故其一以專一而得之其一雜以它念而失之非誨者有

勤惰。學者有工拙。由一與不一而已。故程頤爲講官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必如頤之言而後可。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呂大臨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梏亡之謂也。寡欲之人。則無梏亡之患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義端所由喪。而天理滅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熹曰。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臣按養心謂涵育其心也。存謂不失其本心也。多欲則戕伐其心矣。烏乎養。以欲戕伐則喪失其心矣。烏乎存。昔漢武帝謂羣臣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聲色好征伐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

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堯舜而施仁義，得乎？周端頤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然則有志於學聖人者，必由寡欲充之，以至於無欲而後可。若夫多欲而不知所以克之，方將與漢武同科，而欲逮踵堯舜，非臣之所敢知也。惟

聖主致思焉。

以上論操存省察之二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九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

誠意正心之要二 崇敬畏

大學曰：湯之盤銘（盤，沐浴之盤也。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曰：苟日新（苟，誠也），日日新，又日新。

朱熹說已見大學或問

踐阼篇（大戴禮篇名）武王踐阼三日，受丹書於太公，惕若戒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曰（云云全文見第二卷）。席四端銘曰：安樂必戒，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爾，武王自謂也。代，謂周代商。）

臣按：安樂則易怠，怠則必有悔，故孟子曰：生於憂患

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堯舜而施伐義，得乎。周端頤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然則有志於學聖人者，必由寡欲充之，以至於無欲，而後可。若夫多欲而不知所以克之方，將與漢武同科，而欲達華堯舜，非臣之所敢知也。惟

聖主致思焉。

以上論操存省察之二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九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

誠意正心之要二 崇敬畏

大學曰：湯之盤銘 盤沐浴之盤也。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曰：苟日新，苟誠也。日日新，又日新。

朱熹說已見大學或問。

踐阼篇 大戴禮篇名 武王踐阼三日，受丹書於太公，惕若戒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曰 云云全文見第二卷

席四端銘曰：安樂必戒，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爾武王自謂也。代謂周代商。

臣按：安樂則易怠，怠則必有悔。故孟子曰：生於憂患

而死於安樂當寢而安逸欲易作一反一側敬不可
忘淫戲自絶視彼殷商銘席四端爲心之防。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臣按鑑雖甚明見面而不見背猶吾一心有所明亦有所蔽患常伏於照察所不及過常生於意慮所不周故雖聖人懔乎隱憂。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可救也。

臣按盥沐之盤朝夕自潔因而爲銘與湯一轍溺人溺淵因水生戒蓋溺於淵者猶可浮游而出

人所以陷溺其君者乎智有態使君沉迷於旨酒厚味顛倒於艷色淫蔽方恬安而莫覺傾禍敗之遄與斯其爲患詎止於溺淵而已乎。

楹銘曰。毋曰胡殘（殘害也）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臣按斯銘凡三反復蓋人情每忽於窮微而禍亂常生於隱伏銘之於楹朝夕見之以儆以戒保於未危

杖銘曰。於乎危（於音烏一本作惡音同）於忿疐（於如字忿疐怒也）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

臣按大易所謂懲忿窒欲是忿者有危身之憂縱欲

者有失道之辱。杖之爲物。子以自扶。操之則安。全有
頼舍之則顛踣可覆。富貴奢淫易忘兢畏。於杖爲銘。
是或此義。
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臣按天實生時。地實生財。而君用之。敢昧自來。祀以
報本。亦必先時。匪物是貴。敬以將之。齊明盛服。對越
上帝。於牖爲銘。朝夕是戒。
劒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倍與背同 崩。頹壞也
臣按劒之爲服。以示威武。[illegible]乃德輔惟
德是行。無思不服。於用威祇。取顛覆。額額獨夫。所
寶者劒。終以自燔。千古之鑑。
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少間謂須臾也 終身之羞。余一人所
聞以戒後世子孫。
臣按兵者凶器。聖人所重。苟非拯民。其忍輕用。一矛
之造。謹之戒之。況於兵端一啓。伏尸百萬。流血千里。
戕生靈之命。奸天地之和者。皆斯須不忍實爲之。寧
王以此戒其子孫。萬世人主。可違斯言。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詞義
易知者、如右。
禮運 禮記篇名 三公在朝。三老在廟。即三公之致仕者 王前巫而後史

卜筮瞽侑。卜筮，掌卜筮之官。瞽，無目者。誦詩以侑也。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臣按古之所以衆建思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廟則有三老焉，所謂思德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宅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後世人主所親者嬖御近習，所説者淫聲美色，狐媚蠱惑者千態萬貌，雖欲無邪其思，得乎？此德之所以不如古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宮角徵羽，五音也。佩在右者其音中徵角，在左者其音中宮羽。趨以采齊，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音咨。采齊即今楚茨之詩。行以肆夏，登降之樂節也。肆夏即今時邁之詩。周旋中規，周旋反行也，宜圓。折旋中矩，折旋曲行也，宜方。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揖之謂小俛，佩見於前；揚之謂小仰，佩見於後。鏘，玉聲。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鸞和皆鈴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臣按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徵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鸞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

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爲功也易。
後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熒惑斵喪者。則不可勝數。故
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爲力也難。夫惟知其難。
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不然非臣之
所敢知也。

國語。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
至于師長士。卿者執政之官。師長官師之長。士謂上中下士 苟在朝者。無謂我耄
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
而納之。以訓道我。謂聞人之言。必誦念記而納之也。志猶記也 在輿有旅賁之
規。輿車也。旅賁虎賁也 位宁有官師之典。宁者人君之位 倚几有誦訓之諫。
倚几。閒居之時。誦訓。主誦書之官。 居寢有褻御之箴。居寢燕息之時。褻御謂近習也。臨事
有瞽史之導。瞽史知天道者 宴居有師工之誦。師工樂官 史不失書。[illegible]
瞽史者 矇不失誦。矇謂瞽矇 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
懿戒即今抑詩也 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

臣按衛武公之所以約敕其身者。可謂至矣。自卿以
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
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
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惟能如此。故生有
令名。歿有美謚。後之人主。尚其法諸。

孔子觀於魯廟。有欹器焉。孔子曰。吾聞古之欹器者。虛則

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
虛而欹孔子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
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
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
挹而損之之道也

臣按欹器古之遺法自三皇五帝有之所謂宥坐之
器也天下之理至于中而止故列聖相傳以中爲大
法而制器亦象焉虛而欹不及也滿而覆過也過與
不及均爲非中惟中則正矣斯器日陳于前是亦几
杖有銘之意也孔子因之以陳持滿之戒使人知挹
損之道旨哉言乎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
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
敗多事多害安樂必誡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
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弗滅炎炎若
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折將
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
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
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江
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口過患哉。言無口過之可憂也

臣按：斯文大略與武王諸銘相出入，亦古之遺言也。孔子因是而發臨深履薄之言，人主誠能誦之於口，志之於心，而書之有坐以自警，亦進德之一助云。

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崔植對曰：玄宗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晝夜孜孜納君爲道。璟嘗手寫[illegible]以獻，帝出入觀之以自戒。其後朽暗乃[illegible]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爲元[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臣按：無逸一書，萬世之蓍龜也。宋璟[illegible]圖以獻，可謂有志於正君矣。今經筵所在，每設此圖，庶幾開元故事。然必玩而繹之，如姬公之在前，宋璟之在後，惕然自省，不敢暇逸，然後此圖能爲進德之助。不然，則視山水之繪，其與幾何。惟

聖明其深念之。

以上論規警箴誡之助

臣聞程頤有言：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

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
存此涵養意久將自熟敬以直內是涵養意顧之
意蓋欲學者敬以自持而內自直雖無禮樂銘戒
之助可也然以學者言之則今之所無固未易復
以人君言之則亦何所欲而不可耶誠能內主乎
敬而凡古人所以自警之具如湯武之銘筆之翰
墨設之屏幃可也使人諷誦入耳著心可也燕閒
永日毋深居中禁而時御便朝使儒臣環侍陳
規益如衛武公之自警可也嘗廟之器做而爲之
設于宥坐以警滿盈之誡可也不寧惟是宫庭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古詩書[illegible]禮經[illegible]之事[illegible]者
房中之樂[illegible]近代今之樂府歌辭惟所欲
爲孰曰不可內外交修動靜弗違而志不誠心不
正者未之聞也[illegible]敢昧死以爲
聖明之獻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一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書益曰吁歎辭戒哉儆戒無虞虞度也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熙廣也明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違背也干求也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逆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按此益戒舜之辭也既吁而後戒又申之以儆戒深言治安無虞之世可畏而不可恃也夫治安之世易失者法度易縱者逸樂故首言之若任賢之不可不專去邪之不可不果謀事未合於理之不可成與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一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書益曰吁 歎辭 戒哉儆戒無虞 虞度也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熙廣也明也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干求也 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咈逆也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按此益戒舜之辭也既吁而後戒又申之以儆戒深言治安無虞之世可畏而不可恃也夫治安之世易失者法度易縱者遊逸故首言之若任賢之不可不專去邪之不可不果謀事未合於理之不可成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夫違道以求名。咈姓以徇欲。皆枚數而告戒之。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治亂之源在人主之一心。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其心正矣。然後於人之賢否。知所用舍。謀之是非。知所決擇。心志洞然。無一蔽惑。則於逆理違欲之事。自不肯爲。又以常憂勤常兢畏。而不以怠荒間之。然後中國尊而四夷服。其效有不可掩者。益之進戒。始於君心。而終於君心。此自古聖賢傳授之要法也。晉武帝混一天下。唐玄宗身致太平。皆以逸樂怠荒。召戎狄之亂。其流禍至於數百年。然後知聖賢之言。爲萬世之蓍策。其可忽諸。

皐陶曰。無教逸欲有邦。

臣按此皐陶戒舜之辭。逸。謂燕安怠惰之私。欲。謂奢靡荒淫之好。人主一身。天下之表倡也。故當以勤儉而率諸侯。不可以逸欲教有邦。夫所謂教者。非昭然示人以意嚮也。逸欲之念少萌于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此皐陶所以惓惓也。

禹曰。無若丹朱傲。(丹朱堯子不肖)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頟頟傲虐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殄絕也)予創若時。(創懲也)娶于塗山。(塗山國名)辛壬癸甲。(辛日娶妻甲日復出治水)啓呱呱而泣。(啓禹子)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荒大也)

臣按此大禹戒舜之辭。丹朱之不肖。其惡多端。禹獨以傲之一辭斷之。傲者驕怠之謂。此衆惡之源也。故所好者慢遊。所作者傲虐。不分晝夜而肆其頟頟之狀。無水而強行舟。羣淫而亂家政。所以殄絶其世也。禹以敬戒之心懲其若此。是以有室而弗遑居。有子而不暇愛。獨於平水土之功不敢後焉。朱惟驕怠。是以肆欲。禹惟敬戒。是以忘私。其言之於舜。亦以戒舜也。夫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舜。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抑知其無是而姑爲是言邪。人心惟危旨昔所畏難

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稷之君臣宜視以爲法。

太康失邦。(夏后氏也)昆弟五人須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臣按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衛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爲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爲人主者。以此大訓揭之坐隅。銘之楹。佛若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仲虺之誥（仲虺作此以告成湯）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王謂成湯邇近也殖生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懋勉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臣按淫聲美色迷心之媒蠹故湯弗邇之殖貨厚利者害義之根荄故湯弗殖之人欲消亡天理昭著是以勉於德者必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必勉之以賞用人之善由己之善己有不善則改而從善公平正大卓犖明白其原皆自不邇不殖始然則人主之心其可使有一毫物欲之累哉

伊尹作伊訓（訓太甲也）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肇始也）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先民猶言古人時是也若順也咈戾也）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檢約也飭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敷廣也哲人賢智之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儆戒也）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匡正也墨者貪以敗官之刑）具訓于蒙士（蒙士蒙童）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臣按伊尹先言成湯以治己者而後述其所以治人

者此身教之義也。蓋自夏桀之亂綱常掃地湯始脩
而正之惟忠諫是從惟先民是順居上則能明其德
為民則能盡其心恕以及人故不求其備嚴以律身
故如恐弗及積行累功如此以至于有天下其惟難
哉。成湯念得之之難保之之不易也。於是廣求賢
哲以輔後人又制官刑以儆有位蓋將維持王業於
無窮也。巫歌舞以樂神者也。故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是為巫覡之風。殉猶殉葬之殉。陷身于貨色之中不
知省悟又恒于畋獵不知止息是為淫泆之風。侮
聖人之言逆咈忠直之士疏遠耆艾之德親比頑

之童是為悖亂之風。三風其綱而十愆其目也。卿士
有其一家必喪諸侯有其一國必亡。臣下不能匡
者繩以敗官之罪其刑墨。童蒙之士則以此訓之。夫
自卿士以至諸侯或蹈其一猶必取喪亡之禍況天
子乎。故伊尹以此訓太甲欲其敬厥身而念之不忘
也。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
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十愆之藥石也。篇將終
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之
心冀其必聽所謂社稷之臣與。

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西戎遠國。底致也。犬

高四尺曰獒

太保乃作旅獒。太保三公之官召公奭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庸用也展布也 人不易物。易讀如輕易之易 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者戲狎之謂 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矜謹也 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八尺曰仞 功虧一簣。簣取土器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臣按西旅獻獒。而未受也。召公已作書戒王。古者大臣之格君心。皆於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形而後言也。夫明王敬謹其德。豈欲四夷之我賓哉。而賓貢乃有不求自至者。然其所獻。不過服食器用而已。無它玩好也。王乃以其物錫異姓之諸侯。以示德之所致。俾無廢其所職。若寶玉則分于同姓之國。以布親親之恩。於是人不以物視物。而以德視物。受其賜者。無敢慢易。而各思勉其德焉。夫有德者必敬。敬則不狎侮。若狎侮君子。則君子去之。而無以盡其心。狎侮小

人則小人怨之無以盡其力。召公先言慎德至此又
以狎侮為戒。蓋不敬乃敗德之源故也。物之誘人因
視聽而入。目悅色。耳悅聲。苟非心有所主。未有不反
為耳目所役者。故必使耳目聽命於心而後可也。心
得其職則百度正。猶官得其人而庶事脩也。玩人喪
德。即上文所謂狎侮也。玩物喪志。即上文所謂役耳
目也。玩人則以人為戲。輕薄嫚易。未有不喪其德者。
玩物則以物為戲。荒縱淫泆。未有不喪其志者。然則
何以寧其志。曰道而已。道者人心之正理。以道寧志
則物欲不能惑。怡愉安平。是之謂寧[illegible]多言害[illegible]以接

吾所何以應之曰道。權是非當否折之以理。雖詖
淫邪遁其能逃乎。舜以危微精一告禹。繼之曰無稽
之言勿聽。此內外交養之方也。召公之意其在於是
世之人主於有益之事多不肯為。而惟無益者是為
故心志分而功不成。於有用之物多不知貴。而惟無
用者是貴。故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本務實者不然
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
推類而言。莫不然也。小駟乘而晉師以敗。非土性也
晉惠公與秦人戰。乘小駟。鄭出也。故敗。見獲於秦。事見左傳 白狼入而荒服不至。
好珍奇也 周穆王伐犬戎。得白狼白鹿以歸。荒服遂不至。事見國語 千里馬之卻。

漢文所以有道（事見後卷）鬭鴨之求，魏氏所以不長（魏文帝末除遣使於孫權求鬭鴨事見三國志）齊不寶徑寸珠而寶檀子，敵以畏悲；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國以強。凡此皆後世事，而召公之言無一不驗者，此其所以為聖賢與篇將終。又歎息而言蚤夜無或不勤，前言慎德欲其不婾，此言勤欲其不怠。慎者婾之反也，勤者怠之反也。人主能慎而不婾，能勤而不怠，其事畢矣。行者德之積，微者鉅之積。一行不慎，全德之累；微者少忽，鉅者不成。又以為山譬之，九仞之功虧於一簣，不可也。萬年之業隳於一旦，其可乎。苟能信蹈乎茲，則民生安其居，民生安則王業永矣。以武王之聖而召公戒之勤勤懇懇至於如此，後世人主其可以已德為既足而厭規切之論乎。

周公作無逸（作此以戒成王）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居也），先知稼穡之艱難（種曰稼，斂曰穡），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依謂小人所恃以為生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相視也），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諺俚語也），既誕（誕妄言也），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昔之人指父母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即商大戊也），嚴恭寅畏（四者皆敬也），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舊久也，暨及也，高宗為

（太子時父命之令舊民間習民事）作其即位（作起也）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信也陰默也）其惟不言言乃雍（雍和也）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保安也惠愛也）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謂商之後王也）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抑損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徽懿皆美也恭亦敬也）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盤樂也）以庶邦惟正之供（供貢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淫過也）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臣按呂祖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作勤作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離者焉或暴而為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

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此無逸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
蓋言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
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
難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
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上周
公深為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
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
此論啓之也相厥小人以下蓋引閭里近事明之也
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矣甚
謠諺常誦於口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也
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自以
為黠而反以老成為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
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
矣此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
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
為田舍翁乎臣謂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
安逸所以誕妄侮厥父母餘則祖謙盡之祖謙又曰
此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歎息而謂之我聞蓋其語
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

則確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禨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禨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脩省此則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旣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揄約克洽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方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皆居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功與無逸互相發也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言享國五十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者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此意也

臣按舊說以祖甲爲大甲考諸史記祖甲者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與不義惟王之說十而

以邵雍書考之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世次又正
在高宗之後故知非太甲也。
蘇軾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乃如彼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千一而已飲酖食野葛者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呂祖謙又曰商周獨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歟亦云云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之慮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祇畏所以下之也大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己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漠然未嘗留意也則其力畀安用哉即於康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己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柔之徽美者也懿恭恭之淵懿者也凡人之柔退謹愿不謂之

柔恭不可也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輝則大不同矣於
民言小者盖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懐保猶未周也
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之
莫不鮮鮮然有生意也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痛四海文
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憂乎有杯水勝火之難
推望道未之見之心勤而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
後世晝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
言庶獄庶慎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
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爲矛
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遊

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田則以是爲耽樂固文王之
所不爲也不曰不爲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
畋之簡則可知其用之約既無横費自無過取所以庶
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爲
西伯所統之庶邦盖有 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伯主
者斑斑可見此章論文 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
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 勤政事戒佚游損横斂大略皆
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 章之意以此坊民後世猶有妄
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説 以啓人主之好逸者
又曰無逸雖戒成王實 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

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此人君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淫入于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於觀逸游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絶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横斂必先絶横斂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横斂四者既皆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非正辭之義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君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于二日自二日至于終身不反也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皇暇曰今日耽樂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爲無傷逮其既嘗此味則寖深寖溺矣

臣按無逸一書[illegible]三宗後舉文王俾成王知所以灋又舉[illegible]主知所以戒受之惡無所不有而[illegible]無智愚皆知憂勤者必享國而

逸[illegible]其沉湎于酒心志惽亂則雖死亡
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不能
無逸此周公所以專於陳戒與。
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
云豳風鴟鴞之篇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牖戶綢繆纏綿補葺也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
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臣按孟子引鴟鴞之詩以為彼羽毛微類而能於未
雨之時豫為之備如此今國家閒暇不能脩明政刑
願乃觀細娛而忘大[illegible]乎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
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
之將及是燕雀之智不如鴟鴞遠矣為國者必能憂
勤兢畏以圖安而不[illegible]樂怠傲以自禍庶幾免於
燕雀之譏乎。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范臺臺名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
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
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
不嗛[illegible]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
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

之威（美婦人也）三日不聽朝遂推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王）登強臺（臺名）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音怡）而右閭須（白台閭須皆美婦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夾林蘭臺皆臺名）強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臣按四者之欲人之所同也聖賢則能以道勝欲故大禹絕旨酒而不御晉文公推南威而遠之楚莊盟強臺而不登晉楚之君雖未可與大禹同年而語其勇於自克亦可尚也齊桓雖知厚味之亡國而寵任易牙至於終身卒以召亂是自言之而自蹈之也物欲之伐人至為可畏惟人主一以大禹為師推惡酒之心以御羣物而深戒齊桓之不勇其庶幾乎

唐太宗時張蘊古上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臣按大寶之箴亦

丹扆之良規也故剟取其略以備覽觀焉

以上總論逸欲之戒

大學衍義巻第三十一

大學衍義巻第三十二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微子 商書篇名 父師 箕子 若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 沉謂溺于酒酗謂酔而怒

臣按酗酒者受也而箕子乃歸之於天蓋忠臣不忍斥其君故爲無所歸咎之辭也

泰誓 武王伐紂誓師之辭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 冒亂也 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臣按受之惡衆矣而武王誓衆乃以沉湎爲首者人

丹扆之良規也故剟取其略以備覽觀焉

以上總論逸欲之戒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一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二

誠意正心之要二（戒逸欲）

微子（商書篇名箕子）父師若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沉謂溺于酒酗謂醉而怒）

臣按酗酒者受也而箕子乃歸之於天蓋忠臣不忍斥其君故爲無所歸咎之辭也

泰誓（武王伐紂誓師之辭）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冒亂也）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臣按受之惡衆矣而武王誓衆乃以沉湎爲首者人

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惛則衆惡所自生未有沉溺于酒而志不惛者志一惛則無所不有矣故曰冒色曰暴虐曰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無不具焉宜武王以爲問罪之首也夫成湯惟其不邇聲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其沉湎冒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惛明之異故攸有得失之殊後之人主其可不鑑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紂故都也）乃穆考文王（穆敬也）肇國在西土（肇始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誥告也毖謹也）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元大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illegible]）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辜罪也）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迪訓導也）惟土物愛厥心臧（臧善也）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棐輔也徂往也）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腆厚也）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哲王謂湯）迪畏天顯小民（迪蹈也）經德秉哲（經常也秉執也）自成湯咸至于帝乙（帝乙商之後王）成王畏相（成就也）惟御事厥棐有恭（御事治事也）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矧況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

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尹人者師尹也 祗辟指敬君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後王謂商紂也）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易改）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誕大也 淫泆蕩也）用燕喪威儀（燕謂飲宴 喪亡也）民罔不衋傷心（衋痛也）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根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罹憂也）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臣按商受淫酗臣民化之方文王之在西土已告教在位者謹戒于酒矣及成王封康叔於衛衛受之故

[illegible]

王之誥專為衛而作故[illegible]朝夕祀茲酒言文王之告教諸侯而下至於治事之臣朝夕丁寧惟祀則飲斯酒也天之始生黍稷俾民為酒惟用之大祀而已非資其沈酗也及我民以之喪德諸侯以之喪邦無不自斯酒始酒一也飲之有度而受福則為天之降命飲之無度而受禍則為天之降威觀小大邦用喪之言則當時以酒亡國者眾矣惟行以酒為行也惟辜以酒為罪也文王既教羣下勿常于酒又教之德將無醉凡飲酒能以德自持則無酣（音[illegible]）酗之過所謂

不爲酒困也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迪子弟惟土地
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臧蓋一溺於酒則必害求稼
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是時爲子弟者亦各
聰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乎耳者熟聽之聰則
志於心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爲
小焉謹酒非小德則腆酒非小過亦明矣夫有司之
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商命爲職此者
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酗以致墜失天
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既又叙成湯之謹酒
與後王之酗身爲康叔戒蓋湯上畏天下畏民[illegible]

德而不變秉哲而不敢自[illegible][illegible]以成
德敬輔相爲心而治事之臣亦各盡輔翼之敬雖自
暇自逸且猶不敢况曰崇飲乎崇飲謂相尚以飲也
是時內外大小之臣無敢湎于酒者不惟禀上之教
不敢違亦以職守所在不暇爲不敢猶有勉強不暇
則安之矣職守謂何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助
大臣之祇辟也一時羣臣以此自勵雖欲不與得乎
及受沉酗其身命令不著于民惟作怨之事是守惟
淫泆非彝是縱安燕以喪其威儀考之史記受爲酒
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民所以

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紂方且荒腆于酒逸欲不息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罪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觀今之人一醉之餘急疾強很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昔人之情狀可知矣馨德者穢德之對也紂夷居弗事上帝既無馨香以祀而作怨于民羣酗于酒惟有腥穢上聞于天天之喪商無復眷愛之意者以受自放于逸故也天豈虐商者哉以商人自速其辜耳此書言沉湎之禍至深至切豈惟康叔敬守弗渝萬世人君皆當視為龜鑑

蕩 召穆公作以刺周厲王 召穆公名虎 其五章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 式用也 既愆爾止 止容止也 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臣按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咨嗟商紂者以諷王言天不使爾沉湎于酒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既愆爾止而下皆譏其飲酒無度之狀天付人君以位豈欲爾如此哉不使爾為而為之是逆天也儻厲王聞而知警其庶幾矣乎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其二章曰人之齊聖 齊肅也 飲酒溫克 克勝也 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又再也

臣按此詩言齊聖之人雖飲酒猶溫恭自持以勝所

謂德將無醉也。從俗僁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幽王以酒敗德，大夫恐淪胥以敗，與其同列自相戒如此云。（賦）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媟狎也）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

其三章曰：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反反言重慎也。一云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幡幡失威儀也）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僊僊舞之狀）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抑抑慎密也）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怭怭媟嫚也）是曰既醉，不知其秩。（秩常也）

序四章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號呼也，呶讙也）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僛僛傾側之貌）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郵過也）側弁之俄，（俄傾貌，弁皮弁也）屢舞傞傞。（傞傞不止也）（傞傞者[illegible]之狀）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孔甚也，嘉美也）維其令儀。（令善也）

五章曰：凡此飲酒，（或醉或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怠音泰）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illegible]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illegible]也）

臣按此詩凡五章，前二章言古者禮飲之事，至三章以後乃言幽王酣飲之失。方其未醉也，威儀猶能敬謹，猶能周密。及其既醉，則幡幡然而輕矣，怭怭然而

僛矣舍其坐遷矣載號載呶矣籩豆亂而冠弁俄矣
至於屢舞不止始則僊僊然而軒舉次則傲傲然而
傾側甚則傞傞然而蹉跌矣君臣燕饗之間所以觀
禮而乃媟瀆如此則譏之曰是既醉而失其常也既
醉而不知其過也然既醉矣何為而不出乎醉而出
未至於失禮之甚則君臣猶俱受其福也醉而不出
是謂伐其德為禍可勝言邪夫飲酒所以嘉賓者以
其有令儀也今乃若是儀安在乎朱子傳君臣與醉
而失禮劉氏之說曰幽王飲酒必與群小人男女
閭閻而立監命史佐臨視之省有合之人因得辟

也衆醉而淫亂邪惡百醜具焉而王用以為娛不醉
者反恥而罰之俾以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無所不
至幽王方以為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辜其遂大
怠用以為歡焉匪言勿言者欲有醉亂而才於淫穢
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褒而美之用以為樂謂勿
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賓焉故云匪言勿言也其
醉而善於悖亂淫揶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
由之人常常誕納勿語于外留之以為吾王一笑之
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羖羖無角者俾
之必出所以因其不能謹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預

其燕飮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恥於其身亦爲淫亂故三爵之後昏昏然醉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飮而又寤哉幽王繼宣王中興之後使其不迪不若是之甚犬戎豈能殺之哉嗚呼飮之所弊爲而幽王爲之其滅亡乃自取之也呂祖謙謂羣於此章雖多牽強然發論酒之害深切詳明故錄之亘今亦有取焉庶以爲方來之監云。

抑（大雅篇名）衛武公自警也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汝者武公自謂）弗念厥紹（紹繼也）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共音拱明刑明法也）

臣按此武公自言今日之所爲也興猶書所謂予興言爲之未已也汝雖惟耽樂是從曾不念紹續之事敷求先王之道而敬奉其明法乎蓋先王之明法未有不以耽樂爲戒者能敬奉之則不爲荒縱之行矣帝嘗與張放等宴飮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illegible]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illegible]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illegible]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illegible]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

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
言。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班伯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宜哉言
成帝能嗟嘆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改。卒以沉湎
致權移外家。至於覆國。其亦可監也夫。
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
[illegible]

此按元帝之爲君。剛果必爲者也。其覆觴之舉。
則於聽言改過。此所以粗能自立於江左歟。
[illegible]以此爲常。[illegible]隋師東下。不
爲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
美人。日令一房爲主。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
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未幾。爲宇文化及所弒。

臣按。以酒喪邦。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二君終焉。

以上論沉湎之戒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二

衍義卷第三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illegible]王[illegible]牧野之辭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雌也晨鳴晨也）

晨惟家之索（索盡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妲己也）昬

祀弗荅（肆陳也荅報也）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迪道也）乃

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

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列女傳受好酒淫樂不離妲己所舉者貴之所

誅之惟其言是用受之心既昏于色矣於是神

祀者不之祀昆弟當恤者不之恤而惟四方罪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武王誓師于牧野之辭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 牝，雌也。晨，鳴晨也。
晨惟家之索。索，盡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妲己也。 昏
祀弗答 肆，陳也。答，報也。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迪，道也。 乃
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
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列女傳受好酒淫樂不離妲己所舉者貴之所
誅之惟其言是用受之心既昏于色矣於是神
當祀者不之祀昆弟當恤者不之恤而惟四方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道亡之久宗長信使俾之肆毒于民受病之本皆
昏之一字故武王兩言之

邶風篇名 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
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

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刺衛宣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
作是詩

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

按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牆有茨 鄘風篇名 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通於惠公之母惠公之母即宣姜也

君子偕老 同上 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夫人即宣

桑中 同上 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同上)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同上)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

蝃蝀(同上)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氓(衛風)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臣按邶鄘衛詩分為三國其實皆衛也衛宣公奪其子伋之妻而為夫人於是新臺之刺作[illegible][illegible]而二子乘舟之詩作矣[illegible]化之而谷風桑中之詩作宣公卒而公子頑上烝于宣姜而牆有茨偕老鶉奔之詩又作再世而至懿公卒為狄人所滅而文公立焉定之方中與蝃蝀之詩所由作也始末凡十餘詩而事之次第蓋如此新臺之一章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二章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籧篨仰而不俯戚施俯而不仰皆惡疾之不能為人者也燕婉指伋而言謂其為人安且順也齊女之來本惟燕婉是求而乃得此惡疾之宣公宣公本無疾也以其行之惡故名之耳自是伋壽死而國俗敗子頑象之上烝罷毋衛君父子之行皆同於夷

狄衛國之俗亦淪於夷狄安得夷狄之禍不來之以
作乎夫夷狄非能滅中國也以中國自爲夷狄而後
夷狄得以肆焉氣類之相感也求之古昔盖莫不然
原宣公之初亦溺於情欲而不能制爾安知其禍若
是之烈哉然文公一興以道化民而淫奔之俗隨變
信乎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牆茨一章曰中冓之
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二章曰不可詳也
三章曰不可讀也豈無淫荒穢褻汙人耳類言之且不
[illegible]可况可詳之讀之乎夫言猶不可聖人乃著之於經
何也善乎先儒楊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謂密於閨
門之内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
之於經使後世爲君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
彰也其爲訓戒深矣故事國風之詩經筵不講先儒
胡安國非之臣今列此於篇者欲明人君一以淫泆
道其民則變華而狄一以道化迪其民則變狄而華
其機猶反掌爾若陳株林澤陂等詩皆爲淫昏而作
其禍敗往往略同不能悉舉也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不聽遂伐驪
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
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戎之役汝曰勝而

不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懲有勝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兆猶臣不敢蔽蔽掩也蔽兆之紀紀法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有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也瘳愈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不中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以女遣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亡夏比猶合也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事見前

臣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斯言也古今之至言也然謂妹喜與伊尹比妲己與膠鬲比何邪伊尹相湯伐桀者也妹喜睦桀之德速桀之亡是亦伐之也伊尹伐於外妹喜伐於內故以此言之無妹喜之伐則無伊尹之伐矣妲己之比膠鬲亦然嗚呼人知有

邊境之寇，而不知有宮闈之寇。堅甲利兵、獸奔豕突者，邊境之寇也；冶容妖色、狐媚蠱惑者，宮闈之寇也。邊境之寇擾吾於外，膚革之疾也；宮闈之寇賊吾於內，腹心之災也。理膚革之疾易，而去腹心之災難。臣故曰史蘇之言，古今之至言也。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曰：「節之。陰淫寒疾，陽淫熱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無閒言，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禦，止也。）吾是以云。」

鄭子產如晉問疾。（子產，鄭大夫，名僑。）叔向問之。（叔向，晉大夫。）子產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露，羸瘠也。）茲心不爽，（爽，明也。）而昏亂百度。（百度，百為之法度。）今無乃一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司，主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姬，晉姓也。）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四姬有省猶可，（省，減也。）無則必生疾也。」叔向

曰善哉肹未之聞也肹叔向名

臣按醫和子產之論略相表裏夫陰根於陽故女爲陽物入道以夕故曰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以其陽物故生內熱以其晦時故生惑蠱此以陰陽之類言也要之心者一身之本衆疾之源淫於色則心爲之荒惑其能不生疾乎故子產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其論益精切矣然則醫和之責大臣何耶大臣之於君所以傅之德義而保其身體者也求之於古惟周公爲能以此自任故無逸之作丁寧告戒無淫于逸使成王永其天命後世知恤者鮮故以管仲而不能規六嬖之寵以趙武而不能救四姬之寡夫二人者非姦非慝徒以昧於大臣之職不能止君之淫猶不免責況以姦慝之心導君於淫者其罪可逃誅哉子產之所謂四時何也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所以勞之也夕無所聽修令而已夜無所訪安身而已所以逸之也動靜有時勞逸有節疾焉從生觀安身之云則夜氣澄寂之時尤當自養爲朝聽晝訪之地其可惑溺無節乎又況可以一之者乎一云者自叅至夜惟欲是從也內官不及同姓若是則異姓固無損與曰此子產特因晉之有是故以規之爾姬已褻

奴豈同姓邪。昔人論色禍者矣。子產、晉和所論尤人
主所當戒。大臣所當任也。故併著之

漢成帝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
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切門限也。）
（反。沓冒其限也。）白玉階。（陛）壁帶（壁上橫木）往往為黃金釭。（釭音工）函藍田璧
明珠翠羽。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
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成帝素彊
無疾病。暴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雜治昭儀。昭儀自
殺。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
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illegible]

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
臣按　昭儀之始入也。姿容穠粹。見者嘖嘖賞。獨宣帝時
披香　博士淖方成（此老宮婢也。為披香殿博士）立帝後唾之曰。此
禍水也。滅火必矣。（漢火德也。）其事見司馬光通鑑云。褒姒
之亂。史伯謂其生有龍漦之異。檿弧箕服之祥。（國語）
雖近恠。然驪妻嬖女。其非天地正氣所生也必矣。禍水
之說近是。故併附焉

唐玄宗貴妃楊氏。始為壽王妃（壽王瑁。元宗子也。）元武惠妃薨。後庭
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庭。遂召納禁中。臣按
（此即新臺之比也。元宗於是無復人理矣。）異之。即窃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號

太真更為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曉音律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進冊貴妃三姊皆美劭帝呼為姨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熖震天下四方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勑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他日妃以譴還第比中昃帝尚不御食笞怒左右高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由是愈見寵妃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凡充錦繡官及冶琢金玉者大抵千人奉須索奇服祕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為怪珍入貢動駭耳目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妃嘗養祿山為兒令宮人以綵輿舁之帝聞賜妃洗兒錢祿山在禁中或通夕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帝不禁也及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庭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

史臣歐陽脩曰嗚呼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唐自高祖至于中宗再罹女禍（謂武韋二后也）唐祚既絶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為鑒矣而又敗於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至於如此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胡寅曰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惡之所集禍之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鉷為色役使行責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任楊國忠以跌族姦薦鮮于仲通帥劒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勅則毒又遍於畿甸矣寵妃私於祿山以至反叛則毒又甚於兩河矣二人三失豈在所猶當圖其所不足者况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猶悼懸其死也哉非陳玄禮等勸以速殺則禍必及身矣

臣按後世湛泆之主溺於衽席之愛以召亂者衆矣而漢飛燕唐太真最其著者焉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成帝明皇當承平富庶之

餘而忘持盈守成之戒志念所營惟在聲色而尤物出焉妖姿蕩目狡辯鉥心二君流連荒縱自謂窮天下之樂而不知禍胎亂萌已伏於閨闥中故燕啄皇孫國嗣絕載昇禄兒反謀史曾未幾時而菲祚移感家宾塵暗宮闈矣色之爲禍慘於鋒鏑而烈於燎原之火大抵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唐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其小字亞子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以至於亡莊宗嘗與群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伶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莊宗失色群伶亦大驚駭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尚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國亂政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爲最是時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疾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公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遇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官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

以充後宮而進等緑以爲妻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莊宗後因事戲之謂其教王溫反從謙不自安謀亂莊宗以射踣左右皆奔走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臣按歐陽脩言莊宗百戰滅梁方其盛也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千數伶人困之而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臣謂倡優子女其同類者也故以附于女寵之後爲世戒焉

以上論荒淫之戒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三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四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洛水也表外也十旬弗反有窮后羿有窮國名也后君也羿其名因民弗忍距于河餘已具前

臣按太康者大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有及再世太康以盤游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蓋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四

誠意正心之要二（戒逸欲）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洛水也。表外也。）十旬弗反有窮后羿（有窮國名也。后君也。羿其名）因民弗忍距于河（餘已具前）

臣按太康者大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甫及再世太康以盤游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蓋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之可不戒諸

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周武王時。命百官箴王闕。箴。戒也。闕。過也。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芒芒。廣大也。禹迹。禹治水所行之迹。畫為九州。即禹貢九州。經啓九道。九州道路。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即前后羿以篡夏位。稱曰帝。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恤。憂也。而思其麀牡。麀牡。牝牡也。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恢。大也。謂羿因夏氏之位。故曰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臣按此魏絳所以規晉侯也。魏絳。晉大夫。晉侯。悼公。晉侯好田。故絳及之。夫民之與獸。為生不同。而欲安其居則未始不同也。故民安於寢廟。而獸亦安於茂草。先王之世暨鳥獸魚鱉咸若者。以其德之不擾也。羿則反之。不惟國事是恤。而惟麀牡是思。田獵雖云習武。然亦豈可數哉。夫羿因太康之逸豫而篡之。已又以逸豫為浞所篡。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方武王時。辛甲以王命俾百官各因其職箴王之闕。故虞人之箴如此。以羿戒王。亦猶禹以丹朱戒舜也。靈臺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文王之德及于飛潛。各安所處。此所謂不擾也。漢儒作賦。鋪陳弋獵之盛。至曰

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吁物生斯時與[illegible]之世爲何
如邪臣因併著之以爲暴殄不仁者之戒

春秋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僖伯公子彄臧僖謚也）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材謂皮革之屬器用謂軍國之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illegible]）故春蒐（蒐索擇取不孕者）夏苗（苗爲苗除害）秋獮（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冬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illegible]）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顧廉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之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略謂巡行也）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胡安國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游僖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

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晏嬰）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二山名）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放至也琅邪邑名）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陳其所受之職）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休息）吾王不豫（豫樂也）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睊睊側目貌）民乃作慝（慝惡也）方命虐民（方逆也命王命）飲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無厭謂之荒（田獵也）樂酒無厭謂之亡（以飲酒為樂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發倉廩也）召太師曰（太師樂官）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二者歌之名）其詩曰畜君何尤（畜止也）畜君者好君也（好愛也）

臣按景公之本志不過為游觀計爾而晏子乃迪之以古誼勸之以省民且深陳流連荒亡之戒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當道也孟子因宣王好貨好色之問而告以與民同樂亦此意也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然則縱君之欲

者其得為愛君乎夫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人主其可以不察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爭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

臣按馬以千里名世之所不常有也使人主小有馳騖之志未有不樂受其獻者穆王流于八駿幾至失國惟文帝之心湛然淵靜雖世所不常有之物皆不足以動之此所以能卻其獻也厥後武帝以一馬之故至于興師動衆疲弊中國以求之蓋文帝幾於無欲而武帝則多欲矣此得失之所以異與

武帝時司馬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時天子方自好擊熊豕馳逐壄獸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烏獲古之有力者捷言慶忌王子慶忌古之捷疾者勇期賁育孟賁夏育古之勇者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逢蒙古之善射者枯木朽

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殆危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謂馬銜橛車鉤心也馬銜或斷鉤車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絫積也垂堂謂近堂邊外恐墜墮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臣按相如諫獵之辭惓惓忠篤其曰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云者尤足以警動人主之聽故録之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宮名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宮名微行常用飲酎已酎酒新熟以薦宗廟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太后宮也上大驩樂之

臣按自昔人君雖至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惟趙武靈王僞爲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爲人雖云跌蕩

猶有英偉之氣漢武之微行也特以快從禽之樂爾
當時丞相御史不能諫爭乃私置更衣為校宿之所
可謂逢君之欲矣自武帝開端於是成帝效之常自
稱富平侯家人從近幸小臣以出谷永諫曰陛下棄
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
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
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
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
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觀永諫
辭則成帝之微行其醜有甚於武帝者淫荒失道漢

旨以衰其作俑則自武帝始吁可戒哉
王吉爲昌邑中尉而王好田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
疏諫曰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
匪車揭兮（發發風貌揭揭疾驅貌）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古怛字傷也）說曰
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蓋傷之也
今大王幸方與（縣名）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廢耕桑治
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勞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
游馮式撙銜（撙挫也）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
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
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

壽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直銜橛之閒哉（銜馬銜也橛車鉤心也）休則俛仰詘信（音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藏諸五臟）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王子喬赤松子古長年者）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賜牛酒其後復放從（音縱）自若

臣按王吉可謂愛君之篤矣其論田獵驅馳之害畢閒優游之適言言切至使甚愚者聽之猶知感悟故雖王賀之狂不以為忤且賞之也夫物欲之樂有限而理義之悅無窮從禽雖可喜然車馳馬驟顛跌頓撼四體俱疲觸風日犯霧露慄乎有性命之憂孰若從容帷幄儒紳環侍講論道義涵泳經術日與聖賢為徒足以開廣聰明安固氣體其為可樂詎有極邪惜王賀以不移之愚雖加賞賚旋復放縱入繼大統尋不克終然吉之言既可為人君進德之助又可以為養生之法故著于篇惟

聖明詳味焉

以上論盤游之戒

伊尹作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永長也圖謀也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爲謀者疎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爲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爲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照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illegible]非間也

臣按大禹於奉己也薄而於孝祖宗敬天地極其隆則皆致其厚此大舜所以稱其勤邦儉家而孔子亦謂之無間然也夫飲食衣服宮室此人心也致孝致敬勤民者道心也二者常相消長禹之心以道爲主故人心退聽所欲不存其後文王亦以卑服即康功田功聖人用心大抵若此誠非後王所當法與

春秋莊二十有八年冬築郿大無麥禾二十九年春新延廐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

宜曰。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和不和時前
年春枝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隱。而顧益奢。
所謂時詘舉贏者也。詘。謂力不足。贏。謂力有餘。以不足之時作有餘之事。故曰云云。故
穀梁氏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
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築
郿大無麥禾。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
有時臺以候四時。云云。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
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邇後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
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沼豈能獨樂乎

臣按春秋重民力。謹土功。故新一廐築一臺必書之
以示人君不可縱欲以病民也。臣姑舉二事著于篇
它不悉錄云

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榆。地名。晉侯問於師曠。晉大夫。曰。石何
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
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
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
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叔向。晉大夫。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
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臣按晉平公伯主也侈一宮室而上天爲之示異諸侯爲之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可不戒

夫

楚靈王爲章華之臺章華地名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臣按伍舉之對言皆近理而所謂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者尤古今之名論也夫私欲者人心之發而德義者道心之正二者常相水火焉水勝則火滅欲勝則理微靈王惟其溺於私欲也是以德義之存者幾希及其敗也仲尼聞之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而能自克豈其辱於乾谿靈王敗死于此嗚呼此非後王之炯監與

秦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

武王都鄷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加焉

臣按阿房之修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賈山之言既足為來世戒而唐人杜牧又為之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又曰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

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
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
沙又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
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謂項羽焚咸陽火三月不滅也）
詞人之賦不無浮夸然其窮奢極侈之狀播諸
賦詠深宮閒無使人歌之以代吹竹彈絲之樂亦足
以戒故以次于賈山之後

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
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
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
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爲天下先

臣按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念
細民爲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念祖
宗創業之艱也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爲
矣凡繼世之君多恣耳目之娛者正以不知錙銖財
用莫非生民膏血而己之所處皆先世積累之餘功
故也臣故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可以爲後世法矣

漢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上問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東方
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
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

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劒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臣按東方朔可謂知化民之本矣文帝之儉如彼風俗安得而不厚武帝之侈如此風俗安得而不薄譏能聽朔之言去奢從儉而民不獨風者未之聞也朔雖平時詼笑不根若其近述孝文時事則愛君之至情言治之確論而武帝一不之聽卒以奢靡敝其國惜哉

揚雄曰逮至聖文垂意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言不穿敝而已無所綵華也)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踈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芸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衍弋戰反)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幼一笑反眇音妙)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玉衡北斗杓星也太階三台也)

臣按人主一修德則王衡正而太階平。格天之功若是其速。然則暴殄天物者其獲罪於天也必矣。可不懼哉

隋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武王之數紂曰暴殄天物。蓋凡物皆天產也暴而殄之則獲罪於天矣漢武以土木被文繡議者已深譏之況於苑囿之廣卉木之多以人為而奪造化不知歲之所耗者幾百千萬匹而雇杼軸之力者幾百千萬工雨淋日炙未能旬月而又易之矣當是時天民之窮而衣不蔽體者何可勝數而煬帝乃以有用之繒帛委之泥塗草莽中一不之惜暴殄甚矣上帝安得而不震怒下民安得而不離畔乎其致江都之禍宜也

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也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洽

四年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臣見隋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數百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數十萬工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習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上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即爲之罷役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按太宗懲隋之侈故一殿之營爲費無幾而亟已之然未及數年遂有洛宮之役由儉入奢其易若此此張玄素之所以諫也惟其喜聞忠言不諱己過雖比之於隋煬斥之以桀紂曾不少忤而亟從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唐玄宗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

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臣按人主以實心爲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人自化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未必中心之實然而近名之意則有不可掩者故曾未三年已遣御史訪珍異於南方矣（四年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求之上命御史楊範臣往）

（奏曰萬年[illegible]錦[illegible]令所[illegible]者何以異於所毀者乎上遽引咎罷之）使其真有崇儉去奢之志而以樸素爲天下先如漢文帝之不言躬行何患敝俗之不革惟其出於矯枉急於人知而忠信誠慤有所不足是以本心之侈旋即發露不待在位之久而後形也然則人君之爲善其可不以實心其示人也其可不以實德

以上論奢侈之戒臣按沉湎而下至于奢侈皆所謂逸欲也臣既備論之然先儒有言欲者不必沉湎意有所向即爲欲矣蓋意之所向不知自反即沉湎之漸也程頤告

神宗皇帝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顏之言真格心之要惟
聖明深味之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圖書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易大傳子[illegible]

[illegibl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8917868 v.7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五

脩身之要 謹言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易大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門樞機弩牙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臣按孔子因中孚鳴鶴之義而發明感應之理謂人君雖處宮庭而其言不可以不謹又推而廣之言行皆不可以不謹蓋鶴鳴子和由氣之相感上倡下應

亦理之自然。故言之善否出於一室之間。而人之從違見於千里之外。一言之出。則爲號令而百姓被之。一行之著。則爲儀表而四方見之。身之有言行。猶戶有樞弩有機。啓閉張弛由此而出。言行之發。榮辱隨之。其取喩也明矣。猶懼人之易忽也。則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蓋天地之大不可測識。然一言一行之善。感格之效捷於影響。其可不謹乎。或謂居室出言。誰聞之千里之外。何由應之。吁。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憤恚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沈貫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宮無人私語密約。無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者。此所以爲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與爲人主者。其深戒之。右憲釋畏

抑衛武公所作之詩名。之五章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玷缺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六章曰。無易由言。易輕也。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持也。言不可逝矣。逝往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曰爾者。皆自序之辭。詁言之謹。威儀之敬。皆人主脩身之至要。柔者。欲其順而非巧言以爲柔也。嘉者。欲其善而非令色以爲嘉也。白圭至寶。苟有玷缺。尚可磨而平之。斯言之出。一有玷缺。則不可復爲矣。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故又曰

無易由言欲其不輕易也無曰苟矣欲其不苟且也言出於口誰能持吾之舌者既形之言則不可追之於往此武公所以嚴於自飭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稱之又嘗告其門人曰駟不及舌嗚呼可不戒與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臣按言欲其謹於出故曰訥行欲其勇於爲故曰敏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臣按行先於言則其言有實未行先言則其言難踐故聖人戒之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臣按言欲其不浮於行而欲其有餘於言此雖戒學者之辭然自人君言之則漢之文帝退然謙默而寛仁恭儉之德爲三代以後賢主之最行勝其言也武帝雄辯睿發見於制詔者煒然可觀然以多欲之故卒不能施仁義是言浮於行也後之人主宜知所法戒云 煒音韙弋涉反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貊音陌莫白反

臣按子張問行者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孔子則曰言

苟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可以行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亦不可行忠信合而言之即誠也篤敬者誠於敬也蓋地無遠近同此一理人無夷夏同此一心未有誠敬而人不心服者也未有不誠不敬而能使人心服者也故言之與行必誠必敬無一念之舍無一息之違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車則見其依倚於衡涵養操存之熟心與理一故其形見如此若是將何往而不行子張欲行之天下而孔子教以反之一身是雖為學者言然人君之道亦不外乎此古昔帝王能使四夷咸賓者其誠敬有以感之也後世人君道不行於妻子者以其不誠不敬故也聖人之言上下俱通大抵若此豈獨學者所宜書紳佩服之哉。

玉藻（禮記篇名）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臣按古道建官皆所以約飭人君之身使之心正意誠而無言動之失也故一動則左史書之一言則右史書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其來尚矣今郎舍人之設乃其遺制又許直前論奏以正救於未形之先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也必擇其人以舉厥職使於人主言動無不得書則庶乎其有儆矣

表記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慎於言而慎於行

臣按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欲言可以道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有諸己而後可責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已無不善之行雖不禁人人自從之已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救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為不善者也若非善言乎其終為浮蕩之害東齊非善行乎其弊有臨不恭之失況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易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慮終稽弊之言尤人主所宜知故錄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全文見帝王之學）

臣按為善之道未有不自細微始其不善亦未有不

自細微精故舜禹君臣一則曰幾二則曰幾後世人
主或昧乎此是以滔天之禍或濫觴於片言秦世之
患或推輪於跬步可不戒哉 跬音犬蘂反半步也

以上論謹言行

成王命召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
釗冒貢于非幾 釗康王名冒妄也貢進也非是非之 非幾微也 釗音招

臣按呂祖謙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
至是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
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
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色之間然則周孔
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
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
躁輕縱緩自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天秩何嘗亂哉
曰思夫人自亂其威儀遡其語意之深長亦見其觀
之遠也威儀失則豈惟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形一
俯一仰毫釐之間即非天命已有進于非之幾矣曰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告語之嚴密可見其精
微之察也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從事斯語乎臣謂
威儀者內心之表也內心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
正此善之幾也內心不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不

正此惡之幾也非之幾猶言惡之幾也祖謙以爲古
語之嚴密豈不然哉
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抑抑密也隅廉角也）二章曰敬慎威
儀維民之則（則法也）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柔安也嘉善也）八
章曰淑慎爾止（止容止也）不愆于儀（愆過也）不僭不賊（僭差也賊者凶暴之
謂）鮮不爲則九章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十有二章之中言及威
儀者凡五六抑抑云者密而又密也觀威儀之嚴密
則可知其德之嚴密猶見隅角之方正可知其宮庭
之方正也有諸中必形於外其可揜也哉民視儀而

動聽倡而應者也上能敬慎其威儀則可以爲民之
法矣上能淑慎其容止不愆于儀形無僭差無暴亂
則民鮮不以爲法矣溫者和易之意燕室者以其爲
固修身者以敬爲先故此溫溫恭謹之人有立德之
基也首章曰德之隅此章曰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
作聖之功於是焉在其可忽哉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衛大夫）見令尹圍之威儀（楚公子圍）言於衛
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
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
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

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富而閑習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臣按自古之論威儀未有若北宮文子之備者有威而可畏之謂威威非徒事暴猛而已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儀非徒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然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也令尹圍臣也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焉故形諸威儀必有僭偪于上者故北宮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晉侯受玉惰惠公內史過曰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而晉侯果失國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肅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

命矣而成子果卒于行盖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嫚形諸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覘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有威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於中安能有此爲人君者其亦勉諸。脤音蜃祭肉也 覘丑廉反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臣按人之動作威儀非可以强爲也天地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之則禮義有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所一定而不可違者也能循其則者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養之以福不能循其則者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敗以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豈有它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暴慢謂容貌之麤暴慢易也正顏色斯近信矣信實也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倍謂辭氣之鄙俗悖戾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臣按此曾子將沒之言也道無精粗之間然君子必以身行爲本故所貴者三動容貌斯遠其慢者存敬之有素也正顏色斯近信者存誠之有素也出辭氣斯遠鄙倍者涵養之有素也此曾子平生積學之效

故於此以告焉三者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君子之所當貴者若籩豆禮文之事則有司存此教人省躬務本之意也。

玉藻足容重舉欲遲手容恭高且正目容端不睇視口容止不妄動聲容靜不噦咳頭容直不傾顧氣容肅似不息立容德似有所得

朱熹曰自足容重以下皆敬之目也。

漢成帝即位丞相匡衡上書曰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昭明也穆穆者天子之容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謹始願陛下留意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其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臣按匡衡之所以告成帝者詳矣帝亦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于酒色不知主敬以立其本則所謂威儀者亦徒矯飾於外而已非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然衡之言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錄焉。

以上論正威儀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五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六

齊家之要一（重妃匹）

關雎（詩三百篇之首）后妃之德也。關關雎鳩（關關和聲。雎鳩王雎鳩，摯而有別之禽）在河之洲。（洲，水中可居處）窈窕淑女（窈窕，幽閒也）君子好逑。（好，亦善。逑，匹也）參差荇菜（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左右流之。（左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猶懷也）悠哉悠哉（悠，長也）輾轉反側。（皆卧不安之意）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采，取而擇之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熟而薦之也）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漢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上論正威儀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六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關雎詩三百篇之首。后妃之德也。關關雎鳩。關關和聲雎鳩王雎鳩摯而有別之禽。在河之洲。洲水中可居處。窈窕淑女。窈窕幽閑之意淑善也。君子好逑。好亦善逑匹也。參差荇菜。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左右流之。左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猶懷也。悠哉悠哉。悠長也。輾轉反側。皆臥不安之意。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采取而擇之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熟而薦之也。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漢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

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謂人君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正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移於動静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班固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端也

詩大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朱熹曰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正静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二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末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

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又如此云。

呂祖謙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歎其眞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而勿憂。既得之矣如之何而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臣按關雎之義。諸儒盡之。唯

聖明參玩焉。則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灼然無疑矣。

大明之二章曰。摯仲氏任。（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摯殷之諸侯。故言自殷來嫁于周。京周之都邑也。）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身懷孕也。）生此文王。四章曰。天監在下。有命旣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洽水之陽。渭水之涘。莘國所在。大姒莘女也。）五章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磬也。）文定厥祥。（文禮也。祥吉也。）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不顯顯也。）六章曰。有命自

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纘繼也。莘大任之事也。）長子維行（長子長女也。行嫁也。）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燮和也。順也。）

臣按此詩言周家世有賢聖之君德合乎天天予以賢聖之配生聖子而成伐功也始則大任由摯國而來配王季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文王繼則大姒由莘國而來配文王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武王其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者天監于下命既集于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也俔天之妹者大姒之德可以繼天也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者卜而得吉則行聘禮以定之既聘矣則又親迎以成之舟梁之制於是乎始其禮盛故其光顯也有命自天生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者有文王以興周室有莘女以繼大任天實命之非人能爲也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者厚周家而生武王順天命而伐大商天實右之亦非人能爲也原周之成伐功者以其有聖子原周之生聖子者以其有聖后而聖后之生又以王季文王修德格天之故則周家之興豈偶然哉

思齊（大雅篇名）文王所以聖也其一章曰思齊大任（思語辭齊莊敬也）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大姜大王之妃媚順也）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

徽美也。則百斯男。

朱熹曰此詩歌文王之德而推本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至于大姒又能繼大任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子宮奉承陰后。陰后光武后也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顯宗即位。以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但患愛養未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輙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長秋后宮名也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既正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輙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時楚獄連年不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輙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輙言及政事多

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馬防后之兄也帝侍顯宗疾）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音墳）竇嬰（二人皆武帝時外戚）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

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

曰吾反覆思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
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景帝母也欲封王皇后武帝后之
兄丞相條侯周亞夫也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
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陰郭二氏皆光武后常觀
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
勿有疑也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即
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位如有纖
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
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
於永平時永平顯宗年號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濯龍苑名數往觀視

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
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

臣按明德馬氏之所以賢於人者有五肅宗非其所
生而盡心撫育忘己私也憂皇嗣未廣而薦達左右
如恐弗及不妬忌也帝每出遊幸輒以風邪霧露爲
戒楚獄之寃乘閒開陳以致感悟多所原宥能輔佐
也躬衣大練崇節儉也裁抑馬氏封爵不私外家也
有此五者故爲兩都賢后之最後世未有及焉者推
本言之又以知閨閫喜讀書之故然則后之於學其
可不講哉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古今
善惡以自鑑矜尚禮法晟以女太宗時隱太子釁鬩已構
后内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隙俄爲皇后性約素
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
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
有被罪者帝怒詔繩治后俟意解徐爲開理終不令有寃下
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
資之下懷其仁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
入卧内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
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宮謂上官氏昭帝后也霍光族）可以爲戒帝不聽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
喜見顏閒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
德與名器何請爲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
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
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
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爲惡使爲善無效我尚
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爲豈宜以
吾亂天下法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陛下布衣舊
非大故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禄易以取禍無屬
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

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譖遊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誡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爲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耳

初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皇后所生特愛之勑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高祖女也）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后后歎息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疏遠乃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絹以賜徵且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悦

臣按文德長孫后之賢其行事皆可爲後世法方太宗之怒魏徵也非后從容開捄則徵不得免矣其爲

君德之累可勝計耶。一言而全直臣於將死之際，立
太宗於無過之地。雖古之賢后何以逾此。吁可仰哉。
吁可仰哉。以上皆德懿者
漢武帝衛后字子夫，生微也。為平陽主謳者。平陽公主，武帝之姊也。武
帝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
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得幸。主因送入宮。後有身，尊
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
后。後色衰，遭巫蠱事自殺。
成帝趙后本長安宮人。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
成帝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悅之，召入宮大幸。

大子孫蕃昌甚。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為
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
也。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溈汭，遂有天下。大禹
娶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
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
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
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
尤盛。大雅歌之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
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
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

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
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
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
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
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
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
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盖由此也。
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三代之興。皆
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嬖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
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
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
所載。盖之後世。以爲永鑑者。秦漢以後。婚姻多不
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
長孫后。皆有后德。出於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
爲戒而已。恭惟　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
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
有如　本朝家法也。
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
佑　皇家。惟

陛下遠觀上古近鑑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
爲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
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
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
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
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
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文帝爲漢之賢王亦由其
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
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
須而後成者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
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
至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
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
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蓋深非之也臣今與衆
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隆
願
陛下勿以爲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
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臣謹按禮冠昏惟有士禮而
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惟以士禮推而上

之爲天子諸侯之禮盖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
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
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
偶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
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宫禁有涉於此者願
陛下一切屛絶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
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
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
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
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寔董其議故其家曾上
宰之數言其時宗公鼎臣諫言于朝先是茶商
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爲言繼有言者
遂罷陳氏
仁宗所以爲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
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
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
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且
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恊天下之望況立
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
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

見亦難乎論議矣今
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
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
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
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
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
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
宗社之福也臣謂自昔論擇后者未有若范祖禹
之詳備故著于篇以為後法云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六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七

齊家之要 重妃匹上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

見亦難乎論議矣今
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
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
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
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
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
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内室家相慶則
宗社之福也臣謂自昔論擇后者未有若范祖禹
之詳備故著于篇以爲後法云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六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七

齊家之要 重妃匹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欲窮欲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

臣按宣王所以能復文武之業者由姜后之賢庶幾乎任姒也。古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雞初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太師樂官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應門擊柝告辟也。辟音闢啓也然則古之夙興莫不以雞鳴為節宣王當興衰撥亂之際頹乃早臥而晏起此姜后所以規之也宣王自是勤於政事周以復興内助之益胡可少哉

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言會朝者已滿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昌盛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薨薨衆也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臣按此詩蓋思古之賢妃正女所以警戒其君如此也。曰雞既鳴矣會朝者盈矣靜而聽之蓋蠅聲而非雞鳴也。東方明矣會朝者亦盛矣審而視之蓋月出之光而非東方之明也賢妃正女心存乎敬其在君所唯恐夙興之不時以致其君視朝之或晚故因其疑似而作焉蟲飛薨薨此將明之時也豈不欲與子臥而同夢乎顧群臣之會于朝者亦欲歸而治其家事庶幾及時而退無憎乎與子也。知人之情而不徇已之欲非賢且正其能若是乎。范祖禹有言聖人順

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為夙興之節。是以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脩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而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也。斯言得之矣。

楚樊姬者。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

齊衛姬者。桓公夫人。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

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崐丘。士馬罷耗。漕饟漂没。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為易亂之符。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役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

優賜之。

嚴音該平声

臣按樊姬而下。或諸侯之配。或嬪御之列。而能知古者賢妃正女。警戒其君之道。其可尚者。故附著焉。宮掖之中。誠得如是之人。日陳規益。庶其有補乎。不然。鮮不以狡媚蕩其君心者

以上論賴規警之益

春秋傳。辛有周大夫 諗周公名黑肩 曰。並后妾如后 匹嫡孽如嫡 兩政臣擅命 耦國。都如國 亂之本也。

臣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故妾不可以並后。庶不可以加嫡。不可以儗君。此天地之常經[illegible]令之大義也。辛有以四者併言。而並后為之首。故終于此。

綠衣衛風篇名 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其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illegible] 二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臣按莊姜者。莊公之正配也。莊公惑於嬖妾。而夫人失位。故莊姜作此詩焉。不以刺公。而以傷己。忠厚之意也。綠間色。黃正色。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不宜專寵也。正色之黃。乃為裏。猶夫人見疏而微也。至於綠反為衣而在上。黃反為裳而處下。則其尊卑失序

又益甚矣。莊姜之憂，蓋爲宗國而非爲己也。蓋嫡妾之亂，其弊將有不勝言者。曰曷維其已，曷維其亡，蓋雖欲忘憂而不可得也。其後嬖妾之子州吁果以簒立而衛爲之大亂，莊姜之憂於是乎驗。有國者其可不鑑于玆。

漢文帝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郤愼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也，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人彘，戚姬事，見後宮本篇。）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臣按：漢制士大夫猶得出入禁中，故高祖擁戚姬，周昌見之，因陳桀紂之諫；夫人與后同席，袁盎見之而引郤其坐。以外臣而敢郤夫人之席，毋乃非禮乎。然其言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此當理之言也。故文帝始怒而遂喜，不惟赦之，又有以賞賚之。盎之直固可尚，文帝亦賢矣哉。

以上論明嫡媵之辨

詩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申，姜姓之國。）又得褒姒而黜申后。（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孽，支庶也。宗，嫡子也。）而王不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白華

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之子謂王也俾我獨兮英英白雲英英輕明之貌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碩人謂王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卬我也煁烓竈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懆懆憂貌視我邁邁邁邁不顧貌有鶖在梁鶖禿鶖也梁魚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扁卑貌之子之遠俾我疷兮疷病也菅音姦疷音皮倍反

臣按此詩舊說以爲周人作朱熹謂申后作也味其辭指意謂得之白華之爲物視茅爲美故白華則漚之以爲菅白茅則用之包束物之美惡用各有所猶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也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我使我窮獨失所此首章之義也英英輕明之白雲降而爲露菅之與茅俱被其潤滮池之水其流雖微而禾稻之田蒙其灌溉今時運艱難反不如白雲之能潤王之尊大反不如滮流之能漑所以嘯歌傷懷也此二章三章之義也桑薪所以供享爨而用之以烘燎物失其所以喻嫡后之見棄此四章之義也夫鼓鍾於宮中而其聲徹聞於外如幽王心寵褒姒而形之聲容也何以知之我念王則懆懆不能釋王視我則邁邁不相親此五章之義也鶖之與鶴皆以魚爲食

然鶖之與鶴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王之棄后而親褒亦猶養鶖而棄鶴此六章之義也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幽王無良不一其德殆鴛鴦之不如此七章之義也乘石履之以登車用之卑者也嬖妾下人其用猶此今乃進彼而遠我焉使我病也此八章之義也申后雖見棄而其辭氣和平如此信乎其爲先王之澤與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三章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智也城猶國也懿厥哲婦懿與噫同爲梟爲鴟梟鴟惡聲之鳥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階梯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寺寺人婦婦人

臣按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職他無所成惟居中主飲食而已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不可以有非亦不可以有能惟奠祭酒食是議亦猶易之意也然則又焉用智乎夫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智則能立國婦人正位乎內爲饋祀之主有智則適以覆國故此懿美之婦而反爲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爲禍亂之梯也是則亂豈自天降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

惟婦人與寺人耳。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此乃兼以寺人爲言。蓋二者常相倚以爲姦。不可不併戒也。

正月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烕音血）。

歐陽脩曰。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爲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爲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存。不能復興矣。其曰滅之者。甚嫉之之辭也。

臣按國語。方褒姒之有寵於王也。大夫史伯曰。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戮辱也）。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謂無夫自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王。嬖之。使至於爲后。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使候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酋猶利也。腊猶疾也）。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考之史記。實得果如史伯言。王被殺而

褒姒虜周東遷于洛不復振嗚呼悲夫
漢孝宣許后父廣漢以罪輸掖庭後爲暴室嗇夫
嗇夫其小吏也宣帝養掖庭號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廣漢以女與
曾孫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爲帝時霍將軍光有小女與皇
太后有親公卿議立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上乃詔求微
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霍光夫人顯欲貴
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后當娠病顯屬女醫淳于衍曰
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
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
投毒藥去也成[illegible]

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衍良久曰
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幷
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後人有上書告
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
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不應奏上署
衍勿論顯遂勸光納成君果立爲皇后初許后從微賤登
至尊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
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
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禮之皇后轝駕侍從甚盛賞
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顓房立三

歲光薨後一歲立許后男爲太子顯怒恚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敎皇后令毒太子皇后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泄顯遂與諸婿謀反覺后廢處昭臺宮後徙雲林館乃自殺

臣按顯之敢爲此者知光之可恃也光不學無術徒以重厚受知武帝膺末命之託其始猶有敬忌之心及孝宣既立功益盛權益尊平時志操於是盡變陰妻邪謀害天下之母光知而既不問匿侍醫之罪又成其納女之謀漢有良史官書曰霍光弑皇后許氏立女爲皇后則當其罪矣然光之爲此本以昌熾其家而不知赤族之禍乃自是始其可不戒也夫

唐高宗皇后武氏士彠女太宗聞其美召爲才人賜號武媚及帝晏駕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他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引納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寖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

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
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
妃相讒媢，今又爾邪！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
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不可。昭儀
乃誣后與母厭勝，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
褚遂良、韓瑗及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
衛尉卿許敬宗素險側，狙勢，即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
詔廢后，進昭儀爲皇后。於是逐無忌、遂良，踵死徙，寵煽赫
然。王后、蕭良娣廢囚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
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否？二人
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邪？流涕嗚咽。又曰：陛
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
曰：朕有處置。武后知之，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
甕中，曰：令二人骨醉。數日死，殊其尸。武后頻見二人被髮
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
東都云。

臣按：武氏之傾王后也，可謂極天下之憸巧。既奪其
位，置之死地，又極天下之慘虐，自有載籍未之聞也。
始太宗命無忌、遂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
卿。高宗懦庸，惟色是殉，方其見才人於太宗之側，已

有欲炙之心此念一萌天地鬼神其知之矣至是縱賤嬪而害嫡后不復以天命爲意由是政移房闥拱手受制而鼎祚以移原其本皆自曏昔一念始福淫之鑒豈不昭灼也哉

以上論儆嬖孽之失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七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八

二 齊家之要 嚴內治

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適與謫同見音現）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

有欲炙之心。此念一萌。天地鬼神其知之矣。至是縱賊嬪而害嫡后。不復以天命爲意。由是政移房闥。拱手受制。而鼎祚以移。原其本皆自曏昔一念始。福淫之監。豈不昭灼也哉。

以上論懲廢奪之失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七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八

二、齊家之要 嚴內治

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適與謫同 見音現)。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

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

臣按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迹蓋相表裏云

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臣按此嚴中外杜請謁之法也自士大夫之家猶然况帝室乎

以上論宮闈內外之分

春秋傳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

臣按春秋之世婦人擅寵於內者多矣而未聞預政於外者也葵丘之盟可為萬世之戒者三曰毋易樹子適子也毋以妾為妻而此其一也及戰國時秦芊太后齊君王后始預國事見於史

漢高祖呂皇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惠帝立為皇太后惠帝崩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唼血盟諸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

君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
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太后
以王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爲
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
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決事。太后又追尊其
父臨泗侯呂公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
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爲淮陽王。不疑爲
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諷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
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
二年。封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
妻章
四年。太后封女弟須爲臨光侯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
我壯即爲變。太后聞之。幽永巷中。廢殺之。立恒山王爲帝。
更名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六年。立肅王弟產爲呂王
七年。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
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
得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餓死。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
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産女爲王后王后從
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
后使人酖殺之王不勝悲憤自殺太后以爲王用婦人棄
宗廟禮廢其嗣
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
得職常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
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爲耕田歌太
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
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太
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
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賈往直
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
何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
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
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
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
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
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太后立兄子呂祿爲趙王

八年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

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侯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叛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

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
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
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
呂祿信然其計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
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
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
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
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
氏右襢為劉氏左襢軍中皆左襢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
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
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
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
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
之乃謂朱虛侯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
人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遂擊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
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
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
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
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
長皆斬之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

事告齊王令罷兵

臣按呂后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蕭相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令為太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邪心也一旦臨朝稱制專國大權既從已出於是尊諸呂抑劉氏之意生矣垂沒慮禍令祿產分據兵權而私外家擅神器之謀決矣非內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彊則呂氏將不可制非祿產庸駑易絀背大兩軍則雖內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之不亡者天也使后能以安劉全呂為心當惠帝之沒迎立代邸（即文帝也）以嗣高帝之業付託得其人坐享天下之養功在宗祏澤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為而貪八年稱制之權監三國分王之寵騎虎不下逆志以萌致使宗族殲夷嬰孺莫保昔之自私者乃還以自禍也豈不哀哉

孝元王皇后成帝立尊為皇太后哀帝立尊為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新都侯莽為大司馬（莽太后之姪也）與共徵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取少者廣戚侯子嬰年二歲立為孺子令莽踐祚居攝如周公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

元稱制焉。(莽篡事見外戚篇)

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後漢皇后紀(范曄撰)曰。自古雖主幼時艱。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芈太后昭王母也。穰侯者。太后弟魏冉也)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竇鄧閻梁竇何是也)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孝和帝即位。年十六。(和帝章帝子也)尊皇后竇氏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兄憲弟篤等。皆在親要之地。至永元四年。竇氏益盛。遂圖弒害。和帝誅之。(事在外戚篇中)

和帝崩。殤帝生始百日。鄧后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臨朝。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

范曄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直生懷懣騰

書於象魏

臣按東漢母后之臨朝者。惟和熹為最賢。然貪權不釋。杜根上書請還政。為后所誅。故史氏譏之

安帝閻皇后。自帝時寵盛。兄弟顯與朝權。譖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帝崩。尊為皇太后臨朝。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弟顯等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立之。立二百餘日而疾篤。及甍。后徵濟北河間王子未至。而中黃門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遷太后於離宮。顯等皆伏誅

沖帝立。尊梁后為皇太后臨朝。沖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將常節儉。貪功罪悉多見誅廢。海內肅然。帝崩。以大將軍冀鴆殺質帝。遂立桓帝。以此天下失望

桓帝無嗣。竇后為皇太后。臨朝定策。立解瀆亭侯宏。是為靈帝。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中常侍曹節等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靈帝崩。皇子辯即位。尊何后為皇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為所害。後董卓專政。遷太后於永安宮。為所弒

臣按此所謂臨朝者六后也。六后之中。若鄧與梁本以賢稱。而桓帝竇后。亦志存社稷。然鄧以終身稱制。為天下後世所非。梁竇亦不免於禍敗。由其以中壼

而預國政。外家而擅朝權。非先王之令典故也。可不鑒戒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羣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臣按曹魏行事鮮可法者。獨此詔足以矯漢世之失。故錄焉

唐武后城府深痛。柔忍不恥。以就大事。高宗謂能奉己。故拔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久。稍不平。后召方士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大臣（褚遂良也）拂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帝崩。中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未幾廢帝為廬陵王。自臨朝。立豫王旦為帝。實囚之。而諸武擅命。武承嗣偽設洛水石。號為寶圖。太后乃郊上帝謝況。自號聖母神皇。宗室韓王元嘉等謀舉兵迎還中宗。不克。元嘉

等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雖嬰孺亦殺嶺南太后身拜洛受圖令薛懷義與羣浮圖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又有詐言周書武成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爲受命之符后喜班示天下稍圖革命慮人心不附乃陰忍鷙害肆斬殺怖天下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爲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他骨鯁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戶家不能自保太后保益其坐重權而國命移矣御史傅遊藝率關內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爲武氏太后知威柄在己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號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立武氏七廟其後宰相張柬之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二張（易之昌宗后所寵也）請傳位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

唐史臣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帷薄嚴奧裏謁不忓于朝外言不納諸梱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見稱內助若夫豔妻之興常在中主第昵旣褻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爲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爲好左右附之憸壬甚之狡謀鉗其悟先衺結於寵柎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簒弒而喪王室也（韋弒中宗 后弒帝）

臣按昔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爲人絶類王莽莽初飾僞以釣名既得志而後肆其威虐后亦飾詐以徼寵既得志而後威虐衍爲莽之姦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久之遂爲真矣后放而依之無一不然至其才術權數則十倍於莽故雖以無道行之而材能爲之用怨叛不發此又莽之所不及也吁天生尤物以斵喪有唐之家國曾高宗懦庸牝晨之鳴得以潛移神器代唐爲周然考其稽位財二十年而宗族屠剪殆無噍類向之黄其屋者乃所以爲赤族之地又曷若爲任爲姒不失聖后之名而本支百世永享無疆之福豈[illegible]

武曾不旋踵身僇族夷不足録云

以上論宫閫預政之戒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九

齊家之要 嚴內治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文公重耳也 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之臣 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寺人內官。披其名也 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君謂晉獻公也。重耳在蒲城。獻公以驪姬之讒伐之。重耳逾奔翟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袪衣也。披斬重耳之袪 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言文公在蒲則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九

齊家之要（嚴內治）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文公重耳也）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之臣。畏爲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寺人內官。披其名也）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君謂獻公也。重耳在蒲城。獻公以驪姬之讒伐之。重耳逾垣奔翟）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袪衣袂也。披斬重耳之袪）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言文公在蒲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蒲人。在狄則狄人。於我何有也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若反齊桓之所爲。己將自去。不須辱命行者甚衆。豈惟刑臣。言一失人心則去者多也。披閹人故自謂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潛出以避呂郤之難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即呂甥也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臣按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方獻惠時重耳爲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披有二心於重耳。豈得爲忠。丁公爲項羽將而私漢王。終以被戮。漢景帝爲太子而召衛綰。綰不往。以此見寺人披惟知此義。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爲忠乎。文公見之。遂免於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非賢而能之乎。此不惟内臣所當法。凡爲人臣皆所當法也

漢元帝時。史游爲黄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臣按漢藝文志。游有所著急就篇行於世。方是時石顯以中人筦執樞機。肆爲姦慝。而游乃勤心納忠。有所裨益。可謂賢矣。顯雖叨權竊寵。卒不免竄流以死。千載之下。讀其傳者。猶唾詈之。而游於侍從之暇。優

游翰墨。著為小學之書。有補世用。身保寵祿。名垂方來。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順帝時。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臣按。晉文公得原。邑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鞮。以昇趙衰。夫衰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勃鞮亦賢也。後之議者。猶以為譏。蓋中臣之職。承侍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而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良賀能以景監為商鞅為非。自謂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賢矣。彼後之中臣。盡有援引小人。使預機政。相與表裏。以成其姦者。皆賀之罪人也

呂強少以宦官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諸侯上象四七。下裂茅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並為列侯。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疾妒忠良。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由茲。又後宮綵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

全民有飢色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豈無憂怨又
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
凡有萬數樓閣連接用青素堊雕刻之費不可單言喪葬
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
粟民有飢色此之謂也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
邕不敢懷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
邪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曲受讒譖致邕刑
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以邕為戒
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

太尉段熲武[illegible]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誣
一身既斃妻子[illegible]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還
反熲家屬則忠[illegible]知其忠而不能用
時帝多稸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強上
疏諫不省黃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
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
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家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
侍趙忠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
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
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臣按呂強雖處內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當時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起綱維。肅清宮省。使同類者相觀而化。皆為忠良。而所事之主。適皆昏庸。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網。觀其慷慨就死。略無惴懼之意。可謂烈丈夫矣。或謂強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譊譊不已。毋乃侵官乎。是不然。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可諫。況內侍乎。巷伯刺讒之詩。亦寺人所作也。特不當招權撓政。然後為侵官爾。強雖坐直言以死。而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同時諸貂璫輩。貴寵威取快一時。終不免於大戮者。鳳鴞相去遠矣

唐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父姓。改焉。性忠強。識義理。順宗立。浸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王即憲宗也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臣按劉貞亮之忠不減呂強至其誅去姦邪之黨請
立英明之嗣有功於唐之社稷又非強所及矣昔
人臣凡與於援立者莫不以定策元勲自詭怙權徼寵
雖以霍光之賢有不免焉貞亮内臣也既居近密又
著勲勞而乃退然自處委政廟堂無秋毫侵紊豈不
賢哉帝之立貞亮有功而終身無所寵假憲宗豈少
恩者耶霍氏之誅正以寵過而驕之故憲宗於貞亮
無所假者乃所以全之歟君臣之道於是乎兩得之
矣

馬存亮元和時知内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
餘萬存亮料柬尤精伍無缺上疑當作痿都無冗食敬宗初染
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曰吾嘗爲子卜當御殿
食我與焉君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
入宮衛士弗訶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
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有詰其載者韶謂謀覺殺其
人出兵大呼成列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
賊入宮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
帝嘗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勝帝多欲右勝
而左軍以爲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涕泣負而入以五百
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伎士拒之不

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
等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皆死。運明盡捕亂黨。左右軍
清宮車駕還。羣臣詣延明門見天子。存亮於一時功最高
乃推委權勢求淮南監軍
太和中。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王湊。上甚怒
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
自亂矣。宜召他相議其事。守澄乃止。後致仕。存亮遠事德
宗更六朝。資端愨。晉訓士。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
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唐史臣曰。[illegible]

昭愍 敬宗諡 兩軍寵遇有加。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大
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棄不用者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達
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義明甚。不尸大勢。畏權遠外
又愈賢矣
臣按存亮以一身扞人主之難。可謂忠矣。又以一言
全宋申錫闔門之命。不幾於仁乎。嗚呼賢哉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
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
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蓋疾時中官肆撓。云
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後徽爲兩軍中尉。遵美曰。一軍

尚不可為況兩軍乎。回辭不起。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臣按嚴遵美之為人。知分義。明去就。蓋賢者也。方其時為樞密使為中尉者。鮮不以怙權寵致覆敗。獨遵美抗冥鴻之志。投簪紱。隱山林。以壽考終。非賢而能之乎。臣是以表而出之

以上論內臣忠謹之福。臣按歐陽脩作五代史記敘後唐張承業本末。謂其事甚偉。反復稱道之。述其本末。如脩言。不繁。觀其時與事。有不可為後法者。故略之

春秋左氏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地名

杜預曰。寺人內奄官豎貂也。若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齊亂事見係國本篇

臣按內臣之預軍政。自此始。方其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功烈赫然。而禍亂之本。已潛伏於閨闥中。自莫之察。故聖人作易。以勿用取女為戒。其有旨哉

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為

法律務益刻深。從事已見奸臣篇漢石顯之譖放此

漢宦官傳序。范曄後漢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其來尚矣。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武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其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旨。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同歟

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昬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者曹嵩之養子嵩又騰之子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和帝永元中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衆遷大長秋當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此始矣

臣按此東漢內臣預政之始也鄭衆之爲人雖賢於其徒然開端作俑終爲漢世大患豈非孝和之罪哉

安帝永初元年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司空尹勤以雨水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正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怨氣並作陰陽失和此戚宦之

臣所致然也。反覆譲三公至於死免可謂嗷號泣血者
矣昔文帝之鄧通可謂寵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見任
如此。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近世威官請託不行。立能陷
人於不測之禍。惡可行而彈正哉
二年太尉楊震數論中常侍樊豐等罪。爲所譖罷爲庶人。
飲酖卒
臣按是時宦官能譖殺大臣其權又盛於和元矣
安帝崩閻太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迎北鄉侯懿爲嗣濟陰
王（安帝子已立爲太子後爲閻顯等譖廢）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悲號不食
未幾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
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
起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北鄉侯薨顯
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程等
聚謀迎濟陰王即位收閻顯等誅之封孫程等皆爲列侯
程食邑萬戶是爲十九侯（濟陰王立是爲順帝）
臣按宦官至是以立君之功封侯者十九人則其權
又盛於永初矣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
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
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

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事康寧。升平可致也。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宦官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乃得釋。出爲洛令。固棄官歸漢中。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臣按。宦官權寵至此愈盛。李固言之而獲罪。張綱言之而不省。其漸將有不可制者矣

桓帝延熹元年。帝召小黄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黄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黄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誅冀事見後外戚篇）詔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爲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爲中常侍。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

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移副三府曰梁冀雖
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
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
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諦審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
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尺一詔版也）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
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劒戟送黃門北
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
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
并下廷尉雲衆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
[illegible]

亡國之兆見矣
三年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
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
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
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
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
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
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
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
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

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臣按桓帝寵宦豎而抑忠良李雲杜衆以此死於前朱穆又以是死於後亡國之政日促矣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illegible]始矣

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爲吏滂寢而不召郡中中人莫不怨之宛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宮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橫晊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等罪當棄市太傅陳蕃等共請瑨瓆等罪帝不悅有

司劾奏之蕃乃獨上疏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内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鑑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黄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必加刑讁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竪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瓆瑨竟死獄中瓆瑨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

河内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忿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信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

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輸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人策免之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尋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辯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脩善自

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

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臣按。黨議之興。本由成瑨殺張汎。劉瓆殺趙津。爾姦豪驕恣。為民蠹賊。二千石舉職奉法。按而誅之。亦何罪之有。桓帝以嬖近之譖。暴興大獄。舉天下善士。一網而空之。使非宦官自為身謀。力請宜赦。則二百餘人者。皆為東市之鬼矣。然則帝非宥黨人。乃宥宦官也。然猶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世。所未有也。

靈帝建寧元年。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己亥。解瀆亭侯宏至。即皇帝位。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redacted]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故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

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日有食之蕃謂武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宦官反誣蕃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歃血共謀誅武等蕃武皆死遷太后於南宮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臣按宦官之惡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毋乃已甚乎太后以為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逐之外服或許之自新重整權綱勿使內臣預朝政則宮省帖然無事矣不此之為而欲盡其屠戮使逆豎得反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祚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爲謀弗臧也嗚呼悲夫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穢汙朝廷

希之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
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爲八俊俊者
言人之英也又有八顧八及八廚之目及陳竇用事復舉
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
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爲儉所棄
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爲部黨圖危社
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
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
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
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

誅之耶對曰欲爲不軌曰不軌欲如何對曰圖危社稷
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
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
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
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
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
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
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
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
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慟

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臣按易之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以為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無邦亡國之謂也今黨人之死者皆忠良忠義之士[redacted]靈帝所與共國者不過十數女效倖之人雖欲不亡不可得已郭泰之慟不亦宜乎

六年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內應中平元年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illegible]從之遂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皆列侯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諝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自殺郎中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

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
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聚為盜賊宜斬
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
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
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
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
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臣按靈帝平時以閹寺為父母以忠賢為仇讎故雖
知中常侍之與賊通而不能誅知黨人之為國用而
不能湔祓任之也昏亂之君無足議者特以為後
之鑒云

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改元光熹大將軍何進秉
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不從進用紹計多召四方
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將并州牧董
卓亦在召中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強忍志欲無厭若借
之朝命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尚書盧植亦言不
宜召卓進皆不從卓聞召即時就道進謀積日頗泄中官
懼而思變張讓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詐以太后
詔召進入於是斬進紹引兵闕下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
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

而誤死者。張讓等困迫。將帝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郎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臣按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衆等之有功。夫人臣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蓋婦寺之職均在中閨。婉孌淑謹。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橫。雖欲無禍。得乎。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盛。寵盛則爲害愈深。爲害深則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圖之而不勝。漢以益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桀黠。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橫。是乃殞身喪元之招也。曷若史游良賀之徒。優游終始。無所疵吝之爲得邪。嗚呼來者其尚鑑諸。

以上論內臣預政之禍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九

大學衍義卷第四十

齊家之要 嚴內治

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内掃除。禀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寳中。宫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

大學衍義卷第四十

齊家之要 嚴內治

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彊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蔑則無上而朋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剏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高力士者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愼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爺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帝幸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從上皇徙西内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

勢傾相上下雖親暱不當發蹤不肯爲效力故生平無顯
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皆天下之禍雖
有補益弗相除去
范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省決
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矣其後李林甫楊
國忠皆因力士以進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
亡在所任人君可不謹其細哉
臣按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人預
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勉討安南蠻始思勉本不錄遂爲後
世無窮之患惜哉

李輔國以閹奴爲閑廄小兒肅宗爲太子得侍東宮陳玄
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
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
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事凡四
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齪齪謹密取人主
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
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
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
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
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

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妄言於帝。因劫遷上皇於西內。事已見前父子篇 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既得志。又求宰相。諷裴冕等使薦己。帝密諭蕭華使諭止冕。張皇后疾其顓權。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后更召越王係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捕二王。囚之。而殺后於他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我處決。帝矍然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司空兼中書令。未幾以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大第於外。又詔進封博陸郡王。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范祖禹曰。李輔國本非龍馬家皁隸之流。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己以駭沒。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

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臣按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固可恥矣代宗誅之而不顯其僇亦不能無憾焉夫以一閹尹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爲可醜不亦甚哉夫明皇始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鬱殂謝乃出於中人之手爲明皇者固可戒矣輔國顓恣兩朝卒不免於肢體殊分投首溷圂之慘其亦何利耶臣故書之以爲人君邇姦者之戒又以爲小人稔惡者之戒云

程元振少以宦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謀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判元帥行軍司馬再遷驃騎大將軍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請屬不應誣殺瑱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瑱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既誅斥方帥繇是携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寇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

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帥委
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
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
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
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
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
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陛下
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率德勵行屛嬪
妃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陛下
頑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老婦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行至江陵
死

臣按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李輔國以攄二帝之憤
逐程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其眡肅宗之姑息
蓋少瘉焉方二人之怙寵也自謂無能孰何之者及
兵權既奪官職既削孤雛腐鼠坐待誅斥亦何能爲
以此觀之姦夫憸人苟非人主借以聲光未有能自
跋扈者也既長其燄然後從而撲滅之所傷多矣曷
若制之於初俾臣主兩全之爲得哉

魚朝恩者給事黃門至德初知內侍省事乾元二年命郭

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肅宗以子儀光弼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范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夙沙衛齊之閹人事見左氏傳）殖綽郭最（二人齊大夫）曰子殿齊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爲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蹙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宮輿六十萬之衆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娼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慚乃勸帝徙洛陽欲遠夷狄爲近臣所折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徼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會釋菜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澄

奏表爲佛祠爲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乃壞曲江華清諸官館及将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爲朝恩昵信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横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録貲産入之軍皆誣服寃死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尚幼爲内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

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散騎常侍崔昭判京兆尹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太后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後因寒食宴禁中縊殺之還尸其家

臣按朝恩之跋扈亦代宗獎成之也既而圖之布置張設如待敵國僅能勝之此可以爲戒不可以爲法也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隷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

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遂忘貴。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引者。足相躡。藩鎮賂遺。累百鉅萬。略士妻女無所憚。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

臣按。宦官常主兵柄。自德宗始。然開其端又自明皇肅代始。四君者。皆太宗之罪人與

憲宗將吐突承璀爲神策左軍中尉。王承宗叛。以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等使以討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上不聽。後果無功。還。給事中段平仲等乞斬之。上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

臣按。以宦官掌征伐。此明皇肅代之大失也。憲宗中

興亦踵其覆轍。後世子孫謂憲宗之英武猶以中人
為制帥。我其可違。其後楊復恭田令孜皆主軍擅廢
唐於亡。由祖宗貽謀之失也
憲宗末年。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上不
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
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
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
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共立太子。殺承璀
太子立。是為穆宗
臣按。唐世宦官弒君自此始。憲宗英主也。不知
春秋書閽弒吳子餘祭之義。而昵近刑人。以殞其身
其失一。又不知鑒俞呂假鐸逆子劍之事。而使嗣子
之立出宦者之手。其失二。以是觀之。人主其可以不
學哉
敬宗即位。遊戲無度。狎暱群小。喜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
道爭獻力士。晝夜不離側。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
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上夜獵
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上酒酣
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劉克明矯
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

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簡定議以衛兵迎
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追討賊黨盡斬之江王
立是為文宗

臣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於是再見矣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
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
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
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
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
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
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
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
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
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
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
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
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
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
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
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

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蔵姦觀覺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等二十三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謂寅曰。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二公累朝舊德。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命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幷資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殿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昃大計定矣。乃避遽小嫌。失於事會。其所繫豈小哉。蕡所陳但欲復之于門戶掃除。非有草薙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四年。上患宦官强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横。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沉厚忠謹可倚。以事擢尚書右丞同平章事。五年。上與申錫謀誅宦官

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之上大怒遣中使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師文亡命三月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寃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内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晏敬則等誣服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左常侍崔玄亮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屢遣之出不退乃復召宰相入牛

僧孺亦言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請止行

貶黜宋申錫開州司馬湊巢縣公

臣按文宗可謂不明矣方與宰相謀以去宦官宦官未去乃用其讒以貶宰相蓋挾撼而誣之其情有不難察者文宗乃一不之察人君不明可與忠謀也哉

初宋申錫得罪宦官益横上外雖包容内不能堪翰林侍講學士李訓太僕卿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

勢熖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以士良爲左神策中尉訓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上以爲信然寵任日隆八月以鄭注爲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爲時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訓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己巳以舒元輿李訓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自中尉樞密近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冬十月訓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十二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以京兆尹羅立言權知府事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棓懷其斧以

為親兵是月王守澄葬於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者與舒元輿謀之餘人不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宰相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

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

與決後殿罘罳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郗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官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慚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逢人輒殺李訓奔鳳翔未至為人所禽斬其首以來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皆斬獨柳下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稚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士良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斬注滅其家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開成元年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計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

四年十一月上疾少閒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

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宿直夜半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之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誌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臣按唐世宦官之禍至大和中已成沈痼之疾而訓注又以毒藥發之祇足以速禍亡而已事至於此明皇德宗安得不任其咎

僖宗之爲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于上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

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能言

是年寃句人黄巢反聚衆爲盜攻州縣横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歛者爭歸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内侍省賜死

黄巢入長安上幸興元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至成都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按是時巨盜方據國都而僖宗疏遠大臣惟宦者與處諫官言之職也而侯昌業既死於前孟昭圖復死於後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揚復恭恃援立功所爲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訴於宰相孔緯等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

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天下權勢皆歸其門其養子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或告復恭與假子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李順節等將兵攻其第不能克復恭挈其族走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後為華州韓建兵所獲獻闕下斬于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吾於荊榛中援立壽王（即昭宗也）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illegible]擁復恭以擁立之功恣為不法至其畔也舉數鎮之兵以攻之僅而能克以家奴之賤敢於拒捍如敵[illegible]然自視為定策國老而目天子曰負心門生自古中人之橫未有其匹者然卒不能免獨柳之誅豈不足為後人之戒哉

昭宗光化二年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

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致速姦變。胤聞之。譖搏於上曰。王搏姦邪。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己。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搏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搏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復召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罷爲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荊南軍。務脩監青州軍。又貶搏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道弼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爲太上皇。引岐華兵爲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胤畏死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姓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

從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
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
鐵錮之使人將兵圍守上動靜輒白季述穴墻以通飲食
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
衾號哭聞于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嗣位季述等欲誅崔
胤而憚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而已胤密致書全忠
使興兵圖反正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
使自劉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
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説之德
昭謝曰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
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
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
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
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上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
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
已爲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
誅其黨二十餘人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
姓名李繼昭崔胤進位司徒上寵待胤益厚以周承誨爲
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爲寧遠節度使
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

賞賜傾府庫。特人謂之三使相。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
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旣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
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
承受公事。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
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
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爲不可。胤不從。時上悉以軍國事
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
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翰林學士韓偓屢
諫曰。事禁太甚。比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
胤不從。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
耳頗聞之。樞密使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
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
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
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朱全忠李茂
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
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
兵迎車駕。全忠得書。遽歸大梁發兵。韓全誨等懼誅。謀以
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筠
獨不肯從。冬十月。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聞全忠將
至。令李繼誨等勒兵劫上幸鳳翔。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

官追貶正月丙午敕書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李彦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庭無群臣旁無侍者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崔胤兼樞罷二年四月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奉迎勢不可緩於是全忠再舉兵至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全忠以詭計誘致之於是茂貞悉衆攻全忠營全忠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他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丁酉上召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三年春正月李

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等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内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鄉來脅留車駕構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李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時鳳翔所誅宦官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及還長安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以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扇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内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内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内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内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

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

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歐陽脩曰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

巳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
專以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
信而親之待其巳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
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巳踈遠不若起居飲
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
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
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
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巳深而覺
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
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
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
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
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巳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
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踈
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
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
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
是矣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臣按漢唐之宦侍其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福其驕
恣預政者未嘗不罹禍人主而知此則能全其國國

全則家亦全矣內臣而知此則能全其身身全則國
亦全矣故具著之云
以上論內臣預政之禍

大學衍義卷第四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ROC
國家圖書館

[illegible]

[illegible]世子同[illegible]

春秋[illegible]

明之國[illegible]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

者之事[illegible]訓之義大全[illegible]世子也其曰世子何也

天下無生而貴者[illegible]於天子[illegible]世子

臣[illegible]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illegible]

[illegible]世子[illegible]尊而世子[illegible]

[illegible]道者之[illegibl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11864 v.8

齊家之要三

春秋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臣按賈誼之書有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爲宰相而不爭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衆望也是則國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
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
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
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
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
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
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
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
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有權寵者）而立公子
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
殺無虧（以說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
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臣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而身殁未幾五公
子爭立國內大亂垂二十年以不蚤定之故也其所
以不蚤定者溺愛於少子故也蓋桓公君臣知以富
國彊兵為急而不知脩身齊家之本故其禍卒兆於
此可不戒諸

史記齊景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
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

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群公子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群公子畏誅皆出亡晏孺子元年田乞（群大夫）攻高昭子殺之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十月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發橐出之曰此齊君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而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臣按景公之失亦由嗣子不蚤定之故其所以不蚤定者以私欲立荼之故也雖高國二臣曲從其亂命而適以啓田乞之姦心殺荼而立陽生齊國之政遂歸田氏不再傳而田氏代齊矣可不戒哉

魏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韓懿侯與趙成侯并兵以伐魏（乘其國內亂而爭伐之）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其步卒夜去

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臣按適嗣之不蚤立敵國之資也故書之以爲戒云

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嗛音愜）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載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太子啓是爲景帝）

臣按文帝以謙力辭而有司以誼固請然後文帝爲
而從之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
以上論建立之計宜蚤或曰國本之宜蚤建固也
然在位久而繼嗣未生如之何曰
本朝則有故事矣
仁宗皇帝春秋四十有四
聖嗣未立張述以太常博士請遴擇宗親才而賢
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
聖心有所屬皇祐五年范鎮以諫官言之嘉祐元年趙
抃以御史言之同上司馬光以并州通判亦言之同上
自是文彥博歐陽脩王堯臣吳奎諸臣莫不言者
迨賴韓琦而後定焉大山磐石之基於是乎壯吁
此我
祖
宗公天下之心三代以來之所未有者也因傳著
于此云臣伏見
高宗皇帝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布衣李時雨乞
於皇族中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子以係四
海之望是時
高宗年甫二十有三耳不以太蚤爲忤也迨紹興

元年。張浚言之。婁寅亮又言之。
上讀寅亮之章。於是大悟。越五年
孝宗皇帝有建國之封。是
高宗以二十五而定議。二十九而錫命也。其爲宗
社之計。尤蚤於
仁祖也。於乎。懿哉

文王世子 禮記篇名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懌說 恭敬而溫文。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入學時 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 是以教喻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謂安護之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伯禽。周公長子。所謂魯公者也。所以善成王也。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阼階人君之位。言成王幼未能涖君位也。以爲世子則無爲也。言旣爲王矣。又不可用世子之禮。

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學於成王側欲令成
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
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
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
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
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
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
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
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
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臣按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
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
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
樂雖脩内由内以達外禮雖脩外由外以入中二者
醺醲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
敬溫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
中者也溫則不暴文則不野此皆教之以禮樂之功

也然禮樂者教之之具而師傅者教之之人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脩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太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盖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師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

外之德也保則謹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之職盖如此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盖成王雖幼已爲君矣不可復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周公之所以教者亦不過爲人子爲人臣與事人之道而已能此三者則他可類推矣古者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入子學而世子與之齒遜焉夫天子之世子將爲君者也而乃與

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爲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爲世子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爲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從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胄之禮世子生而莅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保傅篇 漢賈誼作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illegible]）過闕則下（[illegible]）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繈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保謂安之）傅傅之德義（傅謂輔也）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illegible]）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謂三少也 廼猶乃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廼始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

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嗜其嚮情故以所味好而誘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與慣同）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瞽無目者也）工誦箴諫（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謂習與智俱長故諫之雖切亦能受之而不愧恨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為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步中采齊（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趨中肆夏（亦樂詩名趨讀曰趣）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五經曰血氣之類弗身踐）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

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視所已成事也。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亟，急也。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者有雖死而不能相為者，教習然也。言習俗之殊，終身不變，雖至於死而不能相效。故曰：選左右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臣按保傅之篇，雖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言也。欲知教諭之方者，文王世子其首，而此篇次之，無餘蘊矣。

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及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按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此，可以為萬世法矣。

漢晁錯學申商刑名，孝文時詔太常遣錯授尚書伏生所

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授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刼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

臣按錯與賈誼皆所謂明申韓者也誼之論教太子一出於孝仁禮義而錯專以術數爲言其醇駁之異如此詎可同日語哉文帝擇東宮之傅卒舍誼而用錯焉豈非帝之學出於黄老故於錯之言有以深契其心歟且是時錯方受書伏生所伊傅周召之言固嘗聞之矣而此疏所陳無一語與之合者豈所受者唯訓詁章句而於義理初未嘗玩而繹之故邪其後錯事景帝建爲削地之議遂召七國之變其原盖兆

於此。然則世之任輔道之責者。不開之以理義。而誘之以數術。未有不誤事而基禍者也。

武帝爲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據被讒事已見前讒臣篇。〕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端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晉元帝立子紹爲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太子是爲明帝。〕

臣按。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貳者耶。庾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焉。

陳宣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謂潘岳陸機。皆前世文士也。〕而無園綺之實〔謂四皓中園公。綺里季也。〕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卒以總爲詹事。頃之。總與太子爲長夜之飲。

太子亟徵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

臣按孔奐之言可謂忠矣。叔寶資雖闇劣。然使得端[illegible]良忠信之士輔而翼之。亦未必無補。乃如叔寶之請[illegible]竟用江總。其後即位。以總等為狎客。酣籥流連。竟以亡國。蓋文士多浮華而少實。以之居輔導之職。其有[illegible]損無益也宜哉。

唐 憲宗

憲宗元和初。右拾遺元稹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脩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illegible]太子[illegible]上。雖有僚屬。日益疏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聵廢疾不任事者。則以處罷帥不知書者。有[illegible]替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搢紳皆恥由之。就使得僻儒若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傅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

臣按元稹欲為太子諸王簡僚屬。其論當矣。憲宗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為儲貳。未聞妙選一時之賢俊以充輔導之職也。嗣立未幾。游畋聲色無所不有。卒隳元和已成之業。吁可惜哉。

以上論諭教之法宜豫

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家之要三（定國本）

春秋左氏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子）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臣按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子儀是成桓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其得免乎

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一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春秋左氏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臣按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子儀是成桓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其得免乎

宣周公之及難也。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齊大夫。葵丘齊地。瓜時而往。以食瓜爲侯。及瓜而代。戍之明年又食瓜。則代還。期戍。公問不至。代還之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夷仲字。年其名。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謂降其禮秩。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也。二人本謀亂。因無知之怨。遂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曰捷。吾以女爲夫人。捷。克也。言無知事成則以女爲夫人也。女音汝。冬十二月。弒君立無知。

臣按兄弟之子猶子也。愛之之一則可。而衣服禮秩皆與適同則不可。僖公之寵無知。宜若厚於兄弟之子者。而不知古人崇異世適之禮。非以自私。所以明尊卑之分。杜僭忒之源也。其召後日之禍。宜哉。

漢成帝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欣幸寵於皇后太子。言昭儀之寵過於皇后。定陶王之寵過於太子。丞相匡衡上疏曰。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曰嫡。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禮屬陰。禮得則陰氣順。故曰。理陰氣。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冠。謂行冠禮也。阼主階。醴。甘酒。貴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禮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

以私恩害公議。

臣按臣衞援古人之冠禮以明適子之重衆子不得而並焉旨哉斯言人君不可以不知也。

三國吳大帝赤烏五年立子和爲太子霸爲魯王霸和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其傅是儀諫曰魯王天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爲國藩輔且使二宮有所降殺以正上下之序不聽八年春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吳主權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霸曲意交結名士於是仇黨疑貳舉國中分太子寵日衰霸黨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矣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太常顧譚上疏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矣臣之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全悰亦惡之相與譖之吳王徙譚於交州權以魯王霸楊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遜憤恚而卒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歷年至是乃

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爲庶人徙故鄣賜霸死立子亮爲太子

臣按吳主不臨匹嫡之戒既立太子又寵魯王禮秩如一陸遜顧譚力諫不聽卒以基禍至於兩廢焉此人主所宜戒也

唐武德九年太宗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爲太子貞觀七年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絹五百匹

十四年太子久不出見宮屬右庶子張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不聽

十五年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詹事于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又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遣刺客殺之二人不忍殺而止

十六年魏王泰上拓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

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
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
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
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
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
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
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
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全安宜每抑其驕
奢不處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
秋八月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
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
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
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侍太子庶絕天下之疑九月
徵為太子太師徵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
危亡國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定我今賴公即
其義也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
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
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
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也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
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求聲譽上
命黃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
二人俱爲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
王聰明宜爲上嗣文武之士各有附託潛爲朋黨太子畏
其逼遣人詐爲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敕捕
之不獲太子陰養刺客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
壻賀蘭楚石爲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
君集入東宮問其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
之因勸之反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駙馬都尉杜荷爲太
子所親昵預其反謀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
基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爲大事豈比
齊王乎夏四月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與大
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
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
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爲庶人幽於右領軍
府漢王元昌賜自盡侯君集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
泰自入侍上面許立爲皇太子長孫無忌請立晉王上
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
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

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徒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

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授晉王治無忌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立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說遂立晉王治為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皆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

臣按太宗不世出之主也而於太子魏王之事。其失與孫權氏本末一同。皆幾至於危國方褚遂良進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之說。帝固是之矣。使其因此大正嫡庶之分。車服禮秩咸立等差約敕魏王。峻其交通賓客之禁則太子之志安而不軌之謀塞矣。不是之思。而乃於魏王之寵終不之損。由是承乾日以疑忌而泰日以窺覦。雖欲禍亂之不生。不可得已。原其本皆太宗溺於私愛不能自克之故也。然承乾雖廢泰亦不立。且因是著為後世之法。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棄之於失之中而有得焉。雖然與其有得於終孰若無失於初故人君正家之道不可以不謹也。

以上論嫡庶之分宜辨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褒姒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之子宜臼。是為平王。

臣按幽王廢正后易太子。其禍至於如此。故錄以為

本篇之首云。

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

傳：會于首止，謀寧周也。杜預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

胡安國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晉獻公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其君姬姓，其爵男也。）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

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若此）

閔元年。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爲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將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閔二年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赤狄別種也。皋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廚膳）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爲帥必不威也）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

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
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
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依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為玦太子
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
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
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
速罪也

傳四年公將立奚齊立為太子也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里克也姬
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太子祭于曲沃歸
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
太子子辭勸之自辯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
不安食不飽我辭辯也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
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勸之出奔太子曰君實不察其
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于新城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書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臣按晉獻公用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蓋將私其子
也及公薨奚齊立里克弒之卓子立又弒之姬之子
卒不能享有晉國而徒以滋晉之亂蓋易五君二十

餘年而後定然則國本其可以輕搖哉

漢高祖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十二年十一月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爲戲乎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刧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

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上從破布歸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叔孫太傅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是年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至長安

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程頤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人臣以

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告之求信則易也自古能諫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其言之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胡寅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良爲子結黨以拒父是蓋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正天下之美也

隋文帝受周禪以太子勇爲皇太子開皇二十年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

也太宰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
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
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
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
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
政生子儼等數人后彌不平頻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
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
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
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
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
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
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
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
異諸子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
后亦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
罪失愛東宮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
勺后忿然自是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
述素善問計於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四海之望實歸大
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
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

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貲述
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爲皆先籌於約而行之
述請約觀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
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
述與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
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
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
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群臣
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
志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
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
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
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
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
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
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
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
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
寢共食豈若睍地伐（勇小字）與阿雲（謂雲昭訓）對坐終日酣宴昵
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廣小字）者常恐其潛殺

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使素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疏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

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豈非爾輩欲害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

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云云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常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云云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爲恠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爲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

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初雲昭訓父定興
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
屢諫勇不聽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
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
房帷之間哉令則慙而不能改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
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不
令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
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
琵琶歌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
調護乃於衆中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

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遽治其罪勇曰我欲
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
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
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
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嚮使陛下擇正人
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
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
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
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
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

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廣立是為煬帝遂以亡隋

臣按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群下亦以術數宜其臣子所餙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真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乃天資中人耳使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為令德而廣則大賊也方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為奪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彌工而傾擠者彌巧觀廣之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而述之輸貨於楊約以自通於楊素者其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橫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開闔之口也而其實安在哉帝至是如聾如瞶不復能自辨是非而一廢一立秖以為楊素等富

賣之地耳。不知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邪。廣既升儲，又以勇付於其手。迨其番復，乃始知廣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言，則徒以殺其身而已矣。事見通鑑文帝末年。吁，後之人主其於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唐玄宗開元末，惠妃譖太子瑛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惠妃子壽王瑁也。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言太子瑛廢則壽王瑁必為太子。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終九齡相，太子得無動。九齡既貶，又有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異謀者。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為庶人，尋賜死。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問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

揣我意力士曰豈非以郎君未定邪但推長而立誰敢爭
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立璵爲太子（餘已見前姦臣篇）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由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
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佞則
天性滅於仇讎置相可不愼哉
大曆十四年（代宗年號）德宗即位立宣王誦爲皇太子
貞元三年初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公主不謹
詹事李昇等出入主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
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
蕭妃離婚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以長立孝友溫仁

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
失計乎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
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
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
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
因嗚咽流涕上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
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上
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
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
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

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
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幷廢魏王泰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
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
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
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
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
兄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
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蜂目豺聲商
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
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乎彼
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
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
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
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
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
四海之內一物失　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
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
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
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
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吾必不可救欲先自

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閒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連州。太子後立，是為順宗。

臣按：自古輕廢儲貳，未有不由宰相之非人者。故里克成謀，申生縊；楊素懷姦，子勇囚；林甫趨利，瑛琚戕。而子瑛之得未廢者，以九齡爭之；不得奪嫡者，以李泌。然則為國者，其可無忠賢之相哉。觀泌告德宗之言，忠誠懇篤，宜其卒能感悟也。後之為相者，不幸而遇此，要當以泌為法。

以上論廢奪之失宜監

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二

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三

齊家之要 教戚屬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周勃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段當被害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放與倣同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

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三

齊家之要（教戚屬）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周勃）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段當被害）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放與倣同）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竇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

臣按竇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驟居富
貴常人之情鮮有不驕且侈者而當時大臣如絳灌
者乃能為擇師傅使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於是二
人卒為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乃封
廣國等為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不私
后戚如此豈不足為後世法哉

史丹以父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
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
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
愛幸而太子頗有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元帝被疾
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
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知音者莫能為而
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
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鞞之間則
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微皆好知音者匡衡元帝相也於
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
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
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
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
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

母涕泣感傷陛下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迺解丹之
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
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
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景帝廢太子榮為臨江王立膠東王為太子丹
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
青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
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
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
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
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
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
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
所受此語丹即卻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
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
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丹為人足知音智愷悌愛人貌若
儻蕩不備儻蕩謂踈放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於上
傅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
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
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
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

行義修潔。忠誠愛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衞。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王輕重。魏以無忌折衝。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孝哀帝以定陶王子入繼爲成帝後。而傅太后者定陶工之母也。故事備定陶太后不得稱帝太后。今傅太后欲稱之。非禮也。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言不當稱帝太后也。傅太后大怒。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顯。後數月。遂策免喜。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遣喜就國。後欲免喜侯。亦不聽。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愨。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後遣就國。以壽終。

班固贊曰。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善。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讐。終獲忠貞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

臣按二人皆賢戚也，而傅喜之所爲尤難。蓋喜於傅太后爲近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欲與政事，則爭之；欲稱尊號，則又爭之。寧獲怒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傅之家皆罹患害，惟喜獨全，且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

樊宏，世祖之舅。世祖，光武也。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封壽張侯。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常勑騶騎臨朝乃告。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賜錢千萬，布萬匹，謚爲恭侯。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

子傿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傿外戚爭遣致之而傿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傿以不豫得免其後弟鮪為子嘗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傿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特進宏也）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楚王英以謀反誅顯宗追念傿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

陰興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音決）望誠為盈溢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貴人時未為后）興曰貴人不讀書記

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疾甚。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否。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人。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勑見幸。顯宗即位。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慶弟博為隱强侯。博弟員、丹並為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為

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道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勸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臣按樊陰二氏皆漢中興外戚而能以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之言曰富貴有極人當知足皆可為後世戚里之法臣故表而出之

唐吳溆章敬皇后弟也（章敬肅宗后）德宗時為金吾大將軍朱泚反據長安盧杞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問從臣皆畏縮莫敢行溆獨請行上說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陽受命館溆客省尋殺之

臣按吳溆可謂知君臣之義矣自昔外戚未聞以死徇其國者而溆能之賢矣哉

穆宗疾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后憲宗正妃）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覆社稷我家世守忠義（太后汾陽王子儀之孫也）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

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殿白。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終於吾兄。

臣按以房闈而干大政。以戚里而豫朝權。非國家令典也。故懿安太后不肯徇內臣之欲以臨朝。而郭釗亦有納官爵歸田里之請。其賢於人遠矣哉。

以上論外家謙謹之福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元帝初元元年。立太子驁為太子。竟寧元年五月。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錄尚書事。今宰相職也。）

臣按此王氏用事之始也。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嘗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

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哀，上優詔不許。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雖盛，而權未專也，故諸舅無功而侯，楊興猶能言之。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暗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為光祿大夫。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浸專，故已有陰自附託如谷永者。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

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臣按王氏權位至盛雖劉向言之天子亦知之而終不能剪其權者不可奪也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之始凝猶可爲也至于堅冰則不可爲矣建始之初王氏六人無功而封天爲[illegible]異是時也王氏之權未專猶可奪也至是則[illegible]人君甘[illegible]權[illegible]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illegible]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

臣按一中常侍之拜天子不得專於是祿去王室矣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魏冉放武安之欲田蚡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鳳不聽

臣按范雎之說秦昭王曰臣之入關也人知有穰侯

而不知有王漢至是人知有王氏不知有天子矣故
杜欽以此戒之
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
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
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不復相見爾長
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
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
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
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
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
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
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
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
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
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
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使天子孤
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
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
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
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

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
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
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
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
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
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
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
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
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爲
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
馮野王忠信質直知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
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
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
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爲垂涕
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於是
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
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
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
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
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臣按成帝本道章使言所不忍退鳳。乃使尚書劾章。
是誘而陷之於罪也。又何其不忍於弄權之臣。而忍
於為國忠言之士也。忠言之士為誰。計而略無愛惜
之心邪。

二年夏四月。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
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群弟。爭為奢侈。賂遺
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
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
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
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
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夫大臣操
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
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
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
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
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
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
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
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
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

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扶踈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萌。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此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不能用其言。

臣按劉向所言王氏專權之咎。可謂切至矣。至今讀者猶爲流涕。況當日乎。而成帝徒歎息悲傷。而不用其言。是樂以祖宗天下與人而不之惜也。異哉。

三年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

如有不可言乎。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
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道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
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
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
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鳳薨。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臣按。劉向之有言。成帝未能退鳳。猶有可諉者。既幸
而自斃矣。欲還威柄。考論輔相。罷大司馬大將軍領
尚書之職。而歸之廟朝。此一機也。乃復用其所薦者。
付以政柄。是國家大柄無時而可收。而從漢業終移
於王氏而後已也。吁。

鴻嘉元年。封王音為安陽侯。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
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
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舡。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
恨內銜之未言。帝微行出過曲陽侯根第。又見園中土山
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以讓車騎將軍音。根兄弟欲自黥
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
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
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
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

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稾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臣按成帝既知外家奢僭之過度。縱未即誅。亦當奪其職任。各遣就國。乃所以警飭而全安之也。曾是不能。而咸怒徒發。祗足以取其侮玩而已。果何益哉。

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爲言。五月。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衞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相推薦。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臣按此新莽飾詐盜名之始也

二年春正月安陽侯王音薨三月以成都侯王商爲大司
馬衛將軍

臣按鳳死而音繼之音死而商繼之是漢家將相之
任爲王氏世襲之私矣

二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
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
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
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
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萬與之賢師良傅
教以忠孝之道今[illegible]逆[illegible]
夷滅此失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
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燄燄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
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臣按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惟劉向以宗室遺
老盡言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不能用也
非所謂樂其所以亡者邪吁可歎哉

元延元年十二月王商爲大將軍薨弟光祿勳曲陽侯
根以根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
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

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利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以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輯之，以旌直臣。

臣按：張禹為帝師傅，而附下罔上如此，其可謂不忠

也矣宜朱雲之廷斥也。

三年春。正月。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乃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十月。王根病免。根薦莽自代。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

此

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哀帝即位。七月。莽罷就第。哀帝建平二年。莽就國

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眾庶稱以為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

舉武大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即
位年九歲

臣按何武公孫祿之言忠言也使太后聽而用之選外臣以當大司馬之任而迎宗室之賢且長者以繼哀帝之後則一舉而劉氏安矣后乃私其所親付莽以政迎立幼君莽於是顓秉國柄百官總己以聽之越一年封安漢公二年以女配帝四年加號宰衡五年篡命以九錫明年而居攝又爲假皇帝又明年而即真矣及是劉向梅福之言亡一弗驗者漢四百年之統絶於是中絶原其始由成帝假諸舅以權而元后私外家以政長其羽翼成篡盜之謀然居位幾何天怒人畔義兵四起僇死漸臺肢體殊分宗族翦滅後之人主觀此當以漢成爲戒而居戚里者亦以莽爲戒則臣主俱全之道也莽事已見篡臣篇復略著于此云

漢章帝建初二年帝納竇勳女爲貴人有寵三年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各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

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若懿
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
更相販賣雲集其門盖驕泆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
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詖險
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願陛下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
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
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臣按是時竇氏之勢未大熾也而第五倫已豫言之忠臣之心防微杜漸每每如此人君不可以察也

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
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
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
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
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
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
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
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司馬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
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

所懲戒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爲或知之而
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爲姦而
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
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
去人主之深戒也

臣按成帝知五侯之罪而不能討而王氏益肆孝章
知憲之罪而不能討而竇氏益横故容姦長惡者人
主之大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盛言甚
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
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
事帝詰讓弘夏四月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
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
内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
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
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
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臣按鄭弘垂殁而陳竇氏之患有昔人尸諫之風矣
章帝乃不之察悲夫

章和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

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爲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臣按崔駰所謂四人者。景帝王皇后也(王后生武帝) 宣帝許皇后王皇后也。哀帝母丁姬也。然嘗放之田蚡之驕橫。蓋僅而獲免。(蚡者王后之異父母兄) 而丁氏之禍。亦見於身後。(王莽時掘丁姬冢) 其獲全而無患者。平恩(許后父) 廣漢也。邛成(王后父封邛成侯) 二家而已。然則居戚里。蒙上恩者。其可不兢兢以自保乎。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北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

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求擊匈奴以自贖。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不敢復署議。諸卿稍自引止。唯任安袁隗固爭。前後十上。曰。群僚百姓皆言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

臣按竇太后以私一弟之故。橫興師旅。以挑遠夷。公然言之。一切不聽。徒欲憲之有功。以贖前罪。而不知適以重其罪也

夏六月。竇憲出朔方雞鹿塞。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單于於稽落山。

秋九月。以竇憲爲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强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

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訩訩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焉

臣按何敞之言非獨忠於漢室是亦忠於竇氏也而乃祖公孫弘去汲黯之故智黜之以相諸侯王之貴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三年春二月竇憲使左校尉耿夔擊破北單于於金微山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

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爲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幷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剌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慴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臣按竇氏之勢至此益横無袁安任隗以直道爲朝廷重少折其姦萌則憲之包藏未可知也然安隗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於三公之權素輕故耳光武黜謀之失可勝歎哉

四年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毋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臣按竇氏手握大權又布悍士刺客於都城以備異已者其志果何爲也臣故曰其包藏未可知也

夏四月竇憲還京師

臣按憲既破匈奴奏凱而歸則其孰敢愈熾不可復制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illegible]

鈎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爲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内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

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議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故郡

臣按竇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其擅殺人之罪而使立功以自贖功成而益驕以橫者竇后也及其逆節既萌不獲已而誅之勒兵宿衛一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況不誅之公卿近臣而遣之閹寺憲雖就僇而閹寺之權遂由此起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為此章帝與竇后之罪也

順帝陽嘉元年立梁氏為皇后后父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從之

夏六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

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孟子曰其進
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
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
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
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臣按梁氏貴盛未及其朞年不過榮顯兼加而已左雄
旣諫止其封李固又乞抑止其寵忠臣之心慮於未
形大抵如此使順帝能早從其言則國家異時無弒
逆之禍梁氏亦免赤族之誅豈不休哉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
居職多縱暴非法

六年梁商薨以河南尹冀爲大將軍冀弟不疑爲河南尹

司馬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
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
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
漢室校於成帝闇益甚焉

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欒巴
張綱郭遵劉班等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
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
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

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位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者親黨互爲請救事皆寢遏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以綱爲廣陵太守以書諭嬰嬰面縛歸降

臣按是時后寵方盛而姻族滿朝其勢驕縱制者故帝雖知綱言直而不能用也傳曰棠

抑末者雖臣以是惜李固之言不行於陽嘉之際也後之人主宜深戒之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

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沉廢於家，積十餘年。

臣按：皇甫規舟檝之喻，可謂忠矣。使冀能以保國全家為心，諮諏善道，惟新今圖，以濟國家於險，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矣，操檝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方怒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沖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冀持節以青蓋車迎纘入南宮，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

質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

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
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
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
冀書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
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冀得書乃召三
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
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朝臣莫不
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宦官由此惡之初
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
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
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
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
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
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
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而下莫不懾憚
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
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說太后先策免固
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
尚書事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太后
猶臨朝政

臣按梁冀利沖帝之幼弱而立之旣又惡其聰慧而弒之及其立主則舍淸河而取蠡吾人君廢置一出其手矣雖有一李固其如之何哉

秋七月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顓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

臣按朱穆之言美矣然謹選師傅開導人主者忠臣愛君者之所爲也冀之心方利人主之愚且闇然後已得以自專其肯進忠賢以輔君德哉宜其不能用也

桓帝建和元年光祿勳杜喬爲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臣皆倚望焉秋七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爲潁陽侯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爲務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書奏不省

臣按桓帝之立梁冀之力也而杜喬以爲不當賞何

哉。蓋人君之得天位，天之命也。命出於天，而人臣竊
之以為己功，人君畏其功歸之臣下，是皆不知有天
命者也。杜喬之言，不亦正乎。

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
聽。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
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會清河劉文與
南郡妖賊劉鮪謀立清河王蒜，事覺伏誅。冀因誣李固、杜
喬，云與文、鮪交通，收固、喬，皆死獄中。

臣按：是時公卿大臣，能與冀為同異者，李固、杜喬而
已。二人既以非罪而死，則敢[illegible]今[illegible]
言其罪者，矣。至梁氏之[illegible]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太后[illegible]
梁氏崩，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illegible]
為襄城君。壽善為妖態，以蠱惑冀。[illegible]
冀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
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
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竟路。
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
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

數十里移徵所在調發先免其妻以爲識人有犯者罪
三死刑並用誅言冀乃斥□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
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十餘人皆
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以他罪閉獄掠考使
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
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
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與冀故吏奏記諫曰夫將相大
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
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illegible]
[illegible]

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
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臣按梁氏之罪至是已滔天矣朱穆猶惓惓欲止其末流忠賢之心固如此也然不幾於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乎吁冀有如是之故吏苟能聽其忠言幡然改過縱未得爲善人或庶幾免於喪元覆族之禍而迷不自悟其可謂下愚不移也夫

元嘉元年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

奏冀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城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臣按自昔權臣用事必有佞諛之士張大其功德以惑人主欺天下然後權臣之欲愈熾而不可遏故在王莽時則有如孔光者以周公比莽莽緣此以居攝而篡執成梁冀之凶慘是亦一莽也則有如胡廣者以周公比冀是將復蹈莽以居攝篡奪之事也賴黃瓊獨持正議少殺其禮然合鄧侯高密胡陸三功臣之寵以加之亦可謂過矣冀由是不自揆而猶以爲薄是必欲如周公而後已也吁可謂至愚也哉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臣按冀嘗弑君矣而帝不怒也又嘗殺大臣矣而帝亦不怒也迨陳授之死而後怒者授因黃門而陳日食之變是必與中常侍素善者也授之死中常侍必有爲之言者故帝於是始怒冀然則帝非爲陳授而

怒。直為黃門而怒耳。臣竊謂桓靈之為君。非天下之
君。黃門之君也。此亦其一端云

冬十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為北兵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姊兄蔭勢。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漸衰。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恚。秋七月崩。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縣界。以請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鴆之。出死車上

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

臣按人臣之罪莫大於弒君弒君常刑之矣則其鴆殺士大夫特細故耳而臣於邊恢之死陳龜之死吳祐之死袁著崔琦之死不之略者於以見光武明章崇獎節誼成一代之風俗雖權彊之臣殺生在手士大夫未嘗少有畏懾之心昌言劾論直指其惡死者相屬於前而來者復奮於後漢祚雖微而姦臣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動者其此之故與

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因如厠獨呼小黃門史唐衡

間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黃門
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常私忿
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
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
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
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
恐陛下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
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超等曰。陛下
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
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

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
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省中。
使具瑗將左右廄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
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
軍印綬。徙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
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
皆坐阿附梁冀免爲庶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
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
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爲縣侯。世
謂之五侯。

臣按桓帝昏庸之主也。然能不以梁冀之援立爲私恩。而勇於除天下之大賊。惜其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冀雖誅而五侯復橫。卒以馴致於亡。吁可歎哉。

晉武帝泰始十年。皇后楊氏殂。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爲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爲后。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宫。帝許之。咸寧二年冬十月。立皇后楊氏。帝初聘后。后叔父珧音姚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太康二年。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䂮音畧

臣按楊珧知一門二后之未有能全其宗矣。盍亦戒懼脩省以求自免可也。而乃預權用事。交通請謁。致有三楊之見也。是禍是自取之也。尚何尤焉。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

永熙元年惠帝年號春三月。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夏四月。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是爲惠帝。

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賈充女

臣按楊駿獨受顧命。而以私意改易要近。植其所私。

楊氏之禍始乎此矣。

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宫將殯。六宫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

臣按太極天子之路寢。非人臣所得居。虎賁天子之爪牙。非人臣所得以自衛。駿至是不容誅矣。

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駿弟濟勸駿留亮。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illegible]退身避[illegible]門戶可全[illegible]外戚相恃而安。但召大司馬還。共立至公以輔政。無爲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

臣按宗室外戚。共輔朝政。雖非先王之令典。然以外戚獨專其任。又曷若與宗室共之爲公耶。駿欲大政一出於己。故觝排汝南王亮。不使居内。其心本欲擅寵也。而不知禍亂之階。乃由此起。可不戒哉

五月。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黄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主上謙沖。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山陵既畢。明公當思進

退之宜駿不從。

臣按傅咸之言可謂忠於駿者也而駿不從是自甘禍敗也

楊駿以賈后險狠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爲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爲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

臣按惟至公然服天下之心駿躬秉大政又以將相之任付之二甥其能服賈后之心乎是其布置之周密適足以召禍而已

駿辟王彰爲司馬彰逃遁不受其友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臣按晉室之亂王彰數言足以蔽之矣蓋惠帝之昏庸既不足以嗣大業而楊駿之愚愎又不足以任大政以愚臣而輔昏主雖欲不亂得乎此武帝詒謀之罪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拜太子母謝氏爲淑媛賈后嘗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元康元年初賈后之為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
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荀勗馮紞楊珧共
營救之楊后曰賈公閭充字有大勳於社稷謂充弒魏高貴鄉公而成晉之業也
妃其親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
廢后數戒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反恨之及帝即位賈后
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楊駿所抑
遂謀誅駿廢太后殺駿于馬厩收駿弟珧濟皆夷三族遷
太后于永寧宮廢為庶人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
斯堂將以何為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至矣

臣按外戚之禍未有若楊氏之烈者原於駿盈貴之

非人顯恣而自取也駿之受禍猶所自貽至於賈后
亦罹廢辱毋乃已甚乎天人之理於是掃滅此識者
所以知其大亂之將作也

賈后族兄車騎司馬賈模從舅右衛將軍郭彰女弟之子賈謐
並預朝政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客喜延士大夫石崇
陸機機弟雲潘岳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
事謐每候謐出皆降車望塵而拜

臣按楊氏前日之榮寵今移之賈郭氏則楊氏前日
之賓客亦移之賈郭之門矣是其可懼而非可喜者
豈謐之驕豪所能知哉

太宰汝南王亮太傅衛瓘皆録尚書事輔政賈后患二公
執政已不得專政使帝作手詔賜楚王瑋使誅之二公死
又以專殺罪瑋誅之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為
散騎常侍加侍中張華為侍中中書監裴頠為侍中並
管機要
九年賈后淫虐日甚賈模恐禍及已甚憂之裴頠旦夕說
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廣城君郭槐賈后之母也）以親厚太子賈模
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毀已而疏之模不
得志憂憤而卒

臣按賈氏之門唯模為可語模以憂憤而死則后家
無復有賢者矣

帝為人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
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
由是權在群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
賈郭恣横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
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
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
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
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
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臣按是時君德庸闇外戚擅權貨賂上流刑政日紊
如此雖欲不亂得乎晉褒之論雖同俚諺然可爲來
者戒故錄焉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
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常切責之及廣城病臨終執后
手令盡忠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
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
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
門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太子性
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時爲侍中至東宮
或捨之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謐后所親暱一旦交
構則事危矣不從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
小人者爲賈氏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
臣等廢后於金墉城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
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爲
有娠內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欲以代太子于時
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
太子不聽十二月太子長子虨病篤太子爲之禱祝求福
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
別室遣婢以帝命賜酒三升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

部潘岳作書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詳見前讒臣篇）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示之。廢爲庶人。幽于金墉城。殺其母謝淑妃

臣按賈謐以后戚而讒廢太子。是動搖國家之本也。其能免乎。

永康元年。太子既廢。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以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事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復讎。豈徒免禍。更可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甚懼。倫秀因遣謐等早除太子。以絶民望。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趙王倫矯詔將兵入。斬賈謐於西鍾下。收賈后。廢

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詔尚書捕賈氏親黨斬之。未幾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謚故太子曰愍懷。

臣按晉氏以不仁得天下。立國之基本固也。而外戚相繼用事。皆凶殘不道。越國於亡。蓋愍懷廢而賈后死。賈后死而趙王簒。由是諸王舉兵迭相攻討。劉淵石勒乘時而起。遂據中原。由晉氏骨肉相殘。先爲戎狄之行。故戎狄得以滅之也。然則兆斯亂者。非楊賈而誰哉。

唐外戚傳序。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齊僭寵。貞觀時戚里無敗。高中二宗。柄移艷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老嬰頸血一日同汙鐵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杲表脩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闒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云。

唐武后既稱帝。改唐爲周。立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餘爲郡王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又爲宰相。又求爲太子。賴狄仁傑言而止。諸武各任事恣橫。後張柬之尊奉太子。

誅后所幸張易之昌宗迎太子復位改周爲唐改神龍元年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謂武三思等也）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有上官婕妤者在武后時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博戲也）而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不聽柬之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耶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監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以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也）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天授革命之際（天授武后年號）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

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不許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以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己爲南陽王崔玄暐爲博陵王並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復脩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張柬之請歸襄州養疾

是年十一月則天崩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

二年春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皆坐貶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未邪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斬之

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逆謀貶暉崖州彥範瀧州柬之新州恕己竇州玄暐白州並司馬員外置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敬暉等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等於瓊瀼諸州

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乃命攝右臺侍御史以往柬之玄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殺之極其慘毒殺暉恕己亦然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世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爲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七月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武三思崇訓于其第幷親黨十餘人重俊又欲誅婕妤不克爲

衛兵所殺二年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初
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
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三年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將為逆亂后白上杖殺之許
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
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
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
之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說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合謀於餅餤進毒
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徵諸府兵五

萬使韋捷韋璿韋錡韋播等分領之皇后臨朝攝政武延
秀等及諸韋共勸韋后請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
官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徒衆中外連結深忌相王睿宗
也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玄宗也先罷潞州別駕在京
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韋播等數搒捶萬騎禁兵
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
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効於是勒兵入斬韋璿
等以徇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婕妤等捕索諸
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諸韋親黨及素為韋后所親信者
皆誅之尸韋后於市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睿宗即位

以臨淄王隆基爲太子追削武三思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等罪復其官爵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臣按武曌（后名）反易天常僭竊宸極方其時諸武踵王爵綰相印布列中外肆騁凶悖而承嗣三思其最焉至求爲太子規取神器賴忠賢反復開寤中宗得復儲位不幾五王奮忠入誅二孺迎帝返正當斯時也列武罨移唐社稷滅宗枝之罪告于九廟廢處別宮而再其旋[illegible]也諸賢皆失機顧以中宗爲英主留三思韋弗誅使之藉手未幾因嬪御以進自媚於賊后因復用事屠摘忠勳濁亂宮掖以成韋庶人弒逆之禍蓋自武曌革命以來三辰翳昧者凡二十餘年賴明皇奮自諸王討除內難於是武韋二氏殄僇殆盡人神之憤乃始蘇快垂之千古永爲后黨之戒焉臣是以劉著于篇云

以上論外家驕恣之禍臣按西漢之戚屬其以權寵致敗者十有六家而臣所著者唯呂氏王氏（呂氏事見臨朝篇）後漢至唐戚里之不克終者甚衆而臣於東都獨著梁竇氏於晉獨著楊賈氏於唐則著武

韋氏。蓋其尤章章焉者也。人主能鑒觀於斯必思

所以全外族。外族而能戒懼於斯。必思所以自全

者。固不待盡述往事而後足以垂永鑒也。

大學衍義卷第四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